

著

秋

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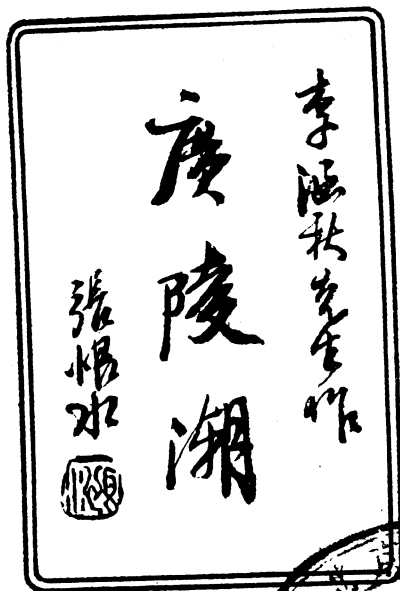
李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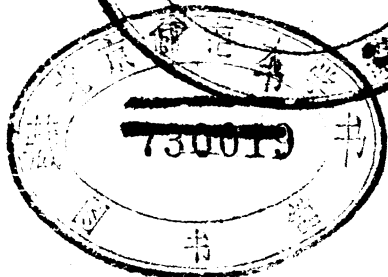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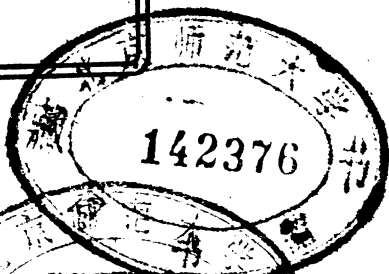
廣

月





册 二



行刊店書新百海上



北师大图 B2353055

廣陵潮

(第二册回目)

- | | | | |
|------|--------------------------|------|------------------------------|
| 第二六回 | 誤姻緣傷心成幻夢
假道學雄辯到敦倫 | 第三九回 | 萬樹梅花新舊黨
一江榆莢去來船 |
| 第二七回 | 論新聞政體儼翻專制局
編小說才人例墮奈何天 | 第四十回 | 意外緣驚魂沈水底
心上事吉識出山中 |
| 第二八回 | 結新歡瀛春醉湘水
驚異龍遊蹤卜潤州 | 第四一回 | 使醋勁波漲莫愁湖
遇酒瘋途窮真武廟 |
| 第二九回 | 酒綠燈紅嬌婦怨
楓丹荻翠估人船 | 第四二回 | 殺危禍幸遇舊情人
發狂言交歡新志士 |
| 第三十回 | 雌狎術隔江刺美
醜司事攔路求人 | 第四三回 | 拜乾娘巧施拍馬
瞞老父快論精蟲 |
| 第三一回 | 求薦舉兒子贈餘桃
避喧囂夫君歌折柳 | 第四四回 | 打電報孝子奔喪
設乩壇奸徒作古 |
| 第三二回 | 卜書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拚命戒烟 | 第四五回 | 乞捐資短盡英雄氣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
| 第三三回 | 一往情深離筵爭進酒
百無聊賴歡宴獨愁眠 | 第四六回 | 欺小姑紅閣嬌刺骨
充俠客黑夜慘飛頭 |
| 第三四回 | 春生雲地幽室結同心
義薄雲天空門驚祝髮 | 第四七回 | 懲蟻媒官留疑案
發蛟水民苦苛捐 |
| 第三五回 | 重黃金番夫搵風
疑白壁浪子杯蛇 | 第四八回 | 別恨滿琴書把秀軒中成旅客
吟場轟劍戟消閒錄上感詩人 |
| 第三六回 | 家庭戾氣蓄志殺親娘
世界奇聞喪心告妻父 | 第四九回 | 撥雨撥雲纏綿癡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
| 第三七回 | 風定江平登輪驚銃手
霜寒夜永擁被話刀頭 | 第五十回 | 負心郎空撰芙蓉誄
薄命女虛磨芥菜詩 |
| 第三八回 | 臚言風聽話起家庭
斷髮文身悽惶游島國 | | |

社會小說
廣陵潮

李涵秋著

第二十六回

誤姻緣傷心成幻夢
假道學雄辯到敦倫

廣陵潮

雲家那裏，夢也想不到有這一番變局，兀自忙得高興。秦氏這一天，正坐在家裏，同黃大媽商議過禮的佈置。門外綢狗子，忽笑得跳進來，說：「何先生家的師母來了。」秦氏甚為納罕，趕忙整整衣裳，迎至庭下。早見美娘輕勻淡抹，飄飄拂拂的含笑而來，後頭是孫大隨着。秦氏笑道：「師母今天怎生高興，向這裏來走！」那美娘笑了一笑，未及答應，便望着孫大說道：「你先回去罷，停會再來接我。」孫大點點頭，逕自去了。美娘這才步入房裏，大家坐定。美娘笑問道：「這邊喜事，想已忙妥當了。」秦氏笑道：「本沒有甚麼忙頭，所幸伍府上，也是自家親戚，不計較甚麼。到那一天，便要請師母光降光降，借師母的全福呢！」美娘笑道：「那不要緊，請得准來擾喜酒的。」說着，又掩口一笑，轉望着秦氏道：「太太，你猜我今日是為何事而來，我都不好意思同太太說了。」秦氏怔了一怔，說：「師母有甚麼話，但說不妨。」美娘笑道：「這都是麟兒的先生混主意，逼着我來，我說出來，太太你不用理會我回去自然會叫他死心塌地，我這時候，若是不依着他來呢！我又要受他的氣。我心裏想着，我却好要

到太太這邊來走走，落得借此做個題目兒。你想他不知在那裏，會見我們書房裏一個柳學生家父親，說他家有個女孩子，比麟兒小得三歲，一心要想聘給麟兒。這邊同伍府做親，他先生是知道的，經不起他再三央懇，說又重重的擾了人家一頓酒館子，回來便同我斟酌，逼着我過來做媒。又說甚麼兩姨姊妹，不能結親，還之乎也者，鬧了一大篇。太太！你想天下可有這種道理，放着人家已結成的親事，不該轉山遙水遠的，繞這麼一大個圈兒，不是白白的說了。」秦氏笑了，笑，剛待答話，黃大媽早在外面喊起來說：「呵呀！舅太太也來了，真是好多人多相，快請進來，我家相公的師母，也在裏面坐呢！」秦氏同美娘，各各起身迎接。何氏進內坐下，並不曾談着別話，便望秦氏冷笑了一聲道：「姐姐！你猜我今日是為何事而來，我都不好意思同姐姐講了。」秦氏此時，好生詫異，暗想他們兩個人開口的話，都是一樣，難不成何氏此來，又是替麟兒做媒的，也只一般答道：「舅母有甚麼話，但說不妨。」何氏道：「天下有這樣不講情理的事，生米已成熟飯了，也會變了局。麟兒的親事，他伍府上說攔着，不該了。問他為甚麼緣故，他家又說不出來。只是他伍府上好回我們媒人，我們媒人，怎麼好回姐姐這邊呢？」秦氏聽了，也十分驚詫，剛待發話，隨又忍着，嘆了一口氣道：「既然他府上不願意，結這親事，我們也難勉強，難道我不知道他

府上變局的緣故，老實說，不過是嫌貧愛富罷咧！不是我說，句狂話，只要我家麟兒能巴結上進，怕沒有王爺宰相家裏，沿街搭着彩棚，拋個彩球兒，只要那彩球打中在身上，一般的會去做駙馬。舅母也不用生氣，我們只管睜着眼，看他家小姐，嫁有錢有勢的人家罷，唉！世界上甚麼叫做親姊親妹，有錢呢？不親的也來親，沒有錢呢？親的也不親了。我料不到我家三姑娘，會變成這麼一個勢利人物。」秦氏說到此，轉氣憤憤的向着美娘道：「師母你聽聽，世界上也還有這種奇事，照他伍府上的用心，我家麟兒便該娶不到媳婦兒了。二偏生他柳府還一心的要他做女婿，又累先生如此費神，老十實便請師母回去，稟覆先生，如果他柳府願意俯就，我們就六揀這一天放聘罷！那柳相公，我也親眼見過的，生得很是眉清目秀，想他的妹妹，必定也好，我也不去瞧了。」美娘笑道：「這是那裏的話？太太也不必認真，還是請我們姑太太去，儘問一聲，這裏面恐怕還有別的緣故。」何氏道：「原來嫂子今日，也是來替麟兒做媒的，這可巧極了。至于伍府上，再也不必去囉囉，他舅舅已經因此氣得罵了一頓，再請他去，料他也不肯，只是嫂子做媒，須要靠實了，不要像我們虎頭蛇尾，那才把人牙齒笑掉了呢！」美娘點點頭，說：「等我回去，同他的先生商議着，料想那邊是趕着這邊做的，總該容易辦些。」黃大媽站在一旁，一五一十的，都被她聽見。冷

笑道：「這件事不打緊，怕我們家麟相公，還不肯答應呢！他同儀姑娘是怎麼一個親熱樣兒。衆位太太，都是知道的，如今是……」剛說到那，那雲麟已從外邊走回來，只見他手裏拎着一個字紙篋兒，腳下夾着一疊書，那隻手又頭巍巍的捧着一把紅豆兒黑豆兒。我且緩緩他此時，見了美娘一千人的情形，以及聽見伍家悔婚的話，究竟怎生個發付。且將他手裏的這幾件物事兒來略敘一敘，到可想見當日讀書士子，還有這一種學問。原來今日雲麟正在何先生書房裏坐着，先生出了一個策問題，是問倉頡造字，倉頡究竟是何代人物，又有稱爲倉公者，與倉頡是一是二？雲麟好容易將一部綱鑑易知錄，從頭一頁翻起，翻出倉頡兩個字，如獲至寶，再想尋出一個倉公，却也沒有這淵雅了。便從文字收束處，說了一句似是而非，國圖吞裏的話，說：「後人因倉頡造字之功甚偉，不敢實言其名，因號之爲倉公云。」何其甫聞到此處，冷笑了兩聲，說道：「到還虧你邊就得好，果然倉公倉頡是一個人，我也不問你了。須知倉公，另是一個人呢！」雲麟道：「學生實是淺陋，請教先生，這倉公出在那一部書上？」何其甫被他這一句轉問住了，慌了一會，說：「啊呀，我記得是眼前一個人，如何再也想不起來。」又閉着眼睛，良久良久，拍手笑道：「我記起來了，那三國演義上，有一位跟隨關老爺的，不是叫做周倉，怕就是那位倉公了。」雲

麟笑道：「他不姓倉。」何其甫怒目圓睜罵道：「做學生的

規矩，是有聽受而無問難，怎麼你都駁起我來了？周倉不能稱倉公，何以人家稱我，也是其翁其翁的呢？須知古代公字，就是今時的翁字。我若不念你是已經進學之人，像這樣冲犯師長，便該好好吃我兩個耳光！」何其甫正在書案上，手舞足蹈的說得高興，忽見外面走進幾位面黃肌瘦寬袍大袖的老先生進來。雲麟認得都是同他先生相好的幾位朋友，一個戴着大銅邊眼鏡的叫做嚴大成，一個手裏扶着一根瘦長斑竹旱煙袋的叫做汪聖氏，一個穿一件淡青竹布長衫兩截的袖子，換了半段深藍顏色的，叫做龔學禮。一般的搖搖擺擺進來，何其甫起身迎接不迭。笑道：「累等累等，我陪你們一路去最好。」說着隨即將案上學生的字，急急的批了，摸一摸身上旱煙灰兒。又笑問道：「那邊都齊備了麼？」那個龔學禮笑道：「老早齊備了，還等到此刻。」何其甫將雲麟望了望，喊道：「你今日也同我們去走走，你不是小學生了。這個地方你也去得。明日還請諸位先生在簿子上替你登個名兒，每月只要你出一百個滴大溜光的銅錢。還有一頓素飯給你吃，這是不折本的交易。」雲麟知道他先生們，每月有個敬惜字紙的盛會。這會便設在一個古都天廟裏，今日正是赴會的日期，難得先生肯帶他去，到也歡喜。往常只聽見他們，鬧得有趣，如今落得也前去觀光觀光。

使一口答應了。他們三個人都贊成，每月多了雲麟一份進款，大家名下，便可省貼得一二十文。雲麟于是謹遵着論語上講的那句，不敢與先生並行的話，緊緊跟隨在後。走到一處城根所在，那都天廟已露在眼前。紅牆斑駁，廟額上金字都黯淡得辨不出來。一角斜陽，倒映在門裏，神龕之下，還蹲着幾個乞丐，在那裏圍着土壘燒火。一縷一縷的黑煙，將龕子裏一位金甲神像，薰得像個黑鬼模樣。五人履聲響，繞進一坐大殿，背後有兩扇破門，由破門進去，便是一個小院落，靠東邊土牆邊，安着一個化字紙的爐，正氤氳氤氳的燒着字紙。三間矮屋，窗棂被風吹得雪白，也沒有一扇整齊的裏面，却坐了幾個人，一張破桌子，上面堆着些書本，房門口便橫着兩個大字紙箕兒，一把泥茶壺，擱在旁邊。這社裏的主人，枯髮皺面，靦着一對極黃的眼珠兒，年紀約莫有五十多歲，却只有幾根乾燥的鬚鬚。見了何其甫等人，十分歡迎，又同雲麟敘了幾句寒暄。何其甫便指着那人向雲麟道：「這一位便是我常同你講的那位雷老夫子，他是教過閣館的，南河下游鹽務的賀大使，便是在先的東翁，賀大使好生敬重他。落後因為他家兒女雙雙亡故，雷老夫子也就決意辭去館事。他至今感着賀大使的知遇，所以後來，再有人請他去教讀，他是斷不肯再行俯就。果然見得他情義深重，實說，也是個曾經滄海難為水了。」說着，又望着雷

先生道：「你以為我的話如何？」雷先生點點頭嘆道：「知我者何其甫也。已往之事，擱着不談罷。如今我們這惜字功夫，究竟怎樣，才算是完全無憾，大家從公議着辦才好。」衆人齊齊答應了一聲，遂都整襟危坐，肅然起敬起來。雲麟也只得裝成一個至誠樣兒，坐在下首，寂然不動，只管眼觀鼻，鼻觀心，聽他們議論。座中便有一個人講道：「甚麼手帕上迴紋呀，卍字呀，一概是要勸人改製的。」又一個道：「這果然要緊了，兄弟前日，也是至誠感神，我們內人小解，撲通一聲，將一個馬桶蓋子，仰翻在地上。那時兄弟，猛然看見，大大吃了一嚇，分明那蓋子反面兩根木片，巧巧湊成一個十字。其時兄弟就慌張了，趕忙捧起來，頂在頭上，跪在佛前，朗朗的念了一遍除穢金剛經。如今逼着我們內人，將那十字削去。」又一個說道：「誰也不似這般謹慎，如今我走路，都不肯一直望前面走，怕將字迹踐踏了。」一個問道：「這又怎麼講究呢？」那一個又說道：「街道太直了，遠遠望去，簡直便是一個一字。你們想我如何忍心踐踏？」又一個說道：「豈但街道像個一字，便連兄弟同內人睡覺，都一毫不敢放肆，因為內人睡下來，便是個大字，兄弟睡下來，便是個太字。有一夜不曾檢點，兄弟那張床上，更整整寫了三個字，是大大太。」這個人說到這裏，別人都忍不住要笑。說：「這三個字，很有些奇怪，怎麼足下以外，又多了一個太字了？」那人

方才會悟，不禁紅着臉說道：「還有小兒睡在床上呢！那個太字，算是個小楷罷了。後來兄弟同內人約法三章，每過睡覺，必須三折彎兒。」雲麟到此，再也忍不住，不由大笑起來，說：「這如何使得呢？不是又成了一個弓字嗎？」何其甫聽見雲麟攪話，正待責備，却是雷先生趕忙攔着說：「雲生議論，很是我們到不可不請教，你有甚麼主張，儘管說出來，我們大家斟酌。」雲麟笑道：「適才那位先生說的，這睡覺，到很有些煩難呢。我替先生想，以後三個人若是豎睡，便是川字。若是橫睡，又成三字。」那人急道：「然則不睡覺罷。」雲麟笑道：「不睡覺還是個棍字。」說得衆人拍掌大笑。便連何其甫也笑道：「照這樣拘泥，原是大過了。依我愚見，到是大家凡事留點心罷。諸位的功過格，今日想都攜來了。趁天色尚早，大家來折算折算。」于是先從袖裏，取出一個簿本，兒攤在桌上，遂見各人都照樣有一本兒。雷先生跑到房裏，取出一面極大算盤，一窩蜂擠在一處。只聽見一百功一百過不住的念，雲麟偷眼去看，見各人本于日期底下，無不註幾個小字，「敦倫……敦倫……」儘有一個日期，註上三四個敦倫字樣的。雲麟雖不十分明白，然按其情事，也照料九分。便留心向他的先生本子上偷看，可巧昨日便註了七個「敦倫。」嚴大成陡放下臉色，向他的先生道：「呵呀！其翁，你也太放肆了，夫婦之好，雖非邪淫，床第之私，亦宜自節。

一人之精神有限，專聞之慾壑無窮。以有限之精神，填無窮之慾壑，在一已則為戕賊，論情事亦覺荒唐。大家公議，你這一夜之間，教倫七次要訂幾百分大過呢？」此時眾人向何其甫都有些瞋目而視，便連雷先生也搓手咋舌，露着愛莫能助的意思。却見何其甫不慌不忙冷笑道：「冤哉冤哉！賢者固當責備，凡事須有乘除，我同人教倫，是五天纔行着一次。諸君是知道的，乾柴近烈火而燃，久曠有思淫之理。便以我這一夜七次，比較諸君每夜有三四次的，其勞逸何如其勤惰何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何其甫這一番話，果然說得眾人啞口無言。雲麟在旁，暗暗揣度，自念這教倫的學問，還有許多講究，我不知幾時才能同我儀妹妹試驗試驗。想到此，那兩邊粉紅腮頰上，早平添出無限羞暈，也不再理會他們以後所說的話，停了半歇，早見雷先生在房裏搬出兩個缺碗，裝了些冷青菜，這才隨意坐下吃飯。雲麟也就吃了一碗，吃完了陸續分散。雲麟臨走之時，雷先生便送了他一個字紙篋兒，幾本功過格的簿子，又抓了兩把紅豆黑豆子，說：「這是記功過的，有了一功，使用一顆紅豆子記着，有了一過，使用一顆黑豆記着。到了晚間，把豆子數一數，使用筆填在簿子上。第一不許扯謊，扯謊，菩薩是要打入地獄的。譬如你的先生，同你師母教倫，他不會少寫一次兒也。」

沒有人知道，他偏不肯暗室欺心，這就是聖賢學問。朱晦翁講個主敬，程伊川說個存誠，其下手功夫，大都如此。可惜典籍湮沒，稽考無從，不然，像他們這種道學先生，一生教倫的文章，必然還有個總數，可惜我們不能親見了。」雲麟聽一句，答應一句：「是！」這才又隨着他先生出了都天廟，一古擺兒，將字紙篋兒及一疊書，兩把紅黑豆，黑豆攜着歸家。美娘一干人見雲麟回來，到也不便再說甚麼。美娘轉向雲麟問了問他先生：「此時在家裏不曾？」雲麟便將今日同先生到惜字會裏的事說了一遍。只將那教倫的話，不曾提起。雲麟見今日家中的人，都有些沒精打采，心中正自委決不下，却好美娘此時已立起身來，向泰氏告辭，孫大早立在廊下伺候。泰氏也不想留，便同何氏一路送美娘出門。雲麟便趁這個當兒，將字紙篋兒，携在一處，又將功過格的本子，展開來翻閱。可巧網狗子從身旁經過，笑嘻嘻的向雲麟說道：「我的好少爺，伍老爺家的儀小姐，你可娶不成了。那些喜菓子，老爺賞給我吃罷，擱着也沒用。」雲麟忽然聽見網狗子這句話，不覺大驚，還猜他是鬧頑笑的，忙放下臉來說：「你嘴甚麼舌頭？」網狗子正要回答，早見泰氏何氏已送了美娘回來，他便一溜煙躲去。泰氏走入屋裏，自言自語說道：「不做鄰居好鄰居，做了鄰居惱鄰居，越是親戚，越不好講話，像這般樣到也罷了。」何氏道：「誰也不是這般說法，兒

女身上的事，也煞費人操心呢！到是我家龍兒好，娶個媳婦，無牽無絆。姐姐我也不耽擱了，回去還要幫着他們料理晚膳呢。」說着，也便辭去了。雲麟聽他母親的話，分明知道，姻事大有不妥。又不好意思啓口，向母親詢問。一埋頭向自己床上一躺，再不言語。秦氏不便將此話告訴雲麟，只得故意逗着黃大媽談論。將適才何氏來的話，一一表白出來，使雲麟知道。雲麟到此，方確確知道他姨娘悔婚，不由酸苦若辣，一齊堆到心頭。又不知道是恨是氣，只管長吁短嘆。停了一歇，將床拍得一拍，跑起來望外便走。秦氏忙攔住問道：「此刻天已黑了，你要向那裏去？」雲麟道：「我到姨娘那邊去，究竟問她爲甚麼……」說到此，又覺礙口，乃改着說道：「我偏去看看儀妹妹……」雲麟此言未畢，早止不住淚落如雨，哽咽得說不出來。秦氏暗暗好笑，說：「癡孩子，你去還有甚麼味兒呢！你姨娘未必還喜歡你。」雲麟見他母親攔着，越發急得雙足齊跳，暴躁如雷。黃大媽勸道：「太太！公既然要走走，太太到是依着他，急壞了反是不好。太太不放心，叫網狗子跟他去。」秦氏笑道：「好兒子，你快去快回來，不要在人家說出討厭話來，被人家笑話你。」雲麟見秦氏肯放他去，忙搶步飛跑。網狗子遂也在後面趕着，一口氣跑至伍府，時已萬家燈火。網狗子本意，先進去通報一聲，不料雲麟走得更快，早邁步進去。伍府僕人，忽然看見雲麟傍

晚跑得來，又是氣急敗壞，大家詫異。網狗子在後面，暗暗做手勢，給他們看，似乎說他家相公，今兒是來拚命的。雲麟一徑跑入上房，堂屋裏祇有他姨娘同朱二小姐坐在一處閒話。驀然見雲麟進來，三姑娘含笑站起身來說道：「怎麼晚上一個人，跑得出來，你到有許多時，不來這裏了，我心兒很牽記着你。」雲麟此來，本是挾着一團成怒，思量他姨娘，如若有一點不睬，不睬准備放刀關他一場，不料走到此處，氣已平了九分。又接着聽見三姑娘，這一派鶯聲燕語，百種溫存，把適才的怒氣，早送至東洋大海，低着頭一言不發。好半晌才答道：「網狗子送着我來的。」三姑娘笑道：「巧極了，我家今天嫩的好五香鴨子，是你最喜歡吃的。打發網狗子先回去罷！」便有僕婦答應一聲出去。朱二小姐笑道：「好呀，雲相公益發像個大人兒了。近日溫習着甚麼功課？詩賦也該講究講究，那個六朝唐賦，是最好的。」雲麟道：「今年略略讀過幾篇了。詩賦這一層，我覺得有些合得來。」雲麟一面說話，一面只管用兩個小眼珠兒，向兩邊房裏瞧着。朱二小姐已知其意，笑道：「你儀妹妹睡了，這幾日不很愛用，到有十多天，不大進飲食。」三姑娘道：「這孩子也過於用心，一個女兒家，要多大的才學，做甚麼呢？我的話她從不相信，病起來又叫人懸心。」三姑娘同朱二小姐，只顧說得高興，早把個雲麟，聽得心如刀割。若不是怕別人笑話，已不

禁放聲大哭起來。竭力忍着眼淚，假裝着閉步，負着手走來走去，一聲兒不敢言語。三姑娘忙着，命僕婦們預備酒饌，倒不曾留心。朱二小姐已窺見雲麟神情，不覺暗暗替他扼腕。却好淑儀的臥房是在後一進，同她祖母卜氏對着房門。朱二小姐含笑，一把將雲麟的手攬着，說我同你去看妹妹。雲麟將機就計，便隨着朱二小姐向後邊走來。那卜氏坐在自家房裏，朱二小姐嘮嘮嘴，叫雲麟去請了一個晚安，便又將雲麟引入淑儀房裏。淑儀剛才吃了藥，有一個僕婦立在床邊，拈着冰糖喂她。雲麟才跨進房門，淑儀一眼看見，羞得將被角扯起來，緊緊蒙着粉臉。雲麟也就十分羞愧，也是一言不發，慙慙的退至她粧台旁邊，信手翻出淑儀平時做的一本詩本子，上面寫着四個小字，是「繡餘吟草」。雲麟揭開來，有些是看過的，隨手翻去，看至近日所作，却有兩首薄命詞，窺其情思，分明是怨着婚姻不能成就的意思。中有幾句，是「花開一度一樵樵，憔悴花開能幾回。」又說是甚麼「綠鬢悲明鏡，黃昏怨晚餐。」雲麟讀到此，已是癡了。只管站着不動，那一把斷了線的珍珠眼淚，早把個詩本子浸得透濕。悄然無聲，垂頭而立。淑儀還只道雲麟已走，剛把繡被揭起來，朱二小姐笑道：「這又做甚麼呢？自家姊妹，又害起羞來了。你的哥哥，很不甘心，你此時可覺得爽快些麼？」回頭見雲麟呆立在那裏，又伸手將他扯得過來，向淑儀床

前一推。雲麟忍着眼淚，只擠出了一聲「妹妹！」那淑儀勉強應了一聲，又把個粉頸垂至胸際，房中諸人，沒一個敢開口。鴉雀無聞的，只有繡桌上一座自鳴鐘，「滴搭滴搭」的響個不住。轉是卜氏在對過房裏，不知道他們在淑儀房裏幹甚麼。冷笑說道：「麟哥哥請外面坐罷！儀兒也該困倦了，好生讓她歇一歇。」朱二小姐不得已，又將雲麟攬出房門，走至天井，低低笑道：「上了歲數的人，比狗還討厭。」雲麟到了前進，晉芳已經回來，正坐上桌去，酒殺已預備齊整，便笑說：「讓雲麟坐。」雲麟便揀一個橫頭坐下，三姑娘及朱二小姐也靠着坐了。晉芳笑對朱二小姐道：「你要的那個保胎丸藥，我已替你買好了，放在你梳桌上，是上海辦香廬崔製的，靈效非凡。只要服下去，不大嘔酸，多進些飲食便好了。」朱二小姐笑道：「到難為你費心，我這種病到不甚打緊，到是儀兒這孩子，你也該留神，替她料理料理，只管延捱下去，怕成……」晉芳聽見朱二小姐提到淑儀，再抬眼看雲麟，不覺捧着酒杯，長長嘆了一口氣。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七回

論新聞政體嚴翻專制局
編小說才人例墮奈何天

却說

晉芳看見雲麟，淚痕界面，明知他的心事，却又

不好說出甚麼。轉拿着別的閑話向雲麟道：『你們書房裏，可看上海的報紙？』雲麟說道：『報紙麼？我却在別處偷看過幾次，我們書房裏那裏許這些犯禁的東西進來。先生曾說：報紙這東西，全是洋人想着法兒騙中國錢的。上面沒有一句真話，我們看了，最容易敗壞心術。』晉芳道：『這話呢！原也有理的。別的還不打緊，就是謠言，鬧得利害。前面有一篇甚麼論說據他說起來，我們中國使像個大睡獅子，沈沈不醒，你想可發笑不發笑？把個國來比做獅子，難道這國還有二外可怪？怎麼廣東有個新中舉人，聚集了無數的士子，伏闕上書，請皇上變法。你想這法子怎麼變呢？叫我們都改了洋裝，女孩子不許纏足，讀書的不許做八股。簡直說，就是個事，事救法洋人。我不知道這舉人，他可是中國人不是？他這功名，可是打八股上來的不是？忽然說出這樣反叛的話來了。哼！我怕這位先生，還是外國運來做好細的呢。』三姑娘笑道：『難道皇上便聽他的話不成？』晉芳道：『自然是不能聽了。要皇上是聖明的，還管教將他問個妖言惑眾的罪名。』雲麟答道：『姨父你老人家，到不要一味抹煞這位老先生的話，本來中國的八股呢，也可笑極了！在先還說是替聖賢立言，如今的花樣，又不同了。四分五裂，把一個聖賢的話，好像分了屍首一般，上氣不接下氣的，算做題目，甚麼鈎搭

鈎波挽，鬧得人一個發昏，我却不高大興弄這個。』朱二小姐點點頭，說：『雲相公話到是不錯，我雖然不懂八股的講究，但以這女孩子裹脚而論，也不知害了多少花枝般的小姑娘。』說着喝了一口酒，又笑着晉芳道：『承你的雅愛，滿口誇讚我的脚小，至于我這脚小的緣故，你還不知道呢。我雖然排行第二，我當初還有一個二姐姐，十五歲就死了。她死的緣故說也可笑，又是可憐。她十二歲上脚已裹好了，雖不能算是三寸金蓮，也算將就看得過去。有一天，到我們一個親戚家裏去，不知道那一位多嘴的，背後議論她的脚樣兒不好，前面像個生薑，後面像個鴨蛋，這兩句話，不知怎麼又被她聽見了，可憐她這一氣，氣得非同小可，歸家之後，便不飲不食，日夜抱住那雙脚痛哭。自從次日起，死也不肯下牀。儘管將那一雙脚，藏在被裏，怕人看見。後來我們母親急了，百般勸解，便是各家親眷輪流着來看視，都譬喻給她聽。說：某家女孩兒脚大也一樣，嫁着好人家。某家女孩兒脚大後來還做到一品夫人。誰知她是有了先入之言，任你們再說得天花亂墜，她老實給你們個充耳無聞。母親沒法，只好聽她一年到頭的躲在牀上。你們想想，一個人，終年不見天日，再加上憂愁憤恨，有個不死的道理麼？果不其然，不上三年，肉也落了，骨也枯了，病也沒有救了。可憐她臨死的時辰，連口口聲聲，怨着母親從小時候，不替她將脚裹小了。母

親便因爲我二姐姐這件事，深怕我復蹈故轍，所以別的都
不打緊，逆儘力替我裹腳，算是她做母親的愛憐兒女的道
理，你們做男子的，看見女人裙底下，露出一雙尖瘦瘦的紅
菱，祇曉得嘖嘖愛玩。你那裏知道這紅菱，都是淚水兒長出
來的呢！雖然這不許纏足的事情，是能說不能行罷咧！如若
果然有這一日，到是世界上最上一件功德事呢！」三姑娘笑道：
「若是果然不纏足，你這雙金蓮，可捨得鬆放麼？但是別
的不打緊，只愁做新娘子的那時候，頭上風冠，身上霞被，裙下
一雙腳板大兒，到很不雅相呢！」晉芳笑道：「依我的私見，
嫁給我的人，要小腳，好讓我細細賞鑒，留個紀念兒。雖是世
上沒有的好東西，我若是嫁給的人，我却情願他們一
例都放成大腳，教女孩子不用受這苦楚。」三姑娘同朱二
小姐都笑起來說：「呸！你這話到說得不打緊，假如人人都
像你存這樣心，包管世界上再沒有不纏足的日子。」雲麟
聽得也笑了，却低着頭不敢答言。一霎時，大家飯已吃完，離
開座位。三姑娘她們便進自己房裏去盥洗，晉芳用一根剔
牙杖，倚在窗格旁邊剔牙，笑道：「如今報紙上還有新聞呢！
每天後幅，都刻着一種小說，又是甚麼偵探，又是甚麼科學，
這些字面我都講解不來。那些小說，又同我們在先的封神
榜說唐演義等書不同，骨裏骨董，看去也沒有大意味，到是
目下刻着一部言情小說，到還有點情趣，我叫他們取得來

你看。」雲麟笑道：「好極了！我却最喜歡的是看小說，任甚
歷別的事情都沒有他好頑。可惜先生管得我們太嚴，偶然
偷偷的帶一部小說兒到書房，若是被他瞧見了，責罰還不
算，還要將那小說舉火而焚之。不料如今報紙上，公然運刻
着小說，叫人家看，可知這也不是甚麼不好的事情了。」晉
芳笑道：「同你先生有甚麼解說，我只比他是一匹黃牛。」又
喊道：「來呀！」外面便跑進一個僕人，晉芳道：「你去找我書
房裏，將連日的報紙取來。」僕人接連答應了幾聲：「是！」
不多一刻，早捧來一疊報紙，晉芳便一張一張的，檢交雲麟。
雲麟好生高興，便從頭讀起，剛剛讀到好處，偏又沒了。此時
朱二小姐早已出房，使在雲麟旁邊，臉靠臉的，儘管瞧着
雲麟。只見他齒白唇紅，肌膚裏都搗得出水來。一會兒望着
紙上用神，一會兒又微微含笑，露出深深兩個小酒窩兒，把
個朱二小姐，看得神迷心醉。不由的低低問道：「這小說可
好不好？」雲麟尚不知有人在此，猛聽見說話，一抬頭便聞
得一種口脂香氣，見是朱二小姐，便站起來，答道：「很好的
小說。」朱二小姐笑道：「依你這聰明，想也該編得出來。」
雲麟只管含笑，晉芳也走過來，笑道：「果然的，麟兒也編他
一種玩玩，有不知道的來請教請教她。她是在小說子上，最
高明的。」說着，便指着朱二小姐。朱二小姐笑着，雲麟的
手道：「莫信你姨父的話，我是個門外漢，但你若編得出來，

到可以幫着你點綴點綴。」雲麟笑道：「只怕沒有事蹟，可以編得。」朱二小姐笑道：「天地間事蹟多着呢！你想到那裏，就編到那裏。」說着反掩口笑道：「你若編個才子呢，就把你寫上去。你若編個佳人呢，就把我家僕兒寫上去。你若編個員外呢，院君呢，就把你姨父姨娘寫上去。」朱二小姐說到此，三姑娘笑道：「虧你說出這些話，被太太聽見了，又是一頓淘氣。」晉芳也笑道：「麟兒，你若編個小丑兒呢，就把她寫上去。」朱二小姐笑道：「誰人能把我編入小說裏？我這個朱玉蘋的名字，便算千古不磨，不與草木腐朽，我倒感歎他不盡了，只是我怕沒有這福氣。」雲麟聽見朱二小姐這一番才子佳人的話，反觸起他心事，把適才七一圈高興又冷了。却好黃大媽走着進來接他，他便辭了晉芳。依他的主意，還想進去看看淑儀，倒是朱二小姐攔着說：「你明天再來罷！若是小說能編成功，你天天來這裏送給我。」雲麟只得同黃大媽回去了。秦氏問着他到姨娘那裏的情形，雲麟也說不出來，只笑了一笑，便回到自己房裏，將窗前一盞蘭燈剔得亮亮的，將門掩好，在桌上倒了一杯濃茶，慢慢喝着，暗想：「今晚親姨父姨娘的意思，倒頗十分親熱，這親事總該有望。又有朱家的二小姐從中撮合，其情很是可感。大約今日的變局，全是儀妹妹的祖母作梗。」又長嘆道：「怪道往常看見小說上講起婚姻的事來，沒有個

不遭多少磨劫，然後才可以遂心。難不成這件事在天地間，已成了印板文字，可想古人的話，也不是全編着哄人。我目下所遇的情形，若是編出來，倒還有趣，只是我那裏有這種學問呢？編得不好，徒然又被人笑話，不如睡覺罷！」停了一歇，忽又笑道：「管他呢！我恁寫幾句，若是看得過，便送給朱家二小姐去看。若是不好，我便不拿出去，自己看看也使得。」想着便不肯去睡，將筆硯捧至床邊一張桌上，脫去鞋子，盤膝坐上床上，提起筆便在紙上寫道：「自從盤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前朝後代都不表，且表為官雲大人。」寫到此又念了一遍，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說道：「空這難道便算做小說不成，統共做了四句，倒全是些舊話，如何又把我的真姓寫入裏面。況且我又不曾做官，怎麼又稱起大人來了。快些抹去快些抹去。」使用筆一塗，塗得像個黑槓子，將筆擱在一邊。暗想：「我是最喜歡做詩的，像這種彈詞小說，若將他當作詩去做，做出來必然流利。書中又萬萬不可用真名真姓，譬如我名字是個麟字，我就算姓林，我本姓雲，我名字就改做霞字。如此閃閃爍爍，才叫人捉摸不定。那時候，便將這個人說好了，別人也不至疑我自誇。便將這個人寫壞了，別人也不至笑我自貶。這真是個好法子。」雲麟想到此處，又快活起來，心中一動，又將那枝筆拿在手裏，草草的直望下寫道：

濛濛殘月下西廊，水滴銅壺夜漏長。春色惱人眠不得，閒愁新恨費思量。空筆硯，按宮商，細把書中事迹詳。糸出何朝都不表，佳人才子又登場。維揚有個林公子，霞字為名號碧湘。子建般才潘岳貌，翩翩風度綠衣郎。年剛二八多情思，月下花前暗付量。天地生懷應不負，青雲得路會翱翔。逝水年華容易過，撫瑤琴，尚虛一曲鳳來風。陸家姑母閨中女，中表相依姊妹行。兩小無猜騎竹馬，青梅弄子繞匡床。猜啞謎，捉迷藏，瑣事心頭尚未忘。彼此都因年長大，紅閨從此鎖春光。便教偶爾筵前見，一度相逢一斷腸。她是慧質靈心年十五，丰姿幽豔體端莊。芳牋未必無知識，一寸心頭也敬玉郎。美人名字輕唐突，花下齡官苦畫簫。你若能成就好姻緣，我使一瓣旃檀拜佛前。楊柳瓶中甘露水，忍心不灑並頭蓮。毫無情緒惟思睡！

雲麟寫到此處，那兩隻小眼睛，早矜矜的要閉起來。手裏的筆在紙上劃來劃去，漸漸都變成了些墨蛇。再熬不住，一歇身，早沈沈睡熟。心中有事，次晨天甫黎明，便揉揉眼睛，跳下了床，見桌上燈燄墨痕，弄得十分狼藉。暗暗好笑，便將小說稿子向懷裏一揷，忽忽盥洗，逕向書房中走來。其時何其甫高未起身，雲麟將小說稿子取出來，給那幾個大些的學生

瞧着，互相譏諷；說他思量妹妹，忽的編出這些書來。萬一將來你的妹妹嫁給你，看你怎生有面目將這小說子給她瞧見，怕不割你的舌頭。雲麟笑道：『呸！我是隨意編的，你們編這些胡講。』衆學生又道：『就算是隨意編的，怎麼你的妹妹姓伍，你這小說上的表妹，就會姓陸呢？』說得雲麟也笑起來，座中惟有柳春盈盈不語。他是知道前日先生已替他家妹妹做媒，聘給雲麟。雖然尚未妥實，終究不便再向雲麟戲謔。雲麟這一天，便無心理會功課，只管伏在書案上，偷偷的將小說稿子，親手騰寫。遇有不妥的，又修飾了一遍，幾乎被何其甫照見，藏匿不迭。旁邊有個學生，低低笑道：『雲大哥，你若是要編小說，你第一要把我們這位先生編進去。他發笑的事多着呢！即如那一年娶我們師母半夜裏下床救火，連褲子都忘記穿了。又是甚麼夜壺上，有一小孔，他也不理會，夜間拿起來撒尿，便洩了半床騾溺，這都是他老人家稀奇古怪的事迹，你千萬不可忘却了。』雲麟笑道：『被他瞧見，怎麼好呢？我不上你的當。』說着，便將小說子捲成一捲兒，放在袖裏，見天色不早，走到何前甫面前，請了個假，也不回家，如飛的向朱二小姐處走來。朱二小姐，正獨自坐在書房裏，面前放着一本茶花女外國小說。見雲麟走進，含笑站起來，說道：『怎麼今天解館得早？』雲麟也是一笑，便向淑儀平時坐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笑道：『妹妹還不曾

出來嗎？」朱二小姐道：「今天略清爽些，只是咳嗽，總不能除根。適才還在這裏坐了一坐，是我怕她勞神，催着她進房去了。你尋常到也不必去見她，她見了你，害羞得很，前日的事，你也該知道些，且緩緩候着，等我來替你們想法。」雲麟此時只管垂着頭，一言不發。朱二小姐又笑道：「小說子可曾編得出來？」雲麟含笑，從袖子裏拿出一疊紙，遞在朱二小姐手裏。朱二小姐笑道：「快呀！到編得很多了。」說着便展開來，攤在案上，從頭一句讀起，讀一句，讚一句，讀到「

芳曆未必無知識，管許她一寸心頭也敬玉郎。」這兩句，不由用手指頭向雲麟額上一點，笑道：「你到會冤枉人呢！」讀完了，又將雲麟細細一望，說：「這部書不必說，定是你自己寫照了。」雲麟羞得面紅耳赤，勉強答道：「這也……這也不是……」朱二小姐笑道：「這又何必瞞人呢！我敢斷定世間做小說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心裏蘊着一件事，說又說不出口，只得想出一個法子，似是而非的，將生平所歷的甜酸苦辣，一齊從那枝筆尖上發洩出來，可歌可泣，可笑可憐，所以讀那小說的人，也不由為他眉飛色舞。若是胸中沒有此事，筆下勉為此文，任是說得十分熱鬧，終是隔一層靴子搔爬不着痛癢，你這文字全是打你心坎裏發出來，所以做得很好。但是在這林公子口裏，他他家世，還嫌簡略了些，你不要怪我，我來替你添幾句何如？」雲麟笑道：「這又甚

麼不可呢！我以後，全望姐姐指教。」朱二小姐笑得一笑，便又坐到自己書案邊，一手提着筆，一手按着紙，正待望下寫，忽然聽見內室裏一片喧嚷之聲，如潮而起，嚇得朱二小姐及雲麟茫無所措，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二十八回

結新歡瀛峇辭湘水
驚異龍遊蹤卜潤州

朱二小姐恐怕內室裏出了甚麼變故，忙將筆擱下，說道：「不好，雲相公你隨我進來罷。」遂提起兩瓣金蓮，「咯咯咯咯」的如飛向內室裏行去，雲麟也便在後面跟着，才走入上房，只見黑壓壓的站了一屋子人。先是女僕有七八個，其餘全是些油頭大辮的丫頭，中間簇擁着一位珠寶絡索，約莫三十來歲的少婦，地上鋪着帶來的大紅錦毯，盈盈的向卜氏行禮，少婦身邊還立着一個美男。此時只聽見一片笑聲，嘈嘈雜雜，加着你跪我拜，十分熱鬧。朱二小姐轉同雲麟停住了腳，遠遠站在廊下，說：「這是那裏來的親戚呢？」又笑指着那個美男道：「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士，夫非盡人之子歟。雲相公你去同他比一比，見是誰標級些。」二人正在竊竊私語，三姑娘早在人叢裏看見他們，便高聲喊道：「來，來，你們也見個禮兒……」語甫出口，便見那些僕婢，陡然讓開一條路，一例的垂手侍立。那少婦便轉身

向着外面。朱二小姐，見那少婦，眉長俊，眼角生芒，一團光彩之中，露着丰神奕奕，便見她向着三姑娘笑問道：「這是誰？」三姑娘笑道：「她是儀兒的先生，朱府上二小姐。」少婦笑道：「原來是咱們這裏請的先生也好，咱們行個常禮罷！」說着，便望朱二小姐福了一福，轉眼又看見雲麟說道：「孩子怪俊的，咱來猜一猜，管是咱們大哥。前月信上說的那個十五歲，便進了學的雲官，比起咱家玉哥兒，則沒有甚麼趕不上，只不及玉哥兒生得富厚。」又扭頭問那些僕婢道：「你們看是怎麼樣？」那些僕婢齊聲答應了一聲：「是！」便像舌尖，上送出一個春雷。雲麟行禮已畢，那少婦只口裏謙遜着，也不還禮。便命那個美男說：「玉驚，你們兩個也得見一見。」於是那個美男，也就笑吟吟的走過來，彼此作了一揖，便握着雲麟的手，低低說道：「久仰得很，咱們以後到可常會了。」雲麟的手，被他這一握，只覺得那香氣薰滿衣袖，又見他身上，麗都珍寶燦爛，轉不覺自己有些自漸形穢起來。其時行禮已畢，大家都挨次坐下一個個俯了頭，侍立在少婦身邊。一袋一袋的水煙，裝着送過來。少婦一面吃了幾袋水煙，一面笑對着卜氏說道：「姑太太十多年不見，你老人家頭髮也白起來了。自從你內姪女躡下世，沐皇上的天恩，賞了一個世襲。如今玉哥兒也巴結到內閣中書。他年紀輕，便在京裏，當個京官兒，也沒有甚麼出息。所以大

前年，忙着將他的父親靈柩搬回湖南，以後咱們，便一直不曾進京。咱們是江蘇人，沒有一個時候，不魂兒夢裏想着到江蘇走走。咱們大哥，如今一總不會到省。姑太太也該勸勸他，咱們總算是一個仕宦人家，這做官念頭到也不可灰掉了。食皇上的俸祿，便該替皇上家幹事。」卜氏笑道：「姑娘，你這話很是，只是他一味的不想上進，這也叫我沒有法兒。他停一歇，也該回來了。你們娘兒兩個也不用客氣，我叫他們將我們外面三間大花廳，收拾出來，老實便在此住着。你姑母雖窮，這點東道，也還擔承得起。」少婦笑道：「不是這樣講，咱們連轎夫跟役，上上下下，到有三五十人，不怕姑太太着惱，這點點房屋，如何安插得下。却是等大哥回來，要費他的心，替咱們租它一座大公館，房金不拘多寡，總要叫咱們住在裏面舒服。」說着，又對三姑娘道：「嫂子，你着咱的話，是不是呢？咱不是一時三刻便走，若是住得好，咱便讓玉哥兒進京供職。咱也不願去享福，老住在這揚州也好。」又笑道：「儀姑娘呢？怎麼一眨眼又不見了？」淑儀先前本站在堂屋裏，後來見雲麟進來，她早避入後面。三姑娘見問着，便叫人去請她出來。淑儀慵眉愁眼，慍慍立在一旁，那少婦一手將她扯近身邊，說：「好個姐兒，竟生得越發俊了。咱還記得那一年見着你，你還在奶娘懷裏喂乳哩！咱們今天，也沒別的做見面禮兒，咱將這副鐲子送給你罷。」說着，

便從腕上除下兩支鑲嵌珍珠的金鐲，替她輕輕套上。笑道：『這圈口兒倒還合得呢。』卜氏笑道：『怎麼又多謝你賞她物件，你看儀兒長得還好，你如不棄嫌，便給你做媳婦兒罷。』卜氏剛說到此，只羞得個淑儀粉臉，再也抬不起來。又被那少婦扯着手，要走又走不脫，偏生那玉哥兒，兩個小鳥眼珠滴溜溜的，向自己身上飛過來。此時衆多僕婦，都有些暗暗發笑。不打緊，內中只惱壞了一個雲麟。聽見卜氏說出這話，好像兜心打了一拳，頓時面色更變，耳朵裏嚶嚶的，再也聽不見那少婦回答的甚麼話。內裏的人也不曾留心，雲麟三脚兩步，已跨出上房，才走到大廳簷下，只見縱橫橫，十都擺着無限的轎子，轎夫跟役嘈雜得鴉飛雀亂。雲麟走入轎子，左繞右繞，再也繞不出去。一時性起，用腳將身邊一頂轎子，踢過一邊，內中有個轎夫，便跳起來罵道：『那裏來的野人，你好大胆，敢把我們富公館的轎子碰壞了。你須知道，前任山東兗州府不是……』雲麟聽見轎夫激口，便罵，直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只怒道：『該死的畜生，該死的畜生。』說到此，只有抖的分兒，却好伍督芳，正打從外邊走進，已知道他的表妹卜書貞，由湖南運到揚州，剛走到內裏，忽見雲麟如此模樣，又不好意思發作富府轎夫，使回頭對着自己，跟人說道：『怎麼我們的人呢，也不將轎子安置妥當了，這是碰了雲少爺。若是碰壞別人，怎麼對得起人家。』說

着，又笑對雲麟道：『不曾傷了那裏麼，何必急急就走，稍停一歇也不妨。』雲麟也只好就此罷休，說道：『還不妨事，我因為內裏有女客，也不耽擱了。』且說且走，一路思索，暗暗恨道：『今日簡直不是會見生客，敢是我的冤家到了。看那富玉鸞的神態，又美麗，又有錢，又有聲勢，我那裏還能比配得上，無怪儀妹妹的祖母，看中了。他怕就是我儀妹妹的心，也保不住不有些活動。』又自己喚着自己名字道：『雲麟，雲麟，你若再執迷不悟，怕這條命要送在這姻事上了。』過了幾日，時剛仲夏，蒲綠榴紅。那前任山東兗州府富雨蒼的太太卜書貞，已在南河下一帶，擇了一處公館。前後一共十六進房屋，五座花廳，一個極大花園，母子兩人，住了一重上房，其餘都安插他許多僕婢。他的婢女之中，有善歌的，有善舞的，沒事時辰，便陪着太太談笑。有時高興，隨意派一二人彈唱。真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卜書貞也請過卜氏，媳幾次，內中單表還有一個人，是同卜書貞算有世誼。你道是誰呢，便是何其甫的夫人美娘。諸君想還記得美娘的姨兄章溶，前二十回書中表過，他是在山東兗州府充當刑幕，那時便是富雨蒼在那裏一麾出守，後來雨蒼病故，章溶仍為後任聘請，這是美娘知道的。章溶母親業已去世，大小姐章紅，亦連隨其夫翁歐陽進明赴任。二小姐章綠，三小姐章翠，却還都嫁在本地紳宦人家。聞得卜書貞到此，大家都

來拜會過了。美娘聞得這個消息，特地也擇了一個日子來拜會卜書貞。卜書貞是個爽快的人，一見美娘便大加賞識，殷殷的留美娘住了幾天。這一天天氣炎熱，卜書貞邀美娘在花園裏水亭上坐着，見那池裏的新荷已漸漸冒出小朵兒。卜書貞背後立了四個婢女，一遮一遮的打扇子。卜書貞笑道：『這長日沒有事兒，誰耐煩得好姐姐！咱同你吃一杯酒，你須依咱。』美娘笑道：『我不及太太的量大。』卜書貞皺着雙眉道：『這又算甚麼呢？須醉不殺你。』卜書貞話未說完，那廊下的僕婦，早一疊連聲喚着擺酒。霎時間便走進幾個俊俏小廝，調排桌椅。卜書貞又望着一個僕婦道：『你們俾咱的話快去將伍少太太請得來，咱們大家講講話兒。』不多時，三姑娘果然來了。卜書貞笑道：『阿呀！怎麼你不同你家那位文縐縐的先生一齊來？』三姑娘笑道：『你那里請她的。』卜書貞笑道：『咱們體己的人，還要請嗎？咱知道你深恐咱詩不起客呢，老實對你講，像這樣的請客，還請不窮咱一份人家。』正說着，酒般齊備，三個人便參錯坐下。那些婢女，早在亭子下邊一帶芳草上面，大家吹彈起來。你嫌我噪，卜書貞着着微微含笑，猛回頭望着三姑娘道：『聽說咱們這鎮江地方，新開了商埠，是很熱鬧的。你幾時請咱去走一趟？』三姑娘笑道：『不瞞你說，這地方我還不曾去過呢。』卜書貞笑道：『怕是說謊。你放心，咱不要你請，咱來』

做個小東，約咱們這一班姊妹姊妹，去照個戲兒，吃個大餐兒，跑個馬車兒，只是咱嫌着人太少，要得不爽快。你若是有別的客，替咱約一約，咱便感你不盡了。』三姑娘被她這一番說，很有些羞愧，說：『你這人也太暴躁，誰還說不肯請你呢。』卜書貞笑道：『罷罷！咱偏不要你請，只要你替咱約人。如今是你同何嫂嫂，章家二妹妹，三妹妹，還有那個女先生來二嫂嫂。』美娘笑道：『你這稱呼怎講？人家還是個未出閣的小姐呢。』卜書貞笑道：『呸！咱眼睛須不曾瞎，她同咱二哥哥的神情，咱一眼看見，便明白了。便是她影服的那個大肚皮兒，怕還是咱二哥哥下的種呢。』又笑道：『咱這個嫂子，真是寬厚不過，便容得二哥哥這樣胡做，不瞞你們說，先夫在日，任是咱養着這些粉頭，他也不敢染一染指兒。咱對他常講，咱說你若愛上她們，你也要讓咱選一班男子開開心兒。他聽了這話，他也捨不得將咱讓給人，咱老實也不肯將人讓給他。』說罷，撫掌大笑。美娘及三姑娘也都笑起來。卜書貞又笑道：『閒話緩講，咱才講的，連咱統共才有六個人，還有誰呢？嫂嫂你不是說有一位大姐姐呢，咱也想得會一會。』三姑娘笑道：『使得，還有我們嫂子。』美娘笑道：『還有你家大姐姐的親家周太太。』三姑娘笑道：『罷罷，你不必作孽罷，引得來給人家發笑。我們這位妹妹，嘴上又不肯饒人的。』卜書貞笑道：『這是誰，咱到不曾聽你提過。』

「美娘笑道：『這個人一來，你太太可不用看戲了。頭一齣，便是鄉裏親家母進城。』卜書貞笑道：『妙極了，快約她過來，不來咱是不依的。這件事，咱全交在嫂子上。咱們這份人，誰配不上大觀園，至於劉老老，却少他不得。咱們議定，就是明天動身，咱分付他們預備船隻去了。』三姑娘笑道：『你也太忙，別人家及不上你這吐唾立辦。至少也要限他們五日，才預備得來。』卜書貞道：『好嫂嫂，你不用刁難，就給你三天限罷，你將咱的媳婦儀兒帶來。』美娘驚道：『你們幾時結親的？』三姑娘笑道：『你信她呢！我們那裏高攀得上。』卜書貞道：『怎麼你還不答應嗎？哼！若不是咱看這儀兒生得俊，咱還不同你講呢。你仔細着，放着咱們這樣人家不給，除非是送到皇宮裏當貴妃去。』三姑娘笑道：『你口聲聲，說她做媳婦兒，她還好意思到你這裏來？』又望着美娘道：『如今我們要替她分頭請客，章府上兩位小姐是交代給你其餘的都是我包辦罷。如今我們也不吃酒了，留着量到鎮江酒館子裏吃去。』卜書貞笑道：『好好！你滾回去罷，我也不留你了。』美娘也便起身要走，卜書貞道：『怎麼你也忙起來了？』美娘笑道：『限期緊迫，我也要回去料理料理。』卜書貞笑道：『也好，咱後天聽你們二位的信息……』於是美娘別了卜書貞，一逕回家。三姑娘却先順道到雲麟家中來約秦氏。秦氏因為雲麟的婚事，姊妹之

間，便不似往時親熱。三姑娘將卜書貞讀過江頭要的話說了，秦氏不敢答應。說：『要等麟兒回來，同他商議。』三姑娘知道秦氏爲人忠厚，也不相強。但說了一聲：『姐姐在家，好得也沒有事，做出去逛逛，也使得。』說着，她就走了。秦氏果然等雲麟回來，將這話告訴他，雲麟怒道：『芝蘿大的一個知府，便這樣作成作福，甚麼他高興出去走走，也要強派着人家去陪她。我們家雖窮，難不成是該在她府上當清客的，母親快不要理她。你不曾親眼看見那個婦人的習氣呢？飛揚浮躁，簡直沒有一點大家風範。學得幾句京腔兒，只管咱呀咱的鬧得人頭疼。三姨娘要去，你只管讓她去罷。』秦氏點點頭說：『你的話也不錯，我犯不着白打攪人家去。』於是次日便打發黃大媽去回信。三姑娘笑了一笑，也不曾說甚，却是此處朱二小姐及何氏，都也高興，願陪着卜太太前去。三姑娘又用了自己三封帖子，差了一個爺們，到田家繡貨鋪子裏去請周氏。周氏頭一句，聽見伍公館打發爺們到此請客，她先大大吃了一驚，心裏便有點突突的跳。繼而聽見，又說是甚麼前任山東兗州府太太請的，她便立腳不住，在此做夢，狠狠用手掌打了自己一個嘴巴，覺得有些辣痛，才知道是真是其事。一張嘴又裂開來，『哈哈』的笑。伍家爺們見她如此模樣，到嚇得呆了，儘管站着。周氏此時正在

神思迷離，也不知道說甚麼才好。還是繡春走出來說：『同去裏覆你們太太，我們太太，想是准來的。』伍家爺們這才走了。繡春還捏着一把汗，深怕周氏嗔怪着她，替她攬出主意，答應了人家。復行緩緩的問道：『娘呀！我家姨娘請你老人家到鎮江，娘還是去不去？』周氏跳起來拍手笑道：『阿呀！這還好不去嗎？天一般的人來賞臉給我，我敢有半個字兒違做麼？姑娘你的年紀輕，不知道甚麼輕重。做過知府的太太，都是玉皇大帝殿前五女下凡，一到夜晚，天上還現出她一座明晃晃的星。』又笑道：『算命的莫說他沒有靈驗，我切記得我小時，就有算命的，說過我交到四十歲上，便要遇着貴人，我今年不剛剛是四十歲麼？但是一層，我去是要去，總覺得有些羞人答答的，見着她說甚麼話呢？我有一個法子，我先去請教請教問壁鄰居，況且這件事也不可不使他們知道。』說着，便扭着屁股出去了。她見了人，却又不便直說出來，故意水轉山遙的說了一大篇話，才打到本題，又似乎委曲了自己一般，別人也便恭維了一陣。周氏好不容易，又跑回家。田煥也知道此事了，笑對周氏道：『噴噴噴！爬上高枝兒去了，虧你敢公然答應着便去。若是我，老實將這顆腦袋，望腔子裏一縮。』周氏沈着臉，說道：『我的人呀！我所以各事比你強些，就在這些上面了。你莫說別的你，便是遇見一個當坊地保，你也不敢不垂着雙手同他講話。如

今這一去，怕你還不跪着見我。』田煥到此，已是樂極。便涎皮嘻臉的，笑道：『好奶奶！你休說這樣話，我那一夜兒不是跪在你的身邊呢。』周氏啞了一口道：『呸！媳婦兒還站着在這裏，你嘴裏嚼甚麼，你休要同我扯三話四，你須知道，我這一趟出去，不比尋常須得多帶些洋錢在腰裏使用。』田煥猛然聽得周氏向他要錢，便吃了一嚇，急得笑道：『阿呀！這還要用錢嗎？我替你打算，沒的不要引人家生氣。一個知府太太，還少錢使用，要你寒酸樣子帶着錢在身上，她一時翻過臉來說你瞧不起她，拿張名片兒，將你送到縣太爺那裏去，管教還要吃幾十個皮掌嘴呢。在我看，老老實實給她個兩肩荷一口，吃了她的抹抹嘴就走。你若真不過意呢，便在地上磕她老人家幾個響頭，到還使得。』周氏知道田煥脾氣硬生生的，要他拿出錢來，他死也不肯，便自己打定主意，也不同他多話，只管搖頭擺尾，在堂屋裏學走着官步兒。一會又望着供的家神，一福，一會又呵着腰，擰着屁股，似乎同人講話，『呢呢喃喃』聽去也不甚清楚。繡春在旁邊，看着暗暗發笑，又深愁周氏歡喜瘋了，便盈盈的裝着一桿旱煙，送過來，周氏才將煙袋兒接到手，猛然觸起她一件心事，平空的跳起來，說道：『這是怎麼好……這是怎麼好……』把繡春嚇了一跳，問道：『娘心裏覺得怎樣？』周氏道：『我可想起來了，到那一天，別的太太們，誰也沒有男跟

班兒女跟班兒一大堆的圍着，我可是一個孤鬼兒，上船下船，誰來攙扶着，真是一個老大丟架子的事。其實我呢，這雙大脚，那裏要人扶持，不過既然同着這些官太太兒一路走，這種排場，也少不得。若不是你的姨娘認得你，我到好將你粧扮一個小丫頭如今……」周氏說到此，只管用手在頭髮上亂搔，忽又拍手笑道：「有了有了！王大嫂子在家，正若生意淡泊，何不將她約得來，同她商議，叫她裝着我用的，一個僕婦，又有得玩，又有得吃，臨了總該還落得幾個賞錢。這再沒有比此種快活的事，料她再也不會推辭。」說着，便一連連聲，叫人去請王老老。王老老一會子已走得來，拍手打掌，望着周氏笑道：「我的菩薩太太！你怎麼有這種福氣，重重疊疊的喜事都來趕着你，以為你總該記不得我這老貨了。不料你還這樣寬洪大量，巴巴的還叫人來請我，你有甚麼話，只管吩咐罷。」周氏此時已被王老老幾聲太太，叫得骨軟筋酥，不由的笑着道：「好嫂子！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想同你斟酌，不知道你還答應不答應？」王老老道：「答應答應，除得我這幾根老骨頭，沒有人要，其餘的你吩咐我怎樣，我便怎樣。整腰，撈毛，拉皮條，馬泊六，我都還幹得來。」周氏笑道：「不是不是我請你的事，比你才說的容易得多呢。我想我們這揚州府的府太太常坐着大轎兒在街上走動，前面有許多旗兒，傘兒，小兒，敲着鑼兒，跟轎子的

高頭大馬兒，好不威武，這諒是你曾見過的。」王老老聽着點點頭。周氏又道：「這請我吃酒的卜太太，就是同這揚州府太太一樣。」王老老將舌頭一伸，說：「真的呀？」周氏又道：「怎麼不真，她說我們田老板，雖然是個生意人，沒有出息，知道我卻是一個有福氣的。不知道那糊塗月老，怎麼把個婚姻簿子填錯了，以至叫那烏鴉占着我這鳳凰，卜太太鎮日的咳嗽，嘆氣，替我抱不平兒。所以，她便打發人來，恭恭敬敬請我。你也知道我家中沒有用着僕人，在她意思，便想送我幾十名丫頭來伏侍我。我細細想着，我收了她的丫頭，原不打緊，我却想着，你可憐做夢，也不曾到那鎮江去過。我却同我的媳婦兒商議，說：還是請王大媽媽，陪我去一趟罷。只是要委屈王大媽媽些兒，外面人問着，便說是……」周氏說到此，良心上也就有些說不下去，只管有些支支吾吾的，不料耳中忽然猛聽得「崩東」一聲，周氏嚇得跳起來，說聲：「阿呀！」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二十九回

酒綠燈紅婦婦態
楓丹荻翠估人船

話說

前回書中，說到周氏，正同王老老閒譚。意思要請王老老裝着她的僕婦，隨她去到鎮江。這句話未曾出口，便聽得崩東一聲，揣度這種聲息，定然不是一種好聲息。誰

也不疑惑是王老老惱了。定由是她一隻拳頭，打落在周氏鼻上。問她一個可還敢倚富欺貧，將良作賤的罪名。咳！諸君諸君！如若王老老果然有這一種骨氣，在下這部廣陵潮小說，也不用編了。須知在下這部廣陵潮小說，却罰誓不會有這樣的，好人。原來王老老聽見周氏口音，已知其事，喜得心花怒放，身不由己，便推金山倒玉柱，插燭也似的拜將下來。還用着那一顆皺紋疊疊的頭皮兒，崩東崩東碰得地上價響。周氏謙讓不得，也就端然受了她一個八拜。周氏此時已揣着王老老情願做小服侍，便不似適才，還同她繞着圈兒說話了。便高高坐着，厲聲喝道：『王媽！你替我倒一鐘茶來。』王老老忙答應着，倒了一鐘茶，遞在周氏手裏。周氏又嘆道：『王媽！你眼睛最是瞎了，地下這樣烏踏踏的，也不掃一掃。』王老老道：『是小婦該死，停刻就來掃。』周氏見王老老十分妥貼，簡直一毫看不出作偽的毛病，心中大大快樂。重復喊道：『王媽！你來，我吩咐你的話。』王老老果然垂手侍立在一旁靜聽。周氏道：『你的太太，明天出去，少幾個錢使用，你有錢可報効些來。』王老老心裏一想，說：『不好！怎樣當奴才的，還要拿出錢來報効主人，這可不是頭路了。』王老老也是個老奸巨猾，便笑着答道：『小婦有一筆錢，是借給我們隔壁修脚王二的十塊洋錢，是加一利息的，如若太太要用，小婦明日向他索得來給太太，可使得使不得？』

周氏道：『這有甚麼使不得呢？你便回去，快快收拾，後天一大早，你再來伺候罷。』王老老答應了幾個『是！』便自回去了。這一天清晨，周氏早早起來，收拾齊整，王老老果然把洋錢攜得來，交在周氏手裏。周氏穿的衣服，雖不十分華麗，却是她當日陪嫁過來的。一色大鑲大滾，單論她的袖口兒，足足有一尺二寸來寬。頭腦子後面，便拖着那一個七寸長的鬚髻，八寶銀環，一掛一掛的垂在肩上。雪白的一個鉛粉大臉，嘴唇上染着透鮮的胭脂，紅得可愛，眉梢眼角，唇縫耳根，却隱隱露着牙黃色的皮肉。兀自命繡春拿一面鏡子，捧在自家跟前，細細賞鑒。一會兒，又將兩隻袖子，合攏過來，垂頭閉目，像做新媳婦兒模樣。正自等得不甚耐煩，好容易外面有人報進來說：『富公館命了一個家人，帶了一乘小轎，來接周氏上船。』周氏聽見轎子兩字，真個悠悠七魄，渺渺三魂，幾乎樂得死了過去。原來周氏自出娘胎，一生也不會坐過轎子。便是她出嫁那一天，也不過騎了一匹毛驢兒，跑到田煥家裏。如今却是豬八戒吃人參果兒，頭一遭，她也更不遲延，撲撲衣服站起來，就跑了。一直跑出店門口，王老老也便緊緊跟着，此時店裏店外，也圍了一羣的人，望着周氏。周氏好不得意，還笑對田煥扭頭扭頭的，說道：『你在家好好，照應着門戶，我是去了。』那富公館的家人看見周氏出來，吆喝了一聲道：『呔！將轎子打過來。』便有兩名轎夫，將轎

子抬在鋪貨店門首。家人便將轎簾子高高揭起。周氏到還爽快，跨過轎檣，彎着腰，低着头，直望裏跑。跑到裏面，不由連珠價叫起苦來，只覺得黑洞洞的，再也掉不轉身子。原來周氏做夢，也想不到坐轎子，是要背着身子進去的事。已如此，也只好委曲些，便一團糟兒，伏在裏面。那個家人，又不詳察，早已將轎簾放下了。轎夫抬起來如飛而走，可憐周氏，此時在轎子裏，臉對着轎子的後沿，反將一個屁股，高高擡着，差不多要露出簾子外面來了。周氏心裏估量說：『怎麼人家說起坐轎子來，好似十分快活的事，如何我坐着也不覺得甚麼，況且要像這樣坐法，只須整坐一天兒，便也要了我的狗命了。』周氏正自不耐煩，又經着這一頓一播，真個幾乎要滑出來。她老實便將兩條腿，微微挂出簾外。無巧不巧，她那褲管裏，又鬧出笑話兒來了。只見她走一截路，褲管裏便墜下一疊粗紙兒。走一截路，褲管裏又墜下一疊粗紙兒。可巧那卜府的家，人，又是個貪小的，遠遠望去，疑或是甚麼洋錢票子，便隨手拾起來一看，見上面斑斑點點，有些血迹兒，聞一聞，很是腥氣。忙望地下一攢，罵道：『呸！晦氣，晦氣。』引得個王老老暗暗發笑。走不多時，早到鈔關城外，那個家人引着轎子到河堤下首，從帆船林立之中，有一隻五官輪的坐船，船杆上高高懸着前任山東兗州府正堂當十個大字的紅旗兒，被風吹得瑟瑟有聲，船裏眾人都來齊了。大家剛

議論着周氏，見岸上有頂小轎子如飛而至，知是到了，大家都倚在船門口，照望。只見那家人命轎夫將轎子放下，早把簾子揭起，良久良久，不見周氏走出來。眾人吃這一驚不小，再一看那裏有個周氏，好像那頂轎子，只抬着一個大衣包兒。卜書貞先喊起來說：『怎麼樣……』說着，身後便走過幾個僕婦，跑至岸上，好容易才看見那轎子裏有些活動了。再加之着幾個僕婦，帶拖帶扯，才把周氏扛得下轎。可憐周氏此時，兩隻脚正在發麻，一點兒也不能走。大家攙扶着，一步一步，走上跳板，將那塊跳板，震得軋軋響，嚇得美娘等人都替她捏一把汗，大家也使都回輪裏。卜書貞先笑道：『阿呀！我今日怎麼請到一個黑豬。』衆人也是一笑，這個當兒，周氏已走進船來。船門若不甚高，她又只管仰着脖子直進，早聽見輕的一聲，周氏額上，已碰了一個老大瘤兒。也疼得暈了，又忍着不敢叫喚，恐怕人笑話她。迴圍一看，却都是一半兒見過的。惟有旁首坐着一位美人，珠簾懶懶，神態端凝，身旁一例的站着些俊俏姑娘，有捧着漱盃的，有持着蠅拂的，她一恍惚，疑是到了那座神廟裏，遇見寶殿中間東嶽娘娘，不由的要拜下去。還是何氏忠厚，趕得上前，一把將她扯住，便告訴她道：『這就是卜太太，大家行個平禮罷。』周氏才明白過來，羞着兩個大袖子，深深的福了幾福。卜書貞忍不住好笑，將頭掉轉過去，也不理她。周氏伸伸縮縮的，向下

面一張椅子上坐著，却好王老老也走進船，見周氏坐了，她也忘記是周氏請她來當僕婦的，不由的也挨著周氏坐在下面，內中只有何氏及三姑娘是見過王老老的，心下正在納罕，却惱了一個卜書貞，大聲喝道：『這是誰？怎麼也坐入咱們船裏？』周氏忙答道：『不瞞太太說，這是我雇的一個僕婦。』卜書貞怒叱道：『奴才這樣大膽，你們替我快快趕她出去。』話未說完，早見船頭上跳入幾個男女僕從，吆喝著王老老，王老老才轉身出來，口裏還咕噥著說：『這是那裏說起，我可……』周氏忙遮了一個眼色。王老老才不開口，鑼聲一震，船便開行，出了瓜州口門，已是午飯時候。江面上薰風習習，吹得眾人十分爽快。船中開了午飯，大家談談說說，頗不寂寞。紅日西斜，已抵鎮江碼頭，一個不提防，早跳上許多彪形大漢，每人扛着一根木棍，蜂擁而至。接著更有多人，一張一張的紅紙片兒，排頭遮在人手裏，吶喊著大觀樓呀，六吉園呀，萬金樓呀，三益棧呀。周氏幾曾見過這種情形，面上早已嚇得雪白。便連朱二小姐、美娘三姑娘、何氏、章綠、章翠、翠翠等人，都有些害怕，好容易被卜府上那班管家驅逐走了。然後一頂一頂的轎子，都抬到船頭上，挨次上轎。周氏却十分留心，看著別人坐轎子的規矩，才恍然大悟。惟有卜書貞三姑娘、朱二小姐都是自己帶來的官轎，轎尾街接轎尾，足足的排列了有一里多遠。那些丫頭僕婦們，你嬉

我笑，紛紛攘攘，爭著上轎。朱二小姐從轎裏偷眼向路旁瞧看，真是人煙輻輳，車馬紛馳，是個繁華世界。剛自沈吟，早看見面前轎子，已抬入一座高大洋房裏，門頭上隱隱露著幾個大字，是「大觀樓安寓客商」。朱二小姐知是到了棧房了。棧房裏帳房先生，見這種氣派，不由的笑臉相迎，招待得十分周到。騰出後面一座五間大廳，讓卜書貞等人居住。其餘男僕都住在前一進。不一會，茶房捧著開水送進來，那些丫頭接過泡茶的泡茶，絞手巾的絞手巾，梳具陳設了一桌，諸人重新盥洗，各人有隨身的衣箱，各人的女僕，都檢出來，給各人穿換，真是花嬌月媚，玉潤珠圓。惟有周氏獨暗暗叫苦，自己却沒有帶著換的衣裳，天氣又暖，一天纏得下來，那汗已經溼透了。漸漸透出些醜氣味，別人也都有些覺得，却不敢說。惟有卜書貞先嚷起來，羞得周氏臉上紅暈，一直漲到頭項裏。卜書貞笑道：『這如何使得！』回頭便向著小丫頭說：『你去將咱箱子裏，揀兩件衣服，送給周太太穿。』沒的不要將人薰壞了。咱這裏還有香水，多多的替她灑些。』那丫頭笑著，將周氏帶入一間房裏，命她脫了上身衣服，狠命的用手巾擦一擦，然後才將卜書貞的衣服，替她換好。不料卜書貞的衣服，比周氏穿的尺寸緊小得許多。周氏穿起來，別的不打緊，只是那兩個大奶膀兒，鬆藏不住，隱隱約約，一直拖到肚臍底下。卜氏笑道：『咱們怎麼樣頑法呢？咱

先叫他們雇馬車去。」周氏接着說道：「這怕不穩當罷！在我看，不如雇一個二把手的小車兒，坐着又舒服。」眾人笑了一笑，也不理她。一時馬車已到，周氏一眼看見那馬揚蹄奮鬣，死也不敢上去，好容易見眾人都坐上了，自己才慢慢騰騰的扶上去。只見走過一個家人，向卜書貞那個馬車旁邊，垂手彎腰，低低的問了一聲。卜氏皺着眉答道：「就是嶺南春罷！」家人答應了一聲。卜氏便向頭一座馬車上，那個馬夫揚一揚手。馬夫便抖起絲韁，平空價馳去。周氏起先好生害怕，過了一會，她也覺得快活起來。她坐的車子，却同朱二小姐以及章翠翠姊妹在一處。她不覺感慨起來，說：「如今這鎮江地方，真是熱鬧得很了。別的不說，就是這些三絃二胡月琴琵琶，都一件一件的栽到大路上來。又這模樣大，又這模樣長。」朱二小姐怔了一怔，簡直不知道她說的是些甚麼。周氏見她們不懂得，格外着急，却好走到一處，便用手指着道：「哪，這不是一個琵琶麼？」朱二小姐順着她的手看去，原來是一根德律風的電線桿兒。朱二小姐笑道：「不錯不錯，這原是個外國人彈着玩的。」章家姊妹兩個笑得幾乎斷了肚腸。剛鬧着，那馬車忽的停住了。衆多僕婦，紛紛先下車子來，攙扶卜書貞一千人。王老老却不曾等車子歇好，她便望下一跳，那車子餘勁，早把王老老掀翻在地，跌了一個狗吃屎。周氏站在旁邊，氣得罵起來說：「王媽！你

這個不上臺盤的東西，你便連個馬車兒也不曾坐過。你看我也不曾像你，你究竟是個當奴才的命。」王老老正跌得昏天黑地，又聽着周氏這一頓毒罵，不由急急的跳起來，說：「好好！我也不當你的奴才了，我回去還做我的收生婆，我這奴才，須是你請我來充架子的，並不是……」周氏聽王老老揭她的短處，走上前來要打她。王老老更不怠慢，便順手一推，將周氏跟踉蹌蹌推下好幾步遠。却好一脚踏到美娘那隻金蓮上，美娘十分疼痛，引得路上的人都立定了，觀看卜書貞見此情形，勃然大怒，便命家人去抓王老老。還是何氏同朱二小姐，丟了一個眼色，給卜書貞大家勸着，都紛紛進入嶺南春大餐館。陸續上樓，樓梯盡處，便是一面穿衣大鏡。周氏剛走在前面，猛不防直望裏跨那裏，知道不曾跨得進去，反將十個腳指兒撞得腫起來。三姑娘笑着上前，將她一扯，左彎右繞，才繞入一間屋子裏。桌上都披着白布，又五顏六色的放着許多玻璃杯兒瓶兒。周氏暗想：「原來這人家是帶孝呢。」於是卜書貞坐了主位，其餘的人都紛紛列坐下來，僕婦們雁字般的侍立在側。這才見過幾個小廝，安放下許多銀刀銀叉，却沒有筷子。周氏心中好生納罕，也不知道這葫蘆裏賣甚麼藥。她此番却打定主意，再不多嘴，怕人家笑話。老實照得人甚麼樣，我便甚麼樣，想再不至於鬧出岔兒來了。一霎時，只見那些小廝，遞過筆硯，在卜書

貞面前，卜書貞笑道：『就請咱們先生寫罷。』朱二小姐笑了，笑，便將筆硯接過來，又聽見大家嘴裏嘖嘖咕嚕說了些，朱二小姐又寫了些，一會子又對着周氏問道：『周太太吃甚麼菜？』周氏想道：『原來她們是在那裏弄着菜吃呢？這又何難，我可算是這裏面的老內行了。』便提高喉嚨喊道：『田菜頭拌豆渣……風蝦子炒鹹菜……』周氏才說了兩句，引得滿座人都笑起來，卜書貞望着朱二小姐道：『好先生！你隨意替她寫罷。再停一歇，怕這位周太太家裏的與乳腐胡蘿蔔也喊出來了。』朱二小姐這才忍着笑，又寫了幾樣，席間無事，卜書貞遂同周氏閒長閒短。周氏十分高興，滔滔不絕，幾乎不把她同田煥睡覺的笑話兒都說出來，引得大家說一陣笑一陣……看官且住，須知道周氏這婦人，也是一個狡猾人物，除得這洋場風景，她是不曾見識過，何至於應酬之間，弄得個醜態百出呢？只因她心裏過於將卜太太看得高了，她兩隻眼睛瞧見卜太太的光彩，一雙耳朵聽見卜太太的聲音，便從喜歡裏生出一番敬畏，不由遂將自己的五官百骸，俱有些聽人使用，這也沒有別的道理，老實說，便是個受寵若驚罷了。士大夫像這樣的多着呢，周氏還算是個可見。正談笑之間，各菜次第俱到。周氏見人用叉，她使用叉，見人用刀，她使用刀，却還沒有差錯。吃到第五樣菜上，她這盤子裏是一樣黑黑的東西，用叉子叉着，莫想

動得分毫，一時性起，舉起那飛快的刀，劈頭砍去，果然被她砍了一塊。周氏吃了幾杯香檳酒，稍有醉意，不禁舉刀狂笑。順手便將刀上砍的那塊牛排，橫着向嘴裏送進，又將刀子平拔出來，這一拔不打緊，周氏那張嘴已如荳蔻破瓜，猩紅狼藉，點點滴滴的淋了一袖子的鮮血。她還不曾覺得，衆人大驚，便走過一個小廝，遞了一張白紙過來，將嘴上血迹抹去，只笑得個卜書貞花枝招展。朱二小姐笑道：『本來呢，周太太嘴上的胭脂，到這時候也淡了。這麼一刀，格外覺得嬌豔些。』周氏將頭一扭道：『我不信，二小姐既歡喜這樣，面前現成的刀，怎麼不也試試兒呢！』三姑娘笑着，朱二小姐道：『好呀！你這可給人家問住了。』朱二小姐笑道：『姐姐，你可記得她說的那句話兒，怕我再割一刀，萬一同周太太長合了縫，可不坑死人麼？』說畢掩口大笑。三姑娘笑道：『這些話提他做甚，那也不是人做的事。』卜書貞同章氏姊妹都解不出她們說的是甚麼，卜書貞笑道：『有甚麼話為甚不爽爽快快的講出來，咱不許你們打啞謎兒，咱嫂子快告訴咱。』三姑娘被卜書貞逼不過，才笑着將伍替芳小時候同小翠子割肚皮，要想長得聯合在一處的事說了。卜書貞笑道：『呸！咱們大哥哥，也算是個會淘氣的呢。』衆人吃過了番菜，仍坐着馬車，又到羣玉兒戲園裏看了戲，是夜仍回大觀樓寓處。第二天便是三姑娘轉請卜書貞，第三

天是章家姊妹請，第四天是美娘同朱二小姐公請，第五天是何氏請，第六天又是卜書貞請，這般輪流下去，耽擱了已有七日。周氏看她們這樣揮霍，每天至少是要用得三四十元，可把她那腰裏揣的十塊洋錢，嚇得縮頭不迭，再也不敢出來了。再三思索，却便也不好意思，趑趄起頭的，露了一句要請客的話。卜書貞大笑道：「周太太，你不可不用啞啞發笑了。你將那請客的錢好好的還替咱帶回去，雇個僕婦使喚使喚，犯不着拿着自家親戚，替你充架子。」卜書貞才說到，此王老老却好在旁邊，忙插嘴道：「阿彌陀佛，你太太可是青天。」卜書貞聽見王老老說話，罵道：「這裏許你插嘴嗎？快替我滾開。」又笑對周氏道：「我聽見你的媳婦兒，很九賢慧，怎麼你還常常欺負她。你須知道，咱的性子不好，你若還照這樣幹法，咱是饒不過你的。你聽咱的話，比請咱吃酒，咱還歡喜，你懂得懂不得？」周氏被卜書貞這一頓嘲罵，直氣得個發昏，章第十一却又不敢當面駁回，他只低着头，那兩邊腮頰兒，就也鼓得像個癩蝦蟆一般。還是三姑娘覺得卜書貞說的話也太辣了，便搭訕着說道：「周太太，你不必着慌，今日還讓我們這位姑太太請我們，我們明日可也該回揚州去了。這幾天常腥油膩吃得人怪厭煩的，明天晚上，揀一個中國酒館，我們吃他一頓便飯，大家上船，就讓周太太做個東道主人，衆位太太們，看可好不好？」朱二小姐

望着三姑娘看了一眼。卜書貞道：「不行！咱還不曾樂得呢，怎麼你們都要回去了。老實說，我也不再在這地方多耽擱，我們好好的，再要十天罷。」三姑娘笑道：「阿呀，你太太是癱子掉下井，撈起來也是坐，別人家却還有事呢。」卜書貞笑道：「惟有你着急，可不是防着我們大哥，又在家勾搭上甚麼小翠子了。」三姑娘笑道：「你總沒有正經話講，只管瘋瘋癲癲的，你愛在這裏，你一人在這裏，我們大家是要失陪了。」美娘同章氏姊妹也都說：「是不能再耽擱，下次等着上海秋賽的時候，再到上海去看跑馬罷。」卜書貞這才不得已答應了。次日命家人雇了一隻大座船泊在碼頭上，嘴付船戶伺候，夜間到船上歇宿，五更開行。當夜開發了大觀樓棧房的賬，結束停當，分了一大半僕婢在船上預備一切。此處大家輕車減從的，揀了一家酒館，仍然圍坐下來，周氏見卜書貞肯擾她的酒，面上到也十分光輝，一入了座，她也揀着一個主席坐下，先命跑堂的端上八個碟子，她一問過價目，又點了一個海參頭菜。跑堂的喊了一聲：「八百八。」周氏便老大大不耐聽，說：「可有便宜些的沒有？」跑堂的道：「這算是小碗的了，大碗的要一千二百四。」周氏道：「你們鎮江這海參費幾多錢一斤？我們揚州至貴也只得一百二十八，便饒你這碗頭菜，要用一斤半海參，也只得一百九十二文醬油，一匙蜆油，甚麼惹兒詩兒，外加幾片

鷄皮，幾片火腿，統共也要不了四百文。怎麼天高地遠的說着這樣大謊。」跑堂的也被她說得笑起來，笑道：「你這位奶奶，也不用吃海參罷。這上面有刺呢。」卜書貞看見周氏這個窮樣兒，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回頭望着一個僕人低低說了一句，那僕人如飛的向跑堂附了個耳朵。頃刻之間，鷄豬魚鴨，擺了有十幾樣熱騰騰的送上桌來，急得個周氏搔耳扒腮，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依她性子，便要哭着走了。又怕卜書貞發脾氣，勉強陪着，她立意也不舉筷子，面上只管一會青，一會白，一會紅的，在那裏閉染坊公司。卜書貞却是指揮如意，只管端着大酒杯兒，一杯一杯的強着別人喝酒。杯到了周氏面前，周氏剛待推辭。卜書貞笑道：「你太太若是惱着咱，就不必喝。」周氏聽見這句話，連忙端起杯子，酒到杯乾，接連幾次，周氏到喝了有十多杯酒。別人見周氏這般豪興，也來敬她一杯，她死也不肯喝。卜書貞笑道：「還是讓咱來勸她。」又舉起杯子吃乾了。照着周氏說也奇怪，周氏見卜書貞酒杯到來，她不由的就一飲而盡。卜書貞酒量本來是好的，你想周氏那裏拚得過她，慳吝着兩隻醉眼，早有幾分，遂止着她們罷飲，胡亂吃了些飯。跑堂的將帳條送在周氏面前，周氏問道：「這帳上是幾串錢？」跑堂的笑道：「十三元三角三分三。」周氏一聽，頓時失色，狠狠的從腰間

掏出十塊洋錢，望桌上一擲。說：「我也不還你的價，將這個拿去罷。」跑堂的剛待說話，卜書貞站着笑起來，說：「周太太，你請放心，這個東道，咱不要你做的，然而一毫不領你的情，你也過意不去。咱替你做主，賞幾文給你這王媽媽，算她，不白白跟你跑了一場罷。」於是便在周氏那十元裏面，拈了五元，遞在王老老手裏，其餘的還叫周氏揣起來。王老老千恩萬謝，喜歡得無可不可。酒眼自有卜書貞的家人算過，這才大家上輪，都向碼頭上抬來。其時星月滿天，照得那江面上如萬道金蛇，岸上的電燈，同隔江的漁火，都在那裏一閃一閃的搖曳。夜風拂面，水氣侵衣，大家都有些爽快起來。惟是時已不早，東船西舫，並沒有一點聲息，眾人步入艙裏，獨有卜書貞倚着一個丫鬢，立在船首，只管望着江水發怔。朱二小姐也笑將起來，一把拖住卜書貞袖子，狂笑道：「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卜書貞也大笑道：「先生，咱須不同你之手也。者的胡鬧，你看這水裏涼月，不是滴溜溜團圓兒的嗎？咱知道世界上的人，定不如它。」卜書貞一語未畢，忽然涕淚交下，嗚咽得一字也說不出。此時轉轉艙裏的人，都嚇呆了。便有僕婦，遞過一盞醋湯，給卜書貞同朱二小姐並喝。朱二小姐喝了兩口，覺得清爽些，那卜書貞只是淚落不已。三姑娘勉強笑問道：「姑太太，你覺得怎麼了？吃酒只須吃酒罷，別

怎麼一會兒又傷心起來！」卜書貞道：「咱的心事，豈你所知。咱要哭的時候，多着呢！不過清醒白醒，也叫人聽着奇怪。如今借着這杯酒，發洩發洩咱的委曲，你莫疑惑，咱便會醉了。咱此時很不願意，見這涼月兒，他若是不依咱，儘管對着咱笑，咱會跳下江去，將他抱回來，看這涼月……」衆人聽她的話，若瘋若癲，齊圍攏着她。說道：「涼月兒已沒了，你進艙往坑上歇着罷！」卜書貞又哭道：「可憐一個涼月兒，天也不許他團圓呢！咳天呀……天呀！」說到此，簡直放聲大哭，急得何氏等人，暗暗叫苦。說：「不該讓她喝醉了。艙裏面還醉倒一個呢！」還是卜書貞的丫鬟，知道卜書貞的脾氣。說：「她們太太每逢春秋佳日，當那花前月下，都要痛飲痛飲之後，往往痛哭，也不足為異，不如讓她儘性哭，她就罷了。」於是緩緩將卜書貞扶坐在一張椅上。真個君山之涕，阮籍之哀，足足哭了有半個時辰，方才止淚，神志也清楚了。好些，這裏雪藕冰梨，成片的喂着她。她剛待進艙，猛聽聽見鄰船上，有一個嬌滴滴的喉嚨，哭得格外沈痛。卜書貞大驚，說：「天下竟還有同咱一樣會哭的！」一聲連聲，令人快語。她過來，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三十回

雌押衙隔江劫美
醜司事攔路求人

其時

大家都向艙裏走進，章氏姊妹，也覺得有些眩暈，相與伏在桌畔。惟有周氏四仰八叉，睡在坑上，像個死人一般。酒氣薰蒸，口裏還一溜一溜的淌着白沫。卜書貞指着周氏笑道：「像這般糊塗東西，你們莫瞧不起她，她到是有點福澤兒呢！」卜書貞剛在一張坑上坐下，侍兒遞過一盞新泡的普洱濃茶，便聽見船頭上水手高叫道：「打扶手……打扶手……」少頃已見幾個丫頭，笑盈盈的擁着一個女子進艙，愁眉淚眼，薄粉慵脂，穿了一身花洋紗的褂褲，淚痕兀自未乾。有個丫頭上前笑道：「這位奶奶，起先不肯上我們的船，我因為太太是定要見她的，我們才齊打夥兒，將她攙得來！」卜書貞看那女子，雖然是小家碧玉，到生得怪可愛的，不禁笑着問道：「你是那裏的人，為何在這一小船上哭？你可有丈夫沒有？」那女子見卜書貞問她，她先飛了一個眼光，將艙裏諸人齊齊打量了一番，却都是不曾見過的。便答道：「道才在船頭上痛哭的，想就是太太了。我雖然猜不出太太哭的是甚麼事，然而却觸起我的愁腸，不料却由是驚動太太，太太不問起我的丈夫到也罷了！提起他來，我好生怨恨。太太我的丈夫是拋棄我的了！」卜書貞道：「這還了得，你丈夫為何拋棄你？這種薄倖的人，可惜咱不認識他。咱若是認識他，管教你出氣。你這丈夫姓甚麼？」那女子道：「姓伍。」卜書貞將頭扭得一扭，笑着三姑娘道：「

這可弄到你們一家去了。」朱二小姐，暗中將三姑娘衣服一扯，說：「姐姐，你快問這女子叫甚麼名字？」三姑娘便也笑道：「你幾時嫁給這姓伍的呢？」那女子道：「說也話長，我十五歲上便嫁給他了。後來因為兵亂，生生的拆散，過了幾年，我還遇見一個白鬍子的老者，曾托他帶了一件最要緊的什物轉交給他。我以為他見了這什物，便該也來尋訪我了。誰知後來也沒有下落，東飄西蕩，如今又流落在這個鎮江地方。今夜涼月兒十分光亮，我也不曾睡覺，正坐在船裏，猛然聽見太太們哭得這樣沈痛，說涼月團圓兒的道理。太太自己說不如這涼月，可知我還更不如太太們這樣熱鬧呢。」三姑娘聽着這女子說話，心中已暗暗猜着幾分。便很有些不願意說：「你這幾年，可零嫁着別人？」那女子又流淚道：「有一個姓宋的他便是拐我的了。他們此時，又到那裏，我不知道，他也不算我的丈夫。」卜書貞大笑道：「你既然想憶着你那丈夫，為何在不想個法兒，同他聯合長在一處呢？」卜書貞這句話，原是因為日前聽見朱二小姐說伍哥芳當初，曾同過一個小翠子，割肚皮的事，如今拿來取個笑兒。誰知那女子，聽見卜書貞說到這裏，不禁抬起雙眼，向卜書貞瞧得一瞧，又低頭下去，似乎盤算甚麼似的。卜書貞最是玲瓏不過，猛然笑道：「阿呀，你的名字，可有一個翠字不是？」那女子驚道：「不敢請問太太莫非是姓伍

麼？」卜書貞大笑跳起來，說：「奇極奇極，可謂巧遇，却不知姓伍的太太在這裏呢。」說着，便一把將三姑娘拖近小翠子面前，又招呼小翠子道：「你還不快快磕頭。」此時大家都拍手叫絕，說：「這是從那裏說起，無意之間，會碰見這個人。」三姑娘被卜書貞拖住，勉強受了小翠子幾拜。內中却惱壞了一個朱二小姐，任着她們在那裏熱鬧，她只管鼓着兩個腮頰兒，一言不發。只聽見卜書貞笑道：「翠姑娘，你遇着咱是你的造化。咱帶你轉回去，雙手交給咱的大哥，也不枉咱們白白向這裏跑了一趟。」又笑對三姑娘道：「你看怎麼樣，可不怪着咱多事嗎？」三姑娘未及答應，朱二小姐聽見卜書貞要將小翠子帶回去了，更不能忍，搶着上前說道：「卜太太，這話怕不好罷。只是這翠姑娘，已有丈夫的，我們不問青紅皂白，帶她逃了，知道的呢，說是個破鏡重圓。不知道的呢，還要疑惑我們拐帶人家婦女。太太還要斟酌斟酌。」小翠子此時，見三姑娘到還忠厚，沒有話說，忽的半空中來了這麼一位小姐兒，沒命的破壞她好事，不禁焦急起來，說道：「好小姐，你為甚生生的同我這苦命女子做對，你說我已有了丈夫，我那丈夫，他是個強盜，他們已經成羣結黨的造反去了。他如何還敢來尋覓我。我們自家的太太，都沒有話說，偏生你小姐到成套的，說了一個不亦樂乎，葉落歸根，伍少爺還是我同我們太太的人，斷不會是小姐的，

小姐這又何苦來呢？」卜書貞笑道：「翠姑娘這一張嘴，然利害，你們大家都不要瞎費心，天已快亮了。你們快替咱將翠姑娘船上的衣籠什物，一籠腦兒發得來，再招呼她船上一聲，叫她到咱們這裏來領賞。」眾人答應了，小翠子十分歡喜，便依依的坐在卜書貞肩下。周氏酒已漸醒，只管斜着眼睛，她們熱鬧少時，果然來了一個弄船的婦人，青布衫兒，紫黑面皮，走進艙來，卜書貞將自己的意思，告訴了一遍。那個駕駛說道：「上覆太太，這件事婦人却不敢答應。這宋奶奶是有人交給婦人的，他的羽黨很多，若是聽見婦人，將這宋奶奶放走了，保不定將我碎屍萬段。」朱二小姐點頭冷笑道：「我的話如何簡直是一件犯法的事……」誰知卜書貞的性，是個吃軟不吃硬，像這駕駛用話來威嚇她，她偏生不依，已有些生氣了。再加這朱二小姐，在旁冷譏熱諷，不禁勃然大怒，罵道：「你這賤婦，很好，你大約認不得咱，你不放這宋奶奶，我偏要帶了她走。州縣不曾關着大門，你有本事儘管去告咱一個拐帶婦女，咱領你的教，咱也不知道過多少州縣呢，好讓他們來替咱請安。」卜書貞說到此，又喝道：「你們替我將這廝又出去。」旁邊遂走過幾名家，人，踉踉蹌蹌的，將那駕駛推出艙外，其餘的人，早將小翠子行囊搬過來。那駕駛正待叫喚，那些家人望她丟了一個眼色，背地裏替卜書貞賞了她二十兩銀子。那駕駛前說的話，

也不過是多許幾個錢的意思，如今已滿其欲，也就歡天喜地的去了。晚風殘月，大家都有些困倦起來，隨意歌了一歇，及至日出，那船早渡過江面，行入內河裏了。別人談談笑笑，都不打緊，惟有朱二小姐十分快快，却應俗語兩句話，是個「有興而來，沒興而返」。船抵碼頭，各人紛紛上岸，周氏此次，却似衣錦還鄉，非常得意。後來王老老，向她討還借的那十塊洋錢，周氏只肯還她五塊，說：「那五塊，在先卜太太已在酒館裏還過了。」王老老又說：「那是卜太太賞的。」周氏笑道：「卜太太賞你，她為甚自己不拿出錢呢？」王老老沒法，只得自認晦氣，這且不表。且說卜書貞將小翠子，先行帶入她自家公館裏，三姑娘朱二小姐回家之後，晉芳便一長一短，笑問着她，門：「在外怎麼樣快樂？」誰知她們兩個人約齊了，都給他一個不閉口。晉芳十分納罕，還是當初，晉芳出力勾搭上小翠子，那個家人，背地裏將小翠子的事，告訴晉芳。晉芳驚喜過望，悄悄溜到卜書貞這邊來，晉芳却有些畏懼卜書貞，懷着鬼胎，又不敢便問這件事，只管嘻嘻望着卜書貞笑。卜書貞已知晉芳的來意，故意不同他講話。晉芳坐了一會，更忍不住笑問道：「妹妹此番出去一趟，到不曾丟了甚麼人？」卜書貞道：「大哥你講的甚麼話，好好一個人，如何會丟了呢？」晉芳又笑道：「然則妹妹可曾添了一個甚麼人？」卜書貞笑道：「更是奇怪了，總共這幾個

人出去的，打那裏添出人來呢？」晉芳道：「據說妹妹在船上，收拾了一個女子。」卜書貞故作失驚道：「原來大哥問的是這女子，不瞞大哥說，這女子留着服侍咱了。」晉芳含羞帶笑的站起來，向卜書貞深深一揖，說：「好妹妹，你可不用刁難罷。妹妹要人服事，我明日送兩名丫頭過來，這人還是當給哥哥罷。」卜書貞笑道：「誰要大哥的丫頭，但是大哥做的事也太荒唐了。你怎樣石灰蒲包似的，到處留個跡，咱是同大哥開頑笑的。如今這女子，自然是讓她來伺候大哥。但是一層，你家裏還放着一個臘脂虎呢！咱瞧那女先生的神情，也不是好講話的。怎麼你當日又鬼鬼祟祟的蹣跚了人家，非鴉非鳳，成個甚麼樣兒，咱替大哥打算這女子的事，還可以遲得十天八天，大哥回去，還是趕緊先同咱們姑太太商議，先將那女先生的事情講明了罷。」晉芳被卜書貞一番話說得臉上通紅，忙答道：「那是沒有的事。」卜書貞怒道：「怎麼你還要抵賴，難不成她懷的那個孕，明日分娩了，大哥還好說不是自己的兒女不成。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夫妻被窩裏幹的事，人也沒有不知道的。何況……」晉芳笑道：「罷罷罷，不用講罷，都依着妹妹去辦就是。如今我想，同那女子先會一會。」卜書貞笑道：「有你的，還是有你的，你着甚麼急呢？十幾年的光陰，都捱得過，怎麼今日，又像十分愛似的，咱偏不答應。咱等大哥將日期擇定了，

咱親自送她到府上來，那纔有味兒呢！」晉芳知道卜書貞的脾氣，不能違拗，遂也不再多言，起身作別。卜書貞又笑道：「還有一句正經話，要同大哥講，係姐兒，咱是要定她做媳婦了。」晉芳點頭道：「就是就是在先呢，我還不能答應，因為你嫂子有個姨甥，曾提過這件親事的前日，我們姨甥那邊，已同柳府上放了聘了，妹妹不嫌棄，一言為定。」卜書貞點點頭笑道：「甚麼嫌棄不嫌棄，說話也這般客氣，咱知道大哥同那女先生在一處，把她的酸氣都沾惹得來了。」晉芳也是一笑，便回去料理他的喜事……咳，諸君！諸君！讀書到此，大家都明白這雲麟同淑儀的婚事，是再也合不攏來。未免替他小兩口兒失聲長嘆，論小說家體裁，誰也不恨着我這着書的居心叵測，不肯成全人家好事。「哈哈」諸君須知道，這部廣陵潮小說，並不是憑空結撰，可隨意顛倒着說去的。在先的事迹，本是如此，作者也不過就這實事演說出來，千不怪，萬不怪，誰叫那時候，偏生跑出一個富玉鸞來呢。然而那富玉鸞，雖說生長官家，忒忒世職，綺羅裹體，蘭麝薰心，他却既不學醋酒信陵，又不屑做怡紅寶玉，愛才若渴，願支持廣廈千間，自命不凡，却早已睥睨一世。他自從居住到這揚州以來，也同當地官紳略略周旋了幾次，覺得也沒有甚麼超羣軼倫的人物。至於那些斗方名士，酸丁秀才，見利則忘義，趨勢若附羶，他更是看得一錢不值。到轉是那

天，在伍魯芳表舅母家會見的一位雲家哥哥，秀而不寒，和而不俗，雖不及得自家衣飾煥耀，然而那一種丰神奕奕，轉使我這濁富遠不如他清貧。富玉鶯自此便一心一意的想結識這一個朋友，巧值他母親向鎮江去游玩，他在家里也就大開筵宴，招攬食客起來。這一天，他特地坐了一乘大轎來拜會雲麟。來到雲麟住的那條街上，家人們一眼望去，見沒有甚麼高大的公館，疑惑是錯了道兒。正自倉皇失措，東張西望，却好迎面來了一個老頭子，肩上挑着一担井水，頭額上的汗珠子比黃豆還大。一個家人，走得上去，將他那條扁担，望懷裏一扯，一桶水早傾翻了半桶，急得那老頭子正待要罵，抬眼一看，見這人頭上戴着一頂紅纓大帽兒，頓時嚇矮了半截。那家人喝道：「呔！你可知道雲公館在那裏？」那老頭子耳朵很是不濟，說：「林公館呀！前面大門上貼着黃紙條子的，便是。」說畢，挑着担子急急避去。家人不得已，又趕着轎夫，抬了一截路，果然見有一家大門外面，貼着「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江總督部堂雙轎校員林公館」。二十八個大字，家人們也不問青紅皂白，雷也似的敲着大門，好半天裏面走出一個瘦臉鼠鬚，約莫四十多歲的人，有氣無力的問道：「你們是誰？」家人喝道：「我們家少爺是特來拜望這裏少爺的，快去通報一聲。」說着，便將一個梅紅單貼遞過去。那人望了一望，便道了一聲：

「請！」家人道：「你為何不上去回一回，知道你們少爺肯見不肯見？」那人笑道：「不瞞管家說，我就是少爺，那裏還有少爺呢？」家人心中暗暗覺得奇怪，聽見說雲少爺，祇有十幾歲光景，如何生得這般蒼老，也不服計較，轉過身來，便向轎前稟道：「雲少爺請見。」富玉鶯此時正在轎子裏，讀那大門外面的官銜，覺得上半截寫得煞是威武，臨了只刺得繕校員三個大字，是他的實官，不覺暗暗發笑。聽見家人稟報：「雲少爺請見。」猜是雲麟使同這姓林的合任，便跳下轎子，搖擺進去。後面跟着四個家人，走入屏門裏面，悄悄的也看不見一個人影。牆磚剝落，窗柱橫斜，燕子糞地上都堆白了，門頭上一例的挂着些蜘蛛網兒，轉是那台階上立着一個樞樓不堪的主人，迎上來，使深深的請了一個安。玉鶯大驚，也不回答，只拱了一拱手，說：「足下是誰？雲大哥在家麼？」那人忙答道：「少爺請裏面坐，有話再談，有話再談。」玉鶯不得已，便跨上台階，走入室內，只刺得一張白木板凳，顛倒放着，凳脚上用繩子繫着一個瘦貓。那主人忙把凳子仰過來，請玉鶯坐下。自己望了一會，見牆角那邊，還有一隻破砂缸，輕輕抱得來，將缸底朝上，側着身子坐在上面。笑臉相陪，說道：「久慕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會一切，還要仰仗。」玉鶯一點摸不着頭腦，說：「我特來訪我們雲大哥的，他難不成是不住在這裏？」那人笑道：「賤姓是林，疏雨生，

蘇州元和人，曾充過蕪湖整金局司事。如今落魄多年，毫無技借，久聞少爺最肯濟困扶危，難得玉趾光降，真是三生有幸，其妙難言。」玉鸞到此，方知是走錯了人家了，便罵着家人道：「瞎眼的奴才，一點兒也不濟事，我是吩咐你們到雲大少爺那裏去的，為何跑入姓林的家裏來？」說着站起身來，便要走。林雨生又攔着笑道：「林者雲也，雲者林也，音韻相通，是可以聯得宗的。少爺既因訪雲而遇林，何必定薄林而厚雲呢？」玉鸞被他說得笑起来，說：「很好很好，咱們改一天再會，但不知雲家住在那裏，還請示知。」林雨生答道：「少爺問的是我們這裏一個小秀才嗎？他住在舍下右首轉彎筆花巷內，朝東第一個大門，門側栽着一棵桑樹……」玉鸞更不待他說畢，站起身來便走。望着家人說道：「你們聽見不曾？」家人答應道：「是。」玉鸞道：「咱不坐轎子了，步行到那裏去最好。」家人道：「還有一截路呢。」玉鸞道：「再遠些何妨？」於是大踏步前走，與夫抬着轎子，跟在後面，到了筆花巷。玉鸞先命家人拿着帖子去通報，家人推門而入，便是一個小小院落，種着些桃梅李杏，更不聽見人聲，家人喝道：「接帖……接帖……」喊了兩聲，也沒有人答應。好一會，見第二道門開了，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出來，問道：「你們是打那裏來的？」家人上前，便將來意說明。那婦人說道：「我家相公此時多分還在他先生那裏讀書呢。」

一天叫他來回拜你們少爺罷。」此時玉鸞正站在院裏，見那婦人衣衫樸素，顏色清瘦，猜是雲麟的母親，便搶着上前笑問道：「請問雲大哥是……」那婦人便接着道：「是小兒。」玉鸞道：「原來是雲老伯母，姪兒姓富，名字叫做玉鸞，特來替伯母請安的。」說着便想進去。秦氏知道他是三姑娘那邊的親戚，卜書貞的兒子，便說道：「小兒此時現不在家，却不敢延接大駕，等小兒回家，我命他到府上去罷。」玉鸞見秦氏不放他進去，也不便相強，便快快的又轉出來，上了轎回去。以後又接連去過幾次，總沒有一次遇着雲麟。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原來第一次雲麟回家時候，秦氏便將今日富玉鸞特來拜會的話，說了一遍。誰知那雲麟聽見富玉鸞三個字，好似有甚麼不共戴天的仇一般，兀的跳起來說：「甚麼鸞不鸞，母親也稱他做鸞，我說他簡直是鴿是鴨，別人看着他寶貝似的，恨不得將他奪了回去，用個祖宗爺子，供得起來。我姓雲的眼睛裏，却瞧他不起呢。」雲麟正嚷着，偏生那黃大媽將富玉鸞那個名片兒，笑嘻嘻的拿得進來。說：「前兒偏生我不在家，不曾看着這富少爺，究竟長得怎麼樣一個俊俏人物兒。這名片還是太太親自接下來的呢！」雲麟聽黃大媽這幾句話，格外氣破胸膛，一手將那名片兒奪過來，撕得粉碎，還擱在腳底下，踏了幾踏。又望着黃大媽道：「富少爺俊俏得很呢！像個美人，你快快看一看他去。」

『秦氏笑道：『人家好意來拜會你，也犯不着就這樣生氣。』雲麟道：『母親你年紀老了，不知道世情，他那裏是有心來拜會我，他不過想賣弄賣弄他那闊架兒，四人轎子八人抬，我家是鄉下人，敢是不曾見過……』雲麟自此也遂付之不管。後來富玉鸞來得勤了，雲麟逼着黃大媽罵他，叫他下次不許走到這裏。黃大媽終究有些怕着富玉鸞的氣，談那裏敢行得罪。不多幾日，秦氏這邊也聽見卜書貞在鎮江帶得一個女子回來，便是三姑娘最恨的那個小翠子。又聽見說晉芳的母親，要替他乾女兒朱玉鸞，將婚事揭曉。秦氏猜到三姑娘心裏，必然是十分委屈，究竟是自家姊妹，不免命黃大媽，去將三姑娘，接到這邊來散散心。三姑娘答應了，且說那淑儀知道自己烟事，與雲麟不能成就，未免十分怨恨，然而轉可以與雲麟不用迴避。這一天也隨着她母親來看望娘。秦氏一見淑儀，便笑道：『呵呀！姑娘甚麼風，吹得你到此，你到有好半年不到我這裏來了。』淑儀也是一笑，祇是羞得回答不出。秦氏又向三姑娘，一長一短，問她在鎮江的光景。三姑娘便將周氏那些發笑的話，一一告訴秦氏。引得秦氏笑一陣，氣一陣，後來又談到小翠子的事。三姑娘嘆道：『這些事我如今也看穿了，我也沒有這肚皮裝他們的氣，橫豎這壞貨不進門，我們家裏那一位，也就儘殺我嘔氣了。現在的一來，讓他們大家熱鬧些，我落得做一個退居

和尚。』秦氏笑道：『你可記得母親那一年，因為聽見儀兒的父親要娶妻，氣得甚麼似的，今日他老人家，也就再也管求不住了。』三姑娘聽到這裏，不禁流下淚來。說：『人生在世，細想起來，還是生身的母親好，甚麼丈夫呀！兒女呀！一例都是假的。當初不覺得，如今想起來，這母親的恩，叫我們做女兒的，怎生報答。』秦氏道：『你將來也不愁，儀兒給的這份人家，要算是千中挑不出一個呢。』三姑娘道：『這又算甚麼？都是儀兒祖母的主張，叫我也沒法。姐姐須知道我的為人，我可是個嫌貧愛富的。』秦氏點點頭。三姑娘問道：『柳府上姑娘姐姐是看見過。』秦氏道：『沒有見過。聽說也是一個平常人物兒，性情到還渾厚，依麟兒的心，還有些不甚願意。我常對他講，一個女兒家，只要不痴不麻，沒有殘疾，便可以將就過了。自古說：『娶妻娶德，娶妻乃要娶色呢。』淑儀此時聽見她們談的話，都有些牽着自己，轉不肯坐在裏面，一逕步出前面小院子裏來。黃大媽正在那裏弄着水澆菜，這時候雖是餘暑未淨，然那一輪紅日沈下去，便有些習習涼風，吹到衫袖上來。淑儀站在一個葫蘆架子下，見那葫蘆結得都有鈕子大小，不禁舉起手來，扯着玩弄。黃大媽笑道：『今年春間種這葫蘆時候，我們家相公還說道，等結得大了，取下來用硃紅漆染着，送一對給姑娘掛在床上，還可以辟得邪魅。』淑儀聽黃大媽說話，不覺得鼻子一酸，那眼

睡上便微微有些紅暈，也不曾說甚。忽聽得門外有人敲門，黃大媽在地下站得起來開門。淑儀見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表哥哥雲麟。淑儀一見，掉轉身子便跑。雲麟見有一個女子身影一閃，便問黃大媽道：『是大姑娘回來了麼？』黃大媽道：『不是不是，是儀姑娘。』雲麟聽到此處，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兩隻腳好似有千斤之重，再也抬不起來，只癡立在院子裏。還是秦氏看見笑道：『麟兒你不進來，替姨娘問好，怎麼呆站在那裏？』雲麟聽見母親喊他，不得已一步步的挪進來。望三姑娘叫了一聲，更不同淑儀說話。淑儀也是低頭無語，一會兒彼此無意中，四個眼珠兒，忽然一碰，却含着有甚麼說不出的心事似的。少停一歇，雲麟站起身來，背轉身子，將腳一蹬，長嘆了一聲，逕自避入他的讀書那座房間裏。此處秦氏同三姑娘，都知道他們的意思，却也不說出口。傍晚時，三姑娘家裏，有人打轎子來接她們母女，秦氏一定要留着吃了晚飯。晚飯之後，誰知便下起雨來，三姑娘便說：『今夜不回去了，打發轎子走罷。』雲麟見三姑娘及淑儀不走，到也歡喜，無如心裏總覺得悶沈沈的。晚飯後在三姑娘面前，坐了片刻，仍至書房裏，和衣睡在牀上，只管長吁短嘆。一會兒挑一挑燈，想做幾句香奩詩，又不知道從那一句說起，翻出書來看，不到一頁半頁，早又擱下了。偏生那梧桐樹上，蕭蕭颯颯的，吹得那雨怪響，心緒潮湧，不知如何

而可！一個轉念，到想此時得一個良友談話，聊破岑寂。又念此時，那裏會有人來呢？正沈吟間，猛聽得門外有剝啄聲音，不多一會，黃大媽便走進來，說：『外面有一個人來訪相公呢！』雲麟大喜，跳起身來問道：『可是我們書房裏同學的朋友？不是？』黃大媽道：『天色黑沈沈的，也辨不清楚，大約是他們罷。』雲麟道：『快請進來，快請進來。』黃大媽應了一聲，轉身便走。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三十一回

求薦舉兒子贈餘桃
避喧囂夫君歌折柳

當這

風瀟雨晦的時辰，茶罷不溫，孤琴無語，忽然來了一個知心好友，促膝快談，看去也不過是尋常應酬，然而總要算得是世界上最上一件賞心樂事的了。雲麟春風滿面，笑嘻嘻的立在書房簾前等候，果見進來了一個少年，前面還有一個書僮，持着一柄明角小燈，一閃一閃走上台階。那少年看見雲麟，不覺大笑道：『雲大哥！你想得咱好苦呀！咱訪你不止一次了，不圖也有今日。』雲麟再仔細一看，可正是那個極討人厭的富玉鸞，不禁倒退了兩步，依他的主意，便放下臉來，轟他出去。不想玉鸞早跨入書房裏，向雲麟深深一揖。雲麟到此，也就沒法，只勉強周旋，也還了一揖。彼此坐下，這個當兒，却好黃大媽，捧着一碗茶進來，猛然見了富

玉鶯十分詫異似的，老望着不走。玉鶯突對黃大媽道：『媽，媽你也認識我麼？我若不是假裝着你家少爺的同學朋友，怕你這會子還不放我進來呢！』說罷，又撫掌大笑。雲麟冷笑道：『足下可也要算是多情的了，但兄弟性情却甚孤僻，自家見訪之後，至今總還不曾去拜望，千萬祈見恕則個：』

：』他們兩人正在這裏攀談，黃大媽早跑進去，告訴秦氏及三姑娘去了。富玉鶯又笑道：『咱們是自家好弟兄，原不用客氣，但也須常常相見才好。』雲麟道：『見也好，不見也好，這却沒有甚麼要緊。』雲麟說畢，却又不肯開口，只管冷冷的坐着。玉鶯又搭訕道：『伯母想還不曾安寢，咱理合進去拜見，使煩大哥引導……』雲麟暗念：『你這姓富的還不算促狹，你定然知道我那儀妹妹在裏面，又想借此進去混一混，真是有趣的事兒，須知我却不能答應呢。』想到此，便忙接口道：『家母晚間睡得甚早，決不敢勞動大駕。』玉鶯道：『論理呢，時候也不早了，便是拜見也不恭敬，改一天再來罷。但咱有一句放肆的話，咱們是一見如故，以後說話，便不應再用繁文褥節。』雲麟道：『兄弟却是生性如此。』

玉鶯道：『可又來，咱雖然與大哥同年，却比大哥小得三個月份，我稱大哥，便是大哥。大哥稱我，便是老弟，這才親熱。不用只管兄弟兄弟的，到反覺得生疏了。』雲麟道：『足下便生疏着兄弟也不妨，兄弟却還是要稱兄弟的。』玉鶯道：『

總在早晚，咱備一席水酒，專誠請大哥賞個臉兒，大哥若是推辭，便是瞧咱不起。』雲麟道：『兄弟最不喜歡赴人家的宴會，甯可就個照足下不起的罪名，到還使得……』兩人說來說去，一個却是熱如火炭，一個未免冷若寒冰，可謂格格不能相入了。那富玉鶯却毫不在意，偏生有一搭沒一搭的尋着話來逗雲麟談笑。後來又漸漸談到詩文上，雲麟更自不理。暗念：『你這統榜子弟，肚腹裏除懷着些勢位利慾，怎麼還來學着風雅，可不將人牙齒要笑掉呢。』於是越發不同他多話，兩個小眼皮兒，轉矍矍的要望下睡，接連打了幾個呵欠，正在無聊，偏生有黃大媽湊趣，又在裏面捧出四個小碟兒，裝着滿滿的茶食。雲麟認得那茶食，正是他姨娘今日早間帶過來的，猜定了必不是我母親的主意，定是姨娘叫她送來，防着她這愛嬌挨餓，若是我一個人坐到此刻，她再也不會送茶食出來給我的。雲麟此時由羨生妒，由妒生恨，一陣心酸，止不住那眼淚要流出來，索性跳起身子，向自家床上背臉而睡。可憐玉鶯此時再也猜不出雲麟是何用意，看他像是有甚麼重大心事一般。若說他是有心奚落我，咱同他還是初會，又不曾有甚麼得罪他的去處。即算他性情疏冷，究竟何至如此乖張，莫非他拮据境况，凡百難言，若果如此，咱情願傾囊相贈，只是他不告訴咱，咱如何敢先開口呢？這又不是該叫他生氣了。玉鶯想到此處，也就噙然不

樂。轉挨坐到雲麟床邊上，一手握着雲麟的手，深深款款運他談心。任是雲麟鑽石心腸，也就不能不為他鑄化，只得也勉強酬答了幾句。玉鸞在身上摸出一個核桃大的金鍊一看，見時候已不其早，便立起身說道：「好大哥，你凡事總要看得開些，像你這樣鬱鬱不樂，很不像咱們這般少年人的舉動。你若悶着，儘管到咱那裏去坐。咱此刻怕母親懸望，不能陪你久談了。」雲麟點了點頭，便將玉鸞送出門外。送過之後，剛才跨入中庭，早見三姑娘盈盈的笑出來說道：「好呀！你們弟兄倆很親熱，談得這好一會工夫，此刻兩住了，我還深愁着半夜三更的，玉鸞身上怕受了涼。」雲麟也不開口，早走入自己房裏去了。且說富玉鸞前回遇見的那個林雨生，本是蘇州元和縣人氏，也曾略讀過幾部四書五經。到了二十歲外別的本領，却還沒有學就，天生成的會吸鴉片煙。初次學着玩耍，便能將煙燒成長條兒，直湊着斗門子，他能一口氣吸得一絲不剩，別人也就竭力稱讚他是個鴉片煙隊裏能手。他後來也就漸漸自負起來，日夜吸着開心，不到三個月，那芙蓉城裏，已早替他挂了一個名兒。後來娶了親，他丈人家姓巴，却是蘇州鄉下一個土財主，因為愛着林雨生，生得清清秀秀，又是寫得一筆好字，便把女兒嫁給他。嫁過來之後，粧奩到也不下三五千金，林雨生非常快活，使也不出去尋覓事業，那鴉片煙更吸得利害了，每天至少

也要燒得三兩五兩，又怕他妻子巴氏抱怨，便左勸右勸，也將巴氏勸得上癮，雙管齊下，越發熱鬧。吸煙的人還有一種妙訣，就是一個懶字，是生成第二種天性，整年整月，他兩條腿幾乎不能下床。坐吃山空，不到四五年，那所有的積蓄，早已隨着烟槍化陣寒烟而去。後來便時時逼着他妻子巴氏，奔得回去，向丈人那裏挪借。他丈人是辛若起家，一錢如命，如何容得他們賢夫婦誅求無厭。後來被逼得急了，便覓了一個利害不過的刀筆先生在元和縣裏遞了一張呈子，暗中運化費了許多金銀，買得署裏上上下下，替他運動，硬將林雨生辦成一個驅逐出境的罪名。夫婦沒法，只得跑到揚州，投奔他一個遠族哥子林大華。是在運司衙門裏抄謄公事的一位朋友，林大華也是窮得要命。沒有法子，分些案牘拿回來，給他抄寫，他的雙手祇有功夫拿槍，那裏還有功夫拿筆。他到也好，便又轉交給別人替他抄，他在內裏撈摸幾文使用。後來因為將公事抄錯了一件，幾乎帶累林大華革了卯名，只打了二百手心。林大華氣不過，自此再也不理他們夫婦。後來林雨生不知又怎麼樣東跑西跑，在蘆葦灘上敷衍了幾年，到一處再也不會長久，三五十天便回來了。日月忽忽，在揚州已是住了十年。日前打聽得他那遠族哥子林大華，在南京制台衙門裏做繕校生，他思量這也是一件榮耀的事，便裁了一張黃紙條兒，寫得清清白白，貼在大

門外面。富玉驚笑他實官，祇有繕校生三個大字，那裏知道便連這三個大字，還是別人家的實官呢。這一天自從遇見富玉驚之後，再從天降，便想恃為與接。送過玉驚出門，笑嘻嘻的跑入屋裏，覺得眉毛都有些要笑起來。他有一個孩兒，小名叫做穩子，祇得十二歲，渾身一絲不挂，一見林雨生，便哭着嚷着要飯吃。雨生偷眼向鍋甑上一瞧，見冷鑿殘灰，滿滿的祇貯了一鍋清水，刺得那一個木釜上而，厚厚的積了五分深淺的塵上。雨生罵道：「死不了的奴才，昨天晚上還吃的麵餅，今日不過才是午後，到又餓了。」又向着他那位女人問道：「時候果是不早了，你也該去將那青菜皮兒熬一鍋湯，度過今日再說。」巴氏此時正躺在床上，說道：「我何嘗不知道，只是那一條褲子，被你穿出去會客，叫我怎樣下床，雖不成光着屁股，跑出跑進。」雨生也笑起來，說：「不錯，不錯！我忘了。等我來脫給你穿。」於是走至他女人床邊，將他女人身上蓋的一條被，硬幫幫的抗起來，倚在門後。……看官且住，這句話又要緊着看官疑心了，怎生一條被會硬幫幫的抗起來，倚在門後呢？內中却有一個緣故，不替他申明，鏡着諸君聰明，決不會明白。原來林雨生夫婦二人，此時渾身上下，祇剩有四十一個指頭，那裏還會有被。巴氏因為褲子脫下，交給雨生會客，覺得兒子在面前看着不甚雅相，使自己抗了一扇板門，掩着身體，只把個頭露在外面。

吸烟。所以雨生將褲子交還她，便順手將這扇門抗過一旁。幸虧林雨生是穿的一件長衫兒，不跪起腿來，大約還不至露出破綻。他便一倒頭，向那張齷齪鋪上一睡，將那鴨蛋壳兒做的烟燈罩子，輕輕拈起來，剔了一剔燈煤，舉着槍又呼呼的燒起來了。巴氏下床，被穩子鬧不過，先伸手將亂蓬蓬的茅草頭髮，略為理得一理。要想尋覓一文給穩子去買燒餅，可憐東張西望，再也找不出來。後來沒法，只好將她平時攏頭髮的那根紅扎纜，上登的一個銅錢解得下來，遞給穩子。那穩子才歡天喜地，拿着跑了。雨生將烟癮過足，便將適才會見富玉驚的事告訴巴氏，說：「難得這姓富的尋到我們門上來，敢怕不是今年要交好運了。我不去求他，還求誰？」雨生說得高興，又將烟盒子裏烟挑出來，攬些烟灰，連吃了兩口。巴氏笑道：「你今日的烟，怎麼越發吃得多了，過一會又該派我吃灰，虧你狠心。」雨生笑道：「不錯，不錯！你快上來吃一口罷。這蛤蚧壳子裏，烟膏已沒有多少了。」巴氏又道：「既這樣說，你也該快去見一見這富少爺。」雨生道：「有理，我俾一會便去。」剛說着話，已有些烟迷，懵騰騰地，漸閉上眼睛睡去了。巴氏見他四仰八叉，不禁有些好笑，便用煙槍戳戳他。雨生被她鬧醒，掉轉身子又睡。巴氏吃了烟，也有些癩癩糊糊，夫妻二人睡得好不暢快。便連那青菜皮兒熬湯，也無心去料理。後來還因為穩子一文買了一個小

燒餅，剛蹲在地下嚼吃，又被那個餓貓搶了一口。穩子哭起來，夫婦這才驚醒，已是將近黃昏。雨生也不及前去訪富玉鸞，接連幾日都是如此。還是雨生想着求人薦事，是件重大的事情，發了一個很有名，將巴氏身上那條褲子借穿起來，恭恭敬敬，來拜訪富玉鸞。你想富公館，那些管家眼睛裏可看得起這樣慳吝人物，早賞給他滿臉唾沫，都是不屑替他通報。雨生沒法，只得又走回去，如此已非一次，迷延了一個多月。秋風漸起，衣葛生涼，雨生夫婦真個打熬不住。然除却富玉鸞這條門路，却是無法可想，又每每被那些管家攔着，弄得個候門似海。雨生真是急了，同巴氏商議，要攔與遞果起來，打算整日睡在富玉鸞門首，一俟玉鸞出門，便行上去招呼，想那些管家，任是神通廣大，再也不至阻撓着我了。主意已定，便真個揀了一床破蓆子，一把缺嘴的磁茶壺，其餘便是他那副烟具，緊緊隨身。又不敢公然靠着門首左近，怕被那些管家看見，倒好出來驅逐，只遠遠的在照牆後面，青草堆裏藏着。每日便由巴氏送頭赤足，攜着穩子送點錢粥給他度活，就順便在雨生蓆子上過癮，真是舊衣百結，瑟縮可憐。事有湊巧，這一天有已牌時分，雨生正同他兒子立在照牆之下，忽見富公館屏門大開，飛也似的抬出一頂藍呢大轎，前後僕從紛紛簇擁。雨生遇着這個絕好機會，更不怠慢，一手拉着穩子，徑鑽入轎子當裏，緊緊拖着轎杠，拚

命狂喊。始則將轎子裏的人，吃了一嚇，繼而看見這種乞丐模樣人物，不由勃然大怒，先伸出五指，拍的一聲，打得雨生臉上起了個霹靂。更提着那嚙嚙聲，喝道：『好大膽的奴才，左右替咱將這廝吊起，捆在門房裏，聽候發落。』這個當兒，走上幾個如狼似虎的惡僕，拳腳交施，內中有認得雨生的，更是生氣，狠命將雨生按倒在地，不按猶可，這一按早將那個小林雨生露得出來。引得衆人一個『哈哈』大笑。許多婢女都掩面啐起來，原來轎中不是別人，正是玉鸞的母親卜書貞。卜書貞到此也是一笑，說：『咱們趕快走罷。』雨生被這一頓打，見那穩子也被人踢倒在一旁，哀哀的哭，不禁傷心起來，席地大哭。此時圍了一大堆閒看的人，說：『你這廝也不曾生眼睛，你爲何向這一位富太太面前放肆起來了。這位太太威武着呢！她老人家出門，我們左鄰右舍，若是大刺刺的坐着不立起來，她還要拿個名帖兒送我們，到縣裏去挨板子。何況你不穿褲子，有意來戲弄她老人家，她老人家輕輕饒了你，還算是你造化。到是她的，那位少爺爲人很好……』剛說到此，內中有人嚷起來，說：『你們看富少爺不是出來了。』雨生果然看見玉鸞金裝玉裹，被一羣家人捧着出來。門前有人拉着一匹高頭大馬，鞍轡都是簇新的。玉鸞正待攀鞍上馬，猛見人叢裏圍着一個人，便是前次誤走到他家裏，那個姓林的，笑問了一聲，說：『這廝怎麼

又鬧到咱們公館來了！此時，早有家人將適才太太惱着他的話告訴了一遍。玉鶯聽着，便老大有些不忍，且不上馬，轉趕過來笑道：『林先生別來無恙，何不請到咱寓裏去坐坐。』兩生此時見玉鶯春風滿面，笑容可掬，暗想：『誰說不是要到少爺公館裏來的呢？不是爲着此事，到不至於捱打了。』想到此，不禁放聲大哭，撲通跪在玉鶯面前，他兒子也就跟着跪下。玉鶯笑道：『這是爲甚，快請起來，你可是來尋咱的。咱今日因爲舍親那裏辦喜事，趕着去道賀，却不及奉陪，你先回去，明天再到咱這裏來，咱們談談。』又說道：『這孩子想是令郎，生得怪好的，怎麼蹣跚到這步田地。』說着，便回頭望着家人道：『你們將這孩子帶去，替他收拾收拾。』家人答應了一聲，便有人將穩子帶過一旁，林兩生還想同玉鶯說幾句話，那些家人將眼一眨，早將兩生磕撞得好幾步遠。穩子推着玉鶯上馬，如飛的走了。原來林兩生淒風苦雨之天，正伍骨芳錦簇花園之日。卜書貞前一夜，便將小翠子打扮得如花似玉，令人將公館裏現成的轎子，揀出一乘，四角上也紮成四個紅綵毬兒，用芸香濃濃熏着，又替她製了四季衣服，並賞給她兩付金耳環，四支金簪子。小翠子感激自不必說，無人之時，卜書貞逗着她笑道：『姑娘，咱記得你當年說的不許你們老爺親近第二個人，他如今連你已有三個人了。姑娘你心裏覺得怎麼樣呢？咱虧你那

時候，忍心下得毒手，飛快的刀子，敢望肚皮上刺。姑娘今日想起來，也該發笑。』小翠子聽見這話，羞得臉上通紅，一言不發。卜書貞又笑道：『好姑娘，你也怪可憐的。將來你過去，各事總還該要留點心兒，咱照着那邊兩位，也不是好講話的，內中尤以那位女先生利害。外面看着她，似乎姣弱弱的，怕她肚腹裏很有點道理呢！』小翠子嘆道：『太太可憐我，如今已是墮落的人了。承太太的恩惠，將我提拔起來，我這一去，除得隨茶吃茶，隨飯吃飯，再也不同她們爭名奪利。她們罵我，我不開口，他們打我，我不還手，萬事也過去了。』卜書貞點點頭，第二天趕了一個清早，便將小翠子，送到伍府上來。隨後自家，便也坐着轎子趕來賀喜。便是出門遇見林兩生這一天了。伍骨芳早就收拾出兩間新房，朱二小姐母家，本沒有多人，祇有一個老母，年已七旬。平時的使用，都是骨芳這邊供應。在先也知道她女兒同骨芳打得火一般熱，今日外面，不得不裝着伍家來求親說：『是兼桃蓮房一個叔子。』少不得先要將朱二小姐接回來住幾天。草草行了一個婚禮，也趕在這一日，用喜轎抬得過來。三姑娘如今可算才見着小翠子，見她生得杏臉桃腮，媚態可掬，嘴邊兩個小酒渦兒，有四五分深淺，見着人都含點笑意。心裏到還很歡喜她。頭一夜骨芳須是陪着朱二小姐安寢，三姑娘便同卜書貞在小翠子房裏談了一夜。第二天才交黃昏，時分昏

芳便跳入小翠子房裏笑嘻嘻的問道：「阿呀！我們到有許久不見了。我以為今生總沒有同你相會的日子，不想也有今日，你這幾年想還得意。」小翠子初時見晉芳進來，十分羞愧，儘把頭來背着，照着壁上挂的字畫，忽聽見晉芳問她這幾年得意的話，不禁將眼一抬，狠狠的向晉芳看了一眼，霎時那淚珠子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直望下滾。晉芳大驚，正待來安慰她。早見朱二小姐房裏使喚的一個丫頭跑了來，對晉芳說：「太太請老爺過去講話。」晉芳疾忙撇了小翠子，又趕到朱二小姐房裏。朱二小姐正和衣躺在床上，見晉芳進來，也不起立。晉芳見房內沒人，笑着向朱二小姐身上一伏，低笑道：「怎麼又生氣了？」朱二小姐嘆喏一笑，說：「誰還敢生氣呢？只是青天白日，便躲在她房裏鬼鬼祟祟的幹甚麼把戲放老誠些，讓我坐起來，我這身體承不住你。」說着，便將晉芳推過一邊，兀自坐起來。晉芳也就坐起。朱二小姐笑道：「你照着地同我，看誰標緻些？」晉芳笑道：「她那裏及得上你一絲兒。」朱二小姐道：「不用你假惺惺，老實說，就使我及不得她長得俊，我這身分，總還比她貴重些。她在外這一趟聞的人想是不少，怕你以為是除卻巫山，她還要自命是曾經滄海呢！」晉芳見朱二小姐說的話，有些刺心，便老大有些不悅，只得勉強笑了一笑。晚膳以後，三姑娘同朱二小姐都坐在卜氏房中，停了一歇，小翠子扶着

一個丫頭，進房來請晚安。卜氏笑問了她幾句話，便命她去回自己房裏。轉是朱二小姐攔着道：「時候還早呢！母親何不讓她在這裏就擱一會？」小翠子聽見這句話，便不敢走，可憐一雙小脚，站得十分酸痛，好容易等卜氏有些困倦，大家才一齊退去。晉芳在小翠子房裏，早命人來窺探過幾次，一見小翠子進來，歡喜萬狀。解衣上牀，兩人唧唧嚶嚶的敘述這十幾年離緒。小翠子問道：「我記得一年在一個荒僻所在，遇見一個白鬚老者，他說同你是住在一條街上，我曾託他帶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可收到不曾？」晉芳道：「是甚麼東西？這人是誰？我夢也不曾夢過。」小翠子笑道：「我隱隱記得他說是姓華，他敢是不曾送來。其實也沒有別的事物寄給你，不過那時候，我以為我們今生是永遠分手了。至於你當初贈給我的東西，都因為避兵零落盡了。惟有我們那一夜扎縛的一條大紅綢子，却緊緊帶在身邊，我是捨不得改作別用，觸目傷懷，覺得少小光陰，都是像水一般的，再也留他不住，不如一遞寄給你，算是叫你看見這物件，或者心中還可以憶起着我，一時喊我的名字，我夢中或會聽見，亦未可知。」晉芳笑道：「是那個姓華的，我却認不得，既是住在這條街上，明天吩咐人去打探打探。這綢子原不值甚麼，但總算是我們當年小小一個紀念。可憐你那时候口口聲聲，生怕不得同我長遠在一處，如今可是天從人願了。」

小翠子歎道：『這也難說，只好看緣法罷了。』晉芳道：『你又說這些懊惱話，我不同你談了，好好睡罷。』於是同小翠子並肩睡好。剛自閉上眼睛，伸手一摸，兀的驚得跳起身子，只見床上空空的，那裏有個小翠影子。忙揭開帳子向外面一看，見窗欄上面高高懸着一個婦人，眼突舌出，頭髮散亂。晉芳十分悲痛，不禁放聲大哭，正哭得利害，那房門外面，早有許多人擁着進來。說：『少爺快起！少爺快起！』晉芳驚叫道：『人可有救沒救？』那一羣人答道：『人還不妨事，太太特地叫少爺快去，大少奶奶早就起了。』小翠子這時候，也被他們驚醒，揉着眼睛坐起來，問道：『是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內中有個丫頭答道：『阿呀，翠姨奶奶，這句話到還稀鬆得很，並不是我們敢來驚動翠姨奶奶，這是太太吩咐的。太太看着二少奶奶，須不比翠姨奶奶，瞧不起二少奶奶。便是大少奶奶，也還不能壓伏二少奶奶。何況翠姨奶奶呢？回明翠姨奶奶，二少奶奶如今是要生產了，所以我們敢這樣大驚小怪。』晉芳昏夢初醒，見小翠子無恙，也不便再說甚麼。又聽見朱二小姐要分娩，暗笑適才幾句話，到還針鋒相對。於是趁勢下床，說：『你們先去，我即刻就來。』眾人答應了，剛剛走後，第二起報喜信的已到，說：『二少奶奶生了一個小相公。』晉芳十分歡喜，掉頭見小翠子已哭得像淚人一般。晉芳推着她笑道：『怎麼好好哭了？你嘔氣，你不會

也替我生一個。』小翠子哽咽道：『誰同你講頑話呢？你看才光景，不過是一個丫頭罷咧！直罵得我無地可容。我是一時大意，我須不知道她們二少奶奶要生龍種呀！』晉芳笑道：『你忍耐些罷！這丫頭叫小善子，是她一個寵婢，刁鑽古怪，我也有些怕她。我同你快快過去看一看。』小翠子道：『你要去就去，我是去不去。』晉芳躁腳急道：『你不去，又該叫她們說歹話，你可體諒些我嗎？』小翠子不得已才下床，隨着晉芳到朱二小姐這邊來。是時天已大亮，進了房，見朱二小姐已經上床，各事都妥貼了。卜氏同三姑娘坐在一旁，卜氏見晉芳進來，放下一副鐵青面孔，說：『你還肯來呀！我疑惑你陪小老婆要得一世呢。一個人不知道緩急輕重，這是再沒有出息的。你看着她這生產沒有要緊，你可知道她已替我們姓伍的人家傳宗接代，她便是伍家門裏一個功臣。虧你還沒良心，聽旁人挑唆，說是到你那裏大驚小怪，你們不要發糊塗，她是我的乾女兒，如今又是我的媳婦，又替我生了孫子。別說是外面來的小老婆，便是我這大媳婦，也還要讓她一二分呢。』又望着房裏幾個穩婆說道：『你們大家聽聽看，我的話可是不？』那幾個穩婆笑道：『太太不用生氣，今天是大喜的事，少爺最明白的人，斷不會安着別的歹心。』此時朱二小姐在床上聽見卜氏一番話，不禁流下淚來。卜氏忙上前安慰道：『好孩子，你不用傷心，凡

事有我做主有甚麼閒言閒語！你儘管告訴我，我有本事揭他們的皮。」晉芳也就涎皮癩臉的走過來，閉着朱二小姐，只苦了一個小翠子，氣得將兩個小腮頰兒，鼓得像蝦蟆一樣，站在三姑娘面前，一言不發。三姑娘此時心中也不甚高興，便攙着小翠子說：「我們外面去罷，讓她安靜些。」朱二小姐見小翠子要走，便有氣無力的嘶喚道：「娘呀！我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要向娘說一聲，我那房裏沒有一個可靠的人，我想叫翠娥在這裏幫着照應幾天，不曉得我們老爺還答應不答應。」晉芳忙接口道：「使得使得。」便轉身丟了一個眼色給小翠子，小翠子沒奈何便在房裏伺候。自此以後，朱二小姐坐褥這一個月內，便一夜不放小翠子回房去睡，一會兒叫她遞茶，一會兒叫她遞水，稍不如意，便叫小善子去稟明卜氏，走得來便是一頓毒罵。三姑娘很有些不平，暗中告訴晉芳，晉芳道：「叫我有甚麼法兒呢？她背地裏扯着我，我只是儘哭。好在前日接到湖北藩台衙門裏一個朋友的信，說已經替我在藩台前註了一個冊，我意思想在這幾天內動身，我也不管你們的事了。」三姑娘聽得笑了一聲，說：「你不管我呢，却沒有甚麼要緊，怕翠娥在家裏的日子難捱，我替你想橫豎你既是出去候補，少不得要帶一個體己人伏侍的，我看不如將翠娥帶去罷。」晉芳聽了這話，只是傻笑，過了一會，說：「怕母親不答應罷，要說將你同她

反攔在家裏，轉攜着翠子走，又該罵我愛小老婆了。」三姑娘笑道：「等我來教你一個好法子。」於是附着晉芳耳朵，說了一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晉芳大喜，欲知後事，且闖下文。

第三十二回

卜書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拚命戒烟

過了幾天，晉芳午後，閉着沒事，便帶了一個家人，步行到卜書貞這裏來。才跨入那座高大石庫門內，看見先前已有一個鴉形鴨面的漢子，在那裏問他們少爺可在，家不在，有幾個爺們圍坐在門房裏抹骨牌，只聽見吆喝道：「少爺不在家，你明天再來。」晉芳此時已走到門房之外，便接着說道：「你們少爺到那裏去了？」內裏爺們見是晉芳，忙着站起來，笑道：「少爺在裏面呢，待小的引着老爺進去。」一面說，一面便邁步前行。晉芳繞了幾重房屋，一遲到玉鸞的書房，却好玉鸞立在階下，命童兒們將他養的許多百靈，盡眉八哥等鳥，放在欄杆外邊逗着，叫着。見晉芳，含笑迎上前，說：「表舅難得高興到這兒來。」晉芳笑道：「老姪很樂我聽去也，不知道他們叫的甚麼？」玉鸞道：「這叫的名色，很有講究呢！前天甥兒新買了一個百靈鳥，計六十四兩，銀，能叫十五六聲。」晉芳笑道：「可像不像？」玉鸞道：

活像。」晉芳笑道：「若是我，只須化得百十來文，買一個雪裏拖籠的小貓，不是更比這百靈叫得像麼？」玉鶯也不禁大笑起來。兩人說着話，都走入客座。晉芳問道：「門外有一個人問你看這人光景，很是不濟，這是誰？你幾時認識的？」玉鶯笑道：「正是，咱早已想過去同表舅談談，聽說表舅不久要往湖北當差，包不定是釐金籌餉。咱這裏有一個姓林的，咱被他鬧昏了，最望表舅提挈，帶他到湖北去一趟。只算成全甥兒，甥兒心感就是了。表舅適才進門看見的，大約就是此人，他幾乎無一天不到咱這公館裏來。」晉芳點點頭，又說道：「這人煙癮敢是不小呢，他既想在外邊混飯吃，這一層毛病到很有點累贅。」玉鶯笑道：「表舅說的話，怕不
三 正經待甥兒，明天吩咐他戒了罷！此時可好叫他進來見一
二 回見。」晉芳笑道：「左右沒事，却也使得。」玉鶯扭頭吩咐一
個小廝，到外邊將那個姓林的喊進來。不多一會，果見兩生
將個身子斜着進來，一雙手垂得筆直，走入室內，便是兩個
屈膝大安。玉鶯欠起身子，說：「林先生你總是多禮。這又算
甚麼呢！」又指着晉芳告訴他：「這是舍親，不日將往湖北
先生的事，咱已重託了，大家見一見，省得彼此不認識，將來
會着到反生疏。」林兩生答應了：「是。」遂又走近晉芳身
邊，請了一個安。晉芳含笑說：「不敢，先生大號是兩生，請坐
請坐。」兩生忙答道：「晚生不敢。」玉鶯道：「坐下不妨，沒

有站着講話的道理。」兩生不得已，將屁股尖兒輕輕搭在
一張椅子角上。呵着腰，仰着脖子，等他們問話。晉芳道：「先
生腹中想是高明得很。」兩生道：「晚生才識短淺，一切都
望老鄉台指教。」晉芳道：「太謙了，兄弟此去，怕沒甚麼好
處安插先生。」兩生道：「只求老鄉台賞飯吃。」晉芳道：「
先生怕還有點嗜好罷？」兩生道：「是晚生稍有點煙累，目
下正想發狠戒絕。」晉芳道：「這却是要緊的一個人吃了
鴉片煙，志氣也就短了，身體也就虧了。自己果然不想上進，
就使旁人要想提挈提挈，也就意懶心灰。先生立志戒除，足
見超然物表。」兩生又連連答應了幾個：「是。」這個當兒，
玉鶯叫人將他孩兒穩子喚出來。兩生偷眼一看，打扮得十
分精緻，皮膚也轉白了，不似先前乾燥模樣。見着兩生，只管
笑嘻嘻跳躍，兩生却不敢拿正眼去瞧。早聽見玉鶯笑道：「
林先生你看令郎怎麼樣？可被咱修飾出來了。這個孩子很
知好歹，咱想留在身邊。林先生實告訴你，咱須不放手回去
了。你可捨得不捨得？」兩生正色道：「若少爺不棄肯提挈
這孩子，晚生感激不盡，焉有領回的道理。晚生還有一句肺
膈的話，說出來少爺不用見疑，萬一少爺果然愛着他，不妨
叫他長遠在此伺候少爺，只是求少爺溫存着些，怕孩子還
年輕。」玉鶯聽見他說出這幾句話，不禁羞得臉上紅雲一
直泛到耳根。轉一句回答不出，引得個晉芳暗暗發笑。接着

說道：「林先生便請回罷！等兄弟有動身的確期，再來給信到這裏。只是先生戒煙第一要緊。」兩生答應了，立起身來，又請了兩個安，趨着退去了。玉鸞到此，方才急出兩句說：「這是那裏說起，這廝不是發瘋了！」晉芳笑道：「人窮則志短，他此時不知怎樣諂媚老姪才好，所以講出這些不倫不類的話來，你亦何必同他計較呢？」晉芳正說着，猛見一架大大衣鏡背後，有一個丫頭身影，霎時又不見了。晉芳便問道：「今堂近日還好？」玉鸞道：「他老人家別的都不打緊，只是時常發動肝氣鬧起來，都是這些丫頭晦氣，準備着挨皮鞭子。前天因為甥兒出門，回來得遲了，還將甥兒叫到面前，痛痛的罵了一頓。」晉芳道：「這也難怪，一個人在家也悶得慌，為何不到我們那裏去？」晉芳話還未畢，早聽見玻璃窗子後面有人笑着出來，說：「大哥在這裏呢，為甚不到後邊去坐。儘管在這裏同孩子長談，若不是丫頭們來告訴我，停一會子，早該又要奔得回去陪新夫人去了。咱特地趕出來。」晉芳才看見卜書貞扶着一個丫頭，娉娉婷婷的走到書房，身後還跟着幾個丫頭，連忙立起身來，笑道：「妹妹大安，今日本是專誠來會妹妹的，不圖在此會見一個姓林的，便耽擱了。」卜書貞道：「甚麼姓林的，可不是咱前日出門遇見的那個花子。咱看見他便作嘔，虧你們還同這人講禮。」說着便在炕上坐下，又笑道：「大哥很忙，日夜辛苦。」

晉芳笑道：「妹妹又來取笑了。」卜書貞道：「二嫂子產後還結實，孩子滿月，咱本意思想過來賀喜，偏生那一天又發起舊病來，大哥不用見怪。」晉芳道：「正是妹妹的病，還該診治診治。」卜書貞嘆道：「咱看着這身子，好像天地間一個贅瘤，存在世上呢，也不為多，不在世上呢，也不為少。閻王幾時來請咱，咱便決意走了，容或還好尋着他父親。」晉芳知道卜書貞心事，是最容易發牢騷的，便不敢望下多講。忙改口說道：「我早晚要去湖北走一趟，妹妹思量湖北的甚麼東西，可告訴我，我替妹妹帶回來。」卜書貞道：「原來大哥是要出門了，既然指了省，不去省城裏當當差，終非長策。至於咱却沒有東西託帶，咱今年不是也打那裏經過漢口，是百貨雲集的所在，左右不過是那些花樣，咱家裏都運有了。只是大哥此去怕一時來不及帶着家眷回去，最好是先將翠姑娘帶去伏侍。」晉芳道：「怕母親不答應，加着你這二嫂子，很有些同她做對。」說到此，遂將一月以來的事情，略略告訴了卜書貞一遍。直氣得卜書貞跳起來罵道：「不要活見鬼罷！除得大嫂子，是明媒正娶誰也不是，從偷摸來的。她到要擺起架子來了，做大的也是一個人，做小的也是一個人，她不見得比別人要異樣些。翠姑娘怕她，咱是不怕她，咱那姑母也太偏心了，千不看，萬不看，還該看看咱的面子，不該幫着二嫂子來欺負她。大哥放心，咱有本事叫翠姑

娘跟你去。」說着一連聲喊：「打轎子。」玉鶯道：「母親！你老人家何苦如此着急呢？」卜書貞道：「孩子曉得甚麼，這等事很叫人不平。」又望着晉芳道：「大哥便在此坐一坐，暫時且不用就回去，省得別人要疑惑你來挑唆咱的，咱到府上去看光景，好則好，若是不好，叫她認得咱的手段。」晉芳也笑起來說：「妹妹如此熱心，真是叫人感激不盡。」卜書貞將頭一扭說道：「咱也不要人感激，咱只是這樣脾氣。」正說着，僕人已將轎子打在轎廳上面，卜書貞進去，略略修飾了一番出來，命玉鶯陪着晉芳用膳，自己早到伍府。這邊來，卜氏趕忙攜着三姑娘迎出，卜書貞有意無意招呼了一聲，一逕走入小翠子房裏，只見小翠影子，心中老大不快活，便問房裏一個丫頭道：「你們翠姨奶奶呢？」丫頭笑道：「太太來得不巧，翠姨奶奶剛才進來換了一件衣服，又被二少奶奶着人喚去煨燕窩粥了。」卜書貞喝道：「胡說！快替咱喚她過來，咱同她有話講。」那個丫頭見卜書貞氣色不好，伸伸舌頭，早如飛告訴小翠子去了。此時卜氏同三姑娘也都進來，三姑娘搭訕着笑道：「好呀！我們姑太太只知道疼翠姨，你看一進門便到她房裏，也不理我。」書貞冷笑道：「我疼她有甚麼用呢？有你們這些姑太太們壓在她頭上，便饒着咱會疼，也快活不了她。」卜氏見卜書貞話裏有話，却一句不敢開口，少停小翠子已走進房，見卜氏在

此，不敢向卜書貞多言，只隨口叫了一聲太太，眼眶子接着，一紅。卜書貞見她雲鬢不梳，羅衣摺皺，口邊眼角，都露着些青黃顏色，依然還是那天在小船上初次會見的一般。心裏微微也有些酸痛，一把將她的手扯過來，說：「翠姑娘，你這一向還好？」小翠子低頭答道：「太太放心，我不覺得怎樣。」說到此，聲氣便有些發岔，幾乎要哭出來。三姑娘在旁看見她們這種情形，暗暗發笑，知道自己的妙計，已經告成，怕夾在裏面，使卜書貞有話不使同卜氏講，便立起身笑道：「姑太太在此多坐一會，我去將小宦官抱出來給你看。」卜書貞見三姑娘已走，便冷笑着向卜氏道：「咱風聞姑母不甚喜歡翠姨，可是真的？」卜氏笑道：「我的姑太太，你又打那裏聽見這些話了？都是自家的兒女，却分甚麼厚薄？」卜書貞道：「你們二少奶奶坐尊，為甚一定要翠姨去伏侍她？」卜氏道：「那不過是我這二媳婦怕房裏沒有正經人，叫她去照應照應，也是有的，也沒有甚麼虧苦着她。」卜書貞笑道：「論理呢，翠姑娘究竟是個姨，伏侍太太們，原是正理。但是依我的主見，不如一老一實，打發翠姨離了眼前，到是一乾二淨的。我聽得我們大哥要往湖北，最好姑母吩咐他一句，叫大哥帶着翠姨走，姑母看可使得？」卜氏正色道：「這却不行呀！他便是做了官，第一有我在頭裏，其次就是要算到兩個媳婦了。却先行將小老婆帶出去，被上司知道，怕

運於前程有礙。」卜書貞見卜氏一番話侃侃而談，有意堵着自己的嘴，不禁火星直冒。說：「姑母你真是老糊塗了，做官的人便不該娶小，那些候補老爺，在省裏也不至專心向花天酒地的裏去鬧了。況且大哥是到湖北候補，我聽見湖北有許多大人討妓女做小老婆的前程亦不見有礙呀！再者，大哥也不是便將老太太忘却，不過先帶着翠姨去安置一切，續後便用頭號官船來接老太太去赴任，這模樣辦去，想還不至加他一個大逆無道的罪名呀！」卜氏笑道：「呵呀！我不過講了兩句話，又累姑太太生氣了。姑太太怎樣辦，就怎樣辦可好。」卜書貞見卜氏有允許之意，方才歡喜笑道：「既承姑母的情，賞姪女一個全面，姑母請方便罷！我還在這裏多坐一會有話同翠姨講呢。」卜氏笑道：「你們倆很親熱，我便去了，不討你們的厭。講過話，運到後面去走走。」說着逕自去了。却好三姑娘引着一個丫頭將朱二小姐生的那個孩子抱得進來，送到卜書貞身邊，笑道：「姑太太賞我們見面禮呀！」卜書貞瞧了一眼，笑道：「好兒子，難為你多生了一個雀兒，使替你母親爭了氣了。咱祝你長命富貴。」便在身上解下一面小金墜兒，上鑿着「天枝」兩個小字。三姑娘替他接過來，扣在孩子衣領上，選擇着孩子兩隻小手拱了一拱，引得小翠子都笑了。卜書貞望着三姑娘笑道：「大嫂子我今天放肆，來替翠姑娘做了一個說

客。叫你們老爺帶她上湖北，你可不要恨咱。」三姑娘笑道：「不要丟醜罷！你今日的說客，還是我替你作成的呢。」於是遂將怎樣同晉芳議論的話，告訴卜書貞。卜書貞道：「太太待我是好的，我很感着太太恩惠。」卜書貞笑道：「難得大嫂子還有良心。」又低低笑問小翠子道：「翠姑娘，你敢是這一月內，都不曾同你們老爺睡覺？」小翠子含羞不答。三姑娘笑道：「可不是呀！翠姨除得做新人那一天，是陪着老爺睡，以後便都在二少奶奶房裏過夜。」卜書貞道：「可惱呀！一個花枝般的女孩兒，不讓她雙飛雙宿，可不是冤枉老爺說，像咱是不幸做了孀居呢，若使他在世，咱敢是一夜不願意離他。」說着，又「哈哈」笑起來道：「這可便宜我們大嫂子了。翠姑娘是伏侍人，要人伏侍的，又是坐尊，想必大哥夜夜都在大嫂子床上。」三姑娘笑道：「在床上又怎麼樣呢？還不是去養息養息精神，橫豎我也老了，這些事已不敢放在心上。」卜書貞笑道：「噴，噴，噴！狗大年紀，又來說嘴了。」兩人正在取笑，小翠子也是盈盈不語。一會子，朱二小姐房裏用的一個奶奶，忽然跑進來，罵那個丫頭道：「發昏的奴才，你將小官官抱出來，不趕着送去，吹了風，你就承得起？」三姑娘聽了這話，怒道：「小官官是我叫她抱出來的，你罵誰？」那奶奶又冷笑道：「原來是大小奶奶叫抱的，大小奶奶，也不用生氣，奴才們怕大小奶奶不是一樣疼着小

宦官，難道還安着別的多心不成？」說着，賭氣將孩子抱得進去。卜書貞恨道：「你看你看……」又回頭對小翠道：「你快快收拾收拾，咱接你到咱公館裏去住幾天，你的老爺我也留他在那裏，看還有人容不得你？」小翠子望着三姑娘儘笑。三姑娘道：「既然卜太太吩咐你，你就去罷。」小翠子十分歡喜，果明了卜氏，卜氏知是卜書貞主意，也違背不得，當晚便隨着卜書貞走了。卜書貞又替他們收拾出一間房來，落後被米二小姐知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過了幾時，晉芳已有行期，親友們排日餞行，自不必說。就中忙然一個林雨生，難得晉芳肯帶他去，又苦苦逼他戒煙，夫婦二人商量着，知道這吸煙，終久也是個累，便是戒掉了它好。只是他們賢夫婦的煙癮，非一朝一夕了。譬如一株樹木，根深蒂固，在當初培植固然費苦心，便是今日聽來斬伐它，饒着斧鋸兼施，它那萌蘗之微，終會潛滋暗長。況且近年以來，境過窮迫，已久不暇好土膏了，總是把那吸過的煙灰，燒而又燒，彷彿他們身子，是一枝極老煙槍內裏五臟都溶化成膏汁了。夫婦自從起了戒煙念頭，便將平時所刻的煙泡，儘數嚙入腹內，精神陡長。商量着跟隨伍晉芳到了湖北，如何發財，如何舞弊，如何來接巴氏去享福。說到高興之處，雨生拿着一枝煙槍，輕敲床角，緩緩的唱起一支醉打山門的崑腔來。巴氏也就光着身子，按絃合節的舞蹈。雨生笑道：「人說起戒

煙來，像是甚麼艱苦似的，在我看也不覺得。」巴氏也笑道：「不是這般說，還是那些煙鬼，沒有志氣罷罷！假如世界上有癮的人，都像是我這般斬截，這鴉片煙早該絕了種了。我還恨我不早早……」巴氏說到此，猛的打了一個呵欠。雨生驚問道：「阿呀！你覺得怎樣？」巴氏道：「沒有事，想是夜深了，不如睡覺罷。」雨生點點頭，秋深苦寒，賢夫婦床上，還墊着破席子，又沒有衾被。雨生同巴氏約法三章，議定了，一會兒你伏在我身上，一會兒我伏在你身上，公公道道，輪流當着被蓋。挨到天明，雨生一咕嚕坐起，揉着眼睛，東瞧西望，一眼看見煙具，整整齊齊，還放在旁邊一張矮凳上。不覺咧開大口笑起來，彷彿登徒子見了橫陳的美人一般，無意中便想要動手動腳。巴氏道：「你又怎麼了？我們是戒了煙的人呀！」雨生道：「不錯不錯，不要理會它罷！只是將這件東西擺在眼前，終非長策，等我收拾起來，做它一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雨生正待下床，猛見巴氏一行眼淚一行鼻涕的痛哭。雨生道：「你好好為甚哭了？」巴氏笑道：「呸！沒活見鬼罷。大清早起，誰還哭來。」說着，用手掌將涕淚抹個乾淨，說也奇怪，那林雨生剛才疑惑巴氏痛哭，他不知不覺也照樣哭起來，運多着一頭黃豆大的汗珠，等了一會，再也坐不起身。夫婦二人，依然雙雙睡下，直手直脚，連想輪流着做被都不能了。好半日，汗越發來得洶湧，氣促聲嘶，大腿底

第三十二回

一往情深離筵爭進酒
百無聊賴歎冥獨愁眠

下米瀝了一斗，連點路滴滴。巴氏再也熬不住，有氣無力的嘶喚道：「戒煙呀！怕不是要命呀！在我看，不如仍是吃了罷！死罪好受，活罪難挨呀！」雨生翻着白眼，狠狠的用脚蹬了巴氏一下，似乎恨她說這些破戒的話。巴氏又接了一刻，又哭道：「天下沒見吃煙的，有個砍頭的罪名，你不信我的話，恐怕白白死了，還沒有人來埋葬你，我那時候做了鬼，怕還要懊悔。」雨生聽到此，微微嘆了一聲，仍是不動聲色。巴氏見勸他不醒，自己也顧不得了，「哼！哼！啣啣！」好容易挨下了牀，在煙具旁邊，摸索了一會，恨只恨昨天將燒好的煙泡，都儘數吃了，不得已摸着那支煙槍，將斗門子取得下來，用了些冷茶，灌入槍裏，呼呼的吸了一個暢快，才算回復精神。又如法泡製，將煙槍送至雨生嘴邊。雨生抵死不吸，巴氏無法守了一會，眼看着雨生汗湧舌突，是要嗚呼哀哉，伏維尚饗了！不由拍手鼓掌，哭起「傷心的人來！」正在萬分危急之際，巴氏猛一掉頭，忽見自家身後，立着一個羊眼鼠鬚的人，青布長衫，手中握着湘妃紙扇，望着自己微微含笑。巴氏大驚，不由前匍在地。那人不慌不忙，在口袋裏取出一丸丹，藥命巴氏端過一杯清水，將丹藥用手碾成粉末，放入水裏，相與攪開，雨生牙齒，輕輕灌下。果然靈丹妙藥，不比尋常，一霎時間，便將雨生鬼門關上的游魂，重行攝入軀殼。但不知此人是谁，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林雨

生悠悠醒轉，睜眼一看，驚問道：「胡大叔是幾時進來的？學生因為戒煙戒昏了，不曾出外迎接，多得多得罪。」那人笑道：「尊府大門，有也同沒有一般，少不得推門直入。我還疑惑你們在裏面幹甚麼把戲，原來在這裏拚命，你不知道戒煙，是要有法子的。像你這樣冒失，老大是個白吃虧。」雨生道：「學生自從吃煙，到還不曾戒過，今日還是頭一遭兒，到要請問，還有甚麼好方法？」那人拈着丸藥笑道：「這就是戒的方法了。我也是有癮的，如今我送給你幾顆，按日吞吃，吃完了再買，買了再吃，恭喜你過到一百歲，這丸藥便吃到一百歲，人家問起來，可算是不吃煙了。」雨生道：「敢是丸藥裏面也有鴉片煙，可以抵癮？」那人笑道：「少不得也有點，但是吃丸藥的名色，總比吃煙好聽些。你可不用囉哩罷！我們少爺特地打發我來告訴你一聲，伍大老爺可是明日上輪船了，命你收拾收拾，起個五更，趕緊跟去。」巴氏此時已扯了一幅破布，將下面圍着，乃走過來說道：「阿呀！一無所有，怎樣動身呢？胡大叔行行方便，借給我們幾文，置辦置辦行裝也好。」那人頓腳道：「你們夫婦兩個，真是纏不得，我今天運氣不好，少爺轎子，巧巧不是我的班。轉

走出來應這越差使，我又心慈面軟，攔不住你們哀告。我身邊却還有五塊洋錢，老實便借給你，假如借給別人，我的利錢定例是五塊錢，每月利息就是一元，牢不可破。如今看你們實在窮困，就給八角洋錢一月罷！我先扣兩個月利息，應該找你三元四角，你補個五元的借約交給我，再者我看你們一時想要置辦被褥衾枕，也條麻繩，恐一時來不及。可巧前天我的一個短命兄弟死掉了，他還有一副行李放在我那兒，我看着總有些傷心，不如一古攏兒賣給你，便宜些，你給我三塊大洋，我此處有四角小洋，你拿去買點路菜罷。」

三說着，真從口袋裏掏出小洋四角，遞給林雨生。雨生只得收了，還寫了一張五元的借約交給他。那人笑了一笑，說：「我了，還寫了一張五元的借約交給他。那人笑了一笑，說：『我三停一會便將行李扛得過來，你等着罷。』」林雨生此時將四角小洋捧在手裏，對着巴氏，不禁淚如雨下。說：「這是怎麼好呢？我此番出去，算是衣食有着，我便將這四角小洋交給你，你能度活得幾時呢？有我在，高撐着一幅花子面孔，沿門借索，你總是一個婦人家窮得褲子也沒有一條，將這四角錢用完了，又如何是好？我在一時，又恐怕不及寄錢給你。」

巴氏也只得嗚嗚咽咽哭個不住。再三推讓，運分了兩角小洋給雨生，恐他路上需用。嗟乎貧賤夫妻百事哀，就這一種難別悽惶，也就令人心酸淚落了！畢竟離別二字，雖同是世界上最銷魂之事，然而一貧一富，到底有些不同。伍晉芳連

日在親友處紛紛宴會，當動身前一天，少不得將小翠子攜回家來，叩別她們婆媳。三姑娘同朱二小姐連日替晉芳檢點行李，忙得茶飯懶吃。朱二小姐更是新婚晏爾，難捨難分。卜老太太這一晚，命廚房預備一桌酒席，更將卜書貞母子請得來同宴。是時却是九月中旬，月明如畫。大家錯落坐下，只不見淑儀出來。卜氏一疊連聲命人去喚儀姑娘，說：「都是一家的人，為何要這樣鬼鬼祟祟的躲避親熱些呢？便喊驚兒一聲哥哥，若是害羞就不用做聲，也還使得。照日過了門，敢還不同哥哥說話不成？」卜書貞含笑不語。玉鶯聽到此處，早有些趑趄趑起起來，引得眾人大笑。說：「又是一個臉嫩的。」正說之間，早見雨三個僕婦將淑儀捧得出來。卜氏喚道：「儀兒過來，坐在我這裏。」淑儀側身坐下，真羞得無地自容，不肯將頭抬得一抬。卜氏端起一杯酒，向通席照了一照，說：「我們大家通乾一杯。」於是大家都站起身來，一飲而盡。卜氏重將杯子放下來，嘆道：「我家晉芳，自出娘胎，到今日也有三十二歲了。可算從不曾離過我一步，風吹草動，我都有些肉疼。不怕我們姑太太笑，他雖然娶了媳婦了，我還是將他當着吃乳的孩子一般看待，飢寒飽暖，件件都要打我心頭上經過一遍，我才算放心。如今他父親是亡故了，家道艱難，少不得要逼着他千山萬水去尋飯吃。我仔細想來，肝腸寸斷……」卜氏說到此，聲氣已經嗚咽。座

中朱二小姐更是翠眉雙鎖，珠淚縱橫。晉芳勉強立起身笑道：『母親也不必傷心，孩兒一經到了那邊，佈置妥貼，便來接母親同去，也沒有多時離別。』卜書貞笑道：『照呀！姑太太也太顧惜大哥哥了。男兒志在四方，免不得都要出門的，在家裏老守一輩子，又有甚麼出息呢？』卜氏又道：『話呢誰不是這樣說，只是陡然聽着離別兩字，也叫人不得不傷心。翠姨也是個懂事的孩子，你在老爺身旁，各事都要加意照應，上衙門差催他早起，會朋友要催他早回。總而言之，就算是替我操操心罷！』小翠子立起身來回道：『老太太儘管放心，吩咐的話，奴婢一一依着辦就是了。』卜氏道：『很好，我敬你一杯酒。』小翠子恭恭敬敬接過來飲了。三姑娘見卜氏如此看待小翠子，自己也就湊趣斟了一杯酒，又送過來，笑道：『老爺此去，一切總望姑娘操心，婆婆道才已經說過，我亦不必再贅。這一杯酒，算是我拜託你的一點敬意罷！』小翠子含笑，也端過來一飲而盡，等了半晌，卜書貞纔起來說：『朱二嫂嫂呢？你爲何不敬翠姑娘一杯？你敢是不把你們老爺放在心上？』朱二小姐初時見她們婆媳敬小翠子的酒，心中很是不服，正自懊惱，猛聽得卜書貞這一句話，非常刻毒，却又逼着自己，不得不依。於是輕掀翠袖，也就端了一杯酒，送在小翠子面前，却是一言不發。卜書貞又笑道：『朱二嫂嫂怎麼不會講話？你全不曾聽見我們姑太太

同大嫂子剛才說的話麼？你也該賞她一個臉兒！』朱二小姐呆了一呆，笑道：『我是拙口鈍舌，有甚麼話說呢？我說個多福多男，齊眉舉案罷！』卜書貞嘆道：『不好不好。』晉芳忙攔道：『很好的。』又回頭望着小翠子，『你快喝這一杯。』小翠子笑道：『阿呀！頭暈得很，敢是酒多了。』一句話未完，早見面前酒杯有一隻玉手伸過來，將一杯酒傾潑在桌上。三姑娘忙道：『這都是儀兒的父親不好，怎麼冒冒失失，拿袖子將酒碰翻了，快重斟起來。』旁邊便走過一個僕婦來，又滿滿斟了一杯。小翠子仰着脖子，又喝了。嬌容上已經一瓣一瓣的泛出桃花，勉強撐住坐着。卜書貞笑道：『等咱也來敬翠姑娘一杯。』小翠子搖頭笑道：『好太太，妾實喝不下了。』卜書貞道：『咱不依，咱敬過你，咱還要命。』儀兒同儀兒各人敬你一杯，一共三杯，你快喝了罷！』小翠子愁眉苦眼，千般哀告，衆人做好做歹，說：『驚兒同儀兒公敬一盃，共是兩盃罷。』小翠子不得已，又喝了。身子已經晃晃蕩蕩，站起身來，便要望自己房裏去。卜書貞望着身旁僕婦，一嚮嘴，叫人仔細扶着，果然小翠子兩隻金蓮，左欹右側，像似畫符一般，剛走至階下，早在那繚紗上躺下了。引得合席大笑，惟有朱二小姐氣得將頭扭轉過去。晉芳命人將小翠子扶上床去睡，自己重又入席，敬卜氏一盃酒，又斟了兩盃遞給三姑娘，及朱二小姐。笑說道：『我這一趟出外，母親及家

中各事，全仗二位照應。」三姑娘盈盈一笑，將酒飲了。朱二小姐捧着酒說道：「婆婆在家，我們理宜替你侍奉，但是你在外面，須得將心分一半在家裏。看有機會，能來接婆婆，便須早接，不可一味聽人閒話，只顧自己快樂，把家裏的人全丟在腦後，這總算是你的良心。」晉芳聽了，也是一笑。轉過來又敬卜書貞一盃酒，又同玉鶯談了幾句閒話。卜氏笑道：「我記掛起一件事來了。晉芳此去，保不定三月五月，就來接我們到省，儀兒他們的大事，我看趁我們在揚州的時辰，把來趕緊做罷。省得將來又費許多周折。」淑儀剛聽卜氏說到此處，早如飛的跑入後面。卜書貞笑道：「女孩兒家的臉，比桃花瓣兒還薄，動不動就會紅起來。你們看儀兒跑得這樣快。但是這件事，既然姑太太肯成全他們，是極好的了。咱家有的是錢，要幾時辦，咱們就辦。」卜氏道：「等他父親動身之後，姑太太那邊就替他們揀一個吉期，橫豎儀兒的鞋頭脚腳，都還陸續做齊備了。別的外蓋兒，一唾手就可成功……」卜書貞點了點頭，偷眼見卜氏已經渴睡，便起身告辭。望着晉芳說道：「大哥此去，前程萬里，咱同駕兒明天不親來送別了。」說到此，那兩個眼眶裏，也就含着無限清水。又說：「翠姑娘醒來，替咱致意。咱們將來再見罷。」晉芳一一答應。當夜無話。次日清晨，三姑娘早向神堂前點起香燭，催促晉芳一行。禮晉芳又叩辭了卜氏，卜氏含淚叮嚀，

自不必說。晉芳眼看着，一衆家人押着挑夫，將行李籠籠一扛抬出去，自家不得已，遂也偕同小翠子，上轎出城登船。如今暫且不表。晉芳到了湖北，甚麼景況。且說卜書貞果然隔了十餘天，便替玉鶯揀了好日子放聘。富貴人家辦事，自是要怎麼樣便怎麼樣。卜書貞又是個揮霍慣了的人，這一件喜事，真是窮奢極侈，踵事增華，從來朱雀臨門，重重口舌，這也不過是男家慳吝，女家爭競。你想天下事若是都像卜書貞如此豪爽，女家還有甚麼不願意的呢？所以三姑娘這邊，只管購辦粧奩，都要想同卜書貞那邊比賽，將伍士元當日所遺的積蓄，也就花費去十之四五。卜書貞看去，還覺不甚光彩，又暗暗的送了一千兩銀子過來，置備什物。玉鶯心裏到很不以他母親行事為然，自家轉落得不去過問，任憑他母親同那些爺們僕婦料理一切。此時家中前前後後，都整潔成錦國模樣，住宅左邊有五間楠木大廳，廳前全是種的梅花。是時已經秋末冬初，殘菊縱橫，襯着那些雁來紅，分外明豔。梅花也漸漸開了。這一天，正是過路日期，玉鶯也有一班少年朋友，都陸續過來賀喜。玉鶯却不見雲麟到來，正是盼望。且說雲麟自從玉鶯那一夜見訪之後，也曾被玉鶯約過幾次酒宴，覺得玉鶯雖是貴家公子，却也不是一味執樁惡習。後來也就談得入港，隔着三天兩天，不是玉鶯到他家裏閒談，便時常寫字柬兒來約他，雲麟却也從不曾辭過。

這一天玉鶯過聘，論理雲麟便當早早跑來賀喜，無如雲麟有雲麟心事。越是聽見玉鶯那邊喜事忙得熱鬧，越是鉤起他無窮怨憤。暗念：「姨妹淑儀，分明是自己的婚姻，姨父姨母都曾允許過的。無如家世貧寒，便連兒女心願，也不能遂意。生生的將一個耳鬢廝磨，輕憐密愛的女友，送給別人。自己果然是死了便也一乾二淨，偏又同生斯世，同在一方，眼睜睜看着她巾擲舜前，含情喚一聲哥哥，而外，便連多說一句話兒，也不方便。天呀！你若不是惹置我雲麟，便該不要讓我含生負氣，立於天地之間。若還不明白的生我，為何入世呢！第一件好事，便有意無意的來戲弄我，使我抱這終身之憾呢！如今雖說是已同柳家結親，柳春的妹妹，我究竟也不曾見過，不知道能否賽得過儀妹妹？若是生得醜陋，不獨別人笑話，怕就連儀妹妹也要笑掉了牙齒呢！我，心裏豈不想早也將柳家姑娘嫁過來，只是可憐孀母孤兒，度日還覺不容易，這婚姻一層，怕一時還來不及。我如今也有十五歲了，不是與玉鶯同庚。他應該早早的將一個如花似玉的儀妹妹娶過去，我使硬派着連一個不曾看見過她顏色的妻子，都捱來捱在人家，怕再過十五年，還不知能娶得娶呢！」雲麟想到此，真是窮愁萬種，孤憤一生。你想玉鶯過聘，他那裏還肯來賀喜，這也罷了。偏生還有那個不解事的三姑娘，

從三五日前，使幾次打發人到秦氏這邊來請雲麟過去，幫着照應，寫喜帖兒，開禮單兒，雲麟決意不去。對着來請客的管家說：「你去稟復你們太太，說我在家害病呢，飯也懶得吃，路也懶得走。」那管家笑道：「少爺這是說那裏話？少爺不是十分強健，那裏像會有病？少爺如此作難，我們該得回去又被太太罵。好少爺！只當體貼我們，勉強去一趟罷！」秦氏也笑道：「麟兒，既然姨娘請你，你理應快去。姨父又不在家，這些煩文末節，叫你姨娘怎麼理會得來？」那管家道：「太太可是青天了！自從我們老爺出去，接連鬧這喜事，家裏忙得烏糟糟，起先我們二太太還將各事料理，不料打從老爺走後，她同我們太太又有了嫌隙了。說單姨此番出去，是太太用的心眼兒。所以小姐的喜事，她板起臉來一概不問，鬧着只逼着那個小小爺頑笑。太太想我們太太可真是煩難了！若少爺再不肯去，簡直要鬧出笑話！」雲麟聽着這管家一番話，想起三姨娘平時待我也不是不薄，若是此番不去，他們不知我的心事，還疑惑我有意作難，這還成個甚麼人呢？便又對着管家說：「即刻就來的。」於是雲麟去過幾次，只不曾看見淑儀一面，心中又是忽忽不樂。到了過聘日期，三姑娘清早就差人將雲麟請了過去。雲麟是決意不向玉鶯那邊賀喜，便躲藏在伍家這邊也好。後來見玉鶯那邊過來的聘禮，真是珍珠百串，錦繡千端，壓壓的幾乎

要將伍家前後五六進房屋都裝滿了，心中暗暗替淑儀歡喜，默念：『若是我家來聘儀妹妹，那裏會有這種富麗。論儀妹妹那種嬌媚，自宜蒙此豔福，我便是勉強娶着她，不是白白糟蹋了。』想到此，覺得一時心地空明，毫無障礙，到反歡喜喜的檢點這樣，查察那樣，正覺得熱鬧，忽地內裏一盞燈聲說：『請雲少爺進去寫年庚紅帖。』雲麟急忙撇下外面的事，一逕走入內室，只見內室中聞新燃着龍鳳檠燭，正中設着桌椅，都是大紅錦緞，鋪得完風不透，桌上一幅猩紅描金盤龍，儼鳳的全帖，一方硯，一對湘妃竹紫毫筆，一對三百子黑墨，全用五彩絲絨縛着，卜氏同三姑娘及朱二小姐，還有許多女眷，齊齊圍在旁邊，兩家的僕婦爺們，又簇擁着三下卜氏，笑道：『借雲少爺全福，請坐上去，替你儀妹妹填一回填年庚。』雲麟含着滿臉羞愧，勉強向那張太師椅上一坐，一霎時，模糊糊，不禁又涉起遐思來，想：『我雲麟若是娶得儀妹妹，萬一雙雙歸甯，怕姨娘這邊不是這樣款接我，如今我獨自坐在這裏，可惜肩下沒有儀妹妹低眉微笑的陪，着總算是我欠着福分。』想到此，從無窮羞忿之中，又微微露出些愁怨顏色，此時旁邊伺候的人，已將香墨磨好，雲麟提起筆來，按着帖子，不由的將自己的年庚直寫上去，寫完了方才知，不覺大驚，心裏想道：『這便如何是好？儀妹妹終身大事，又不能將這帖子廢去不用，另換帖子。』幸喜旁

人還不覺得，雲麟只管按着帖子不放，還是朱二小姐在旁邊笑道：『相公這年庚寫得是不錯的。』一句話提醒了雲麟，方才悟出自己的年庚，原是同淑儀一樣，一塊石頭，方從心上落下，又不禁暗暗笑起來，剛將帖子寫完，便慚慚的下了座，旁邊忽然又走上二個管家，手裏拿着大紅全帖，向自家面前一揚，說：『富少爺那邊請少爺晚安，那邊家人已經到少爺公館裏去過兩次，後來知道少爺在這裏，還說請少爺早點去，他們少爺恭候着呢！』雲麟聽到這話，忙連搖頭說：『不去不去，你快打發那邊管家走罷。』這家人答應了一個『是』，便下去了。三姑娘笑道：『既是那邊等着你，你為何不去？』雲麟道：『便去也沒有味兒。』朱二小姐笑道：『我知道雲相公的心……』雲麟深恐朱二小姐說出別的閒話來，忙望着朱二小姐丟了一個眼色。朱二小姐接着笑道：『他是看人家做大喜的事，心裏很高興，其實大家總有這一天，這又何必懊惱呢！』雲麟被朱二小姐說得臉上紅起來，大家哄堂一笑，旋見那個家人又急急上來，向雲麟笑道：『道才家人下去，將少爺的意思回覆富少爺那邊的人，誰知他們管家說，他們少爺吩咐的，若是請不到少爺，便是個死，他們少爺的脾氣，是少爺知道的，還求求少爺體貼他們。』雲麟頓腳恨道：『怎麼我今天都遇見你們這班人了？早間這邊去請我，也是這樣說，此刻那邊請我也

是這樣說，我簡直不是甚麼少爺，便算我是你們諸大管家的護法。」說得那管家也笑了，還是執着帖子呆立不動。朱二小姐笑道：「糊塗東西，還不快滾下去，你不聽見雲少爺允許做你們的護法，便是答應肯去了。」那家人方才退去。雲麟延至上燈時分，玉鶯那邊又打發人來，催過幾次。三姑娘同朱二小姐也硬逼着他，雲麟不得已，穿好衣服，剛待要走，三姑娘又命一個家人送雲少爺過去。雲麟走出門外，那家人早點好了燈籠，在前面引着。雲麟一眼看見上面是簇新寫的「湖北候補縣正堂」七個大字，忙命人快替我將燈吹滅了。那家人道：「道路漆黑，沒有燈籠，怕不好走。」雲麟急道：「這有甚麼要緊，便是跌死了，都可使得我，只不要用這燈籠。」那家人也不知他是甚麼用意，只得提起燈籠來吹滅，估着黑頭裏，走至玉鶯公館門首，早見燈彩輝煌，人馬嘈雜。門口的人，見雲麟列來，便有人引導着向花廳上走，遠遠的已聽見那絲絃聲音，彈得如雨點一般。剛走至階下，見廳上筵席已齊，衆客一例的都站起來。玉鶯迎得上前，拉着雲麟的手，伴嘆道：「大哥是惱了咱了，幾乎不把咱盼死，你看大家久已到齊，專等大哥光降，方才開席。大哥不憐惜衆位弟兄，也還訪憐惜這幾十枝名花，可憐她們秋水，怕的都要盼穿了。」雲麟遂向衆人拱一拱手，又望着玉鶯長揖道：「賀喜來遲，還求老弟寬恕。」玉鶯笑道：「大哥又來講

客氣，咱今天奉請，豈是要大哥賀喜來的。」二人正在絮絮，那一班少年，早大聲嚷起來說：「入席罷！入席罷！我們五臟神都餓得逃了。」於是早一窩風，各人攜着妓女，也不待主人安席，紛紛入座。雲麟此時，也使隨意揀了一個座頭坐下。玉鶯又命一個雜妓陪坐在雲麟身後，家人們穿梭也似的斟酒上菜，一時笙歌嘈雜，擲骰飛觴，鬧得一塌糊塗。雲麟認得那些少年，無非是些縣尹文郎，二丞公子，也有會過的，也有不曾會過的，衆人忙着轟飲，也不理會雲麟。雲麟更是孤詣雲標，逸情霞舉，彷彿泥塑木雕似的，除得酒到杯乾，更是一言不發。諸君！世界上最樂的事，莫過於飲宴了。然而其中却還有個分別。一種是衣冠楚楚，屬員陪着上司，上司叫用菜，任是撐腸滿腹，也要勉強吃得一兩箸。上司叫吃酒，任是頭昏眼眩，也要勉強喝得一兩杯。臟腑非我所司，喉舌悉爲人用。回家來，嘔吐狼籍，彷彿害了大病一般。第二天還要遞個手本去謝一謝寵召之恩，逢着別人，還要趾高氣揚說：「某日某日，大人厚我。」你看這不是冤枉呢？又有一種是偕着氣味不同的人，虛與委蛇，不笑強笑，不言強言，說出來無非滿口寒暄，行出來更是渾身禮數，更有那使促狹的，通同了幾個人，哄詐騙逼得別人大醉，以爲笑樂。於是一杯酒，到了面前，較量毫釐，商量深淺，腮紅頭赤，鬢豎髮張，雖是朋儕，儻同仇敵，臘燭着人垂淚，奴僕爲之不歡。細想起來，這又

是何苦呢？所以酒不必過美，暢飲為宜。饌不必過豐，適口而止。到是花前月下，過着幾個知己，隨意小酌，狂則痛談時事，人無責言呢，則密鼓幽懷，各無嫌隙。若其不能得此，則無甯呼皂隸與痛飲，引妝豎為知心，聆其坦率之詞，頗具天然之趣。雲麟未嘗見不到此，特是礙着玉鶯，若苦敦請，勉強來此一行。其實這一夕之間，幾乎不把雲麟頭都磨白了。酒已及半，衆人神態越發不能入目，或是喧爭笑罵，或是抱着妓女坐在席上，摸乳啣舌。不像雲麟將那個雜技撒在腦後，也不同人家講話。人家唱起曲子來，他也似聽非聽，歌了一刻，雲麟再忍不住，趁衆人鬧亂之中，自己早立起身來，跑到外面，首一個潔淨書房裏，向坑上一躺，覺得微微躁熱，又將外面袍子脫了，只穿了一件飛紅灑花的小棉襖，朦朧雙眼。忽見門外一閃，有個女郎跟進來。雲麟此時，正是心緒惡劣，又多飲了幾杯酒，也不理會外面進來的是誰，他只管背着臉睡他的。那人走至身旁，將雲麟捺得幾搖，笑道：『睡在這裏，怕受涼，他們知道你逃席，是要罰酒的，還不快坐起來。』雲麟掉頭一望，正是適才坐在自家身後的那個雜技，見這書房裏沒有人，不禁也就伸手將她的玉腕輕輕握住，說：『你叫甚麼名字？今年幾歲了？我適才在席上不好意思同你講話，你不要怪我。』那雜技笑着，便向雲麟身旁一坐，說：『我叫紅珠，今年十四歲了，少爺可是姓雲？』雲麟將頭一扭，說道：『

奇呀！你怎麼會知道我姓雲？』紅珠又掩口一笑，說道：『少爺是進過學的，進學的人，紅報紙街上都貼滿了，我有甚麼不知道？你不常在我們隊裏走動，到還比我們靚些，怕跑了，就不老成了。』雲麟被她說得臉上一紅，旋又將手放下，跳下坑，披起袍子，望外就走。紅珠一把扯住雲麟的手，笑道：『此處很清淨，我們在這裏談話好不好？跑出去幹甚麼？』雲麟急得笑道：『剛才你不是說的逃席？他們要罰我的酒，如何這一會子，又叫我不去了？』紅珠又是一笑，雲麟見紅珠很是嬌俏，也使並肩坐下。紅珠道：『你幾時到我家去坐坐？』雲麟道：『你在那裏？』紅珠道：『我是在人家搭班的，你若怕聲名要緊，你最好一選到我家裏去訪我。我家住在北門城外，那裏有一座送子觀音庵，走過這庵不到十幾步，有一處編着竹籬，沿着竹籬全種的是些紅白芙蓉，緊靠門首，有一株大橘子樹，你約個日期，我一定回家來等你，便是我不到家，我有個姐姐，她也叫妙珠，你會着她，但說是紅珠叫你來的，她自然會接待你。』雲麟點點頭。紅珠道：『究竟幾時去呢？就是明天罷。』雲麟又點點頭。兩人正在呢呢私語，猛聽得廳上玉鶯罵起家人來說：『雲少爺呢？你們通是死的，不曾看見。』雲麟便撒下紅珠，說：『不好，他們鬧起來了。』忙飛步趕至廳上，見筵席已經將散，笑對玉鶯道：『我在你那個書房裏歌得一首歌，列舉着你着急

了。玉鶯見雲麟出來，也就無語。是時各妓女都紛紛上轎，紅珠臨行，又微微望着雲麟一笑。雲麟羞得將頭低下來。玉鶯雖出神情，不禁拍手大笑道：「奇呀！你們是幾是聯絡上了，不相信！大哥坐在外面，好似目中無妓似的，誰知大哥心中卻有妓呢？」雲麟笑道：「是她尋我來的，我却不大理會她。」座中有一個少年道：「紅珠這孩子也沒有甚麼出息，別的還罷了，只是應酬這一層功夫，她却沒有，我們就不大喜歡她。」玉鶯笑道：「她偏生趕着我們雲大哥，怕不是情有獨鍾呢？」大家又笑談了一陣，別人也都散了。雲麟剛待要走，玉鶯攔着道：「大哥在此稍坐坐。」雲麟答應了。玉鶯俟諸客散後，重將雲麟引入自家一個臥室裏，命家人將碧洱茶濃濃的泡了兩杯，又設了許多解酒藥品，雲麟遂隨意躺在一張皮椅上。玉鶯一而跪起腿來，叫家人替他脫靴子，一面笑道：「主人很容易做呀！咱今天頭都被他們鬧昏了。」雲麟忽然一笑，玉鶯道：「大哥為甚笑咱？」雲麟笑道：「我笑你今天便讓鬧昏了，還有昏的時候在後呢。」玉鶯也笑起來。雲麟又笑道：「今天幾乎有一件事對不住你。」玉鶯道：「大哥此話怎講？」雲麟道：「今日我在姨娘那邊，他們請我替你的夫人填年庚，我老實便將我的年庚填上了。」玉鶯笑道：「照此看來，大哥豈不失了便宜。」雲麟笑道：「幸虧好，我同我們姨妹是一樣的年庚。」玉鶯驚道：

「有這樣的奇事！當初大哥為何不同那邊結親呢？」雲麟聽到此，不禁臉上一紅，從丹田裏嘆了一口氣。玉鶯在這個當兒，一燕連聲命旁邊伺候的人都一齊退出去，自己挪了一挪，向雲麟身旁坐着低問道：「咱有一句話，久已想問你，咱隱隱聽見人說，大哥同那邊本有婚約，可真不真？咱們都是至好，有話不妨明說。」雲麟又嘆了一口氣。玉鶯道：「後來怎麼樣攔着不談的呢？」雲麟又嘆了一聲，那聲氣便有些哽咽，說道：「只是一個貧字累着人耳，不瞞你說，豈但有約，我家聘禮都預備好了。不料半途上會出這岔。」富玉鶯笑道：「你的姨妹心裏覺着怎麼樣呢？」雲麟此時正在酒後，心中又抱着無窮怨恨，遂也不顧利害，大喝道：「論她的心，總算是同我一樣，只是她那祖母硬生生從中作梗，怕她芳心碎也抱着多少委屈呢！」玉鶯又問道：「照這樣看來，大哥同你這姨妹，輕憐密愛，想不止一朝一夕了。近日來可還常常相見？」雲麟含笑不答。玉鶯察看到此處，不禁站起身來，走到自己一張書案上，拿起一枚鎮紙的玉獅子，捧成兩截，大喝道：「我好恨呀！」雲麟被這一喝，方才知道適才的話，說得大意了。忙站起來，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結同心
義薄雲天空門驚祝髮

雲麟

此時偷眼看見玉鸞面紅頭赤，鼓着兩個小腮兒，一言不發，像是思索甚麼事兒。光景心中十分懊悔，倒把適才吃的酒，全都嚇醒，覺得自己說話，太不審慎，怎麼說出這些嫌疑來了。剛待上前陪罪，猛又轉念恨道：「論你我的交情，雖算不得個如膠似漆，然而也當得起忘形兩個字了。怎麼白白的說了兩句頑話，你便拿得下臉，使出你的公子脾氣來，其實講平日的情分呢，大家就多聚聚也使得。若是不講情分，撒手便撒手，這也不用氣得這個形狀。」雲麟想到此，轉氣憤憤的也不同玉鸞作別，逕自想走出去。玉鸞見三雲麟要走，猛走得近前，一把將雲麟手扯住，依然推至那張椅上坐下。氣急敗壞的喘着問道：「咱有一句話要問大哥，大哥同咱可算得是至好不是？」雲麟冷笑道：「怎麼不算至好呢？不算至好，我適才也不敢放肆說那些話，累得你生氣了。」玉鸞狂笑道：「好了好了！大哥既許咱是至好，大哥却不能逼着咱去做狗彘。」雲麟聽着他這沒頭沒腦的話，也猜不出他是甚麼用意，便答道：「你歇着罷，看你急得頭上青筋都暴漲起來了。」玉鸞躁腳道：「初次談這親事，咱就知道咱的母親太忤莽了。切記得咱們那天第一次相見，咱的母親扯着你那姨妹，說給咱做媳婦兒罷！咱其時便偷眼瞧見大哥，坐在旁邊，聲色俱變。咱又留心看看大哥同你那姨妹，真是如花似玉，天生成的是一對兒。咱心裏還暗暗

羨慕，後來糊裏糊塗，不知咱的母親怎麼便同那邊真結起親來了。咱還詫異為何大哥府上終不曾同那邊提過這件事呢？總怪咱年輕臉嫩，後來也不曾問及大哥。若不是大哥今夜酒後說出心事，咱一世做了狗彘，還在夢裏。好大哥！咱是決意不娶你那姨妹了。今日的喜事，咱敢說咱這邊全是替大哥做的大哥若真是愛咱，把咱的狗彘名目就此消除，咱便感激不盡。若是大哥拘着俗見，不肯允許，咱也沒有別法。咱便將咱頭上這萬縷情絲，一刀斬盡，去做和尚罷了！咱句句是肺腑之談，咱若有半句虛言，皇天在上……」便隨手將那摔斷的玉獅拿過來，說：「咱將來就像這玉獅結局。」說着，氣噓噓的一屁股癱在椅上。雲麟此時聽着玉鸞說話，好像打雷似的，轟轟的震入耳朵裏，震得渾身驚戰，好半晌回答不出一句。兩個人轉呆呆的坐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望了一會，雲麟再也沒有話說。猛的扯着玉鸞雙手，不由嗚嗚咽咽痛哭起來。含淚說道：「好兄弟！我很感激你，你的心事，算我感激就是了。你的議論，却千萬不能當真，怕咱知道要責備你的。」玉鸞大聲叫道：「母親嗎？她總不能逼着咱去做狗彘，大哥再不用推辭了。若再推辭，我今夜便是個死。咱雖然不知道甚麼道理，這血氣兩個字，却是咱們少年人不可少的。你想，你本來有成約的一個妻子，咱生來跑來奪了。咱敢是個強盜，咱怕強盜也還不肯做這等事呢！」

雲麟道：「話雖如此，只是我目下也聘了妻子了，便是你認識的那個柳春的妹妹。」玉鸞拍手笑道：「這一說更加好了，柳府的小姐，大哥便讓給咱，咱明天便逼着母親去說。伍府上的喜期是已經擇定了下月二十四。這一天，大哥便將你那姨妹娶過去罷。大哥若是需甚麼費用，咱便着人送銀子過來。」雲麟點點頭，拭淚說道：「這件事還須從長計議……」此時室中兩人一會兒談說，一會兒涕泣，外面那些僕人並不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甚麼藥。停了一歇，見裏面不大有聲息了，才一個一個的趕着走至室外。內中有個家人將頭一縮，嚷道：「阿呀！好大風呀！」雲麟在室中聽見這話，再側耳聽時，果覺得西北角上虎吼的起了大風。天井裏，幾株梧桐樹，還有些枯葉子在上面被風捲得像潮水一般，沙沙作響。雲麟忙辭了玉鸞，說：「夜深了，怕天色不好，我須得趕緊回去。」玉鸞便着人護送雲麟，臨行又叮囑道：「大哥適才的話千萬不要忘却。」雲麟無語一逕回家，秦氏已經睡了。次日清晨，誰知便降下一天大雪來，地下已積得五六寸深淺。雲麟使也不曾到書房讀書，日間無事，便將昨夜玉鸞所說的話一一告訴了秦氏。秦氏不禁笑起來，說：「虧你們這些孩子會想得到，說得出婚姻大事，是由你們孩子們當做兒戲，麼？不要張揚出去。被人家笑話，還是小事。萬一被卜老太太知道了，還要議論我們做母親的沒有教訓。」

呢！好兒子！你一心一意放在書本上，這些不要緊的事，沒的把來擾亂自家的神志。」雲麟一團高興，忽然被秦氏兜頭淋了一杓冷水，老羞成怒，不禁跳起來，嚷道：「這話又不是我想出來的，是他自家情願，你懂得甚麼？我為甚把心放在書本子上，我讀書成名好讓你享福，我不是個餓子，我拿定主意了，要討飯大家一齊討。老實說，你也休想我這兒子長進罷！」說着，怒咩咩的咬牙切齒，把手敲得桌子震天價響。秦氏見他這種猖獗情形，不由也怒起來，說：「好呀！我是養出反叛來了，你該向我這樣挺撞，你還是讀書進學的人呢！一些道理不懂得。」雲麟聽了越發焦怒，說：「就算我不懂道理，就算我是反叛，你拿刀殺了我罷，我從今便不讀書……」一面說着，一面跑入房裏，將架上的書一捧一捧的攢在地上，用腳踐踏，依他性子，還要覓一個火種，將它燒得乾淨。秦氏只氣得手足發冷，口裏儘嚷：「畜生！畜生！」黃大媽忽然聽得內裏母子吵鬧，忙飛奔進來解勸。一把將雲麟扯住，說：「我的少爺，快不要如此，把太太氣出事來，少爺怎麼對得住過去的老爺？老爺半路上將太太撇了，九泉底下，未嘗不含恨！若是知道少爺今天待太太這個樣兒，豈不要累他老人家在陰曹地府也不安……」秦氏聽見黃大媽這一番話，不由觸起半生傷感，想着雲錦，便「呀」的哭起來。雲麟到此，也漸漸有些懊悔，又一時不肯認錯，掙脫了

黃大媽一逕跑得出去。走出大街，只見道途上被雪壓得通白，也辨不出路徑。各店鋪都冷清清的，那雪還是搓綿扯絮，順着大北風捲得像柳花一般飛舞。雲麟東磕西撞，跑了好一會，也不知向那裏去才好。猛一想起，昨天那個紅珠曾約我到她那裏去坐坐，我左右沒有去處，便去走一回也好。主意已定，一轉身便向北門而來，出了城，那寒威愈嚴，衰柳枯蘆，浙浙作響，凍溪小犬，遙遙的趕着雲麟亂吠。雲麟踉踉蹌蹌，高一脚，低一脚，只管望前走。風雪模糊，也辨不出那一處是送子觀音庵。遠遠的見有一叢松竹，雖在隆冬天氣，尚是青翠交加。雲麟屏着氣，跑至其處，果見廟門上面石額，露着「觀音庵」三個藍字。銅環雙掩，寂靜無聲。便沿着庵前走了一會，越走越荒僻了。雖有幾處村莊，都是炊煙不起，絕無人蹤，便是想尋覓一個走路的人問一問，都不容易。覺那紅珠說的甚麼竹籬，以及門前的橋樹，全然沒有捉摸。遲疑了半晌，好容易看見有一家莊子門底下，坐着一個老者，場上也有些樹木，一半被雪壓得倒垂下來，也不知是橋樹不是，大着胆走到那老者面前，問道：「紅珠在家麼？」老者皺着滿臉凍皮，正自沒精打彩，見身邊忽然走出一個美貌少年來，渾身雪都遮白了，笑道：「相公問誰？」雲麟道：「我問的是紅珠。」老者笑道：「在家呢，在家呢。請相公稍待片刻，我去將她喚得出來。」此時兩人正在門首談話，驚動門裏及

左隣右舍的婦女，都跑出來觀看。指指點點，大家交頭接耳的議論，似乎說這樣大雪，這相公還巴巴跑到這荒村所在，煞是奇怪。雲麟也不理會，總覺得已經尋出紅珠居址，終是不負此行。正在鵲立伺候，果然見先前老者一步一歩的，從莊子後面趕着一物，繞到場上來，嘴裏不住的喚着：「啾，啾。」雲麟大是奇訝，見那物渾身塗着紅土，四蹄在雪地上，一印一個小洞，驚問道：「這是甚麼？」老者道：「這是紅豬！這畜生渾身花白毛片，孩子們嫌牠素淨，便替牠用紅土染上。至今顏色越發鮮活，別人家却是沒有。時常總有些人鬧着來看，相公沒事，着實賞鑒賞鑒不妨。」雲麟方才知道老者是錯聽了他的話，不由暗暗發笑，掉轉身子就走。還隱隱聽得那老者埋怨說：「巴巴的叫入將紅豬喚出來，也不瞧一瞧便跑了。」雲麟十分懊悔，罵道：「紅珠荒唐，她分明是謊我，她那裏有甚麼住家，累我白跑這一趟，可不是冤枉，由她去罷，我也不訪她了。」幸此時雪已漸止，不如快快回去，於是忽忽仍向原路走回。走至吊橋旁邊，猛一抬頭，忽見城裏飛也似的抬出一乘轎子來。轎簾底下，尖削削的露着兩瓣紅菱，映襯着滿山瑞雪，分外嬌豔。觸入雲麟眼裏，不覺心中一動，正待向轎簾裏偷看，忽然轎簾一揭，內裏女郎笑喊道：「你不是雲少爺？」說着，便命轎夫將轎子歇下，自家條的跳下了轎。一把扯着雲麟，笑得花枝招展，說：「你是不

是到我那裏去的，為甚不坐一會等着我？我猜准你一定不
失約的，我所以冒着這樣大雪，也趕得回來。見你衣服都被
雪打濕了，快點同我坐着轎子，地下這樣深的雪，如何走得
？」雲麟見是紅珠，見她這伶俐身段，雖是穿着皮衣，緊緊的
束縛得好像沒有多穿衣服一般，腮頰上染着薄薄胭脂，劍
影珠光，炫耀眼目，早迷糊起來，也不知道該同她說甚麼話。
低下頭，看見她兩隻小脚踏着雪地，不禁連聲催着說：「快
上轎罷，快上轎罷，須防凍着。」紅珠一笑，便扯着雲麟並肩
坐入轎裏，此時雨旁已圍了一大堆蓬頭赤脚的男女，看這
模樣，煞是驚怪，疑惑一個閨女，怎麼把一個少年孩子，硬搶
入轎中，跑回去了。大家笑着議論，見轎子抬起，他們才一閃
而散。雲麟坐入轎裏，覺得這轎子溫香馥郁，把剛才冰天雪
窖的慘象，消融得無形無影，又軟綿綿靠着一個女郎，他是
初開色界，不禁渾身有些癱化起來。不由也將自己的腮頰，
緊緊貼到紅珠臉上，將適才訪她不過的話，說了一遍。又說
到那個老者如何趕着一個紅豬來戲他，引得紅珠笑得顛
頭掉腦，又把手在雲麟身上亂掐，說：「我只是恨你，你為甚
這般糊塗，弄出這些笑話，我是不許你再告訴別人。別人知
道，又該拿紅豬兩字來戲弄我了。」雲麟點點頭，見紅珠如
此風狂，不禁有些春心蕩漾，悄悄的將手伸至紅珠胸口撫
摩，紅珠一笑，用手指刮臉上，羞地道：「你想甚麼？」說着便

將外面一件皮襖鈕子解開來，笑道：「天怪冷，把手來在我
懷裏溫着也好。」雲麟果然伸進手去，覺得和暖異常，只是
裏面還隔着一件緊身小襖。雲麟此時十分快活，但願由城
口到紅珠家裏，便走得一年也不妨事。惟恐轎子走得快，偏
生走了一會，已離紅珠家不遠。紅珠將雲麟的手拖出來笑
道：「放老誠些罷，被我家父母捉住你，將你吊在樹上。」雲
麟聽見此語，果然嚇得有些變色，說：「阿呀！同你這個樣兒，
怕你父親不要生氣。」紅珠笑道：「還有我呢！總捨不得教
你吃虧。」正說着，那轎子已經落地。紅珠一把拖着雲麟，直
望屋裏走。雲麟留神瞧着，全不是適才走的道路。只見茅屋
五椽，收拾得却甚是潔淨。檐前冰柱，拖得有一二尺來長，屋
裏也安着火盆。一個白髮婆子，笑嘻嘻迎得出來，說：「紅兒
回來了，你姐姐昨晚還捉着你，說你今天定該回來，果不其
然。這一位少爺面生得很，到不曾來過。」紅珠笑道：「這位
雲少爺是我約他來的，娘呀！爺爺呢？」婆子笑道：「他老早
趕進城買肉去了，知道你回來，你不定沒有容清湯寡水，像
個甚麼樣兒？」說着，便讓他兩人在一座土炕上坐了。又捧
出一個白銅小手爐兒，揭起蓋子，放了些芸香，遞到雲麟手
裏。雲麟含笑不肯去接。紅珠一把奪過來，笑道：「讓我把手
溫一溫，他這雙手忍點凍也不妨事。」說着，將個粉頭縮入
高皮領裏，吃吃的笑。雲麟斯斯文文坐着一言不發。婆子扯

三話四說了些沒要緊的話。過一會，又取出些瓜子花生碟兒，縱橫放着。又笑道：『這位少爺面嫩得很，簡直同那一年那個賀少爺差不多模樣兒也彷彿。』紅珠把頭一扭說道：『娘提這些事做甚，使人聽得怪難受的。姐姐近來在廚裏還好？』葵子道：『有甚麼好不好呢？自從出了那件事，外面也有些風聲，府縣門口的大爺也時常向靈師太騷擾過幾次。如今靈師太也不敢大做了。除得走幾個熟客，外人也不招引。』紅珠點點頭說道：『爹爹回來了。』雲麟向外面一望，只見籬門外走進一個老翁，白髮婆娑，皮膚枯黑，肩背上背着一把破傘，左手提酒壺，右手一個竹籃兒，戴着鹽醬蔥蒜，有斤把肉掛在籃子外面，衝風冒雪而來。紅珠望那老翁笑道：『爹歌着罷！大雪裏跑來跑去做甚？』那老翁笑道：『孩子回來了，這位少爺是誰？』紅珠替雲麟說了名姓，那老翁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少爺』。他自理會弄菜去了，老婆子坐了一歇，也去幫着老翁。屋裏只剩下他們二人，紅珠一把將雲麟拖入房裏，黃土白茅，雖然不甚華麗，然那張床榻，却還是雪白帳子，大紅帳顏，床上也疊着兩幅綢被。紅珠笑道：『這床便是我姐姐回家睡的，我們且先來坐坐。』紅珠此時更將自己一條伶仃俐俐的腿，跪來搭在雲麟身上。低聲問道：『你愛我不愛我？』雲麟盈盈一笑，正待回答，忽見門帘一閃，躡手躡腳的走進一個人來。紅珠眼快，早已看見

笑罵道：『看這與貨，最是來捉你的孤老了。』雲麟見那人約有二十餘歲，身穿一件淺藍水田衣，外加元色緞背心，鬆的攏了一支高髻，手中只少了一柄雲帚，便宛然那戲上做的思凡尼僧。見着雲麟，猛覺得吃了一嚇，不由失聲說道：『阿呀！這少爺不是活脫像花仙？』說了這句，似乎覺得造次，又忍住了笑道：『好好我的乾淨床，可不許你們幹把戲。』紅珠笑道：『呀！我同雲少爺還是第二次會面，值得你嚼這些舌頭。好姐姐！雪也住了，我們停一歇，你引我們到你那廚裏去，要一會子，可好不好？』雲麟此時已猜出這人便是紅珠說的，她姐姐妙珠了。只見妙珠蹙着雙眉，說：『我們庵裏不比往時了，弄得七橫八豎，我們師傅病了有兩三個月，沒有人照應，好笑鐘也不響了，鼓也不鳴了，長明燈也滅了。佛龕神几，積得灰塵有一尺來深淺，便是去也沒有大味兒。妹妹還是陪雲少爺在這裏頑罷。』紅珠跳下了床，扯着妙珠笑道：『我不依，我偏要去。』妙珠笑道：『去就去，怎麼裝出這小孩子形狀兒，我須不得乳喂你。』姊妹正在房裏調笑，外面婆子已喚他們出來吃飯。大家胡亂吃了飯，雪已一些兒不落，只見籬內籬外，凍得一色白玉似的，天半已漾出些晴雲來，寒氣越發逼人戰兢兢的。紅珠下坑說道：『大家快走，我們踏着這凍雪，甚是有趣。』于是妙珠同雲麟也跟出來，一直望送子觀音庵行去，走不了多遠，已到門首雲

麟却不會來過，見橫額也是藍字，却又多着送子兩個字，不是先前過的那個觀音庵。剛走進門，劈面撞着一個人，匆匆的向外走，把雲麟大大嚇了一跳。想待藏身，已是不及，只得垂手立在一旁。那人見了妙珠，笑喊道：「阿呀！我特特的來訪你。」一語未完，忽見了雲麟，頓時面上露出誠敬顏色。望雲麟道：「這個地方，你怎麼會跑得來？」雲麟羞得無言可答，那人轉不同她們姊妹兜搭，一逕走了。雲麟望着紅珠，蹙脚急道：「都是你要鬧到這裏來，偏生遇着他，又該去告訴我的先生了，少不得又有一番氣受。」雲麟說到此，幾乎要哭出來。紅珠笑道：「你怕他做甚？他說在這裏遇着你，請問他到這裏來幹甚麼呢？」雲麟急道：「不是這樣講，我們中國的事，他位分算些，便殺了人，也不妨位分卑些，同是做的一件壞事，他會有嘴來議論你。」妙珠道：「雲少爺也不必計較這些罷！快點向裏面逛逛，天色太暗，怕雲少爺還要趕進城。」于是妙珠便將雲麟同紅珠引着，在四處週覽了一回，便連那個密室所在，也同他去窺探了一窺。雲麟終是快快，覺得沒有甚麼意味兒，剛待要辭了妙珠，回轉去，忽有一個光頭小尼跑得來，向妙珠耳邊說了幾句，妙珠笑對雲麟道：「正是一個人，人生不得太俊俏，我們師傅病裏，不知誰去告訴她，少爺在此，又說少爺長得很俊，師傅聽了，想請少爺進去見一見，不知少爺可肯不肯？」雲麟聽見妙珠說

的話，轉覺得甚是靦覷，一言不答。紅珠拍掌笑道：「你為甚不去？她見一見你，死了也是甘心。我總不愁她打我手掌上，將你奪了去。」說着，一把將雲麟手攬住，隨着那小尼，曲曲折折穿了幾重房屋，走至一所靜室，收拾得十分潔淨，房門裏外都站了好些尼僧。見雲麟走來，大家伸頭整脚的張望。內有個小尼笑道：「雲少爺來了。」雲麟隨着紅珠，剛踏得進門，靈修在床上，不禁欠起身來，仔細向雲麟一望，猛的怪叫起來，說：「花仙饒命，花仙饒命！」喊得愈利害，聲氣愈接不上來，兩眼翻白，手足挺直。一衆尼僧驚道：「不好！不好！師傅是要圓寂了。」大家也不顧雲麟，忙着替靈修挑帳子，穿驗衣。紅珠大驚，不知道雲麟何以會把靈師傅看煞了。急急扯着雲麟，望外就走，出了庵門，已是黃昏光景。雲麟便要進城，紅珠向他一笑，說：「這時候你還趕進城去，我們家裏雖然醜醜，便沒有一張床鋪，安置你少爺。」說着，便將一副嬌俏面孔放得下來。雲麟又羞又怕，只得委委曲曲，是夜便住在紅珠家中。且說富玉鶯當晚送過雲麟走後，一夜不曾好生安睡。次日悶坐室中，思量這件事，怎生發付，意欲決意進去告拆母親，暗念：「母親性氣是最暴躁的，萬一不以此事為然，難保不有一場責備，終是于事無濟，況且花玉般的一個妻子，白白的把來讓給人，恐怕日後自家還有懊悔的時候。那一天替她父親錢行，記得兩個人盈盈同坐在一張席

上，看她雖是含羞不語，然那一種嬌貴體態，須得要像咱們這份人家安置她，算了罷，咱更不必生這枝節了。」想到此，只管隔着玻璃窗子對着那雲發呆。這個當兒，暖簾開處，走進一個丫環，手裏捧了一碗鹿茸粥，是卜書貞吃刺的，命她送出來給玉鸞吃。玉鸞全神都貫注在雲上，一毫不曾看見，忽的直跳起來，說：「不可不可，真是不可。」丫環正猜不出玉鸞是說的甚麼，便輕輕叫了一聲，說：「少爺吃粥。」玉鸞更瞪着眼叫道：「咱偏不可，咱斷斷不可。」丫環見玉鸞這般模樣，嚇得將碗放在桌上，一溜煙跑入內室，稟報卜書貞說：「太太不好，少爺瘋了，送粥給他，他也不知道吃，嘴裏只管喊這也不可，那也不可，像個不省人事一般。太太快去看一看罷。」卜書貞此時剛才下床，髮髻蓬鬆，尚未曾梳洗，聽見丫環道這一番話，不禁笑起來，說：「不是活見鬼嗎？少爺昨晚還好好的，你為何這般亂說。若是少爺不曾瘋，看咱不揭你的精皮。」那丫環一嚇，更不敢開口，只呆呆立着。卜書貞罵道：「怎麼釘住了，還你替咱將披風取出來，咱少不得到要去看看他。」於是又走過幾個丫環，忙忙的替卜書貞將一件玄色披風披好。卜書貞便拖着一雙睡鞋，站起身來，便走。前後簇擁着四個丫環，先前那個丫環，還站在房裏。卜書貞笑道：「你不肯跟着咱出來，敢是防咱破出你的謊，可不是。」那個丫環也只得快快跟着，內室離玉鸞臥房雖

隔着幾重庭院，所幸曲折都通着迴廊，一步也不會走雲地。卜書貞一面走，一面見那雲將庭前院角邊石都遮得像玲瓏白玉一般，轉貪看着景緻不走。停了一會，已近玉鸞臥房門前，一個丫環先跑進去通報。卜書貞怒罵道：「咱們家裏的奴才都死完了怎樣影子也看不見一個。」話猶未畢，隔壁房裏早跑出一個小廝，見太太清早忽然到了這裏，還不知為的甚事，垂手立着一言不發。卜書貞望他罵道：「你們還做夢呢，不在少爺那裏伺候着，到跑來在這裏顯魂。他們呢，難不成刺你一個。」小廝也不敢答話，只答應着「是」。卜書貞道：「呸！甚麼只管是是，是是問你的話，又不曾吩咐你的話，你答應咱做甚。」玉鸞此時知道母親出來，趕緊跑出幾步笑道：「母親這大冷的天氣，母親何不多睡一會兒，巴巴的跑到孩兒這裏。」卜書貞見玉鸞安然無事，却好先前那個丫環正立在身後，自家也不同玉鸞說話，先伸過手掌「劈拍」一聲，向那個丫環臉上打去，打得那個丫環動也不敢動。玉鸞已知其意，笑道：「敢是她向母親面前說孩兒怎的，這也難怪她。」卜書貞笑道：「她說你瘋了，白白的從清早上來戲弄我，可算得目無王法。」說着已走入室內。玉鸞請母親坐在自己床邊上，親自將薰籠向床前移得，一移。卜書貞道：「咱先要審問這賊人，為甚事咒着你。」玉鸞笑道：「母親須得寬恕她，孩兒道才確是出了神，不怪也

大驚小怪，孩兒却有一件心事，要稟明母親。」卜書貞將頭一扭，臉上很露着不悅顏色。說：「你生在咱這樣人家，也要算是稱心滿意了。怎麼還會有着心事？你要仔細些，不要五花腸子六花心似的大。凡一個富貴人家的孩子，別的沒有不好，只是這一顆心會滴溜溜的，今日想這件事，明日想那件事，隨着自己性子做去，不顧是非，不惜名譽。老實說，你若生在別人家呢，算是你的造化。你既然給我做了兒子，怕不能容你猖獗。你有甚麼心事？你說給咱聽。」說畢，便有了頭遮了一鍾茶來，自家端在手裏，更不言語。玉鶯心裏一想，說：「這可糟了蛋了，看母親這樣光景，這件事如何說得下去，倒反有些遲疑起來。」卜書貞見他忽不開口，不由「哈哈」大笑，說：「可是不出咱所料，咱猜准你的心事，斷手不敢稟。咱料想你有甚麼好事說出來呢？你自家斟酌，萬不能說的話，可不許引你母親生氣，莫道責罰不得你。」玉鶯此際萬分爲難，然而主意已定，却是甯爲玉碎，不爲瓦全，也不顧吉凶災福，轉侃侃將昨晚如何同雲麟敘談，雲麟如何說出心事，自家如何與他商酌，如何決意將淑儀嫁給他，下月廿四喜期，便讓他婚娶，只是表母舅那邊還須得請母親去說一說。」卜書貞聽他說一句，點一點頭，也不攪擾他的話，一直等他說完，忽的沉着臉道：「你這些主意，可是真的？」玉鶯答道：「母親面前，如何敢有半字虛妄？」卜書貞將手向

床一拍，說：「孩兒！你這件事做得很好，咱願意成全你這意思。至於伍宅那邊，等咱拚着這副面皮替你來說，咱那裏會知道雲相公同儀姑娘，早有成約呢？咱們姑太太一聲兒也不曾提過，老實些說，像咱家這般有錢有勢，誰也不想趕着咱這邊做親，可憐雲相公苦苦的讀書，還不曾有個進步。高門大户呢，也未必肯給他。低三下四呢，他又未必屈意俯就。難得儀姑娘同他又是親戚，又是從小兒在一處的，白白的被咱家拆散開來，良心上也講不過去。你不看他們同年同月同日同時，一齊趕着出世，這便是天老爺有意替他們安排好了。咱們如何敢逆天？」玉鶯此時那裏猜得到他的，母親不責備他，居然允着成全他的意思，不禁感激到十分，轉滾滾的流下淚來。卜書貞笑道：「怎麼你又好好的哭了，你敢是還捨不得，又懊悔起來。好兒子，你年紀輕，不曾領略到兒女的情事，等咱來告訴你。咱記得從小兒在家裏做女兒的時候，你的外祖母，一般請着先生在家教咱姊妹們讀書，咱的先生，將他一個兒子也帶在身邊，年紀同咱差不多，約莫都有十三四歲，生得怪可愛的。咱同他最親熱，同坐在一張書桌上，除得讀書寫字，便交頭接耳，絮絮的談個不了，也不知那裏來的這些舌頭，咱後來愛他不過，背地裏便同他講，要嫁給他。他也愛咱，便答應愛咱，好笑兩個人鬼鬼祟祟的，還寫了一張婚帖，後來咱將這意思告訴你外祖母。

外祖母是個規矩不過的，聽着氣得半死，重重的責罰了咱一頓，不許咱到書房，又將先生辭去了。其時咱魂夢兒都是想他，幾次尋死覓活的鬧，好容易過了一年半載，才淡下來了。後來嫁着你父親，咱心裏總還忘不了他，那時還逼着你父親將他訪出來，親替他捐了一個試用巡檢，如今聞得他也積蓄起些宦囊來了，這便是你母親從小兒的歷史。你想咱同他還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尚且這般愛戀，況乎雲相公同儀姑娘呢！」玉鶯見母親誤會他哭的意思，反說出了這些話，覺得有些慚愧，但點點頭，催着母親進內室去，恐怕受了涼，等天色晴霽，母親好向伍家說明此事罷。」誰知那

第三十

雲一直下了七八天，接連連化來化雲。卜書貞也懶得出門。其時業已交到十月初旬，玉鶯深恐延接下去，愈難收拾。趁這一天天氣半晴，便催着母親前去。卜書貞答應了，出去之後，玉鶯心地十分暢快，覺得此事做得光明磊落，不失為英雄作用。等到黃昏時分，見母親乘着轎子依然回來，自己懷着一個鬼胎，究竟不知這事若何結局。自己便立在廊下伺候，只見他母親下了轎，面色鐵青，不似平時模樣，心中先跳了兩跳，一直等卜書貞坐定，再也忍不住了，便開口問道：「母親今日到伍家那裏，想已將那件事議妥了。」卜書貞恨道：「那裏會妥呢！我剛才說得一二句，大嫂子還不怎樣，我門那姑太太到急起來了。說甚麼婚姻大事，怎麼這般兒

戲，說就要，說不要，還輕輕的當着禮物去送人。姑太太也罷了，偏生那個姓朱的這壞蹄子，格外挑剔，得利害，還按着書本兒，說了許多話。甚麼夫也婦也的，鬧個不了。咱是氣不過，跳上轎就走。兒呀！這件事若還任意做去，怕還有些棘手罷！」玉鶯聽到此處，默默無言，又過了幾日，卜書貞正坐在房裏，猛然有家人稟報進來，說：「了不得，少爺在天甯寺裏，削了頭髮，做着和尚了。」卜書貞大驚，失聲長嘆道：「咱早知道有這步田地。」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三十五回

重黃金齋夫檻鳳
疑白璧浪子杯蛇

卜書貞

旋即乘着轎子，帶了幾名僕婦，飛也似的向天甯寺而來。早見寺裏便有三三兩兩的閒漢，議論着這事。卜書貞一直走入方丈，那天甯寺每年都曾趕着卜書貞這邊乞過佈施。方丈和尚早認得卜書貞，雙手套着佛珠，含笑相迎，說：「太太放心，少爺是一時氣憤，過一會就好了。」卜書貞沈着臉道：「好呀！咱門每年也在寶寺裏，有點功德，不料你們反將咱的兒子誘在這裏削髮。」方丈和尚又笑道：「太太這話，小僧如何當得起。少爺是自己帶着剪子來的，猛不防將頭髮齊根斃了。」卜書貞道：「這畜生呢？」方丈和尚道：「此時小僧命知客陪着少爺，坐在小僧靜室

裏』說着，便在前引路，到了靜室。卜書貞看見玉鸞一絡的短頭髮披在頭上，又好氣，又好笑。嘆道：『你這樣兒是同誰賭氣，咱不能退掉一個媳婦，還多貼着一個兒子。』玉鸞見了母親，不覺垂下頭來，一言不發。卜書貞不由嘆了一氣，說：『咱也由着你們罷！咱辛辛苦苦的養了你，咱不能跟着你過到一百歲，你有這福分呢，在咱家裏也不愁一輩子錦衣玉食。你沒有這福分呢，你做和尚也好，還生也好，咱也管不了許多。』方丈和尚笑道：『太太也不必生氣，小僧斗胆留着少爺在這裏住幾天，包管完全運送少爺回來。』卜書貞道：『就拜託大和尚罷。』說過了，依然乘轎出了寺門，一疊連聲說：『到伍公館。』下了轎，也不待通報，拎着裙子直望裏走。見了卜老太太，便將今日的事，滔滔的說了一遍。卜老太太聽了，嚇得正沒主意。此時伍家上下人等，見卜書貞進來，氣色不好，知道定有緣故。大家正圍攏着觀看，聽見這話，各各搖頭吐舌。這個當兒，只見三姑娘挺身出來，含着滿眶眼淚說道：『妹妹也不必氣，這都是我輩兒的冤孽。在先同我姐姐那邊婚事已算成局了，半空裏忽跑出一個算命瞎子，被他生生沖破。驚兒此番舉動，雖說是胡鬧，然而在他想着，未嘗不是好意。若說是依着他，又倒轉過來。再同我們姐姐那邊結親，豈不是成了兒戲，這却斷乎不可。好在他們年紀都輕，月裏的喜期不妨緩得一緩，等驚兒過

些時，回過味來再說。妹妹你看我這話可是不是。』此時大家聽着，都說：『這般很好。就照這樣辦罷。』卜書貞也無可如何，只得快快而去。後來這件事傳入幾個道學先生耳朵裏，大家便都在酒館茶社裏議論起來。說：『世界上的事，不久都要反了，怎麼自己父母，替自己跨下的妻子，都會反悔要退起婚來。』又有一個說道：『聽說伍家那位小姐，生得也甚是不惡，為何未曾過門，他丈夫便把她休出來了。自古婦人家有個七出之條，怕這位姑娘還恐犯了八出呢。』說畢，撚着鬍子只管搖頭。座中便見一個少年至着頭嘆道：『這件事，你們却須來問我，我最是明白的。』眾人都道：『不錯，不錯，楊蝶卿在這些上面是最打探得確實。大家沒事，何妨講出來聽聽。』楊靖道：『伍家姑娘，從小兒我就見過的，那一次到她家裏，不抱她一抱。老實說，她那兩個小腮頰兒，不知被我嗅過多少次數。後來她到十歲以外，我還摸着她奶子取一取笑。她見着我，亦總不迴避。言語之間，似乎恨着我娶過親似的。後來不知怎麼，又看上了雲麟……』剛說到此，見茶社門外探進一個頭來，向裏面一張。楊靖笑道：『好好，他的先生來了。』接着又喊：『何其翁這裏坐。』大家才見何其甫一搖一擺的進來，手裏還拿着一根黑漆烟袋，禪兒口涎淋漓，從上截一直淋到下截，斜着身子望下一坐。同眾人說了幾句閒話，眾人又趕着楊靖問所說的事。楊靖

笑道：『何其翁，我們正在這裏議論你那膏高足呢！』何其甫道：『是誰？』楊靖道：『是雲麟。雲麟自從同伍家姑娘勾搭上了，便日夜住在她家裏，可恨他生得一副小白臉，後來我細細打聽，誰知他家女先生也入了港，保不定他姨母也是一路呢！』何其甫沈着臉道：『蝶卿你也不用枉口白舌這般亂說。雲麟那孩子，也算是老誠。』楊靖拍掌大笑道：『何其翁你說雲麟老誠，我死也不服。我不久却還捉住他一個不老誠的憑據，黃魚三子家的紅珠，還是他的恩相好呢。他兩個人好不火熱，大雪天裏還出城游庵，生生被我碰見了。』何其甫道：『雲家很是清苦，他那裏還有罐頭之資？』楊靖笑道：『呸！只要長得俊，沒有錢，姑娘們都可以倒貼。』

像何其翁這副面龐，那就難說了。大家正在談笑，猛聽得外邊一陣喧嚷之聲，接着便有一個人抱頭鼠竄直奔進來，帽斜衣卸，像個鬥敗公雞一般。求磕西撞撞着那些茶桌七橫八豎，眾人正盤閃不迭，後面果有人追來。見他頭上髮辮繞在頂心，左手提着一個竹籃，裏面纏纏着幾枚紅蛋，跑得滴溜溜的，在內裏滾。口裏嚷道：『小王八羔子，輸了不叫給錢，你是硬漢，你使站着。大家一拳一脚，打出禍來，有本事到縣裏堂上賒吃板子去。你若是想溜，便溜到你媽媽洞子裏，老子會闖進門扭你出來。』先前跑的那個人，也不敢答應，忽的拖入楊靖身後，笑道：『楊先生，請你替我講

個人情兒，他要打我呢。』楊靖便站起身來，將雙手一攤，望着後面追的那個人喝道：『瞎了眼的畜生，敢是沒有王法了，容你那樣恃蠻。』那個人怒的見楊靖攔着他，急得暴躁如雷，說：『姓楊的，你不知道，他在我攤子上擲骰子，賭紅蛋輸了有一百多文，他一個錢不給，你說我沒有王法，他是有王法的。你不用管閒事，你多管一管，你那個窩貨舖子，老子能叫你滾湯泡老鼠一個整的沒有。』楊靖此時挺身出來做這調停，原是恃着自己是個秀才，說幾句話嚇一嚇，這人便該罷手了。誰知那個人，又是个不怕死的，便破口冲撞起來。楊靖又羞又惱，見來勢洶湧，不敢再罵，只管氣到呼呼發抖。還是大家都一齊吆喝着，那人，那人氣纔餒了。做好歹，閉茶社的老板，認着晦氣，摸給他幾十文，方才千休。先前那個人笑嘻嘻，挨着楊靖坐下，將頭上戴的一頂瓜皮小帽除下來，向脚上拍得一拍，那個黑帽結子，比茶碗口還大，又將腰間束的一條白腰帶，用手繫緊，外面衣服，並不曾扣着鈕子，鬆鬆的袒着，露出內裏一件紫花布緊身小襖，魚鱗也似的釘着一路扣兒。楊靖恨道：『你怎生同這人鬧起來了。還累着我淘一場瘟氣。』那人伸手向懷裏一掏，掏出兩枚紅蛋，笑道：『任你利害，我少不得也賺住他的，誰同他當真賭錢呢。』說着，將蛋在桌上使勁碰着，將殼剝淨，一面吞吃，一面望着楊靖笑道：『我家死鬼老子，昨天還叫我請你，因

爲這月內二十四，是個好日子，替我圓房。少不得有點儀注兒，他是個冬瓜撞木鐘，我是個黑漆皮燈籠。難得今日巧巧在此遇着你，你便同我去走一趟，我選擇一鍋好煎餅兒請你。」楊靖笑道：「好好有煎餅吃，我爲甚不去，只是這煎餅，須得你夫人親手弄出來才有味兒。」那人嘆喛一笑，何其甫望了好一會，問楊靖道：「這位是誰？」楊靖笑道：「阿呀，他是你舅外甥女婿，你會認不得他。」何其甫笑道：「外甥女婿，便外甥女婿罷咧！怎麼又安上一個舅字，我就不明白了。」楊靖笑道：「何其翁，你不是泰洛鐘的舅子，泰洛鐘不是雲麟父親的舅子，雲麟又是他的舅子，雲麟的姐姐是泰洛鐘的外甥女兒，便算你的舅外甥女兒。」何其甫恍然大悟，說道：「原來這就是由老板令郎田福恩。」說了這一句，更不開口，窺那意思，很不上口。福恩那個樣兒，田福恩也不理會，早扯着楊靖，一直向自己家裏走來。田福恩一面走，一面將那隻手搭在楊靖肩上，口裏更唱着五更裏烤烤調，正唱到：「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莫不是才郎在外邊貪戀女裙釵。」其時離着他店鋪已經不遠，楊靖笑道：「偌偌！你家店門首有個女裙釵等着你呢。」田福恩仔細望去，原來果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囚首垢面，身上衣服破得像枯葉一般，垂首而泣。旁邊還立着一個丐婦，同着他父親田煥敘，甚麼話似的。田福恩笑道：「呸！你齊舌頭，這樣女

孩子，她配做裙釵。」說着，早走進店門，楊靖便立住腳望。田煥一見楊靖，忙招呼了一聲，面上很露着羞愧模樣。又望那丐婦說道：「去罷去罷！無論是真是假，傍晚時候，我再打發人到你們那個地方來，此時有客在此，休得惹我生氣。」丐婦聽見這話，也就快快攜着那女孩子去了。楊靖問道：「這女孩子是誰？」田煥道：「此事很奇怪呢，一言難盡，我們隨後再談罷。」說着，便陪楊靖走入櫃台裏面一個小房間內，只見七橫八豎，鋪着兩三張沒有帳子的草鋪，壁上一堆兒挂着許多流水賬簿。田煥笑道：「沒有別事奉煩，小總年紀長了，我同我們女人商議，打算將他兩個推到一處去，意思想請你先生來斟酌，譬如我用帖子到那邊親家太太，是寫句甚麼話兒？寫個惡弟，用得用不得？」楊靖凝神一想，道：「不好不好！她是女人，你如何同她弟兄稱呼，怕不弄出嫌疑，在我看你的兒子同她稱門下婿，你同她自然是稱個門下親家。簡直你那帖子上，便老老實實寫這四個字，包你不錯。」田煥點頭笑道：「就這樣辦，索性累先生寫一寫罷。」說罷，遂在桌子上抽屜裏東尋西覓，翻得亂騰騰的，檢出一疊紅紙，又望田福恩道：「你拿一柄裁紙刀來，將這紙裁成像個帖子模樣，楊先生寫上就是了。」楊靖照那紅紙，已是顏色闇淡，還帶着些斑斑點點。笑道：「這紙如何用得？」田煥道：「請先生將就些罷，這紙還是我娶我們女人那一年，包喜

封兒剩下的，我一總捨不得拋棄，不料得今日還把來小孩子做喜事。如今紙價也漲得多了，像這張紙在當初不過六個銅錢，如今要划得七個五毫才賣呢。先生看這一個五毫錢不算甚麼，若是加上二分利息算起來，少則少，我今年已同我們女人結婚二十年了。一個月三釐利息，十個月便是三毫，二十年共是二百四十個月。眼睜睜的使得七個二毫銅錢，再加上閏月算呢，七個四毫一定穩穩到手。」楊靖聽他這番話，嚇得伸伸舌頭，說：「照你這樣盤算，敢是連飯都不消吃得，忍着餓過到一百歲，怕這米錢上還有大大一筆三利息呢。」田煥笑笑，道：「那可是不行了。若是能殺，我早已將我這張嘴縫起來，說謊是你生的。」說畢笑着走出，此處將我這張嘴縫起來，說謊是你生的。」說畢笑着走出，此處楊靖胡亂寫了帖子。他知道這房後便是繡春的小房間，早細着眼伏在板壁上，從縫子裏向那邊張看。田福恩罵道：「仔細灰塵迷瞎了眼睛，告訴你一聲，她不在家，前天就回去了。」楊靖頓腳恨道：「不巧不巧！這煎餅包管又吃不成。」田福恩道：「你這人也太蹊蹺，她手上敢是有糖呢，我們不會自家弄着吃。」說着，便伸頭向櫃台裏喊進一個小官，望那小官說道：「你去廚房裏，替我們攤一鍋蔥油鹹煎餅，趕快越好。」那小官答應去了。田福恩笑道：「我們一發樂個盡性，我上街去買點燒酒來，你我對酌。」楊靖跳起來，笑道：「快去快去。」田福恩跑入櫃台裏，抓了一把散錢飛跑。楊

靖一人坐在房裏靜等，不一會，又見那個小官擺着嘴進來，說整年價也捨不得買豬油，今天忽的又想煎餅一滴油珠兒沒有……」楊靖驚道：「這便如何是好？偏生此時我又餓得很，好弟弟！請你想個法子罷。」那小官冷笑道：「不為想法子，我也不到這裏來了。我往常雖見我們小老板床底下，鬼鬼祟祟的，都藏着一個破碗內裏，諒情是豬油，亦未可知。」楊靖聽見這句話，老早先伸頭向田福恩床下一張，天從人願，果然有半碗雪白的豬油凍着。楊靖登時眉飛色舞，命小官去拿，小官拿在手裏，開了門，又向後面去了。田福恩將酒捧得進來，又買了一包瓜子，東張西望，拿過一個茶杯，將酒傾在杯裏，遞換飲着。不多一會，小官的煎餅已攤好了，熱騰騰的放在桌上。楊靖更不怠慢，伸手先撕了一并向嘴裏送，又喝了一口酒，又吃幾片煎餅。田福恩也隨意吃了點，皺着眉頭，放下不吃。楊靖問道：「你怎生這樣斯文，放着這好煎餅，不盡情飽啖一頓？」田福恩搖搖頭道：「入他媽的，今天煎餅不大對，吃在嘴裏有些腥氣，你難道不覺得？」楊靖笑道：「我是餓了，實在不知道甚麼口味兒，等我來細細咀嚼着。」說着，又揀那豬油多的撕了一片，用舌頭舐一舐，說：「果然不錯，腥氣得很。」田福恩道：「等我來問一問小官，是打那裏弄的豬油。」楊靖道：「若問豬油，我是知道的，是你藏在床底下……」一語未完，田福恩向床下一

張，已不見那個破碗，不覺彎腰大笑。跳起來說：『該死該死！』楊靖轉被他攔住。田福恩又笑道：『那碗裏誰告訴你是豬油，不瞞你說，我睡的地方，很是不好，每常聽得隔壁房裏，她有些響動，我便覺得打熬不住，情急之時，少不得借重我的五個指頭兒，發洩發洩。我是怕把這寶貝拋棄可惜了，悄悄的用一個破碗，盛着要子，日積月累，到也聚積了好些，猜不到這死囚養的他偏看入眼，暗裏今日便拿來奉敬先生，這是打那裏說起。』說着，又笑得哈天撲地。楊靖此時好生着急，連連捺着舌頭，想望外，誰知再也嘔不出來。面上羞得一塊紅一塊白，勉強笑着說：『不談罷，算我晦氣，算我晦氣，好在不多幾日，你已同你那人睡在一處，我此後再到你這裏來，可不至再叨擾你這寶貝豬油。』說畢，站起身來，便走。田福恩扯着他袖子笑道：『你回來，我還有句話想請教，你，我往常聽見人說，新娘子第一夜上床，若是要驗她一驗，究竟怎生個驗法，請你教給我。』楊靖板着脸冷笑道：『我教給你呀！我沒有這般傻，你若驗出來，我包管是個死命。我勸你不如蓋着盒子搖，便宜你許多呢。』說着一揮手便跑了。此處田煥夫婦便將自己對房門前讓給秦氏分燒的一個房間，收拾出來，又將自家睡的一張架子床，搬過安置好了。在衣鋪子裏買了一頂半新不舊夏布帳子，依周氏主意，便想在店裏拿一幅繡花帳額，一對帳鉤鬚兒。剛剛向

田煥開口，轉被田煥一頓駁，駁得啞口無言。也只得罷了。田煥房裏沒有字畫，到還虧他肯揣了幾百銅錢，向紙貨鋪裏買了一大捲歡樂門神兒，甚麼張仙送子，劉全進瓜，楊家將全圖，隋唐上下本，還有些真武帝君牌位，竈王爺爺紙像，花花綠綠，一古籠兒把一間新房板壁上糊得一個完風不透，專等喜期。秦氏那邊，也少不得摒擋了些陪奩。前一日，排列着送過來。周氏挑剔這樣，議論那樣，不是說器具不時新，便是嫌衣服不鮮豔。指桑罵槐，怨天恨地，繡春忍着眼淚，也不敢多話。當晚田煥不得已，勉強也備了一桌八碟四盞的暖房酒，請一請媒人。田福恩好生得意，穿了幾件簇新衣服，死也不肯脫得一脫，只管搖出搖進。一會兒同小官們嬉笑一陣，一會兒又惻惻的，走到繡春房外，張得一張，真是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到了次日，內裏女客便有王老老一千人。外面男客，便有楊靖一千人。紛紛擠擠，到還十分熱鬧。繡春躲在房裏，日落光景，便有人替她上頭，穿了一身衫裙，大家扶着她，同田福恩到家神前拜堂。階下男女，屏風似的排着，觀看，左鄰右舍的婦人孩子，也擁得進來。小官們爭着熱鬧，都不在櫃台裏了，只剩宋老爺一人，孤魂似的坐着。王老老湊趣，在堂屋上面，放了一張板檯，逼着田煥夫婦並坐上去受禮。田煥笑得張牙裂嘴，不肯上去，周氏却大模大樣坐過來，扭頭望田煥道：『來呀！你我兩個辛苦一場，巴巴的望着

他們圍了房，看着也很歡喜。這有甚麼害羞呢！你老實坐上來受他們二個禮兒，有甚麼打緊。不是我說句笑話，停一會子他們小夫妻偏上床，我們老夫妻偏也還要上床行個周公之禮呢。」說罷撫掌大笑，引得眾人都笑了。剛在熱鬧，人叢裏擠進一個人來說：「了不得，那個女人又鬧得來了。」原來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宋老爺田煥驚問道：「果是真的。」宋老爺道：「不信，你們大家靜着聲息聽一聽。」眾人果然凝神聽去，只覺得店門外面哭哭啼啼有好一羣人。田煥同周氏氣憤憤的說：「這是打那裏說起，她不知道我家有事，他們敢鬧得來。」說着，夫婦都迎出去，衆人也便一窩風跟着。田福恩急得甚麼似的，摩拳擦掌，恨不得趕出去，將那些人捶打一頓，很不甘心，也一步一步跟出來。堂屋中間，忽然只剩得繡春冷冷清清立在那裏。且說楊靖走至外面，見來的依然是前一天見的那個婦人同女孩子。却多添了幾個鳩形鵝面的丐婦。那婦人指着田煥夫婦罵道：「天殺的壞了良心，你們夫婦睡得高興，幹出來的禍害，到把來累着我。你們今日說東，明日說西，兀的騙着我。說來又不來，我如今已是討了飯的人了，不能再代你們養這小蹄子。你們說我是有意訛詐，你們當日做的事，明明放着有個中保呢。王老老親手抱與我婆婆的，我婆婆死了，她却不曾死，我尋了她幾次，她不知躲到那個窟窿裏去了。你們很威武，

今天替兒子媳婦成家。兒子是你們養的，女兒就不是你養的了。」說着，又將身邊那女孩子一推一搯說：「壞東西！你上去認你親老子親媽媽去呀！怎麼不開口呢？」那女孩子扯着破衣服蒙臉，只管哭。旁邊這些丐婦，又一連連聲幫着怪吵，嚇得王老老將頭一縮，向人叢裏躲得緊緊的。楊靖尚猜不出其中緣故，便挺身推開衆人，走至那婦人面前向田煥追問，那些丐婦見楊靖頭上戴着金頂兒，身上穿着袍套，齊聲喝道：「好了！老爺出來了！他老人家是青天，請他老人家斷一斷罷！」田煥夫婦齊喝聲道：「這是打那裏說起，我又認不得你是誰，不知你打那裏弄來一個女孩子，硬栽着是我家的，便鏡着這般說。你為何不將她早送得來，為何捱上這十多年呢？」楊靖回轉頭向那婦人道：「這話不錯呀！你怎生今日才跑到這裏胡鬧？」那婦人道：「不瞞你老爺說，像我們這份人家，如何能老久住在家裏呢。我在裏下河一帶輾轉幫人家做活，一總也不曾進過揚州城。況且我在先替他養這孩子，也不是一定將來預備送還他。不過我如今沒有飯吃了，多着這個累贅，格外挨不過去，不如將她還給她親娘，讓她去享福，我便是討飯，還落得一個清淨。一月前就來過幾次了，他姓田的一味糊着我，又說心須悄悄的，背着人來接她。又說這十幾年飯食，他是不認。老爺代我想，他家今日好像是錦上添花，我今日好像是雪中送炭。更

看當日鄰居分上，也該幫助幫助我。何況我還有替他領帶女兒這一番功勞呢！」楊靖到此，方在明白其中情事，便向田煥附耳說了幾句，田煥點點頭，楊靖回身對着那婦人道：「有話到裏面去講罷，在街上大聲小氣，沒的被人笑話。」那婦人巴不得這一句，便挈着女孩子進去。那一羣丐婦好不高興，也一闌而入。田煥要攔也攔不及，此時田煥鋪子裏前前後後，格外忙得熱鬧。王老老也不能再躲，只得從中做好做歹，同楊靖向那婦人左說右說，議定貼給她飯食費十千文，自此以後，毫無糾葛。連那些丐婦都幫着畫了押，一總還不肯走，要看新婦吃喜酒。田煥夫婦今晚好生掃興，面上很是沒趣。衆人看那個女孩子，雖不標緻，却也長得粗眉大眼，只是臉上薰黑得難看。有人問她：「叫甚名字？」她含笑搖搖頭。田煥恨道：「名字呢，我沒得稱呼她，老實便叫她做氣桶子！」周氏問心，畢竟是她生的，不像田煥恨得她如此切毒，轉笑着向王老老說：「大嫂子就煩你便將氣桶子帶入房裏梳一梳頭，換換衣服出來罷，沒的被她嫂子看見笑話。明天回到娘家好形容這姑子，去給人取笑。」那婦人問一衆丐婦吃完了飯，也就辭別田煥夫婦而去。此處衆人將田福恩送入新房，也就陸續分散。田福恩見繡春獨坐在缸燭底下，垂頭閉目，粉龐嬌嫩，像掐得出水來一般。覓較適才自家那個令妹，有天淵之隔。不禁小鹿心頭，暗暗跳蕩。猛

從梳桌上一面鏡子裏，照見自家面目，良心發現，很有些自愧。對着繡春轉像天人模樣，不敢攏近她身旁。默默坐了一會，旋又轉念：「任她再像天上神仙似的，總算是我的婆娘了。不獨儂肩瘦股，是我的本分，便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也違拗我不得，放着一塊美羊肉，我如何不去染一染指兒！」想到此，便硬逼着繡春上床，一口氣替繡春將衣服剝得乾淨，猛然想起一件事，暗念：「當初白兔子曾告訴我，他同楊蝶卿有些曖昧。我前日問問楊蝶卿，楊蝶卿又說驗出來，她便是個死命，這話不可不信。若是此番大意過去，隨後要想審問她，那就難了。楊蝶卿怕我驗，我偏要驗一驗。只是在先不曾預備手帕子，此時打那裏取這一塊布來，揩着照呢？」又笑道：「有了有了，我這癩頭上，放着白紙不好用，於是從頭上取下一羣紙，揀了一張沒有血迹的，揣在手裏，事畢之後，把來摺得一摺。其時精疲神倦，懶得再照，便一順手又把那張紙向頭上擡進去。次日下床，在繡春面前又不好意思取出來，照看假裝着出去解手，揀在一個僻靜地方，將頭裏紙片取出，誰知昨夜那張紙一古攏兒都同他頭上紙入了夥了，再也辨不出誰是繡春的血，誰是自家的血，急得翻着白眼，說這可了不得，便宜賤人了。猛的又跳轉來，向繡春喧鬧，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氣畜志親娘
世界奇聞喪心告妻父

田福

恩重行跳入房裏，見繡春已坐在梳桌旁邊，王老替她梳頭，任是田福恩慳賴，也不再好意思攪着那話兒來問繡春。轉笑嘻嘻站着，看繡春打扮，繡春將一把烏雲散開來，差不多要拖拂在地。王老老笑道：「姑娘！你這黑壓壓的頭髮，可不叫人愛煞。你若勻一半兒給你男人，也不至叫他瘦得這般難看。」繡春聽王老老說話，羞得總不開口。田福恩笑罵道：「老乞婆的嘴，你替我閉着，好得多呢。再張開來看我，弄胡蘿蔔擲進你這窟窿。」王老老笑道：「好呀！你媽媽的嘴，正淡得難過。好兒子！你有蘿蔔，只管擡籠。」田福恩答應了一聲，便走過來親王老老一個嘴。王老老笑道：「要死呀！我告訴你的娘。」兩人正在嘲笑，忽見那氣桶子也一步一步接着進來，穿一件紅棉襖，用黑欄杆沿邊滾着，腿上水綠套褲，縛得像個燈籠模樣，一絡黃毛，也編着核桃大的鬚髻，斜插一支紙石榴春花。周氏在對面房裏喊道：「過去恭喜哥哥嫂嫂。」那氣桶子果然用一個小指頭刁在嘴裏，笑嘻嘻捲着舌頭說道：「恭喜嫂嫂！」底下再沒有話說。繡春從喉嚨裏喫啞了一聲，便讓着氣桶子坐，氣桶子那裏肯坐，早搬過一張小凳子，墊着脚，伏在梳桌上，取過這一

件醜醜，又拿過那件看看。拈着新粉撲子，便望臉上撲一條一條的鼻涕，都黏在粉撲子上。田福恩看了，生氣罵道：「死娼婦！你還討飯去罷！到這裏活現形做甚！」周氏隱隱聽見田福恩說話，便嚷道：「氣桶子！快轉回來罷！誰叫你在他們面前白白去討飯，你這邊也有牢呢。」氣桶子那裏理會周氏的話，依舊伏着不動。一會子看見繡春粉盒子裏，放着一柄小銀粉挑，一眨眼早悄悄藏入袖子中間。繡春分明看見，怕露出來，周氏要多心，便也不敢做聲。是日少不得行些新婦禮節，自此以後，田福恩戀着繡春，到也不再出去幹那三瓦兩舍的事。繡春對着田福恩，雖然算不得是個快婿，然而她是賢惠得不過的，見田福恩待她，也還溫存，轉一心的侍奉翁姑，料量家事，到還十分安靜。這一日，繡春傍着粧台，正替田福恩刺着襪子，田福恩冷不防悄悄的從外面進來，躲在繡春背後，用手向她背下撓了一把，驚得繡春立起身來，見是田福恩，便臉上一紅，說：「怎麼不放老誠些，你可曾吃飯不曾？我替你預備去。」田福恩笑道：「等到此刻，不勞你操心。」說着，又奪過繡春的手，向鼻上聞得一聞，說：「好香呀！」頓時便壓着腰，向床上啣了一啣。繡春嚇了一跳，說道：「青天白日，這是甚麼形狀兒，沒的給人聽見。」田福恩見繡春不肯，轉按身坐下，將繡春樓在懷裏。繡春又羞又急，又不敢聲喚，拚命離開了田福恩。田福恩便伸手在

繡春針線匾子裏，翻來覆去價亂尋，一眼瞧見粉盒子驚問道：『你的銀粉挑子呢？』繡春搖頭不語。田福恩罵道：『你不告訴我，你便是個死，難不成又送給情人去了。』繡春急道：『你說的甚麼那挑子是妹妹拿去玩了。』田福恩道：『你不同她要過來。』繡春道：『這點東西，鬧出來又該淘氣。』田福恩不等繡春說完，早拍的一聲，一掌打在繡春臉上，打得半邊紅腫起來。說道：『你敢是鬧鬧氣嗎？娶你這敗家精進門，有多少家私，也不殺你躑躅，你捨得我，却捨不得。』繡春忍着痛，重又勸道：『好祖宗，你不必鬧罷，你不記得那一天你罵了她兩句，娘便生氣。』田福恩圓睜兩眼罵道：『這老貨，我要她護庇這小蹄子呢！我性子發起來，怕她不死在我手裏。』繡春聽他這樣無法無天的說話，忙奔上前用手想掩着他的嘴。誰知田福恩生性，人不勤他，他反好些，越是人勤，越要生氣。見繡春不順着他意思，轉來攔着自己，早一手將繡春推過一邊，奔出房門，趕到氣桶子這邊來。其時周氏正在鄰居家抹牌，氣桶子一人在房裏搬出許多泥菩薩，泥娃娃，放在一張小凳子上頑耍。田福恩也不問青紅皂白，走近身邊，狠狠的用脚向氣桶子屁股踢去，踢得氣桶子從凳上倒栽下來，拚命一聲狂哭。早驚動了周氏，也使跑回屋裏，問着田福恩：『爲甚事這般生氣？』田福恩也不開口，只翻箱倒籠的搜檢，一共也不曾搜出一支粉挑子。田福恩

又跳過來，騎在氣桶子身上，用手揪着她的嘴，罵道：『討飯的賤人！你將我的粉挑子藏在那裏去了？』那氣桶子只管怪哭怪喊，也不理會田福恩的話。周氏方才明白，是田福恩因爲氣桶子拿了他的東西，才鬧得這般利害……大凡婦人家心性，起先兒子不曾娶親，到還是恩深義重，不該溺愛的地方，她偏要溺愛。不該護短的地方，她偏要護短。打從媳婦進門，她便像雙手將她這親親熱熱的兒子，贈給這媳婦了。心眼兒見解兒，便比前不同。從前兒子便忤逆我，我可以寬恕他，今後兒子便孝順我，我還有點疑惑他。再加之言語之中，舉動之內，有些袒護媳婦，那做娘的便不由酸酸吃醋起來。不是怪着她媳婦暗中挑唆，就是恨着兒子心腸改變。所以世間孝子當受室之後，那一種承顏養志，格外要吊胆提心，爬癢抑搔，加倍要纏綿精細，方才可以家庭愉樂，骨肉完全。諸君想想：那田福恩如何有那種思想呢？周氏虎吼一聲，厲色對田福恩嚷道：『你冤他做賊，你親眼看見的，你爲何不親手捉住……』周氏這句話，分明疑惑繡春，所以特特的用這話來駁詰他。誰知田福恩却不知其計，便答道：『我雖然不曾親眼看見，自然有人看見她拿的，你不信問她。』周氏聽見這句話，便不怠慢，又着兩條腿，早飛過繡春這邊來。繡春正在房裏嚇得發戰，又不敢過去勸解，此時見周氏忽然奔至身旁，看她眼珠都氣紅了。說時遲，那時快，周氏對

渾繡春胸口一個頭拳，繡春忙將身子一閃。周氏撞個落空，撲通一聲，一頭早栽到一張櫥櫃上，跌得昏了過去。此時田福恩見周氏跑到自家房裏，知道她要去凌虐繡春，轉恐繡春吃虧，放了氣桶子，正待來護持她，耳邊猛聽得撲地一聲響，疑是繡春跌倒了。飛也似的趕過來，見躺在地下的，轉是周氏。使望着繡春道：『你站出去，她們偷了東西，還來拚命呢！』說着用腳狠狠的在周氏後腦踢了幾下，說：『你死了罷！我拚着你的命。』說也奇怪，周氏被他一踢，轉踢醒了。扭身坐在地上，將散髮盤得一般，使蒙天撲地大哭起來。田福恩雙腳齊跳，說：『晦氣！晦氣！死了人了一個新房裏，也不圖順遂。你這不是安心咒我，我也不要活着了。』一面說，一面手舞足蹈，將房內幾件陳設，盡打得一個落花流水。繡春又怕又急，只管哭泣。這個當兒，田煥却不在鋪裏，宋老爺聽見裏面沸翻盈天，忙趕進來解勸。周氏便指天劃地的說：『媳婦怎麼冤枉氣桶子偷着銀挑子，田福恩如何幫着媳婦打罵氣桶子？』此時鄰居家也來了幾多婦女，解勸的解勸，議論的議論，還說：『人家娶媳婦，這便是個榜樣，不曾得了兒子好處，轉預備肚子來裝媳婦的悶氣。』可憐繡春那裏敢分辯，欲泣吞聲，將房裏掉亂的器皿，收拾妥貼了。那一面菱花鏡子早跌得稀糊破爛。周氏被旁人勸得出去，依然到隣居家抹牌。氣桶子見他們鬧得有趣，轉不哭了。扒起來

撲撲衣服上的灰塵，早跑至繡春房門口，一脚踏在門限上，一脚放在外面，睜圓眼睛，癡立不動。田福恩氣倒在床上，只管唉聲嘆氣。一會子坐起來，自言自語說道：『我是拚着幹了，總叫他們一個活的沒有。』繡春不敢攏近他身旁聽他這般胡說，還當是氣頭上的話，也不理會。一瞥眼見田福恩已跑得出去，氣桶子見房裏沒多人，也跑回那邊房裏去了。繡春一個人坐在床邊上，思來想去，覺得身世之間，毫無希望。況且今日一面好好鏡子，跌得粉碎，這也不是甚麼吉兆，不禁珍珠也似的眼淚，濕透了衫袖。挨到上燈時分，田福恩又急急進房，臉上露着重重殺氣，從懷裏掏出一個紙包兒，向桌上一擲。繡春陪笑問道：『這紙包兒是甚麼？』田福恩喝道：『是甚麼呢？這便是砒霜！』這一句話，不打緊，嚇得繡春粉面失色。轉強笑道：『你不用信口亂說，這砒霜敢是來毒死我的。』田福恩道：『我肯哄你，我又為甚毒你，我要毒死的人很多呢！』老頭子，老奶奶，加上一個小賤人，我來吩咐你，你等他們晚上粥碗上，你悄悄的每人碗裏替我拈一撮砒霜放着，等他們死下來，我自自有理會。一人做事一人當，斷不連累你。你須放心。』繡春見他真個安排着這樣毒手，知道這件事若真做出來，怕不是人亡家破，從驚怕之中，早冷了半截，呆呆的坐在的椅上，動彈不得。田福恩見繡春不肯幫着他，急得搓手頓腳。果然外面田煥夫婦已回家來，預備

晚膳。見繡春不出房伏侍他們替他們盛粥，夫婦齊聲咒罵，繡春方才驚醒，不得已便走向廚下。口福恩看見砒霜包兒，依然放在桌上，繡春並不會帶去，心中大怒，拿起來，便也向廚房裏奔來。被繡春死命攔着，不許他放，他偏要放，兩人又不敢聲喚，只管嘔嘔嘈嘈的推搡。却好氣桶子也走入廚房，田福恩生怕被別人看見，很很的將牙齒一挫，說：『大家都死罷！我也顧不了許多。』說着，便將砒霜包兒抖散開來，向偌大一個粥鍋裏潑去，潑過之後，轉身就走，早躲向別處，預備聽自己家裏的消息了。此時繡春好生惶急，又不敢說破，怕連累丈夫一生一世，就着這種殺害父母的惡名。若是不說，眼看見這砒霜入粥，只要沾入口裏，便都是個死命。正在十分為難，再仔細一望，却喜那砒霜係田福恩順手潑去，並不曾分散開來，還好好的堆在一處，繡春手抖抖的，使用自家一個金魚戲水的飯盤，將那有砒霜的粥米，都一杓一杓的盛入盆內，然後將別人的粥，才分配勻好，這延挨的時候，已是不少。田煥夫婦好生焦急，都跑入廚房，指着繡春的脸說：『你這賤人，只有搬弄是非的本領，叫你幹正經兒，便像懶驢挨磨兒了。』繡春也不敢開口，忍氣吞聲，將田煥夫婦的兩盤粥，先端入裏面。此處氣桶子看見繡春那個飯盤，花花綠綠，畫得有趣，便嚷着要吃那碗粥。周氏罵道：『那是你嫂子的，你又眼饞，又該被人說做賊了。』氣桶子那裏肯依，

只管吵鬧。田煥笑道：『這有甚麼打緊，便是嫂子的碗，吃一餐兒也損壞不了。自家姑嫂，若是這樣到多心了。你要這盤等我替你端着。』於是一手攬着氣桶子，一手端着繡春那個飯碗，重走入堂屋裏來。繡春愈急愈忙，剛把小茶碟子預備齊全，猛一眼看見自己那個有砒霜的飯碗，放在氣桶子面前。氣桶子不問青紅皂白，提起筷子，就着碗便吃。繡春這一嚇，好像遇見焦雷似的，忙嚷道：『阿呀！那個飯碗是我的。』語果說完，便舉手奪過去。氣桶子抬頭一望，見飯碗已被繡春奪過去，不禁哇的一聲哭起來。周氏對着田煥冷笑了。一聲說：『我的話如何這樣寶貝似的，飯碗氣桶子她配吃？我還疑惑你公公有這本領，不該抹你這老面皮，誰知也碰她老大釘子了。』田煥被周氏幾句冷言冷語，說得跳起來，一伸手便要來奪那盤。繡春格外伶俐，早舉盤在手，飛也似躲入自家房裏。那氣桶子還只管哭鬧，周氏急了，捏着指頭，連連在氣桶子頭上擊栗子。田煥唉聲嘆氣，罵着說：『真倒運，緊着這樣媳婦，怕不是一生一世的咒咒，幾時死了，到還讓兒子再娶一份親事，怕還微倖些。』繡春此時躲在房裏，聽他們吵罵，千愁萬恨，已經哭得像淚人兒一般，陡然聽見田煥咒着她死，不禁觸起一念。先前自家那碗砒霜粥，本預備悄悄拋棄了，偏生被氣桶子這一鬧，又鬧出這樣風波。若是這盤裏沒有砒霜，我又何用同你爭奪呢？果然容你吃下

去，自必尋根究底，與你哥哥不得干休。然而開心，我又何苦白白壞你性命！咳！不好，萬不好，都是自家的命運不好。料想像這般挨着過去，斷然沒有出頭日子。不如依着公公的話，死了讓丈夫再娶，到還乾淨。想到此，不由分說，端起那碗粥，張口便喝。一霎時將一盆粥，喝得一滴不剩。聽見外邊田煥夫婦依然罵着自己，此時轉沒有畏懼，一倒頭向床上一躺，扯過一幅被，將身子掩好。且說田福恩將粥潑入粥鍋之後，他便一徑跑出去，並不會到別處，依然去訪楊靖。楊靖是督在他岳家，客貨鋪裏，諸君是知道的，他丈人的店號，就叫宋義興，他丈人名字，便也叫宋義興。為人甚是忠厚，本分十足。只是起先不諱仰舉楊靖是個秀才，將女兒嫁給他。以至楊靖便老實靠在岳家，享用茶來飯來，張口若是沒有錢，使用，便敲打女人，逼着他女人向父母要錢。一個客貨鋪子，有多少利息，漸漸坐吃山空。宋義興夫婦兩口，平頭都有五十多歲，膝下只是一個女兒，事已如此，祇得向前支持。楊靖不獨考究飲食，還要鮮明衣履，出去好支他。那闊架兒，翁婿之間，累累吵鬧，已非一次。這一晚，田福恩又來尋覓楊靖，見宋義興，老早已將門扇掩着。田福恩覷眼一瞧，見客貨架下，放着一張三隻腿的几子，几子面上一盞半明不滅泥油燈，宋義興垂頭閉眼的，一人坐在旁邊。田福恩將門推得一推，宋義興猛驚起身，問：『是誰？』田福恩忙答道：『楊蟬卿可

在家不在？』宋義興道：『不在家……不在家……』田福恩剛待要走，忽見楊靖從裏面跳出來，說：『誰還說我不在家？要你替我攔着朋友……放他媽的屁呢！』宋義興本不願意這田福恩，想打發他走開。不料已被楊靖聽見，跳出來，冲破他這老大的謊，不免有些慚愧，又聽見楊靖嘴裏不三不四，破口罵起自己來，不禁使起他丈人身分，立起身，指着楊靖說道：『你嘴裏罵誰？』楊靖笑道：『我不曾罵誰。』宋義興道：『你分明罵我，放媽的屁。』楊靖笑道：『你媽難道不放屁，這便算我是罵了。放你媽的屁呢！』宋義興又嚷起來，說：『這還了得！你又罵了。』楊靖笑道：『你媽有屁，你父親難道不會放屁，這更不能算罵。我說放你媽的屁呢！』宋義興益發咆哮，說：『在先罵了我，算你白賴了。你這才這話，敢還說不是罵我，你更有何辯？』楊靖笑道：『隨你怎的胡鬧罷！』我字難道使該硬裁是我楊靖，你放你媽的屁，這你字便是你。他父親放你媽的屁，這你字便是你父親，若是田福恩放你媽的屁，這你字便是田福恩。』說着，拍掌大笑，只氣得宋義興，睜目結舌，挨了半晌，恨道：『老實你們讀書的人，這字眼，最講得刻毒。我只求着佛菩薩，我的媽已經骨頭打了鼓了，你還拿着她開心。可憐人家常說嫁個女兒，反連累着娘，不料我家嫁個女兒，反連累着祖奶奶，我只求佛菩薩來佑你。』楊靖更不再同他丈人糾纏，早拉着田福恩

向他一間小小客座裏走進去。田福恩進入客座，深深向楊靖作了一個揖，說：『多謝你先生賜的砒霜，如今大功是告成了。停一歇兒我回去替他們收屍，到還熱鬧呢！我女人她是知道粥裏有砒霜的，她斷不會送命。將來我們夫婦做起這份人家來，便請你老老實實住到我那裏去。我看你這丈人老頭子，也不是個好東西。』楊靖剛拿着自己袖子在桌上擦那油膩，聽田福恩說畢，不禁沈着臉跳起來說：『你當真做出來嗎？』田福恩笑道：『不當真，誰還當假呢！』楊靖掩着耳朵，團團的在屋裏跑了一轉，大叫道：『不好了！小田，你可沒有命了！早則三月，遲則半年，釘封文書一到，我趁着沒有事，到好趕到西門外大校場裏，看你凌遲。可憐可憐！我小田！你再莫想活在世上了。』說着，用袖子掩着臉假哭。

田福恩轉被他嚇了一跳，說：『怎麼叫做凌遲呀！』楊靖笑道：『這凌遲的罪名好頑得多呢！你去嘗一嘗兒，到還長見識。你不知道我們大清律例上講的，殺了親娘親老子，便是個大逆無道。將這事奏報上去，沒得第二句話，那文書上便批下來說：『剛了罷！』那時候，將你從牢洞裏拖出來，剝了衣服，用繩子捆着，一直抬到法場上。陰陽先生只要吆喝一聲：『午時三刻！』那劊子手好不威武，先用一柄小尖刀，在你眼皮上輕輕一刀，那眼珠子便溜出來了。接連又在你奶子上一刀，隨後一刀一刀的，便在大腿小腿上割起來……』

田福恩聽到此處，不禁怪喊說：『阿呀！我疼呢！』楊靖笑道：『疼也由不得你，到後來你身上好像蜜蜂窩兒一般，都成了窟窿了。然後才破肚皮，摘心肝，拈肺胃，割大腸……』

田福恩此時嚇得面如土色，早索索抖個不住，說：『當真的！我早知道如此，我不該便做出來。』楊靖笑道：『你快走罷！回去打聽打聽，多管此時都死乾淨了。』田福恩果然不肯再坐，早一溜跑回自家店鋪。楊靖送出田福恩之後，見他丈人已不在櫃台裏面，那張油燈已經吹熄。楊靖恨道：『這老剝皮，省得利害，累着我東碰西撞，依我性子，一脚將你這砂鍋砂罐，踢個稀爛。』楊靖一邊咕囔，一邊扶牆摸壁的走，猛從他丈人房外經過，見裏面燈光已不明亮，耳邊忽聽得他丈人『哼哼唧唧』，像個十分快活模樣。不覺停了脚步，一霎時，又聽見他丈母低低問道：『你可快活？』他丈人又含糊應道：『快活死我了。』楊靖暗暗發笑說：『這兩個老傢伙，到還高興呢！』正待張望，又聽得一陣『滑漣滑漣』，水響，越響得利害，他丈人越哼得利害。楊靖此時更忍不住，轉想照一照他們的活劇。又若他丈人房間，沒有窗子，半截土牆上面全用蘆芭攔着。蘆芭上又糊着紙，真個蒼蠅都飛不進去。楊靖便悄悄走至房門旁邊，向裏張望，原來他丈人坐在床邊，床下放了一個腳盆，他丈母正替他丈人用水燙腳，不禁失聲大笑。這一笑不打緊，却驚動他丈人，勃然大怒。佳

常楊靖憤等他夫婦睡熟，每每溜進房偷摸物件。今日又瞥着一肚皮被楊靖嘲罵的惡氣，只當楊靖又來欺負他，更不問青紅皂白，水淋漓的赤着腳跳下來，順手撿起一根門閂，將房門扯開。見楊靖依然站着不動，他丈人虎吼一聲，舉起門閂，便從楊靖下三路打去，也不知打到楊靖那裏，只聽崩東一聲，楊靖應聲而倒。他丈母剛待出來解勸，那楊靖的女人見外面翁婿又打起來，已提了一張洋燈照出來，再一細看，只見楊靖眼插口閉，早已睡在地上，不省人事，嘴裏的白沫好像螃蟹一般，漸漸的只管往外滴。宋義興見此情形，三不覺嚇得矮了半截。他丈母也索索的抖，口裏只管抱怨宋義興說：「你怎麼越老越使性子？你將他打死，你女兒一生一世倚靠誰人？」楊靖的女人聽到此，不禁也就哭起來。再一個抬頭，一個抬腳，好容易將楊靖抬至他自己床上。又忙着燒薑湯，打醋炭，鬧得一塌糊塗。依楊靖的女人，便要去請醫生診視。宋義興怕被人知道女婿是他打死的，立意不肯。三人輪流着看守到半夜時分，見楊靖好像似睡着一般，昏昏沉沉，喚他也不答應，他也不讓看，却幸身體溫熱，氣息平勻，想還沒有大事。老夫婦打熬不住，進房去歇了，刺得楊靖女人一人坐在旁邊。楊靖見宋義興夫婦不在身邊，不覺一吐酸涎，坐起身來吃吃的笑。他女人嚇了一跳，說：「你究竟

怎麼樣了？怕不把人嚇死。」楊靖笑道：「誰還當真死呢！只叫他知道我的利害，我是不肯瞞你。我教你一個主意，明天他們起身，我依然還裝我的死，你一面哭，一面同他們開個盤子，就說我死是死定了，還是官了呢？還是私休？若是經官的話，少不得要將你老子打一千下屁股，末了便是殺頭。你母親不定還要當堂發賣。你不知道我們大清律例上最重不過的是丈人害死女婿，是個大逆無道的罪名，同奸夫謀殺親夫一樣。你老子胆最小，一聽見經官二字，包管五臟都要打糞門裏溜出來了。他必然同你商議，說是私休罷。你便說私休也使得，衣裳一百塊洋錢，棺槨一百塊洋錢，和尚道士超度經懺，折實下來也作一百塊洋錢。我知道你老子現錢一時也拿不出來，但是他這一處店房，我是知道的，值二百五十塊洋錢，其餘所存的窩貨，以及傢伙器具，約莫五十元也值。你便叫你老子寫個憑據交給我，我一經拿到他憑據，我便又活了。老老實實將他們兩根老骨頭趕出大門，死也罷，活也罷，我們總算是快活起來，不在他們手裏受罪。你看那樣辦，包管你也高興。」他女人聽了這一番話，究竟是捨不得你父親，我先送你到縣牢裏，說你逆了丈夫，便是逆了天老爺。」他女人平素畏懼楊靖慣了，那裏再敢違拗，便答應道：「就依你這樣罷。」楊靖方才歡喜。次日清晨，

宋義與夫婦記掛這事，老早便跑過這邊來探信。楊靖知他們已到，便又直挺挺睡著不動。宋義興一進了房，便望著他女兒問道：「你丈夫可轉過來不曾？」他女兒慢慢答道：「轉是轉過來……」一句話未完，楊靖在床上急了，深恐她露出馬脚，又不好攔她，只用脚向床柱上一蹬。他女人忙改口道：「轉過來又死去了，他說衣裳要一百塊洋錢……」宋義興道：「他死去的人，還會開口要錢嗎？」他女人又道：「不是他說，是我說的。」宋義興此時，已瞧料九分，便望自己婆子丟了一個眼色，說：「將女婿打死了，自然對不住他。任是怎樣奇案我，我也不敢違拗。我此時還去收拾店舖，好孩子，你看守著你的丈夫罷。」說著，又催自己婆子下廚去煮早飯，婆子尚不解其意，快快的去了。宋義興走出房門，且不向店舖裏去，轉將身子隱著，立在楊靖房門側首。楊靖那裏知道，見自己計策已遂，高興非常。趁宋義興夫婦不在面前，兀的坐起身來，嚷著：「餓了！」命他女人在桌上取些茶食給他。宋義興趁著這個當兒，疾便側身進房，笑道：「好乖！乖！我來替你取茶食罷。」楊靖吃這一嚇不小，一時更來不及裝死，氣得胸脯破裂，他女人都嗟嘆笑了。宋義興知道破了楊靖的鬼計，怕他羞愧，更不在房就擱，轉笑嘻嘻跑到面前。楊靖又絮絮叨叨，埋怨了他女人一頓，終於氣他丈人不過，遂在房裏拿起筆，擬了一個稟稿，預備去告宋義興。正自

搜索枯腸，猛見房門外面有個人伸頭一張，楊靖命女人出去，「望一望，看是誰？」他女人果然出來，見是田福恩，便說：「原來是田相公請到房裏去坐。」田福恩跑進房，望著楊靖哈哈大笑，說：「我的親老子，我這顆腦袋可算是保住了。我究竟問你親老子，你那砒霜是甚麼東西製的，早知道毒不死人，我們老實拿來拌粥吃。」楊靖也不禁笑起來，罵說：「活鬼！你敢不曾毒死你親娘？」田福恩道：「不必提起了，便是你那砒霜能毒死人，也毒不到我的娘，都把來被你的娘吃了。」楊靖笑道：「呸！想是弄到你那小媳婦肚裏去了，她到不是我的娘，她是我娘的親媳婦，好好，那砒霜是我親手製的，她吃下去覺得怎麼樣？」田福恩笑道：「我昨晚打從你這裏回去，懷著滿肚皮鬼胎，惻惻走到自家門首，拿著耳朵聽一聽，不聽見哭聲，我還疑惑一家人都死絕了。推門一望，見我那死鬼老子，好好還坐在櫃台裏，小官們穿梭似不開口，悄沒聲兒，進入自家的房，轉看見你的娘，睡在床上不動。」楊靖笑道：「你再這般說，我便罵你的娘。」田福恩也是一笑，才改口說：「我走進床邊，推推她，她望我哭起來，說是要死了，便一長一短告訴我許多話兒，如今砒霜是被她一人吃了。我其時又怕又急，說這砒霜原叫你毒別人的，你為何轉同自己性命作對？你此時心裏覺得怎麼樣呢？她

那個船上西人二副，名字叫做卡德尼的，口啣煙斗，向那女子做手勢，似乎問她搭船到那裏去的。那女子不懂卡德尼的話，只管低着頭笑。這個當兒，左邊一個官艙裏，走出一個僕婦向那女子說道：『阿呀！這般怪冷的，站在這裏則甚！請進來盥洗罷。』那女子抿着嘴一笑，說：『你看這山水極像在西洋畫裏，把我都看得呆了。管它冷不冷呢！』一面說，一面脚步悉悉率率帶笑帶跑，走入自家官艙裏去了。衆人看見她這樣身段，又聽見她這樣嬌滴滴的喉嚨，沒的都把人魂魄勾去，那裏肯捨，轉一窩風的，又趕到外面，在窗洞裏張看，見艙裏鋪上，還睡着一個官客。知道那女子是人家內眷，並非不三不四的粉頭，大家到也不敢囉唆。那女子又順手將一幅繡花淡青汗巾，將窗洞子遮得一個完風不透，衆人一笑，也都散了。約莫申牌時分，船上開過晚飯，衆人又見那女子出來散步，却是收拾得非常齊整，在船窗兩旁閒望。把一雙手插入兩邊衣袂裏，身後跟着一位官客，一裹圓狐皮袍兒，天青銀鼠出風馬褂，足登粉底烏靴，捧着一支水煙袋，低低對着那女子笑道：『大後天准抵漢口，上了岸陪你先看戲，不要在船上悶壞了，又是想家。』那女子笑道：『我跟着你出來，也不一定想家，到是你到了漢口，還該先寄一封信回去，怕他們懸望，到是正經。』兩人正在喁喁私語，忽的下一層船艙裏，人聲沸翻，嚇得衆人都飛也似的向下面打

探。停了一歇，衆人才知道下面水手捉了一個賊，吊在柱子上拷打。那女子聽見這話，便拖着那官客要下去望一望。說：『聽見人說輪船上銃手多，究竟不曾瞧見過銃手，是個甚麼鬼怪樣兒？』那官客點點頭，便一手攬着她，剛下了那一層扶梯，果然有一羣人圍着，也辨不清那賊模樣，只聽見那賊滿口裏知州知縣，嚷得一塌糊塗，甚至將南洋總督部堂的官銜都抬得出來。衆中惱了一個水手罵道：『我們吃洋人飯的，不問你們中國官兒，任是再大些，也咬不掉我的鳥。』衆人聞了，閃一閃，等我來敲他，看他再敢拿官來嚇人。衆人聞然一笑，果然讓出一條路來，放那水手去打賊。那女子眼快，不禁叫道：『奇怪！那吊在柱子上的，不是林師爺嗎？爲何高興，跑到這裏來做賊。』話未說完，那賊一眼已見那女子同官客，手足雖然縛着，那嘴是說得話的，猛的叫道：『啞啞！不是我的東家，那便是湖北候補知縣伍大老爺，請你們問一問看，我可是賊不是？』那水手正用一條鐵棍兒在林雨生腿上打了一下，聽見他說這話，便住了手，回頭一望，伍督芳見那被打的人，果然是林雨生，便忙招呼道：『諸位不要動手，這人果然是我一路的，他穿得體面，怕諸位誤當他是賊了。』正說着，他帶的家人伍升同小順子，都因為聽見船上有賊，趕攏過來，見主人在那裏招呼，忙跑到那些水手旁邊，告訴了幾句，才把林雨生放得下來。伍督芳頓腳急道：『

林先生！你也太不成個體統了，怎麼會弄出這笑話？」又罵伍升道：「你們大家住在統艙裏，便該緊緊在一處，為何林師爺被人家當做賊打你們會不知道？」伍升垂手答道：「回老爺的話，林師爺一上了船，好似得了麻腳癩似的，東磕西撞，好不高興，除得吃飯時辰，他跑來分小的們的路菜，其餘也不見他的影兒。這會子鬧出笑話，小的們夢也想不到，便是林師爺。」林雨生此時腿上一被打一鐵棍，放下來兀自十分疼痛，挨着走近伍骨芳身旁，又請了一個安。說：「晚生不過水煙癮發了，剛走到下一層貨艙旁邊，見有一管水煙三袋，便順手捧起來吸了一口，自問也不是為非作歹，猛的便被他們捉住，硬說是賊。若非老爺同姨太太回來得快，包管還要吃他們老大的虧。」說着，又一垂手，向小翠子請了一個安，引得小翠子掩口吃吃的笑。伍骨芳嘆道：「不該了，不該了。你們還安分些利給裏去罷，沒的在這裏現形。」一邊說，一邊攬着小翠子依然上樓去了。此時衆人一闌而散，有的還竊竊私談，說：「只怕不是一路的統手，你們看那個叫做老爺，雖說是闊氣，雖條不是借此騙人，况且身邊又帶着這麼一個花枝般的女子，不知誰晦氣，中了她這美人計呢！如今江湖上是越發難走了。」於是這幾日中，凡伍骨芳同小翠子出來一趟，便無人不暗中指點，竊竊議論，也有些傳入骨芳耳裏，骨芳好生懊喪，誰知林雨生經此懲創之後，

果然再不敢亂跑。沒事時，便鎮日的在伍骨芳官艙門側立着照料一切，僕婦們出來要茶要水，他便忙接過盞盞來，穿梭似的跑來跑去。僕婦們落得偷懶，所有一切差使，都喊林師爺去辦。林雨生身上還是穿了他一件長衫兒，一條單褲，赤着半條精腿，脚上也沒有襪子，過着艙裏灌門的風，他把一個頭縮在頸項裏，戰戰兢兢的，那個寒酸樣兒，甚不雅觀。船上的人看這光景，越發奇怪，經過這裏，都要立住脚看一看。林雨生仗着官勢，有時發怒，便同人吆喝起來。一日之間，總要淘幾場氣。伍骨芳好生不悅，又因為他究竟是個師爺身分，不好意思呵叱。小翠子憐他寒冷，便勸骨芳送了他一件棉袍子，一條棉褲，一雙襪子，一頂帽兒。林雨生這一打扮起來，非常溫暖，後來打聽出是姨太太的恩惠，真是感入骨髓。船抵了碼頭，當夜便先住在漢口棧房，次日伍骨芳便將林雨生請進來，託他先過江尋覓公館。林雨生接連答應了幾聲，是「飛也似跑出來，一聲連聲道：『伍升伍升！』」那伍升正同小順子坐在棧房門口，忽聽林雨生這樣大聲叫喚，伍升笑道：「林師爺最是我們老爺又賞給他臉了，不然怎這般威武起來！」小順子罵道：「理他呢！再鬧些，不過是個賊。」說着，林雨生已走至面前，將脚頓了一頓，朗朗說道：「老爺偏生看得起我，叫我過江去尋覓公館，你們也該伺候我過去一趟。」伍升揚着頭，只不理會，林

兩生使逼着小順子同他一路走，小順子不得已，答應了。兩人走至江口，時值隆冬，北風甚大，江中的波浪十分利害，依小順子便要雇着紅船渡江。林雨生沈着臉道：『老爺叫我出來當差使，這是瞧得起我們，天理良心，如何敢浪費他的錢文？還是叫個小划船過去罷。』小順子也不便違拗。兩人跳上划船，划夫等了一會，等到十幾個人，方才將蓬扯起來。先俯岸，還不覺得，行到江心，那個船好像歇蹩一般，一上一下，嚇得林雨生面如土色，嘴裏嘖嘖咕咕亂念。小順子氣得將嘴擰得像個蝦蟆一樣，冷笑道：『林師爺你嘴裏念甚麼？』林雨生戰戰的答道：『投若救難觀音經。』小順子呸了一聲，說：『林師爺你只顧衛護東家，那裏管若了我們，觀音菩薩恐怕也不見得保佑。』兩人嘆了一會，幸虧不多時，已抵對岸。林雨生進城，果然在撫台衙門左右，覓了一處公館，回來裏明伍督芳。隔了一天，督芳又同小翠子坐着轎子親自去看，見那公館門口高高的幾層白石階，一進了屏門，便是小小一個天井，右邊一座門房，過了天井，便是轎廳，一直進去，有一重上房，轎廳左側是一個六角小門，裏面的花廳對着書房。督芳覺得房子雖不甚寬綽，然一房家眷，儘可住得，便問了價銀，每月十六千文。督芳問小翠子：『可合意？』小翠子點點頭，督芳回頭問林雨生道：『這條街叫做甚麼名字？』林雨生怔了一怔，說：『晚生去問一問。』於是

拽着袍子，飛也似跑出門來。却好對門便是個成衣鋪子，林雨生走過去問道：『呔！裁縫師父，借問你一聲，這條街叫甚麼名字？』內裏有個人答道：『三道街。』林雨生又問道：『請問這道字，還是強盜之盜，還是道台之道？』那人再，也不懂得林雨生說甚麼，只管望着他發愣，身旁還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兩隻眼水汪汪的望着林雨生笑。林雨生又怕督芳等急了，掉轉頭就跑，誰知督芳已攜小翠子上了轎走了。林雨生一口氣追過了江，督芳擇了吉日，也就搬入新公館裏。前一天便開了一個單子，交給林雨生置辦應用的一切什物。林雨生接了單子，非常歡喜，暗想：『自此可以表見他的經驗，覺得那些桌椅條凳，字畫屏風，都不甚難辦。千難萬難，惟有姨太太一座馬桶，煞是十分棘手。圍口買得小了，又怕姨太太尊臀容不下去。圍口若是買得大了，萬一姨太太坐落下去，滄上一尻股的糞，那可是糟極了。第一趟差使，萬一弄得不好看，到後來求家得了，闖差，甚麼鑿金牙，籌餉呀，再也不想派好事給我辦。林雨生想到此，搔耳抓腮，急得甚麼似的，想了好一會，陡然福至心靈，跑上街，走進一座紙舖，裏摸了幾十文，買了一本硃絲說帖，悄悄的袖回來。便在燈下先打了一個稿兒，右一看也還得體，便一行一行，騰清在說帖上，所幸他的字還寫得端整，趕在第二天，清晨接近內室門首，好容易等了一會，遇見一個僕婦出來，拎開

水，他便走上去垂手請了一個安。嬉皮笑臉的說道：『好奶奶，我這裏有一本字帖兒，煩你遞給老爺望一望。我還在這裏等你回信，要緊要緊。』那僕婦見他這般乖巧，到也一笑接過來，拎了開水，便進了小翠子臥房，小翠子剛坐在床邊上裹腳。伍晉芳披着一件湖色洋綉短襖，彎腰在鏡子裏瞧看氣色。那僕婦便將林雨生那本說帖向梳臺上一糊，說：『這是林師爺叫我拿進來的。』晉芳將眉頭皺得一皺，接過來一看，不禁笑得噎咳起來，說：『該死該死！這人越發糊塗了。』小翠子見這光景，忍不住笑問道：『這姓林的說的甚麼？』晉芳見小翠子問着，越發笑不可仰，又忍着笑說道：『他要問你屁股的尺寸，好去買馬桶。』一語未畢，又狂笑起來。那僕婦聽着，也不由『哈哈』大笑。小翠子笑罵他道：『這死砍頭的，發了昏了，虧你還不去罵他一頓，還只管儘笑。我到不知道他怎樣個寫法，你念給我聽。』晉芳笑道：『他這不通的文法，想你也還懂得。我便念給你聽，你可不許笑。』晉芳拿着說帖笑念道：

敬稟者，竊司事猥以菲材，荷蒙拔推，勉圖報稱，夙夜兢兢。昨承恩憲大人委買各物，理宜照辦，惟其中有燒太太大人馬桶一件，不敢大意，致貽預越羞，為此思索再三，不得不叩求恩憲大人查驗，燒太太大人玉股，長徑若干寸，圍徑若干寸，開示清單，以便照圖價買，據實開

支。理合恭具說帖，伏乞恩憲大人訓示，俾司事有所祇遵，實為公便，謹稟。

小翠子雖不懂得公事的格式，然而聽見內中有甚麼長的圓的，料想不是好話，又氣又笑，望着那個僕婦道：『快替我！快將這牢紙本子退給他，叫他沒的活見鬼，買物件罷了！還要寫這些嚼蛆的話，引得我氣起來，便不要他買，交給伍升辦去，也是一樣。』那僕婦笑着，便將說帖拿起來，跑至外面去。雨生一眼看見那僕婦笑容滿面，知道燒太太是得意他辦事了，垂着手迎著上來，笑道：『難為奶奶費心，上頭可有甚麼話吩咐？』那僕婦笑道：『老爺到沒有吩咐，你要問燒太太屁股，我教給你，燒太太的一個屁股，有林師爺兩個臉大，你快去照辦罷。』林雨生聽了，好不歡喜，說：『多謝奶奶教訓，這話真說得是。』說畢，又屈膝請了一個安，立起身早看不見那僕婦，想是已進去了。林雨生便喚着小順子，帶他去上街照料物件，果然買到馬桶，可是擇了林雨生的心了。走到鋪裏，先叫人家將馬桶從架上取得下來，他自己必恭必敬，將頭上那頂帽子，擺在一旁，便用頭去量那馬桶圍口，究竟不敢大意，一連跑了幾十家，才算買妥了。他更不肯假手給小順子，自己捧着一路上，只管將臉對着馬桶，比來比去，嘴裏還念着：『一個臉大，兩個臉大。』小順子笑得回來，便將那件事當做笑話告訴人。自此以後，果然伍晉

芳很愛着林雨生。說他肯實意辦事，心中便有重用他的意思。林雨生又十分狡猾，每逢伍晉芳出來，他便露着臉趕在晉芳面前繞來繞去。一會兒吆喝轎夫，說他們「轎子抬得不穩，沒的把老爺睜閃了。」一會兒又嗔責小順子說：「他不伺候人來客去，眨眨眼，就不看見他的影子。」自己轉幹着，端菜盤，絞手巾。伍晉芳有時攔着他，他沈着臉說道：「誰不是承老爺約恩典，吃老爺的茶飯，老爺養着我們一班人，到反叫老爺生氣，可不遭天誅地滅，師爺也是一樣，爺們也是一樣，只要老爺心裏舒服，這也沒有甚麼要緊。」伍晉芳聽他這幾句說話，只管點頭說：「我不料你這人，到還很實心的，我自愧先前還薄待了你，你以後千萬不要同我這樣稱呼見面，也不用請安，我便叫你雨生，你若恭敬些呢，就喚我一聲晉翁。我孤身作客，外面也沒有一個可靠的人，我就將你當着自家骨肉看待，以後仰仗你的地方很多。你若不依着我，就是同我見外，我也不敢親近你了。」林雨生見晉芳說得甚是慷慨，便肅然起敬，答應了一聲是。說：「晚生斗膽，便呼着晉翁了。晚生久已有件事，要同晉翁講。」晉芳道：「啵啵，你還是這樣客氣。我們將這晚生兩個字，也可以彌免了罷。」林雨生又連連答應了幾個「是」。忙改口道：「我又已有一件事，同晉翁講，晉翁的管家伍升，人是很好的，只苦於太好了。凡事總沒有個主張。晉翁倘在這裏

閒住，公館裏到也沒有甚麼亂子出，假如上頭委了札子，或是晉翁禁任地方，在我愚見，怕伍管家……」說到此，故意不望下說。口裏只支支吾吾，哼了兩聲，像個不聞親的光景。伍晉芳早已明白，便接着說道：「不錯不錯，這是我很知道的，不瞞雨翁說，這個人，在舍下已有二十多年了。兄弟不過看先父面上，以為他老人家跟前的人，不敢輕舉妄動，不料他轉倚老賣老的一味恃強偷懶，連兄弟都不放在他眼裏……」此時林雨生聽見晉芳口裏提出先父兩字，趕忙立起身來，放一副誠敬顏色，說道：「老太爺盛德，是口碑載道的，誰人不知道。總怪他們不知道好歹罷了。」晉芳道：「請坐，請坐。雨翁此時可是還住在門房裏，今晚便請雨翁老實將行李搬入書房裏住着，平時有些零碎帳目，便費雨翁的心，先替兄弟照料。總算兄弟知道感激就是了，我們改一天再談。」說着，又將小順子喊至面前，說：「就派你伺候林師爺，若有一差二錯，不用林師爺告訴我，我自會知道。看我揭你的皮。」小順子攪着一張嘴，答應了一聲。晉芳又跑到後面，取了五十塊洋錢，交給林雨生，說：「雨翁先收着用，隔十天記筆總帳就是了。天氣漸冷，雨翁若是要添補衣裳帽履，便在這裏面開支，恕兄弟不另送束修了。」林雨生忙接過來，便退至門房，剛欲進門，早聽見伍升在裏面亂嚷，說：「那姓林的再刁不過，逢着老爺出來，他便一溜煙趕去做這

件，忙那件。一經不在老爺面前，他屁也懶得放一個，早蒙着頭躲向旁邊睡覺去了。我們是獸子，幹了事，老爺一總不知道……」林雨生聽到這裏，怕他下面還說出不好聽的話來，故意咳嗽了一聲。伍升果然不囉了，雨生便指揮着小順子搬移他自己舊行李，安放在書房裏。他其實也沒有多少物件，擱了塊鋪板，放上一床被褥，就算是他的臥房。他得了這些洋錢，心裏暗想：「雖說是晉芳叫我添置衣服，到也不可過於急急的，恐怕晉芳疑惑我拿着他不肉疼的洋錢揮霍，落後不能叫他信用。」計算已定，他只買了一個小帳箱，十家裁縫鋪裏閒話。鋪裏老板姓楊，約來有四十多歲。初時見林雨生衣服不甚華麗，便隨意招呼了一聲，笑道：「林師爺初到我們這地方上來，一切可還處得慣？」林雨生嘆了一口氣，說：「楊老板你有所不知，若不是含親苦苦的逼着我出來，替他辦事，我放着家裏的福不享，轉跑到你們這窮地方受罪，可不是糊塗透頂。」楊老板驚問道：「林師爺敢是同伍老爺有親？」林雨生道：「親戚難道還可以假得的。我們舍親伍大老爺家裏有兩位太太，第二位太太，便是家姊。」楊老板又懼然失驚，忙立起身來，回頭見他女人坐在一邊，忙招呼道：「你還不快倒一鍾茶來，奉敬林師爺。」那女人迎眸一笑，便拿過一個茶鍾，用手抹了一抹，將茶斟滿了。

送到林雨生面前。林雨生慌忙接了，那女子低頭看見林雨生袍子上破了一塊，笑道：「林師爺袍子破了，怕人家笑話，我來替你縫一縫。」楊老板笑道：「這話有理，你快替林師爺縫起來。將來公館裏的衣服，我們很望林師爺照應呢！」林雨生剛待說話，那女子早在桌子上拈過針線，接着林雨生坐在一張板凳上，將林雨生袍子揭過來，向自家膝上一攤，一針一針望上刺。嘴裏笑說道：「虧你還是師爺呢，袍子破得這個樣兒，針都放不進去。」林雨生冷笑道：「老板奶奶，你不要小覷了我，各人有各人脾氣，譬如我的脾氣，是最不喜歡穿新衣服，你不會到我家裏去看看，我的肉人，渾身通是綾羅綢緞裏着。可惜這綾羅綢緞，不能當飯吃，若是當飯吃，怕她心肝五臟不是也穿得簇新的起來。若是我就不願意講究這個。」林雨生正說得熱鬧，猛的腿際有隻手伸進來，使勁一捏，剛剛掉轉頭，便同那女人四個眼珠兒打了一個閃電。雨生心裏想，這女人到還風騷得利害呢！猛的想起一件事來，再一望那拈針板已到後面去添熨斗的火去了。遂也用手向那女子肩上一搭，那女人噙着一雙白眼，笑了一笑。林雨生笑道：「承你厚愛我，我却不喜幹這把戲，我教給你一個人，你去勾搭他，包還有點油水，就是我們公館的伍大爺伍升。」那女人笑罵道：「我偏不喜歡他，他是條狗。」林雨生見她低低說着話，那嘴裏的香味，一陣

一陣送過來，使人心蕩，便不由的笑道：『我叫你勾搭伍伍升，並不是叫你喜歡他，只要他同你上了手，我就可以擺佈着他，好出我一口氣。』那女人低頭只是笑。……這時候楊老板已從後面出來，見林雨生袍子已整頓好了，林雨生便起身作別。楊老板道：『沒事常過來談談不妨。』林雨生點點頭，自此林雨生便同這楊老板的女人很是親熟，有幾夜林雨生都不曾回來睡覺。小順子已聞得些風聲，便悄悄的告訴伍伍升，伍伍升大喜道：『我說這廝却跳不過我手掌裏。好兄弟，你替我打探着，你老子是同我弟兄一般，你就是我的嫡親姪兒。你幫着我，若是夜裏他不曾回來，你便送個信給我，等我封門撲捉，將這奸夫淫婦捆紮起來，交給我們老爺看，叫他知道這廝那時候看我們老爺羞也不羞。』小順子拍手大笑說：『好極好極，你只管去辦，我們好照着把戲。』事有湊巧，這一晚林雨生又被楊老板的女人約過去，他每次不回來，都交代小順子一聲。說：『是朋友約去談事。』今番果然將這話望小順子說了，小順子究竟有些孩子氣，知道今晚兒上笑着他們的道兒，聽了這句話，不禁眉飛色舞，未及答應，到笑得吃吃的。又怕林雨生瞧出來，越是忍着，越是顯露。林雨生也是個極伶俐不過的，見這光景，已猜着，一半也不肯說破，依然跑出去，繞了兩條街，重新走到門首，見公館外沒有人，他便一隱身子，藏入楊老板鋪子裏去了一

眼看見楊老板蹬在一個風爐子旁邊，熱烘烘在那裏用扇子煽火。見了林雨生，摸地將扇子擱在地上，將頭上一頂氈帽，拿下來撲一撲灰，笑着說道：『好呀！巴巴的為你燒的好紅燒牛肉，你挨到這一會才來。』林雨生搖搖手，叫他不要聲張，低低說了一句道：『那人來了，你們依着我的錦囊妙計，斷斷不會錯的。她呢？』楊老板笑道：『她在房裏燉酒。』一語未完，早見那女人笑盈盈走出來，指着林雨生道：『天殺的，你的話我已聽見了。只是偷牛的跑掉了，抓住拔椿的，良心上怕也講不過去。』林雨生笑道：『累你們只幹這一遭兒，我自自然有得謝你。』那女人道：『呸！誰希罕你的酬謝。』楊老板道：『這到不然，林師爺威意，也不可拂了他。只是到那時候，我有些害怕。』林雨生道：『這有甚麼害怕？你們是明公正道的，還怕他咬掉了你的東西，若是我……』那女人一把將林雨生的嘴掩住，笑道：『你敢嚼蛆，看我擰你。』楊老板道：『不要鬧，不要鬧，料想他此刻還不敢來，林師爺一發將酒吃完了去。』於是三個人都躲在房裏，『嘻嘻哈哈』將飯吃完了。林雨生吩咐他們：『一到夜深時分，你們只管吹滅了燈，夫婦睡在床上，便是他進了門，也不要聲張，等他走至床邊，你們一人揪住他頭髮，一人使用剪刀剪他辮子，然後再大聲喊起來，那時候我自自然出來幫着你們說話。我此時不能久留，你悄悄將我放出門，被他們看見這

黑影子，還要疑惑是你。」說着，果然開了門，一閃的跑了。此時且不使回家，遂躲左近一個煙館裏躺着。且說這時候，伍升也在那裏遣兵調將。接到三更時分，自己準備先去奪門，吩咐幾個抬轎的，遠遠拿着繩索，站在街心裏，一邊得了手，一邊前去捉人。又命小順子：「只要聽見外面發一聲喊，你便不管別的，直去敲老爺上房的門，將老爺喚得起來，把奸夫淫婦獻給他看。到那時候，一聽老爺發落。」小順子同幾個轎夫都答應了。伍升又拿出些錢來，買了一瓶酒，一包熟菜，躲在門房裏大家吃喝。不多時候，早聽見換台衙門更鼓樓上，鑼聲敲着三更。內中有個轎夫先跳起來，說：「事不宜遲，伍大爺快快動手罷！」伍升更不急慢，將大衣服隨手脫去，只穿多一件緊身襖兒。重又命小順子向林兩生床榻上照一照，果是不曾回來。伍升悄悄開了大門，先窺進對面檐下星光影裏，早見那幾個轎夫，一個一個的拿着繩子，魚貫而進。伍升伸手，先將楊老板鋪門推得一推，雖是閉着，却不曾上門。用力向上一撮，那一扇鋪門，便應手而倒。伍升大喝一聲，直踏進門。罵道：「姓林的，王八羔子，做得好事……」

剛說到此，一總不聽見有人答應。心裏一想，這廝最是辛苦了，料想睡得正好，便轉身出門，向四個轎夫用手一招，大家齊齊吆喝了一聲，蜂擁而進。房門是不消說得，更不曾掩好，喧嚷之中，才將床上的人驚醒。問着何事，伍升更不容分辯，先從黑影裏將那個男子一拳打倒，那女人正待叫喊，禁不住他們七手八脚，來得飛快，早把楊老板夫婦並頭捆得，像個餛飩模樣。只聽見那女人叫罵。伍升一羣人也不理會，飛也似的扛着望公館奔進。此時一陣熱鬧，早驚動左鄰右舍，先前還疑惑是有火。後來知道是伍公館的僕人，向楊裁縫鋪裏捉奸，大家都不及穿衣服，圍着出來瞧着，可喜那小順子非常靈活，聽見外面已經得手，他早向上房裏一座腰門上，擂鼓也似的鬧起來。伍升正同小翠子坐着閒話，剛待上床，忽然聽見外面敲門，不知何事。便有一個僕婦開了腰門去問，小順子夾七夾八說了幾句。僕婦笑着去告訴老爺說：「林師爺在裁縫鋪子裏偷女人，被伍升捉住了。如今將並頭人同捆得來，請老爺去看。」

伍升聽得這一句，猛將雙腳一頓，說：「這是怎麼了？快將伍升喚進來，他也不該多管這事。」小翠子又是害怕，又是發笑，便也跟着哥芳走出來，其時燈籠火把，已經照耀得如同白晝，看熱鬧的人已擠攏滿了一屋。伍升好不高興，押着抬的人，將楊老板夫婦向暗下撲通一攢，高聲喊道：「請老爺問着罷！林師爺幹得好事。」哥芳未及站定，忽然那個奸夫，將被頭揭起來，喊道：「伍大老爺高陞，小的們夫婦睡覺，不知什麼事得罪了老爺，生生的命家人將小的夫婦捆得來。」這話才畢，猛然兩旁的人，「哈哈」一個大笑，說：「真是奇聞，不曾見捉好的，將

人家夫婦捉得來了。」伍升同幾個轎夫，再仔細一看，可不是楊老板是誰？再也沒有林雨生的影子，嚇了一跳。這個當兒，人叢裏早擠出一個林雨生。走過來指着伍升冷笑道：「伍大爺，你容不得我姓林的在這公館裏，有甚麼法子想不出來，為何鬧出這樣笑話，連累老爺名聲也不好。怕楊老板也不干休。」一句話提醒了楊老板夫婦，果然大鬧大嚷起來。魯芳氣得怒髮上指，一聲連聲，叫林雨生將伍升捆起來，送到江夏縣。一面親自替楊老板夫婦將繩索解了，請他們坐下。幸虧楊老板夫婦是預備人捆的，一總不曾脫得襖褲。起先還不肯答應，禁不住林雨生帶笑帶勸，才將他們夫婦勸回去了。轉頭又勸魯芳不必慫恿伍升，這都是晚生不是，今晚不曾出去會着朋友，到反累伍大爺費這一番心力。此時直把個伍升羞得無地可鑽。四個轎夫，又互相埋怨。一個說：「我本不願意，是你逼着我去的。」一個又說：「你若不是騙吃伍大爺的酒菜，你也不肯答應。」伍升在旁低着喉嚨，又罵小順子過於冒失，也不等我們看明白了，你便先將老爺請出來，可不是有意出我的醜。小順子也急起來說：「先前不是你嚼的舌頭，叫我一聽見門外吶喊，就去喚醒老爺。我坐在屋裏，只有用耳朵的本領，沒有千里眼，會看見門外捉的奸夫是林師爺，不是林師爺。」伍魯芳越發焦怒，說：「好好！你們都容不得林師爺，我偏生要抬舉他，你們明天

一齊替我滾蛋。」小翠子扯着魯芳袖子，說：「老爺也不必為他們狗一般的人生氣。夜間氣候涼，好好進房去罷。」林雨生接着說道：「姨太太說的話真是高明，老爺玉體要緊，將來國家多少大事業，全靠着老爺一身去抵當，凍着到反不好了。」此時外邊開人已都散盡，小翠子若苦將魯芳勸得進房，魯芳氣鼓鼓的向床邊上一坐，說：「死不盡的奴才，把人肚腸要嘔斷呢！明日將這件事傳說出去，豈不是件天大笑話？」小翠子笑道：「下人們誰也沒有些爭吵，你一次生氣，兩次生氣，也生不了許多。甚至你今天的氣還不曾息，他們到又鬼鬼祟祟好起來了。這時候多管將近天亮，你看手巾凍得硬幫幫的。」說着又喚僕婦：「將火爐的火撥旺了，煨一壺開水，再將冰糖蓮子放上去燻一燻，端上來給老爺吃。」僕婦答應走出房外。小翠子又含笑坐在魯芳身邊，捏着兩個粉團小拳兒，上上下下的替魯芳敲背。笑道：「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我怕林師爺總有些形跡，看在他們眼裏，以至今夜才弄出這事。」魯芳道：「咳！你又來了。伍升這奴才，久已氣不過我抬舉了姓林的，他有得沒得會尋出事來做。我此時主意已定，明天決意打發伍升回揚州，依舊叫他在家裏服役，掉伍升出來。橫豎我也有家信要寄，今天無巧不巧，一起接到揚州三封信，一封是卜太太的，說他兒子削了髮在天甯寺去當和尚，儀兒的喜事，權且擱着，信中又含

含糊的，不知為的甚麼事。一封便是僕兒替她母親寫的一封是二太太親筆，連篇累牘，都說是家中意見不和，叫我設法將她們接出來。你想湖北那一件不費，我到此處也有兩個多月，各處衙門早跑晚跑，白白的苦了我這兩條驢腿，一總也不曾有點眉目。僅僅你一個人，像這公館，也可以勉強支持了。若是將一家子都接出來，那時候人口愈多，費用愈大，萬一沒有個差委，哼哼！扯帆容易，要想收帆就難了。這是打着官話說，還有一句私話，二太太的脾氣，你是嘗過味道兒的。萬一到此，再百般凌折着你，叫我心裏如何熬得。我也不是一定怕她，不過大家夥兒住在一處，和和氣氣，何等不好，便鬧出來，也沒有甚麼顏面。」小翠子聽到此處，那淚珠兒早凍在粉臉上，晶瑩光潔，却好僕婦將蓮子端得來，替芳接在手裏，向那僕婦說道：「時候已經不早，你們去睡罷。」那僕婦答應，還自出房，順手將房門帶好，替芳一手將小翠子摟在懷裏，笑道：「你也不用傷心，我是決意不接她們的。」說着，用挑子挑了幾顆蓮子，向小翠子嘴裏喂。說：「趁熱也吃一口，夜深氣味好冷。」小翠子搖搖頭，更將一個臉向替芳衣襟上擦了擦，淚珠子紛紛灑透，哽咽說道：「你的話怕不是好意，我聽得心都碎了。我知道感戴你，只是二太太那一邊，也不能怪她，她同你則是過得火熱，猛然見我進了門，一個女人家的心腸，焉有不怨恨的道理。此時你要老

遠的將我一人帶出來。她當這寒冷天氣，聽着風颼颼的，看着月圓圓的，再瞧一瞧床上，一床被窩兒，到寒了半床，你叫她可不孤另另的想起你來。」說到此，又嘆味一笑，說：「不瞞你說，你那一天出去吃酒，夜間不曾回來，把我這兩條小腿兒一夜總不曾還暖，我還是只空得這一夜呢！何況太太同二太太，如今你說這湖北住家不容易，原也是正經話，但是知道的呢，是知道了。不知道的還要疑惑，我不賢惠，霸佔着丈夫，人是一條心，依我的主意，伍升回去，還是將老太太同太太二太太接出來為是。況且老太太年紀也大了，侍奉得一天是一天。你既是在這裏候補，一時不見得告老還家，終不成將老太太放在家裏一世。至於怕我受二太太的氣，我總拚命忍着她，斷不叫你生氣。」替芳嘆了一口氣，說：「你這句句話都打入我心坎兒上，我愛你就在這些上面。只是一層，她們來了，我便不能夜夜陪你，你這雙小腿兒若再不還暖，可也不用怪我。」說着，真個將小翠子一雙腿擱在膝上，小翠子迴眸一笑，說：「那時候憑着你的心罷，我沒有法兒。」替芳笑道：「便是要接她們，都要等到來春再議，年終歲底，一時總來不及了。老實說，今冬總不叫你受冷。呵！你聽見樹上老鴉都叫了，趁此刻還不曾天亮，好睡一睡。」於是雙雙解衣入寢，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三十八回

臚言風聽詬詈起家庭
斷髮文身悽惶游島國

次日

清晨，晉芳將伍升喚過來，也不曾嗔責他，寫好了兩封信，一封叫他呈給家裏老太太，一封送至卜太太那裏，又置辦了許多禮物，分贈各家親友。小翠子私地裏送卜太太一對珠花，一挂翡翠朝珠，也請林師爺寫了一封替卜太太請安的稟帖，都交給伍升。伍升叩別了老爺姨太太，徑搭着輪船返里，不多幾日，已抵揚州。卜老太太見伍升回來，又接着晉芳的家信，自是十分歡喜，使命伍升將各親友家禮物分頭送去。朱二小姐見晉芳都不曾有一封體己的信寄給自己，不由的對着菱花鏡子，紛紛落淚，背地裏將伍升喚至面前，詢問他老爺在外一切情狀，又說：「老爺待你們姨太太想還好？」伍升此時陡然想起林雨生的仇恨，不由的便隨口答應道：「老爺待翠姨是極好的了，像是影兒，不難身子。不料老爺帶去的那個姓林的，負了老爺的恩典，背地裏轉欺負了翠姨。他是一個精窮的人，誰保不從翠姨手裏偷漏老爺的銀錢？」朱二小姐聽到這裏，十分高興，說道：「好呀！原來翠姨還有這樣本領。伍升……你們是明白的，像翠姨這樣人，有甚麼乾淨，只有你們老爺糊塗，還弄這回頭貨進門。當日有個朱買臣，他妻子嫁了別人，後來又想

還家。朱買臣說是覆水難收，古人都講究這個大道理，只有你們老爺不講。」旁邊那個丫頭叫小善子的，忙插嘴道：「太太這也不一定怪我們老爺，禁得住卜太太虎也似的逼着老爺。」伍升笑道：「說起來真是一點不錯，翠姨這番不是還帶了好些珍珠寶貝送給卜太太，還是請林師爺寫的信。若不是林師爺同翠姨背地裏鬼鬼祟祟，翠姨為甚不叫老爺寫，轉叫這王八寫？」朱二小姐點頭說：「伍升你下去罷！我自自有道理。」伍升即便退出去。朱二小姐默默的坐着，提起袖子來拭淚，房裏鴉雀無聲的，奶媽一手拍着小孩子睡覺，一手將大姆指頭豎起來，笑了一聲道：「這個人她不是好惹的，記得那一天替老爺餞行，這個人在席上那般蹤容着翠姨，我就替二太太氣不過。」朱二小姐嘆道：「這些光景，我那裏不知道，只是她們有幫手，我只是孤另另的，我身子又怯弱，保不定一年半載就會死。那時候我別的也沒有牽掛，只是我這塊肉，落在她們手裏，我在九泉底下，也要夜夜跑上望鄉臺，望着她們。」奶媽笑道：「明天便是送臘日子，二太太不要說這些踴躍話。」又笑道：「說死得生，我替太太踏死放屁蟲罷！」說着，將腳在地上踹了兩端，小善子道：「許奶奶，殺人之心不可無。我們想個甚麼法兒，替我們太太出一出氣。」奶媽笑道：「這又何難？法子多着呢。我只是不說，我吃的是長齋。」小善子不答應，趕着那奶

媽追問，左一把，右一把，在奶媽夾肢窩下，捏那奶媽笑得喘不過氣，偏生將孩子驚醒，奶媽忙抱過來，將衣鈕解開，拖出那個奶勝，擰在小孩子嘴裏，重又笑道：『善姑娘你不用鬧，等我來教給你，你譬如要這個人死，你悄悄的將這個人穿的舊鞋子，偷一雙來，擱在你床底下，瞞着人，每天用一碗冷水，澆在鞋子上，總要叫這鞋子被水霉爛了。這鞋子那一天霉爛，這個人便是那一天死，再不會錯。別的也還有法子，只不及這個又快，又靈驗。』小善子笑道：『可是當真？』那奶媽道：『何彌陀佛，我敢說謊，信不信由你！』小善子笑道：『我信我信，可巧我這幾天前，向卜太太要一雙舊鞋子，卜太太曾經答應我，我明日便去拿來，包她死活跳不過我手掌裏。』朱二小姐聽她們說話，也不大理會，懶懶的站起身來，向三姑娘那一進房屋走去。見三姑娘低着頭用剪子在那裏剪紅紙，剪出許多花樣兒，預備裝點香燭燭台，以及房裏燈盞籠子，取個吉利意思。剩下的紅紙，淑儀坐在一旁，拿刀子裁成長條，在那裏裏水仙花，淑儀眼快，忙迎着上來。三姑娘也一笑，站起身說道：『甚麼叫做過年，只是給人忙。』朱二小姐笑道：『姐姐是當家人，少不得要多費些心，像我……』說到這，便拿出手帕掩着嘴笑。三姑娘也笑道：『你又來了，老實說，到是湖北那一個，今年却是安閒，像這些婆娑媽媽的過節兒，總要簡省呢。我上次寫信還叫他在漢口

帶點鞭炮，漢鎮旺鞭，是最有名的。伍升回來，連一根炮棒兒都沒有，也不知道是他忘記了呢，也不知道是儀兒漏寫這一筆。』淑儀笑道：『娘都是怪人，饒着我不會寫信，這幾句話也不至使漏掉了。』朱二小姐冷笑道：『姐姐到不要錯怪儀兒，莫說儀兒不會漏寫，便算儀兒漏寫了，難道他忘記得家中年年例送，靈接靈接天地，接財神，上燈，落燈，元宵二月二，都是要放鞭炮的，便不該叫伍升帶回來，多管是被狐狸精迷昏了。姐姐好笑，那狐狸精，我打聽得又搭上一個甚麼靈哥兒，他一總還不知道，我猜她四品銜的藍頂兒，還嫌不光彩，要換上翡翠的出去拜年呢！』三姑娘驚道：『這話是誰說的？』朱二小姐道：『我却不告訴你說的人。』三姑娘嘆道：『這些事也不能枉口白舌的污蔑人，我看翠子雖是小家女兒，品格到還端整，被人拐出去，那時候總算是身不由己，不能一定怪她。不過從小兒同我們那一位偷上手，算是他一生缺陷……』三姑娘話還未畢，直氣得個朱二小姐粉臉變色，扭轉身子就走，轉把三姑娘嚇怔了，還不知她為的甚事。對着淑儀道：『這又奇了，我又不曾說甚麼，難道替你翠姑娘辦得一瓣，就該她生氣。』淑儀笑道：『娘說的話，也太不檢點些。』三姑娘急道：『好了頭，你也排擅我，我說的話，那一句不檢點。』淑儀笑道：『娘記不得先

三姑娘至此，方才恍然大悟，笑道：『我真不曾想得到，想得到，割我的舌頭我也不講。我那裏曉得她會賊人心虛呢！』母女二個笑了一會也就罷了。次日午後，忽聽見卜氏在後一進堂屋裏嚷起來，三姑娘嚇了一跳跑入裏面。見朱二小姐歡歡喜喜的坐在一邊，用一個白羊脂玉杯兒滿滿的堆了一杯蜜糖，又用自家編的紅絨絲絡兒絡着糖尖子上插着一朵青慈慈春花。卜氏望一望這樣瞧一瞧那樣因為僕人忘記買酒糟料豆，卜氏便嚷着說：『靈王爺爺不吃酒，清醒白醒上了天，斷不肯替我家說好話。況且他老人家座下一匹白馬，也不能餓着肚皮跑路，這些奴才越過越糊塗了。』朱二小姐笑道：『你老人家歇着罷，不用賠生氣。酒糟料豆，早已要得來了。是我叫他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放在一邊，不要老早拿上來。好了，姐姐來了，請你叫儀兒來填一填，甯疏罷！我這雙手弄餅在這裏。』正說之間，淑儀也走得來，聽見朱二小姐叫填甯疏，便跑過去，將甯疏查出，放在桌上，一張是送靈用的，一張是接靈用的。正磨好了墨，卜氏又道：『今年甯疏，在你父親名字下面，要把你弟弟名字填上，他雖然小人兒，算是我家一代人。』淑儀笑道：『還不曾起學名呢。』卜氏沉着臉道：『甚麼學名不學名，他叫小美子，就把小美子三字寫上去。』朱二小姐笑道：『大姐，他的學名，你父親曾說過了，叫做恩官。』淑儀笑道：『這名字正好，天』

恩天故。』卜氏聽着這話氣起來，罵着淑儀道：『一個女孩兒家，鹹醬口說得的，說不得的，都是信着嘴亂說。你不知道要過年了，甚麼天恩天喜。小美子還不曾種痘子呢，說出岔子來，你吃不了兜着走。』淑儀笑道：『老祖宗，你聽錯了，我說的是天恩天故。』三姑娘望淑儀瞪了一眼，說：『丫頭你還嘴硬。』淑儀才不敢開口，將甯疏填好了，到了晚間，僕婦們取出四枝大紅蠟燭，點得通亮，一盆炭火，燒得旺旺的，椅子上都披了紅椅披，將桌子移至堂屋中間。卜氏吩咐道：『老爺雖然不在家，也在上面替他安一張座兒。』三姑娘笑道：『還有翠姨娘呢，也添一座。』朱二小姐低笑道：『還要添一座。』三姑娘望一望說：『連小美子同玉鶯都有了，還添一座給誰？想是你又懷胎了。』朱二小姐笑道：『我到不曾懷胎，你既然想着翠姨娘，怎麼不曾想着那個姓林的。』三姑娘也笑起來，說：『你何苦這樣狹狹呢！今日送甯日子，我不好罵你。』卜氏見她們說話笑問道：『你們講甚麼。』三姑娘笑道：『不相干，是妹妹懷胎，她又想添一座。』卜氏笑道：『果然的，你們小人家記着，你們夫婦雙全的人，不問懷不懷，逢時過節，都甯可多安放幾雙杯筷，取個吉兆兒，添人進口。』說得僕婦們都笑了。卜氏上坐，三姑娘等一例挨着坐下。朱二小姐又在奶媽手裏將小美子抱過來，用筷子蘸着酒喂他。那小美子偏生啞嘴，咂舌得響。卜氏笑道：『你』

看這個小人兒，也喜歡吃酒，怕大來不是酒鬼。」卜氏說到此，又改口道：「我說錯了，大來是酒財神罷！」正說之間，却好三姑娘房裏用的一個老婆子，頭上圈了一個核桃殼兒，插了一朵紅紙花，齊整整穿着一身藍布襖褲，大腳鞋子，上繡着紅牡丹，一顛一顛的將那茶米飯的鍋巴捧在手裏，走到卜氏等人面前，低頭屈膝拜了兩拜，一路恭喜着說：「老太太大喜，老爺大喜，太太大喜，少爺小姐姑少爺大喜，萬事如意，新年大發，歲歲平安，吉慶有餘，多福多壽，多子多孫。」成套兒吉語好似背書，引得大家笑得擺不起嘴來。卜氏笑道：「多謝你等老爺送了官大家同登。」說着，便喚淑儀道：「淑儀，你替我在房裏抓一把錢出來，賞給你們屋裏老婆子。」淑儀道：才聽見那婆子恭喜姑少爺，她早已羞羞的下了席，折了一把松柏枝，捺在火盆裏，燒得價響。聽見卜氏命她拿錢，她便跑入房裏，抓了一把，正轉身出來，忽見朱二小姐用的那個小善子，咧着嘴笑道：「老媽媽，你们都恭喜遍了，獨瞧不起我們太太，我們太太難道不是家裏主子？」那老婆子笑道：「我適才不是提着二太太恭喜的。」小善子道：「誰也不曾聽見你恭喜我們太太。」又回頭問那奶媽道：「你聽見不曾？」那個奶媽道：「我是不曾聽見。」又冷笑道：「姑娘你也不用乾着急，我們太太到不計較，偏是你計較。」在先朱二小姐聽她們講說，到也不大理

會。此時聽見奶媽用話激着自己，又想起昨日三姑娘刻薄自己的一番話，可想總是平時三姑娘將我當年的醜事告訴僕婦們，僕婦們才瞧不起我。家奴犯法，罪歸家主，不由的提起一把無名烈火，拍案指着三姑娘說道：「姐姐我那一件兒虧負你，你處處欺凌我，今日娘在這裏，我尊敬你一聲姐姐，並不是怕你，你仗着先進門的為大，便不把我放在眼裏。我也是他們父親上門求親的，明媒正娶，並沒有甚麼把柄兒被你捉住。今日是送竄日子，你不該叫你的人來咒我死。」說着，便流下淚來。三姑娘被她這一頓數說，氣得惟有發抖說：「這是那裏的話，你不是雞蛋裏尋骨頭，有意來淘氣。我也不知道婆子們提着你恭喜，不提着你恭喜，我又何嘗叫她咒你。我是若叫人咒你死，我今夜便死，報應給你看看。」說着，也拿起手帕拭淚，嚇得淑儀一言不敢開口。卜老太太道：「你們好好的滿嘴裏胡說的甚麼，你們不圖吉利，我家督芳還要想陞官發財呢！你們揀着這送竄日子吵鬧，快不許開口，替我好好坐着吃元寶酒罷。我適才還罵僕兒的，不料你們做母親的人也是這樣。誰再開口，我便不依誰。」三姑娘同朱二小姐聽卜氏這般說，便不敢作聲。那個老婆子早悄悄的躲到一邊去了。這一晚，大家都沒有情趣，卜氏也覺得光景甚是不祥，只是唉聲嘆氣，勉強將飯胡亂吃完，正待離開坐位，忽然外面跑進一個家人來，氣急敗壞，飛

報道：「回老太太一聲，那邊太太不好了。適才有人來給信，請老太太同太太們快些過去。」卜氏聽見這話，嚇得渾身發抖，問那家人道：「糊塗東西，那個太太不好，你說明白些。」家人道：「是富公館來的信，便是他們太太。」卜氏頓時面如土色，說道：「怎麼好好的出了岔子了。菩薩！你們適才在這裏說些不利市的話，但願一總應在我這姪女兒身上罷。」三姑娘正瞥着一肚皮的氣，沒處發洩，又感着卜書貞平時為人的熱腸古道，各事也還合得來，不禁淚如雨下，幾乎大哭起來。哽咽說了一句話：「我同娘一齊去，論理儀兒也該去，只是來得匆促，明天再說罷。」朱二小姐揚着臉笑道：「小美子沒有人照應，我却不在這裏面忙了。」卜氏道：「這是應當的，小孩子要緊。」說着，便招呼那個家人，預備兩乘轎子，收拾收拾，婆媳二人，含着眼淚上轎，向卜書貞那邊去了。這個當兒，小善子早跑至自家房裏，低着頭將床褥搗起一看，見卜太太那雙鞋子，依然被水浸着，用指頭插一插，並不曾霉爛。旋又將桌上一張洗面盆裏的水，望上一澆，說：「要死便快些罷！」正自咕嚕，猛覺得背後一陣陰風，吹得毛髮俱豎，還只當卜太太到此顯魂，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飛跑出來，笑着那個媽媽將大拇指豎起，似乎稱讚她這法子很是靈驗。那媽媽洋洋得意，點了點頭，彼此會意，笑按下不提。且說卜書貞自從玉鸞不肯娶，便剪了頭髮，

躲入天甯寺內。後來被方丈和尚等勸不過，偶然歸家，也是書空咄咄，大有瘋魔之狀。卜書貞也曾狠狠的教訓過他幾次，他已不似前此馴伏，轉有些同母親反對的意思。諸君想卜書貞為人，是最玲瓏剔透的，生平又一味恃強好勝，今日偏生管束不住一個兒子，十分焦躁，又不肯告訴人，面子上轉做出同兒子落落寞寞的光景。其實一顆芳心中，久已按不住怒氣，平時肝火最旺，鬧起來便都是要天翻地覆。任是甚麼珍貴器皿，見着便搗個稀爛。事過之後，也有些懊悔，已是不及了。肝為風木，愈煽愈張，她又是個青年守寡的少婦，春花秋月，總覺得有些感喟抑鬱。入冬以來，便土衰水涸，漸漸不支，然而她還自恃堅強，雖時時發病，不肯困頓床褥。前日見小翠子從湖北送來些禮物，雖不一定貴重，然却是見着她人心兒，到十分歡喜。送灶這一天，叫人去尋少爺，誰知玉鸞正在天甯寺佛堂上聚攏無數和高演說法華上乘，聽他母親喊他，快快歸來，也不到上房去問安，一逕跑入書房，向椅上閉目坐了一會。天黑下來，覺得甚無聊賴，隨手在書架上抽下一本紅皮洋書，揭開首頁一看，正是那盧梭氏的論。便只管望下看起來，看到得意地方，頭頭晃腦，津津有味。卜書貞打發人來請他幾次，他只是不理。卜書貞等得不耐煩，便自己跑至書房冷笑道：「鸞兒！你近來入了甚麼魔道。連咱都不放在眼裏，咱特特來請你，你可知咱是你的母親。」

玉鶯聽見這話，忙擱下書本，板着面孔，也不回答。卜書貞怒道：「咱同你講話，你聽見不曾？」玉鶯冷笑道：「母親！也不用使，你這家庭專制的手段，如今世界是開通了。論咱們私恩呢，咱不妨尊敬你一聲母親。若說同為國民一份子，這你便是咱的女同胞。」卜書貞怒道：「照這樣講，你該稱呼咱姐姐。」玉鶯笑道：「這話又錯了，同胞並不是一定說姊妹，譬如姊妹算得同胞，母親也算得同胞，推而上之，祖母曾祖母也算得同胞，等而下之，女兒孫女兒也算得同胞。」卜書貞聽到此，不覺怒談，街上頂門，拍案大叫說：「畜生！你真是反了！你們替我將這畜生捆起來，讓我活活處死他。」此時左右僕婦家人到也不少，誰也不敢依着卜書貞的話去捆玉鶯。只管勸卜書貞息怒，卜書貞不覺失聲長嘆。說：「天呀！不料咱半世守貞，指望畜生替我支持這個門戶，不料畜生轉變了一個人，我更有何望。畜生畜生……」說到地，她這一般悶氣，頓時三關閉絕，角血流沫，撲地望下直倒。虧得人手衆多，一把將她扶住，早已不省人事。扶入後一進她自家床上，悠悠醒轉，指手命人替她將灰鼠帳子打掉。接着坐起來，叫人將脚洗得一洗，兩額火赤，已是不能言語。玉鶯先前見他母親為他氣倒，衆人扶掖着進去，知道光景不好，不覺流下滿臉眼淚來。此時又跑入房裏，呆呆的望着卜書貞一眼，見玉鶯連揮手似乎叫他出去。玉鶯嘆道：

「中國女教不講像這樣如何能保全種族；可知我們文明神宵，是要天演淘汰的了。」說着，仍然含淚出了房門。衆人嚇得毫無主意，大家走至玉鶯面前請示。玉鶯急道：「這叫我有甚麼法兒呢？你們着幾個人去伍公館裏給信，再着幾個人到西醫醫局裏請他們教士來瞧一瞧，看看有救沒救。」衆家人答應了，分頭辦事。及至卜氏婆媳進門，才下了轎，便問面前一個家人說：「你們太太怎樣了？」那個家人垂手答應了一聲，說：「回老太太的話，我們太太適才已經噤氣。」卜氏及三姑娘聽了此話，不覺放聲大哭，扶着僕婦一路哭進寢門，哭了一會，還是三姑娘有主意，全把籊籊什物一一封固完好。將玉鶯喚至面前，問他這喪事如何辦法？玉鶯道：「母親辛苦若苦，替我家保全這份家業，今日母親已死，在我的愚見，便儘所有家私全行在母親喪事上用了罷。表甥又不甚懂得這治喪的事情，少不得要費表舅母的心。」三姑娘點了點頭。卜氏說道：「這話却見你的孝心，但是將家私用完了，你們夫婦將來如何度日？再要想重掙這份家業，可就不容易。」玉鶯冷笑道：「若說是孝心呢，我已足罪大惡極，這點點喪中費用，又不是我掙的，也算不得孝。至于我這一個人，既生在世上，總要自家自立，祖宗產業，非我所願。況且國存則家存，國亡則家亡，我此時保國之心，又先於保家。」卜氏道：「你這些話，我一句不懂，你呢？我算不

最管束你，儀兒須是你的妻子。她明日過來，却不能陪你去保國。」玉鶯聽罷，撫掌大笑。說：「你老人家越發講錯了，莫說今孫女此時還算不得是我的人，就算是我的，我也要她去進學堂，研求研求。當今時勢……」卜氏道：「你瘋了！」玉鶯笑道：「狂者以不狂為狂……」正待再望下說，忽有家人稟報說：「雲少爺過來了。」玉鶯便忙着迎出去，雲麟本不知道玉鶯這邊事，因為晚飯後無事，過來訪玉鶯開談，猛的見着這般光景，不覺大驚。忙問玉鶯道：「怎麼伯母歸天了？」玉鶯深深向雲麟一揖，說：「家母適才去世，橫豎咱也不甚明白這些祭文末節，咱內裏交給伍舅母，外面交給家人富榮，咱有滿腹的話，還想同大哥細談。咱們燉一壺熱酒，運到咱書房裏去吃。」雲麟驚道：「這如何使得？你遭此大故，如何還能飲酒，雖然我們是至好，沒有甚麼還須要防着外人議論。」玉鶯急道：「不錯不錯，中國最講究的是這些虛文，只要虛文裝做得像，別的一概都弗要緊。穿着孝服，難道沒有宿娼的奇怪不過？父母挺尸在床，兒媳還可以從吉成婚，這不是實做了一個吊着在門，賀者在室麼？我說了，一句飲酒，你便……」雲麟道：「不好不好，又引動你的牢騷了。此時且不是同你訂正禮制的時候，我如今既到這裏，少不得幫着你料理這事。」說着走入內寢，見着卜氏婆媳，便連夜替玉鶯遵制成服，次日大殮。有些女眷平時同卜書

貞往來的，都來哭泣盡哀。玉鶯的一身麻衣，只穿得一刻，便索性脫掉了。有男客來吊奠，他總攔着：「不要叩頭，只行一個鞠躬禮。有不依的，玉鶯鞠躬相答。一班親友背地裏幾手將玉鶯說成一個大逆無道，玉鶯也不理會。不到三日，便將卜書貞靈柩送至城外埋葬。墳塋到是極其寬闊，週圍栽了無數松柏墳塋上種着十幾株石楠樹，下葬這一天，玉鶯也不知會人，轉在各處花局買了好些茶花，紮成一個極大花園兒，隨柩送至城外。自家一路唱着輓歌，哀音激越，到弄得行人側目，棲鳥不飛。玉鶯自此以後，心地轉十分舒暢。一日將些家人都喚至面前，笑道：「如今世界是富足了，怎麼沒有窮人？」衆家人笑道：「少爺說的是那裏話，窮人多着呢！少爺只是不曾看見。」玉鶯佯驚道：「當真的麼？你們為何不來告訴咱？便是你們如有用度不足的，也不妨叫咱知道，咱多少都有幫助你們。」衆人聽見這話，暗暗相視，便退下了。互相計議，說：「少爺今日所說的頑話，是真話呢？」富榮忙接着道：「真假呢？這到瞧不出來。不管他，少爺既是這般說，橫豎我今年年底窮得要死，連老婆裹腳條兒幾乎要尋出當了。讓我先去碰一個釘子，得了手呢，大家再去求少爺。若是不得手，也不過挨一頓罵，也沒有甚麼殺罪。」衆人都道：「你這話好極了，快去快去。」富榮於是在外邊打了一個磨陀，重又直挺挺的走進來。玉鶯望着他道：「你敢是

察訪出來了，有幾多窮人。」富榮垂着手答道：「外面窮人，小的却不會去察訪，惟有小狗的是精窮！」玉鶯扭頭道：「奇呀！你在咱家當奴才，如何會窮也罷，想是年下需用度，你究竟需用多少呢？」富榮躊躇了一會，不敢多索，又一轉念，既已開了口，也管不得許多，便捏着一把汗說道：「小的連這箇買歡樂門神……」玉鶯急道：「誰同你算帳，你一總說了罷，沒的這樣轉着彎兒。」富榮道：「是小的求少爺賞二十元。」玉鶯一聽，不禁大怒，將桌子狠狠的拍得一拍，富榮暗自埋怨說：「不好了，敢是我要得太多，可把少爺動氣了。」連忙改口說：「不敢，就是十元罷。」玉鶯罵道：「越發不好了，你是咱們公館聽差的老人家，過一個年，這般淡泊，這還了得，沒的把咱家公館面孔都丟掉了。你再不許開口，你在咱這裏先拿一百元去使用。若不能敷衍，你再來同咱說不妨。」說着，便跑入房裏，整整拿出一包一百元的洋錢，藏在富榮手裏。富榮喜出望外，謝了謝。此時直把左右的幾個家人，都嚇得呆了。嗣後這幾日之中，輪流着來同玉鶯借錢。玉鶯不耐煩，便老實按着名數兒，每人一百元。隔了一天，玉鶯正在家裏悶坐，忽的富榮從外面引進一個人來，面目清瘦，非常，身上穿了一件白麻布衫兒，走至廳下，深深的向玉鶯磕了幾個響頭。玉鶯大驚，連忙立起身來說：「足下是誰？」富榮便替他答道：「不瞞少爺說，這人是我們

本縣裏一個秀才，因為他平時品行太好了，從不肯巴結別人。他要學論語上那個顏夫子，住在一條小巷子裏，每天只吃一瓢子水，一輩子飯。不料昨天巧巧的將他父親死了，眼睜睜望着屋樑，沒有錢入殮。仰慕着少爺最是憐恤貧窮，小的所以引他進來叩見少爺。」玉鶯嘆道：「可憐可憐，先生是讀書人，行這大禮，萬不敢當，咱送先生四十元奠儀，先生笑納。」說着，便將錢交給富榮，說：「你拿去送至先生府上。」富榮答應了，便又將那個人引出來，笑道：「楊先生，我這計策如何？」那人笑得擺不起嘴，說：「妙計妙計。」兩個人跑出屏門，即將孝袍子扯下，攢在門房裏，環道：「晦氣，晦氣！若不是看這洋錢分上，誰也不肯死了老子去騙人。」誰知門房裏還坐了一位，見那人出來，笑道：「蝶卿，敢是得手了。」富榮笑道：「哄這小孩子，怕不得手。你要進去，我快些引你進去。」遂又將先生坐在門房裏，那個人換了一身襤褸衣服，頭上戴了破毡帽，斜插草標。富榮伸手在他臉上拍的一下，打得那人涕淚交流，又引至內裏，那人哭告道：「小的姓王，名字叫做十口兒。如今一家大小沒有飯吃，小的想來想去，毫無方法，情願賣身到少爺公館裏伏侍一輩子，要求少爺賞收。」玉鶯細細將那人上下渾身一打量，望着富榮道：「阿呀！這人面熟得緊，他好像是同雲少爺那邊有親一個姓田的。」那人聽見玉鶯說這話，忙辯道：「不是，不是，那姓

田的早已死了。」玉鶯問道：「奇呀！他是甚麼病死的？」那人答道：「他因為吃了八珍糕的粉子毒死的。」玉鶯道：「這又奇了，八珍糕粉子如何能毒死人？」那人此時急得汗兩交流，不覺又辯道：「不是吃八珍糕粉子，是吃砒霜死的，總怪我田福恩說錯了。」玉鶯聽到此時，不了，「哈哈」大笑，也不再同他講，遂又取了四十元交給富榮，說：「你好好領他下去，咱這公館裏方且要發遣奴才，再不能買他使喚，這錢算送給他去推牌九罷。」富榮遂帶了他出去，才下階沿，使一溜煙笑向門房走進，說：「又得了手了！」原來楊靖同田福恩自把那個砒霜頑笑之後，交情愈密，却因年關窘得可憐，恰好玉鶯博施濟眾，遂想了這個法子，每人騙到四十元，再說玉鶯才將這幾人打發出去，一眼看見林雨生那幾個兒子，名字叫做穩子的，站在身邊，便搭訕着問道：「你這幾天可回去看看你母親？」穩子答道：「母親還好，謝謝少爺，只是年下一根柴米也無。」玉鶯道：「既這樣，你為何不早告訴咱？」穩子道：「因為少爺忙着老太太西歸的事，我不敢說。」玉鶯笑道：「甚麼西歸東歸，你居然也會掉文了。」穩子也是一笑，說：「這是富榮伯伯教給我說的。」玉鶯大笑起來，說：「好富榮，真知道咱的心，咱也不問他教給你，不教給你罷罷，你在咱家幾個月，咱除得按月送給你母親十元，也沒有別的好處，如今咱們不久到便要分手了，咱

這裏送你四百塊洋錢，你拿回去交給你母親，好生料理料理，趕着明春，便可母子兩人同到湖北去尋你老子，一家骨肉聚在一處，多少是好。」穩子聽玉鶯說到此處，不禁流下淚來，玉鶯也有些懷惶，勉強笑道：「這又何苦呢？你今日先回家去走一趟，明天早些來，老太太明天是個首七，我還有用着你的地方。」穩子答應了，便將四百塊洋錢一張銀票，緊緊捏在手裏，叩謝了玉鶯，拿回去給他母親巴氏。巴氏這一喜自然是感激不盡。此處玉鶯又將富榮一十家人叫至面前，說：「你們去到天甯寺裏會着方丈和尚，說咱多拜上他，明天是老太太首七，叫他將寺裏和尚都得到咱公館裏念一天經，熱鬧熱鬧，咱除得佈施的功德外，每名和尚給他一件袈裟，一身棉襖褲，一時趕辦不及，便都折成銀子交給他們，算是替老太太資添冥福。伍公館老太太同太太她們，各人有各人過年的事，況且又是個除夕，也不敢勞動她們過來。」富榮笑道：「首七不來到也罷了，俗語說的，首七來過了，二七不來，那死鬼卻老遠的蹲在望鄉臺上望。伍公館老太太們最好是二七來也，是一樣。」玉鶯冷笑道：「二七麼，我可不在這裏了。」富榮驚道：「少爺不在公館裏，往那裏去？」玉鶯道：「你也不必管這些閒事，你便向天甯寺裏去罷。」富榮只得遵命辦理。到了次日，依三姑娘的意思，還要到卜書貞靈前吊奠一番。卜老太太怕將晦氣沾惹回

來，只是不依，也只索罷了。富公館這一天到是鏡錢叮嚀，非常熱鬧。玉鶯躲在裏面，也不出來。只督率着穩子將那銅錢一百文一串，穿了幾十串，又將五百文一張的錢票，揣着百十餘張在身邊。一直挨到夜深和高佛事已完。富榮同衆家人按着名數兒分派銀子，一衆和尚歡聲雷動。玉鶯早趁這個當兒，命穩子將一百文一串的銅錢，用搭連背在身上，自己腰裏揣了錢票，主僕兩人，悄悄的溜出大門。沿街散放給那些乞丐，只見滿街燈燭耀煌，行人如織，沿門靠壁，多半是些鳩形鵠面，哭聲狼天。玉鶯同穩子散放了幾條街，到還安靜。誰知這個消息被羣丐得知，無論已經得錢的，不曾得錢的，齊齊圍攔上來，像是千軍萬馬一般，將玉鶯穩子圍在垓心。玉鶯起先一邊吆喝，一邊散放。後來錢及錢票都已散完，羣丐更不放鬆，便有舉起拳頭，照着玉鶯腦袋上打的一個動手，一個動手。連搶帶扭，早將玉鶯穩子兩人，渾身幾件衣服，剝得乾淨，還潑口大罵。幸虧保甲上夜巡，有一位老爺騎着馬巡街，橫街過來，羣丐才抱頭鼠竄而去。那老爺便問玉鶯是「甚麼人？」玉鶯便將賑濟窮民這番話告訴了他，那老爺頗有些怪着玉鶯此事，還重重申斥了幾句。玉鶯喞然長嘆，狼狽回家。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三十九回

萬樹梅花新舊黨
一江榆莢去來船

諸君

知道中國最大休息日子，便是過年。在下也寫不盡這過年樂趣，祇知道我們中國人過着甚麼賞心樂意的事，開口便說個「比過年還快活」。可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下這部書，雖不把來敘述些瑣事，然而在下說的這一年年景，却是風和日麗，芳草在那凍地上，已漸漸露着綠嘴兒，瓶裏的紅梅花，探着半邊身子，把個頭鑽出窗外，就着日光，開得十分燦爛。這一日黎明，那外面爆竹聲，煮粥也似的價響，比元旦那一天還利害。東方一片黃雲，捧着圓溜溜的紅日兒，緩緩的升上來。雲麟衣冠齊楚，堂上設着香案，放了五個酒杯兒，五個茶杯兒，一方五十三兩豬肉，用盤子盛着，也把來放在桌上。香燭輝煌，恭恭敬敬磕了頭，又替母親，秦氏賀節。秦氏笑道：「多謝你相公，今年名利雙輝，財源輻輳。」雲麟敬過了神，隨意閒語笑道：「娘呀！我看世上敬財神的人也不少，怎麼有錢的還是有錢，窮的還是窮，可想這財神也沒有甚麼公道。如我們家裏，那一年不敬財神，誰知敬來敬去，今日桌上供的還是五十三兩一塊豬肉，並不曾敬出一塊五十三兩的元寶來。」秦氏笑道：「兒呀！這些話到也不用亂說，發財這兩個字，也沒有憑據。成十成萬也是發財，三十五十也是發財，各人有各人福命。我們家裏雖算不得富足，然而今日敬神還備得這一斤豬肉，便就是神天庇佑。假如命裏便連買豬肉這筆錢，財神老爺都不容你發

你又該如何你不看見叫化子，比我們算苦了。然而也還算是財神老爺幫着他，尚有冷飯殘羹，還苟延殘喘，不然保不定，早已骨頭打了鼓了。此時黃大媽，正捧了兩盤糖圓子，上來遞給他們母子。聽秦氏說這話，也攪着嘴道：『太太的話，真是一點不錯，窮有窮過，富有富過，就像我們莊子上那個陳百萬，先何何等烈烈轟轟，不到二十年功夫，他如今孫子流落下來，轉在我們鄉裏當地保。去年臘月初八，我送封糖糕給網狗老子去，網狗老子還笑着告訴我，說：陳百萬家的孫子，今年窮得要死，反到我們家裏去借米，我還說莫不是陳百萬家的財神老爺跑到我們家裏來了。』網狗子在旁，攪着嘴道：『誰說陳百萬家的財神，不曾跑到我們家裏來，我在家裏過年的時長的，的確確親眼看見那財神老爺紅袍紗帽，站在我們門口。』網狗子說這話，秦氏同黃大媽都不曾留神，雲麟轉動了好奇的心，一把將網狗子扯在旁邊，問：『適才的話，可確不確？』網狗子笑道：『確確確，等我解一泡溺來，再告訴你。』說着，捲起衣服，跑至前面院子裏去，撒尿過了一會，又跑進來，笑嘻嘻的抓了一大把梅紅名片，說：『這些紅紙，都擱在我家門縫子裏的，相公你瞧瞧。』雲麟接過來一看，也不過是些左鄰右舍親戚朋友的拜年帖兒，也便擱在一旁。忽見網狗子又在袖子裏掏出一封信，望了望，便伸手去撕。雲麟喝道：『你手裏還拿的是甚麼？』網

狗子笑道：『我也是在門縫子裏拾得來的，我愛這上面山水畫得好玩，好相公你賞了我罷。』雲麟道：『胡說，知道是誰寄我的，等我看了再給你。』網狗子不得已，便把那封信遞過來，雲麟忙將封頭拆開，抽出一張紅花箋兒，約莫有十來個字。雲麟一面看，一面臉紅起來，忙將那花箋扭成一團兒，望嘴裏一陣嚼。秦氏笑道：『這信是誰寄你的？』雲麟支吾道：『不過左右是同學幾個朋友。』網狗子見雲麟將信看完，畢竟將那信封要了去。雲麟接到午飯過後，向秦氏扯了一個謊，說：『出城去逛逛，恐怕夜間不能回家，請母親不用老等。』秦氏道：『孩兒！這天氣怪冷的，白白跑出城做甚麼？』雲麟涎着臉哀告道：『母親！你看這梅紅柳綠，春氣溶溶的，有甚麼冷？』秦氏拗他不過，說：『好好！你快去快回。』雲麟得了這句話，拔步飛跑，一溜煙早奔出北城。果然遊人真是不少，三五成羣，結隊，像個有甚麼舉動，光景雲麟也不暇旁顧，高一脚，低一脚，直望前走。猛然後來了一叢人，都是時式衣帽，嘻天哈地，跌跌撞撞走來，看見雲麟高叫道：『小雲！你望那裏去，敢是也到史公祠裏去聽演說。』雲麟將那人一望，只見他戴一頂尖頂京式帽兒，短馬褂，長呢袍子，腰間絡絡索索，還掛着許多錢套荷包，嘴裏啣一根紙煙，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同學的喬家運。也使含笑站下來問他道：『我們許久不見了，你近來在甚麼地方得意？』

目下想是回來過年的。史公祠裏有甚麼演說？我却不得而知。我出城是爲的別事。」一面說，一面大家都望前走。喬家運笑道：「原來你不能算聽演說的，我是從去年便到了上海，如今在一家報館裏弄弄筆墨，也不能算是得意。不過盡我們國民一份子的義務，只是終年不得閒空，殘歲二十五才回家走走，不久就要去了。因爲我們報館過了正月初五，便要出版，目下聽見我們揚州居然有個青年志士訂於今日在這史公祠內演說，我們是一鼻孔出氣的，所以不可不前去觀觀光。」雲麟笑道：「原來你弄進報館了，你這報館叫甚麼名字？」喬家運道：「我那報館，就是上海堂堂享着大名的千鈞報。」雲麟笑道：「這名字到不曾聽見過。好利害，一鈞便是個死，何況千鈞呢？」喬家運笑道：「不是這樣講，是說我們這報上的文字，俱是個千鈞百鍊，不是朱仙鎮上用的那鈞。」雲麟笑道：「不管你一鈞也罷，兩鈞也罷，我們幾時得暇，再陪你吃茶閒談，此時却不便同走了。」雲麟說到此時脚下便向斜刺裏緊走幾步，要想離開這班人。喬家運是最狡猾不過，如何肯依，追上去將雲麟的千一扯，儘管盯着眼睛向雲麟臉上望。雲麟被他望得臉上紅起來，說：「望我做甚麼？」喬家運笑道：「我望望你的眉毛，看曾破過瓜不曾？」說得那一班人同聲一笑。雲麟更是羞愧，說：「越發越德賴了，怎麼說起這些話？」喬家運笑道：「這城外

不是甚麼好地方，你向這裏鬼鬼祟祟的做甚！今天對你不起，斷乎要你陪我們一路走。有好演說不去聽，你敢不是中國青年好弟弟！像你這身子單弱弱的，淘碌壞了，敢是犯不着。」雲麟被他這一陣冷譏熱諷，幾乎要鑽入地縫裏去。硬着頭皮答道：「喬大哥你要我陪你走走，也不妨，沒的將這些話來污瀆人。」喬家運拍手笑道：「好好！只要你陪我走就是了，算我說的話多多，唐突。呵呀！好一個黃花相公。不要點污了你的清白。」說着已一窩風的向史公祠走入來。雲麟咕嚕着嘴，勉強隨着他們。早見男女賓客紛紛擁擠，旁邊一座牡丹廳上，貼着一張紅紙條兒，寫着來賓請進四個小字。有幾個秀才模樣的人，在那裏招呼。還有背地里悄悄向來賓索錢的，只是專揀着鄉村婦女及肩挑負販的囉唆，見了喬家運一班人，却裝出文明樣子，謙讓着進去。雲麟見廳上整整齊齊的排着無數長檯，上面搭着一個高檯兒，像是茶館裏講評話的，又像放鼓口的經桌兒，來的人已是不少，究竟男客們居多。有些女眷大半伸伸縮縮躲在玻璃窗子外面，向內張望。等了好一會，只聽見那幾個秀才一頓亂嚷，說：「少爺來了！少爺來了！」又有一個人跑至廳上，將桌子上面一個鈴鐺子搖得價響。此時大家都將頭掉轉過去，向外面看，早見一位少年，短髮齊眉，渾身西裝，右手持着一根杖，「滴搭滴搭」脚上震得那皮鞋響個不住，彷彿眼

眼眶裏還含着一包清淚，直跨進門，將頭向兩旁微微一點，像個行禮模樣，兀的便跳上台去。雲麟一望，吃了一個大驚。不想這窄袖短襟皮鞋草帽的青年志士，便是他朝夕追隨，慷慨讓妻的好友富玉鶯。見他這樣舉動，又不知他是何用意。覺着看去總有些叫人心酸，不禁站起來，要想大聲呼喚他。猛被喬家運攔着說：「會場規則，是不許你亂叫人的，你敢是認得這少年，你隨後再同他講話不遲。此時不便做出這不規則的形狀，被人家笑話。」雲麟好生納悶，只得重又坐下，心裏想：「怪道這幾日去訪他，他都叫門口回絕，說：『少爺不肯見客，原來他早躲在家裏弄這玄虛。此時又驚天動地的做甚麼演說會，若是傳到地方官耳朵裏，怕不又別起風波。咳，這個人種種作為，都算是奇極了。看他神情，明是見了我，他轉不同我打話，難道才變了一個洋人，就認不得我們中國朋友了。』」雲麟這個當兒，又可氣又可笑，又替他可憐。正在萬緒千頭，無從說起。早聽見富玉鶯輕輕提着那悲咽聲音說道：「諸君呀！諸君，知道我們中國的大勢呀！諸君看我們這中國外面好像個如花如火，其實內裏已經潰爛了……」說到這，雲麟忽然聽見人叢之中，隱隱的有手掌敲得響，只是東一聲劈拍，西一聲劈拍，總不甚起勁兒。雲麟十分納罕，想這又是做甚麼呢？便輕輕問喬家運道：「這是那裏響？」喬家運笑道：「這叫做拍掌，譬如唱戲，台下喊好

的意思。」雲麟點點頭，又聽見台上接着說道：「北美西歐，誰也不想來瓜分這中國，我們救死的計策，只有一着，便是出洋留學。留學又貴取法乎近，所以兄弟拚着捨棄了財產，自備資斧，向日本游歷一番，准於明日動身……」雲麟聽到此處，不知道這日本又在那個地方，保不定千里萬里，此時好像富玉鶯便去尋死一般，幾無生還之望，不禁滾滾的流下淚來。此時會場中已不似前時安靜，早四面嘖嘖噓噓的議論。富玉鶯更不理會，又提着喉嚨說道：「諸君呀！兄弟此去臨別贈言，沒有別的囑咐，第一要勸諸君中有明白事體的，從速將那無用八股，決意拋棄，專心在實業上用功。以我們中國同胞的聰明，也斷不讓於外人。只是二千餘年以來，轉被那咬文嚼字的腐儒弄壞了。像日本目下敬重聖人，又不是這樣，只不過取孔聖人書中大意，可行的便照他去。不可行的便把來放在一旁，何嘗去尋章摘句，一味牽強附會呢！恐怕乘桴浮海，那句話轉要應在今日了……」富玉鶯說到此，那眉稜眼角，早露着無限熱誠的意思。雲麟不覺為他也有些感動起來。那會場上拍掌的聲音，也就比方才發達了許多。再瞧瞧喬家運的掌心，都隱隱現出一條一條紅紫痕迹。雲麟不由的便跟着拍了幾下。拍掌未終，猛聽那場裏東南角上，驚天動地起了一片哭泣之聲。喬家運扯了一把，說：「何如？可知中國人心不死，聽了這演說，便都

慷慨痛哭起來。我們到要留神看是那一種人如此熱誠！於是喬家運同着雲麟便都伸長了頭，墊高了脚，仔細向人叢中望去。誰知不等你望他，那些痛哭的人早都站起來了。內中一個短髻如戟的人，挺胸凸肚，一手揮着眼淚，一手指着富玉鸞罵道：『我把你這少不更事的小生，上刀山，下油鍋，問王老爺面前一架大秤鈎子，挑你的牙，滴你的血，入十八層阿鼻地獄，萬世不得人身。你侮壞聖經，妖言惑衆，該當何罪？八股乃歷代聖賢立言，我朝自開國以來，便以此得的天下。文官武將，大都從此中出身。有我輩，然後國可以興。無我輩，然後國可以敗。你是那一國的好細，得了洋人幾多賄賂，叫你說這亡國的話。況且你說的話，漏洞正多，既說中國清爛，為何又說外國要求瓜分，外國難不成轉看上這潰爛的瓜？我們不為你這無知小子惜，我轉替我們堂堂大聖人傷心。阿呀呀！講到此，我肝腸已是痛碎的了。』說畢，重又捶胸頓足，放聲痛哭起來。接着，同他一路來的朋友，也都是擊踊哀號，如喪考妣。直把一會場的人，嚇得目瞪口呆。從中便有那些打太平拳頭，夾雜在裏面吆喝的吆喝，談笑的談笑，鴉飛雀亂，看看會場已是要散亂了。富玉鸞猛見此種舉動，真是意外想不到的事，再要想同他們駁詰，知道這吵嚷之中，斷聽不出說話的聲音，不覺恨了一恨，曳着他那一根杖，飛也似的跑出史公祠外去了。那幾個在會場照料

一切的秀才，又都趕着他滿口大叫說：『你不允我們的酬勞，我們也犯不着拋這有用的功夫來替你當差，你為何白跑掉了？你便跑到日本，看我們還會從蓬萊山頂上，將你拖得下來。』說着，也便向祠外跑去。喬家運畢竟眼快，一眼早瞧見富玉鸞的那位老先生望着雲麟跌脚道：『不好不好！這老牛又在這裏鬧出笑話來了。我是不敢去惹他，我們還是走開罷。』說着拉着他一班朋友並雲麟，從人叢中想擠出去。偏生才擠到廳口，雲麟又被那人看見了，大聲喝道：『雲麟！你也在這聽這大逆無道的說話麼？』雲麟再躲不得，只得恭恭敬敬垂手喊了一聲『先生！』又向那幾位也招呼了。原來這罵富玉鸞的便是何其甫，其餘便是嚴大成、古慕孔一般人物。再望望喬家運，早已溜得無影無蹤。雲麟勉強答道：『學生不知道這裏演說是講的這些話，早知道如此，不該來了。』學生心裏此時却十分懊悔得很。『何其甫淚容滿面，說：『不該了，不該了，國家將興，必有積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似此種無知狂吠，地方官轉不來禁止，這也可怪極了。中流砥柱，非賴我輩老成，又將誰賴？我們回去，便趁這年下無事，轉要杜漸防微起來，方不愧為聖門子弟。』嚴大成含淚說道：『杜漸防微，說來却還容易，祇是怎樣杜法？怎樣防法呢？』何其甫道：『如今我們大家就把在，先立的那個惜字社加倍振作起來。先前每人一百文入會，今喬

却改成二百文。這以外一百文做甚麼呢？第一件是搜羅古今關墨，保全國粹。第二件印刷幾百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牌位。是我們同道，都敬給他一張，叫他們每日用一杯清水，誠誠敬敬供在家堂上。供一次，磕一次頭。保佑他老人家有靈有聖，消滅邪說，八股昌明。第三件專供酒飯之資。『嚴大成古蒸孔一派人齊聲讚。』『好。』這時候全場的人將都散淨雲麟心裏記挂着那件事，恨不得立刻辭了何其甫走。不料何其甫更比喬家運利害，彷彿押犯人一般，將雲麟一路押進了城。天寒日短，想再出城，已來不及。雲麟這一晚，望雲惆悵，對雲相思，也就殺他消受的了。何其甫別了衆人，回轉家中，美娘坐在房裏沒事，將一副牙骨牌兒攤在桌上，左一搭，右一搭，起那牙牌神數。頭一次，拿了一副九開，第二次，又拿了一副十二開。小媳婦站在旁邊，一手托着腮頰，把那個屁股尖兒擰得高高的，笑對美娘道：『再拿一副上上。今年定然吃你的喜蛋。』美娘含笑道：『呸！我是不想，不好的乾淨床鋪不睡，弄些累贅，尿裏來，尿裏去，好不齷齪死了。』剛笑着，何其甫突然進門，向書案上一坐，又想起適才的若楚不覺重又放聲大哭，嚇得美娘與小媳婦都趕出房門問他，說：『你怎麼了？財神日子，你也不圖順遂，還虧你是讀聖賢書的人呢。』何其甫聽見美娘提着『聖賢』兩個字，格外嗚嗚咽咽，哭得抬不起頭來。美娘平時雖然知道他有

些點頭點頭，然而總不曾像今日這般舉動，怕是遇了邪祟，轉嚇得索索的抖。小媳婦見這神態，笑得跑到前面告訴汪老太太去了。却好美琴玉琴都在家裏賀年，一齊攏進屏門，遠遠照着美娘拖着他的手急道：『天呀！這不坑死人了？有話也該好好說，哭得這個樣子做甚麼？難不成是我得罪了你。』說着，也就滴下淚來。何其甫見美娘為他啼哭，畢竟保存國粹的誠心，不及愛戀豔妻的真念，忙拭了鼻涕，說：『你不知道，並不是你得罪我。實情是我們這吃飯傢伙，漸漸保不住了。去年聽見外面謠言，就有停止科舉的消息，不料如今居然有一種無知少年，也都隨聲附和起來。像今日那個少年，也不足十五六歲，若在當初正是上書房讀書的時候，一節五大元束脩，是最少不過。他忽的天空海闊，說上些一篇捧天大話，萬一世界上的少年都像他來，不是要了我們當教書匠的性命。』美娘聽到此處，不禁破涕笑起來，說：『原來為的這沒要緊的事，你也是太過慮了。等到那山砍那柴，不教書，難道便沒有別的事幹。』何其甫翻着白眼急道：『請問你，我除得教書幹甚麼？我若不教書，除了你便去為娼。』這一句引得大家都笑了。何其甫方才不哭，說：『凡天下事，要是沒有這個發端，到也罷了。只要有點影響，他都會真個做出來。』這一年朝廷裏發下一道上諭，沈沈痛痛的，將一個八股科舉，說得簡直沒有一毫價值，通飭天下士子一

概研心實學，造就真才，把科舉限三年為止，一律改為考試策論，巧巧這一年下半年，便又逢鄉試。何其甫聽見策論兩個字，先嚇矮了半截。連日聚集了無數秀才研究這策論，是個甚麼講解，後來方醒悟過來，原來將八股頭面略略一換，改成散文模樣便是了，也沒有甚麼苦人所難的地方。便都高興起來，却是另外化費了幾塊錢，買得幾部瀛寰志略，時務通論，便可以充得一個通達中外的大儒。一到鄉試的時候，振擲演起來，居然做出來的策論，從頭至尾，都還可以看得過去。大家聚在一處，會過幾次文課，互相捧著卷子，嘖嘖歎賞。說：『真是皇上如天之福，即便就這考試一層而論，要我十禁改個甚麼樣兒，是個甚麼樣兒，他既可以拔取真才，我們九們也可以紆金拖紫，怕不是天上左輔右弼的星宿，特特降下凡塵來，扶助聖明天子的呢！』於是大家依然興高采烈，準備晉省赴試，別人不表，單表何其甫特特糾合了雲麟，說：『我們師徒，最好是結伴同行，彼此有個照應。』雲麟聽見這句話，好生不快活，又不敢拿話頭駁回他，只得勉強答應。你道他為甚麼緣故呢？原來雲麟這半年以來，同妓女紅珠，正是打得火熱，紅珠的父母，准備帶着他們姊妹兩個向南京秦淮河一帶去趕考，碰碰機會，妙珠自她師傅靈修死後，已不在送子庵裏走動，聽見要往南京，到也歡喜。惟有紅珠却戀着雲麟，捨不得離他走開。後來知道雲麟，也是要到南京

去應試的，便私地裏商議，催一隻船坐着同往。雲麟一口應允，直樂得手舞足蹈。這一天已將船催定。紅珠的老子娘，攜着紅珠同妙珠都上了船。偏生雲麟被何其甫絆着，快快的將行李挑在何其甫船上。雲麟抽了一個空兒，先將此話向紅珠說明，叫他們將船跟着自己的船走，不要離開路上。還可以偷偷相見，却千萬不要給我們這何先生知道。要緊要緊。紅珠沒法，只得放雲麟走了。雲麟走進何其甫船艙裏，早看見裏面已坐着三個人。一個是嚴大成，一個是龔學禮，一個是汪聖氏。當初在惜字會裏，都是見過的。雲麟招呼了一聲，遂將長衫子脫下，擦在船窗上。龔學禮赤着肩膀，一條草葛褲兒，與汗瀝透了半段。嚴大成體質甚胖，熱得不耐煩，便連褲子都脫得乾淨，下面只圍了一條大手巾。汪聖氏略斯文些，一身白夏布褂褲，泥垢得看不出眼來，用一柄破芭蕉扇子，搨得桌上的字紙兒，像蝴蝶飛舞。何其甫將一雙襪子扯下，擱在肩膀上，用指頭在腳縫裏，搨了又聞了，又搨，滿船裏臭氣。雲麟幾乎要嘔吐起來，只得將一個頭送在窗子外面，吸吸河中水氣，順便看後面走的船。是時正值午日當空，炎風拂面，果然見紅珠的船趕着這船而來。紅珠穿了一件粉紅汗衫，香氣馥郁，一陣一陣向雲麟鼻孔中逃進去，雲麟好不爽快。却好前去是個順風，雲麟這隻船甚大，扯起風篷，走得像快馬一般。紅珠船上的篙工，便伸過一隻篙

子搭着大船的船尾，藉着風勁，直望沙漫洲一路馳去。雲麟船上的人，見小船這樣取巧，不禁勃然大怒，便潑口罵起來。不許小船借他風力。小船上的，也不相讓，遂兩邊對罵。雲麟此時忙趕出來，招呼船上的水手，說請看我的分上，讓他們一讓到了南京，我多開發幾個酒錢賞給你。船上的人見客官招呼，遂不再罵。何其甫同嚴大成早拖着鞋子，也趕出來，查問這事。本船上的水手，便一五一十將這話告訴他。何其甫先見事情尚小，到也阻攔船家不用爭競。猛然留神向小船上看去，見船裏坐的是女眷，不覺放下臉來。說：『原來這小船上，不是我們奉旨江南鄉試的考秀才，如何轉容她傍着我們同走。雲麟還替她講人情，這也太不自愛了。一個讀書君子，一舉一動，都有神明鑒察，雖屋漏之中，旦明之地，一毫也不能苟且。你因為她們生得標緻，你便存了邪心，私相庇護。你年紀輕，不知道科場裏最重的是婦女名節。當初我有一個老師楊古愚先生，不是因為這件事死在場屋裏的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你還不躲進船來。』說着，便命自己船上水手，將小船上篙子拔開了。那小船一經離了大船，一轉眼已不見它影子。雲麟急得只管暗罵，賭氣向船裏一坐，嚴大成笑道：『畢竟何老先生，中有主宰。這事做得很正派，你看那兩個女子，妖模怪樣，不像正經路數，何容玷污我輩。我輩生平自信的，不曾做過一件虧心的事，所以早早的

便入鑿門。雀頂藍衫，小小的功名，大大的福分。若是稍不檢束，哼哼怕這天榜上不容易列着姓名呢！』龔學禮接着說道：『這話確是，不獨女色是第一件要緊關頭，務宜打破。比如每逢江南考試，是去赴考的，誰不偷偷的將准北的私鹽成箱成籠，望南京裝載，以圖多得點利息，補助考費。這種人，不但瞞漏關稅，辜負了皇上天恩，論他品行，已是狗彘不食其餘……』又低低唱道：『狗彘不食其餘了乎哉……』正講得快活，忽見船已泊着，不向前進，吆喝一聲，早跳過幾個如狼似虎，杆子手，還有一個師爺模樣的人，都來向他們船裏查鹽。七手八腳，扯板的扯板，開箱的開箱，鬧得煙霧漲氣。何其甫，嚴大成，龔學禮，汪聖氏，都拚命攔着說：『我們是奉旨應試的，那裏是私鹽販子，要你們搜檢起來，這還了得。』那個師爺見他們說得嘴硬，到也不敢動手。誰知這個當兒，有一個杆子手，早打開一隻箱子，裏面便裝的滿滿白鹽。雲麟認得正是龔學禮的。龔學禮見已露出破綻，不禁羞得臉上通紅，眼睜睜的望着他們，將鹽一古攏兒拿得去了。此時一羣杆子手，得了彩頭，更不容分說，大家蜂擁似的都來查看。又從汪聖氏嚴大成衣包裹搜出了許多，只有雲麟同何其甫行李裏，一毫沒有。雲麟暗想：『畢竟我們先生人是誠實，到不曾像他們這般無賴。』再四面一望，却不知何其甫向那裏去了。杆子手一直查檢到後梢上，雲麟看見何其

甫將褲子扯下，精尻股坐在一個馬桶上，見人走進，死也不肯站起身來。杆子手起了疑心，一定要等何其甫出過恭，查驗馬桶裏可有鹽沒有。何其甫好生着急，「哼哼唧唧」的裝做腹痛，杆子手等得不耐煩了，走過兩人，將何其甫死命一扯，那裏知道這馬桶裏一點屎尿也無，都變成雪白上好的食鹽。大家鬨然一笑，連馬桶都提得走了。這才安靜。何其甫等人走入艙裏，面面相覷，一言不發，只管短吁長嘆。雲麟好生快活，忍不住吃吃的笑。龔學禮怒道：「小子何知？」雲麟也不理他，轉低唱道：「狗彘不食其餘了手哉……」念了三兩句，念得龔學禮腮紅耳赤。船一過了這座關卡，知道前面沒有查驗的了。畢竟他們還在水裏拎起一洋鐵桶的鹽來，這是汪聖氏的主意，用咸洋油的馬鐵桶，將油傾了滿滿，裝着食鹽，用錫汁封好了口，一頭放在水裏，一頭繫在船舵上，因此不會被查驗的人看出形迹。後來便因為這鹽分鹹不平，何其甫還同他們絕了交情，此是後話不提。過了黃天蕩的江面，天色近晚，那一輪落日，鮮血也似的返射在水上，恍如萬道金蛇。誰知紅珠的船，因為他們在關卡上耽擱了一會，此時反行趕在他們大船前面。一帆風定，燕子磯山色已照入眼中，剛剛傍着一個小鎮市。大家夜裏行不得船，都聚攏來泊在岸邊。何其甫這隻船，早同紅珠的船緊緊靠着，早見江面如飛的來了許多漁船，一二尺來長的鱸魚，赤尾

雲鱗，鮮活得可愛。還有新起水的蝦兒，帶跳帶蹿。那些漁父口裏嚷着：「賣鮮魚呀！賣鮮魚呀……」紅珠此時明知雲鱗的船在此，便伶伶倒倒的跳上船頭，故意同賣魚的講價，爭短論長，又命她老子捧了許兒蝦兒，放入艙裏，她一片圓轉彎喉，「咕咕咕咕」叫得別的船上的人，都鑽出艙來，瞧着雲鱗也借着看人家買魚，同紅珠四隻眼睛兒在那裏講話。何其甫嚴大成他們一千人，看着這魚蝦，不覺饑涎欲滴，大家商議，湊着公分兒，想買點蝦子來用酒醉着，預備晚飯時小酌。雲麟却便湊趣自己掏出幾百文買了兩尾魚，一荷葉活蝦。真喜得個何其甫心花怒放，拍手打掌的喊起來。說：「有客無酒，有酒無殺，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歸而謀諸雲生。」雲生曰：「我有魚蝦，藏之久矣，以備先生不時之需。」嚴大成笑道：「改得妙極，只須輕輕將婦字換個雲麟，便像當日這篇古文是何其翁做出來的了。所以同是一部大題文，府小題文府也要看人套得取巧不取巧呢。」龔學禮同嚴大成丟了一個眼色，說：「大成兄，酒還未飲，你却先醉了。甚麼叫做大題文府小題文府？我們眼睛裏幾曾看見過這種書的。我們的文章誰也不是一字一字，打心眼兒裏挖出來，不瞞諸位說，像兄弟做一篇文章，心血都要耗得兩斗。無怪每次月課，承兩淮運使都轉大人，高高標出來，卷面上總批着八個大字，是「文有肉心，語無泛血呢。」莫說文章沒有

憑據，這便看出各人的本領來了。」嚴大成知道他是因為雲麟在此，所以故意掩飾。也便接口說道：「不錯不錯狗養的才看大題文府。」龔學禮也接着罵道：「王八蛋才看小題文府。」雲麟正在船艙裏，忙着魚蝦，忽然聽見他們在外面發誓再一細聽，原來是為的大題文府。却好嚴大成適才睡在坑上，順手在他自家箱子裏拖出幾本書來做枕頭，雲麟看得清楚，正是大題文府。不禁暗暗好笑，急忙裏拿了一本，恭恭敬敬送出艙外，遞給嚴大成，說：「學生才在嚴先生坑上，拾到一本書，不知道是甚麼，特來請教的。」嚴大成好生羞愧，裝着不懂，便接過來悄悄向袖裏一擡。東山缺處，推出銀盆似的一個涼月，暑氣已漸漸減了幾分。何其甫好不爽快，叫船家將魚蝦拿在後艙上去烹調，又沽了些村酒來，點起紅燭，大家圍坐在船裏，淺斟低酌，好不有趣。彼此都有些醉意，正在愴悵迷離之際，猛聽得隔壁小船上叮叮噹噹彈起月琴來。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回

意外緣驚魂沈水底
心上事吉識出山中

何其甫剛捧着一杯酒要飲，聽見隔壁船上月琴聲音，不覺皺着眉頭，說：「該死該死！放鄭聲，連任人。鄭聲，任人殆。他若再娶妻而歌，我便要叫小子鳴鼓了。」雲麟此時

是默默的不敢開口。嚴大成同龔學禮只管傾着耳朵，也不發話。惟有汪聖民不甚老成，却涎着臉望何其甫說道：「何其翁，我們今夜破個例罷，可命那女孩子過來彈一套大家解解悶兒。」何其甫將雲麟望了一望，急說道：「這如何使得，我的品行，是你們知道的。你轉來拿這話污穢我的耳朵，它在這裏告訴我呢。它說他自做我的耳朵以來，聽見這句話，還是破題兒第一次。」說着，又拿雙手將耳朵掩得緊緊，把頭縮在腔子裏，說：「不可不可，不可二字最難，不可二字最難。」龔學禮笑着說道：「汪聖翁的話，到也使得，只是一層，彈一套曲兒，不知需多少錢。若是錢要得多，那就可以不必了。」嚴大成道：「這話一點不錯，她在船上悶得慌，彈着要子。我們將她叫過來替她開心，說不定不該要錢，還須貼幾個錢給我們，才是情理呢。」雲麟心裏巴不得他們能叫紅珠過船來，聽他們的話，都有些活動。惟有何其甫執拗，然而也頭不得他。遂搭訕說道：「嚴先生如若高興，我常聽見別人說，好像叫她們彈唱，規矩是不要錢的。」何其甫驚道：「阿呀，雲麟，你如何知道這裏面規矩了不得了，不得你們去喚她過船來，我是要失陪了。」說着，便跳上坑，彎過精赤膀子，蒙頭而臥。此處嚴大成等聽說可以不要錢，忙喚過船家來，叫他同小船上的姑娘去商議，請她到這船上來坐坐，船家笑嘻嘻的低着頭去了。不多一刻，花枝也似的走過一

個女孩子來，身上已換了一件白紡綢褂子，胸前隱隱露着一方猩紅肚兜，一直齊到胸口，酥乳隆隆，柔膩可掬。娥眉杏臉，檀口桃腮，頰後並梳着兩個鬆鬆髻兒，身後便有她老子攜着月琴。雲麟一看，正是紅珠，四目相對，嫣然一笑。此時嚴大成恍如見了月宮仙子一般，不知道怎樣對付才好。只好滿口荷荷的謙讓着紅珠入座。紅珠含羞帶笑，便挨着雲麟坐下。先望着嚴大成問道：「這位老爺貴姓大名，仙鄉何處？」嚴大成忙將雙手一直拱到鼻邊，誠誠敬敬的答道：「不敢學生姓嚴名大成。揚州府江都縣學廩膳生員家。前次學憲拔取一等第三，今年才五十二歲。」紅珠掩口一笑，又向龔學禮汪聖民問訊了一番，故意回頭望着雲麟道：「阿呀！這位少爺面熟得很，像是那裏曾見過的。」雲麟見他先，何其甫睡在坑上，生怕紅珠說出岔子來，忙丟了一個眼色，接着說道：「你不要認錯了人，我真不曾見過你。你請唱罷！可不用囉唆。」說着也嘿味一笑。龔學禮湊趣說道：「這到不然，你們今生不曾會過，或者前生是會見過也未可知。古人說得好，是三生緣法呢。」說到此，只管仰着臉細細的，向紅珠臉上瞧看。下面這兩條腿，好像得了三陰癘疾似的，索索抖個不住。汪聖民見紅珠只管向雲麟親熱，不禁有些吃醋，趁着酒遮住臉，笑說道：「紅姑娘，你不用儘看中了小雲，你看他雖然生得一個小白臉，是中看不中吃的，床功又

沒有，錢又沒有。至於我呢，又不行了，你看我這肚兜裏是甚麼？」說着用手拍得腰裏那幾百銅錢叮噹的響。紅珠啞了一聲，便將月琴拿過來笑道：「唱個甚麼呢？」雲麟低笑道：「就是栽黃瓜罷！」紅珠將頭扭得一扭，笑道：「這少爺到會鬧頑笑呢。甚麼黃瓜不黃瓜，我須是個清信人，這曲兒我不會唱。」雲麟笑罵道：「你是清信人，你怎麼會懂得這黃瓜便不唱呢，怕你不但唱了還是嘗過味兒的。」紅珠將眼向雲麟一瞪，故意咳嗽了一聲，說：「我替你說了罷！」雲麟忙將頭掉轉過去不理。紅珠一笑，這才彈起月琴，唱了一枝三娘教子，唱到那「教不嚴師之情」這一句，故意的將喉嚨放高，又用指頭指着坑上何其甫給雲麟看。雲麟輕輕伸手在紅珠衣袂裏，向她小腿上一捏，似乎叫她不要胡說。不料正觸着紅珠癢骨，引得紅珠吃吃的笑，那唱的聲音，便斷斷續續，接不上來。好在嚴大成他們，也不懂得曲子，又不知道他們笑的甚麼事，只得也和裏面笑。一枝曲子唱完，汪聖民扯着紅珠的手問她道：「你叫甚名字？你船上還有一位姑娘，她叫甚麼？」紅珠笑道：「我叫紅珠，船上是我姐，她名字叫做妙珠。」不表汪聖民在這裏同紅珠絮貼，且說何其甫此時雖然睡在坑上，聲色不動，其實他心裏的慾火燒煎，更比別人利害。諸君！你們看那些風流名士，淫蕩少年，嘴邊則信口滑稽筆下則滿篇淫態，到還是行雲流水不

落徑蹊水月鏡花，都無色相。隨園道得好：「凡人日坐臥花下，也就習而相忘，其見花必折者，必是終年不曾見花之人。」此言雖看是挖苦太甚，然而推究起來，亦是至情至理。是以那一種假充道學的老前輩，眼耳鼻舌，無異常人。六欲七情，也由天賦，既不曾脫離軀殼，更何由解證菩提。蓄之愈深，聲之愈暴，最苦不過，外面還要裝出一種見色不亂的形狀出來。譬如積柴之下，還有火種，若把他挑開來，到還容易撲滅。如果老遠將這火種蘊藏在裏面，氤氳氳氳，弄得一發不可收拾，那才是沒有搭救呢。何其甫眼睛睜的望着他們做風情說風話，他是有言在先，斷不好意思重行放蕩。這一星淫談漸漸要將一座肉身變化起來，如何了得？起初還咬牙嚼舌的忍受，後來已將紅珠渾身上下，都細細嵌了一個模型到腦筋裏，便連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經他睡在一旁，不言不語的常識早已像親歷其境。入後真是忍耐不住，趁他們在那裏調笑，又聽見紅珠親口說：「還有一個姐姐，名字叫做妙珠。」在隔壁小船上，他便狠狠的翻身子，偷入艙後，裝做解手。其時星月朦朧，果然見那小船尾兒，傍着大船裏面，靜悄悄的點着一星燈火。一張繡榻上，膩然臥着一個嬌娃，上身已是脫得干淨。下面只留了一條桃紅灑花小腳褲，偏生還高高捲在小腿子上面。那一種粉甜水嫩的肌肉，真是指都指得出水來。三寸睡鞋，像個新出水的紅菱角一般。

一把青絲，散露枕畔。雙眸微合，鼻息初勻，身邊再沒有第二個人。何其甫一陣酥麻，幾乎要癱倒船上，勉強振作精神，低低咳嗽了一聲，又用指頭彈着艙板，猛的將那女孩子驚醒，一歇身坐起，伸手將眼睛揉得一揉，似乎不曾見隔船有人，轉緩緩的將一根五色絲絛，從腰裏解下，提着褲子輕輕一抖，像是嫌這船上炎熱的光景也不知道是我著書的揣摩，也不知道是何其甫真個聞見的。揀他說起來，那時候真有一股熱香，直冲鼻觀，頓時打了一個寒噤。也顧不得半生道學，一世清貞，身不由己，兩隻脚已跳上小船，覺得躬身微微蕩了一蕩。那女子便驚起來，剛要叫喚，一見了何其甫，轉把個粉臉羞得掉過來，向壁上望。奪了一件小汗衫子，披在身上。何其甫已猜定她是妙珠了。天良發現，不覺有些遲疑。妙珠見他不攏近身來，又微抬雙眼，笑了一笑。何其甫知沒有甚麼別的妨礙，遂老實向妙珠身旁一坐，妙珠也就將棉襪般的玉體，緊貼貼的靠在其甫懷裏……在下到此，還要打一句岔兒，諸君知道這何其甫初次娶的是位顧太太，不幸半路上得癆病死了。這書中沒有交代，他們夫婦恩愛如何，在下也不便武斷。至於續娶美娘，他雖然見了美娘，親若膠漆，在下好像美娘見了他，已是畏如蛇蝎，恐怕今夜這風趣，在下替何老先生發得誓，便是自從出了他太太人的胞衣，要算是初嘗滋味。諸君想何其甫當時情景，是個甚麼形

毛腿，將她嚇回進去，不獨一頓飯混不到嘴，怕這地方終是打聽不出道路，幾時才走到南京呢。想了一會，只得將一雙手緊將下面掩住，斜背着身子，向那婦人作了一個深揖。說：『老太太可憐學生是落難之人，走到此處，務乞方便則個。』那老婦人笑道：『原來先生是落難的，可憐可憐！不嫌簡陋，可至舍間坐一坐。』於是將其甫引入裏面，又取出一身單褂褲，給他穿好，剛要攀談，屏後忽然跑出一個蓬頭婢子，連聲喝道：『不好了！娘子分娩危急，請老太太快進去。』那婦人聽見這話，更不急慢，三步併成兩步，轉到屏後去了。那其甫恨道：『我正要開口向那婦人索飯，偏生又出了這岔子。』說着便站起來圍圍在室內亂踱，又想道：『我生平並不曾見過婦人家怎生個產小孩子，橫豎沒事，讓我走走，瞧瞧。』想着便將身子掙出來，沿着那產婦呼疼叫痛之聲，一路行去。果見後面有一所臥房，簾幙四垂，屋裏只有那老婦同先前走出来的那女婢，竊竊私語。那其甫大着胆子，向窗內一張，早又將靈魂飛去半天。只見內中有個少婦，約摸二十來歲，光景烏雲散亂，襯着嫩紅嬌臉，氣喘噓噓，剛在臨盆。上身只穿了一件淡青薄衫，下邊露着雪白也似的肌肉。何其甫一陣酥軟，更忍不住，急轉身，仍奔回那座書房內，蒙頭而睡。睡了一歇，也不知曾否睡着。耳邊忽隱隱聽見門外無數人嘈雜，似乎向那老婦人賀喜，說：『難得難得天貴

星巧巧臨門，這是千載難逢的奇遇，怕這孩子大來定然多得幾張畢業文憑，多得幾座嘉禾文虎章。』何其甫聽到此處，知他們說的這天貴星是指着自己，不禁暗暗歡喜。將來前程，未可限量。只是他們後來幾句話，却不甚懂得，或者他們打的隱語，也未可知。正在這裏猜測，那老婦人已笑着進來，捧上一大盤喜蛋，逼着何其甫吃。何其甫正自飢火雷鳴，更不謙遜，一氣吃了有十五六枚。何其甫一面吃，那婦人一面說道：『適才虧得先生進去，小婆便生了一個肥白男孩子。』何其甫聽見這話，暗暗吃驚，想：『我適才跑去看着她媳婦生產，她如何得知叫人可不慚愧。』那老婦又接着說道：『先生今番是向南京應考的，我看先生此番可不必白去吃一趟辛苦罷。先生前程遠大，却是未曾到了時辰，徒然跑去也無益，不如權在舍下過得二三十年。』何其甫笑道：『老太太你這話錯了，論我學生的文字，便合在做孩子的時辰，辰拾取青紫，却是學生不甘躁進，所以遲至目前。若依你的話，豈不要格外龍頭屬老成了，這二三十年的話，如何等得。』那老婦人笑了一笑，說：『先生既不相信，我亦不敢勉強，只是今科閩中題目，老婦人到抄得一紙在此，先生要看看也不妨。』何其甫驚道：『豈有此理論這時候主考官未到省，如何你已得了題目？這不是有意同學生開心。』那老婦人又是一笑，便從袖裏取出一紙，上面三場題目，寫得

清清楚楚。何其甫着了似信不信，那婦人又拿出一封簡帖，兒望着何其甫道：「此處有一封信煩先生爲我作一寄書使者，寄至離此十里那一座槐山，問交我的丈夫，便報給他一信，說家中添了孫子，先生還可以問一問終身就此許行，不須就調了。」何其甫道：「尊夫何名？這槐山又在何處？」老婦笑道：「信封上寫明四夕山人，你到了槐山，就問四夕山人便了。至於槐山週圍有萬餘里，只須出了此境，便到槐山，地界更不消多慮。」何其甫道：「萬一就擱遲了，誤了試期，如何是好？」老婦笑道：「斷不至此，斷不至此，先生但放宽心。」何其甫道：「究竟此地何名？老太太又是何人？」那老婦人越發笑不可仰，說：「萍水相逢，何庸絮絮，像你這樣，到反落痕迹了。」何其甫再欲有言，那老婦早已笑着進去，何其甫不得已，只得快快的拿了那封信重走出門，順着脚步行去，也不知行了多少路，陡然面前露出一座懸崖峭壁，那石面磨得像鏡子一般，光鑑毫髮。下邊便是一個石穴，長不到丈餘，穴口上分明寫着「槐山」兩字。何其甫驚喜非常，奔入穴內，走不到二十餘步，眼中忽然開朗，天然平曠，石橋飛瀑，濃樹奇花，地上的纖草，鋪得像蒼毯子一般。珍禽異獸，玲瓏叫喚，只是沒有人煙。彷彿自家走入畫圖裏，又喜又怕，那裏面層巒疊嶂，青翠欲滴，宛如二三月風景。何其甫正在心曠神怡，抬頭一看，山半腰裏有茅屋十餘間，一縷妙

香沁入鼻觀，蒲團上面坐着一位高年和尚。高眉俊目，看見何其甫也不站起。便問道：「居士是替吾家送信來的，有勞跋涉了。」何其甫驚問道：「老和尚是否四夕山人？」和尚答道：「然也。」何其甫便將那信遞得過去，和尚接在手中，也不瞧看，便把來擱在一旁，笑道：「居士記着我，有四語奉贈，日後當有靈驗，可聽我道來，宣化承流，統一區宇。優哉游哉，貢於天子。居士遠行辛苦，便請在這裏歇一歇。」說時，便從身旁又擲過一座蒲團來，自己又瞑目而坐。何其甫此時，疲倦已極，老實也不謙讓，便望蒲團上一睡，彷彿似夢非夢，頓覺這槐山不是適才秀麗，變得像枯窰一般。那一塊一塊石頭，好似銅澆鐵鑄的，有時還露着金銀的顏色出來。正自詫異，忽然身後來了無數的人，虬髯碧眼，將那山根脚下用鑊子亂鑿，一座巍巍大的山，便平空倒下來，嚇得何其甫一身冷汗，一覺醒來，依然還睡在蒲團上。便將夢中所見，告訴那四夕山人，求他指示。再一細看，那四夕山人，鼻垂玉箸，不知何時已經圓寂去了。何其甫非常焦急，便大喊起來，喊聲未終，忽不見四夕山人形影，面前光怪陸離的插着一面透明寶鏡，何其甫轉有些疑惑，說：「我今日怎生如此糞糊，莫非是夢境不成？」剛想到此，忽覺得肩上有入拍着，再一掉頭，那裏有甚麼槐山，依然坐在那老婦人屋裏。驚魂定得一定，原來拍着自己的，不是別人，是一個蒼顏白髮的老者。看

去至少有九十餘歲。何其甫便問他：『是那老婦人的何人？』那老者想了想道：『你就叫做何其甫麼？你問那老婦人，她便是我的祖母。祖母曾告訴過我，說在這百年前，有一個過路客人，被難落水，逃至我家。祖母好意救濟了他，他千不該萬不該，趁我出世之時，偷偷的瞞我母親生產。我母親一氣，使自身故。如今我已活至一百零八歲，不想你這仇人還未身死，我此時不替我母親報仇，更待何日？』說畢便取了一柄鐵鎚子，劈面砍來。何其甫阿呀一聲，邁步飛逃，心裏急道：『但願是夢使好。』想起了這個念頭，果然脚下一絆，重又驚醒。甚麼江中遭難，全是子虛烏有，還是香氣氤氳的抱着妙珠並頭而睡，再看看妙珠脂紅粉白，睡得正是有趣。心中不覺突突的亂跳，忙定了定神，說今夜怎麼如此魂夢顛倒，側耳聽那船窗外，果然是風清月朗，絕無波浪聲音。總由於同妙珠貪歡太過，以致夢中出此變態。那四夕山人說的偈語，隱隱却還記得，又不知是凶是吉。那老婦人屋裏才生的小孩子，怎麼我從槐山走得一遭，他便已成了蒼顏白髮的老翁？那洞中七日世上千年的話，不過在先替小學生寫字樣兒的詩句，難道當真有這事麼？越想越奇，越有些害怕，看見船上殘燈微明，時候約莫有四更以後。妙珠緊緊睡在懷裏，臉却是背着自己，急待推醒她，告訴這夢境。偏生妙珠睡得像死人一般，左推右推都不肯醒。何其甫急起來，坐

起身子，雙手使勁向妙珠一搥，嘴裏大叫道：『妙珠妙珠！』』這個當兒，耳邊猛聽得有人答應道：『妙珠不在這裏，何先生快醒！何先生快醒！』何其甫方才恍然大悟，望望自己，依然還睡在大船炕上，並未移動分毫。更那裏有妙珠影子。此時忽從夢裏使勁的推轉，轉將雲麟他們吃酒的桌子，推過一邊。見雲麟他們酒尚未終，紅珠正在旁邊談說，嚴大成汪聖民龔學禮不禁拍掌大笑說：『原來何先生看中了妙珠，睡夢裏還喊她的名字。』此時真羞得何其甫置身無地，一時又不便將夢中景況告訴他們，可憐他兩腿之間，已冰濕了一大片。嘆了一口氣，便也強作笑容說：『大家弄飯吃罷，天氣已不早了。』何其甫看看紅珠，已不似前此做作，也勉強應酬了一兩句。紅珠陪着他們胡亂吃飯，仍然回至小船，同她姐姐妙珠安睡。不多幾日，大家都抵了南京。何其甫嚴大成進城，擇了一所客寓，將行李安置在內。嚴大成龔學禮汪聖民共住一個房間，何其甫同雲麟共住一個房間。雲麟盥洗盥洗，又命人將辮髮梳得烏光黑溜，換了褲襪，外面加了一件芙蓉秋羅的長衫，輕軟小扇，握在手裏，便望外走。何其甫皺着眉頭，咂嘴咂舌的說道：『該死該死！這衣服穿出去，不是白糟蹋了。街道上塵污，都容不得睜眼，便連我這白夏布褲子，不遇欲宴，還捨不得浪穿呢。』雲麟也不睬他，早如飛的跑至貢院門首，見上面各人的名字，都貼滿

了。雲麟左望右望，像尋覓一個人的居址一般，正在慌張，側首忽跑入一人來，也預備來貼字條。一見了雲麟，不再貼說：『原來少爺早到這裏了，我們姑娘便住秦淮河上，第七十二號門牌一家水亭上。少爺要去快去，我們姑娘這居址字條兒也不必貼了。』雲麟認得他是紅珠家用的一个小龜奴，欣然隨着前去，剛進了門，見衣箱籠攤滿一地。紅珠的老子在外面開發挑行李的腳錢，腳夫爭短論長，互相吵鬧。紅珠的老子見小龜奴已將雲麟引得來，便加了些威風，喝那腳夫道：『你們將驢眼睜大些，看看這是誰來了。再一囉唆，要請我們少爺拿帖子送你到江甯縣去挨板子。』腳夫將雲麟望了一望，果然見是來應考的老爺，忙伸伸舌頭，如飛的跑了。紅珠的老子大喜說：『少爺請到後面水亭上去坐，她們姊妹都趕在那裏耍子呢。』雲麟笑了笑，走至水亭，見妙珠坐在一張椅子上，將右邊一隻小腿擱在左邊，大腿上繫鞋帶子。紅珠把半個身子伏向欄干，將衣鈕上帶的一枝茉莉花，一顆一顆的摘下來，打水裏的魚一見雲麟忙笑道：『你來得好快，我一到了這裏便逼着他們去貼條子，怕你認不得我們的住址。』雲麟笑道：『難為你用心，我已經在路上遇着他們，所以如飛的趕得來看你。』紅珠一笑，便伸手替他將長衫卸下，晒在欄杆上，一隻手拉着雲麟的手，將他拖到一間臥室裏，說：『你看這裏迎面便是山

光水色，我已同我娘要來做我的臥房，想你也還合式。』雲麟笑道：『豈但我合式呢，怕別人也愛這裏幽雅别致。』紅珠笑問道：『你這番來，帶得多少錢。』雲麟笑道：『多呢多呢！你不消問得。』紅珠道：『呸！我為何要問。我須知道你不是甚麼王孫公子，你居然二十塊三十塊的揮霍，你有多大家私，你是出來應考的，不是專為出來嫖我們的，這是我要同你一路走的，不好了，你不要多心，我是不曾將你當嫖客看待，我往常同你說的是甚麼話。你這樣糊塗，你自己想想也該對不住我。』雲麟見紅珠說得氣急臉紅，知她心中真是委曲，不覺嘆了一聲，說：『你叫我怎麼樣呢？你的娘既然開口，我不搪塞一搪塞，除非依我前番的主意，飛跑大吉。你記不得去年那件事，累你嘔那一場氣。我除得將你拋走了，只當世間沒有你。永遠不同你見面，不知我的這顆心又不依我。他趕着我這雙腳，向你這裏走，總有一天發起我的性子，我便將我這兩條不掙氣的腿用刀子砍斷下來，讓他同我的心，一路兒做夥伴去，我便算同你斷絕了。至於你要問我帶多少錢出門使用，告訴你，你也不致笑我。不瞞你說，我臨動身時，我家中祇剩得十塊洋錢。我母親急了，還是暗地裏同我姨娘那裏借了十元，如今一共都交給你，你的娘了。』紅珠冷笑道：『好好！你在南京一切用度，如何發付呢？』雲麟道：『等到那時候再議。』紅珠重重的望着雲麟嘆了

一口氣，便在手，褪下了一枚金戒指，悄悄向雲麟手裏一擡。低說道：『你先拿去換着使用。』雲麟會意，便也接過來，套在手指上，說：『我此時既知道你的住址，改一天再來，我此刻須趕回寓去，防着先生要問我。』紅珠道：『大熱天氣，你何妨在這裏洗了澡再走。』雲麟道：『不洗澡了，洗過了，怕不是依然一身汗。』說着，將長衫穿好，急急別了紅珠，逕自回寓。剛跨得進房，見何其甫正伏在案上寫字。見雲麟進來，收拾不及，雲麟轉止着脚步，不敢向前。何其甫又向雲麟身後望了望，說沒有別的朋友。雲麟道：『沒有。』何其甫見果然沒有別人，遂叫雲麟坐在他床邊上，自己又急急站起來，將房門關好，還用了一張檯子，緊緊抵着，防有人窺探。雲麟見他這般做作，猜不出他是何用意。又是吃驚，又是發笑。何其甫安排畢了，遂接着雲麟並肩坐下，說：『你可是我最愛得學生，我終不忍心欺負你，我此刻却萬不能忍了，你千萬不許去告訴旁人。』雲麟見他這般鬼祟，說的話又覺得十分曖昧，不禁臉上羞得紅起來，奪手便要逃走。何其甫格外着急，雙手將雲麟攔腰抱住，說：『我沒有第二個知己，所以才把你當做親人看待。你若是要跑，叫我去同誰商議。』說着，又用手指對房，說：『這件事千萬不能叫他們知道，要緊要緊。』雲麟此時嚇得面如土色，只慌慌的板何其甫攬着自己腰的一雙手，却好汪聖民聽見他們在房

裏嘖嘖咕咕，不知何事，便走過來推門。雲麟趁勢喊道：『是誰推門？請使勁些，就進來了。』汪聖民道：『是我。』一面答應，一面便格楞楞的將門推開一半。何其甫見有人進來，急得甚麼似的，只管望着雲麟翻眼，似乎叫他不要說出通才情形。汪聖民見他們也沒有別事，便搭訕着說了幾句閒話，依然走了。雲麟正待跟着出房，又被何其甫攔身攔住，說：『你真個不聽我的話，你聽了，便宜得多呢。』於是硬附着雲麟的耳門，從頭至尾，將在燕子磯做的那場大夢，原原本本告訴了雲麟。只是不曾提起同妙珠睡覺，說到得意地方，那唾沫星兒像似噴水一般，直望雲麟粉白腮頰上濺。雲麟愈避，他的嘴愈近，直待將夢說完了，又把夢中幾個題目寫出來，給雲麟看。說：『今科准是這題目，但不知道這策論上，忽然有這麼「立憲」兩個字，我將一部策學統宗查遍了，也沒有甚麼叫做「立憲」，或者是夢裏那位老太太年紀高，大有甚麼叫做「立憲」，或者是夢裏幾位老太太年紀高，大有甚麼叫做「立憲」，未可知。』雲麟到此方才會悟過來，他適才那種鬼祟樣子，為的是這夢裏幾個題目，防人知道的意思。其實夢境又烏足為憑，每聽人說，但逢鄉試這一年，都有有些人或是扶乩，或是占夢，也似乎有些靈驗，到了未了，終究是似是而非。那鬼神又豈能全然漏洩天機呢！然而對着何其甫又不能說是不信，只得隨口答應一兩句，說：『這「立憲」惟有中庸上有一句憲章文武，其餘便是歷書上有時慮兩

第四十一回

使醋勁波漲莫愁湖
遇酒瘋途窮真武廟

字或者這策論的便是歷書上月大月小的道理。」何其甫點點頭說：「你這話到還有理。我們便從明日日起，到是將那本時憲書從頭讀起來便是。」又問道：「那四夕山人四句偈語又怎麼解呢？」雲麟道：「這更不難了，他語中分明嵌着優貢兩個字，恭喜先生將來定然是優貢出身。」何其甫大喜道：「優貢優貢，我倘然有這一日，刻着硃卷兒，鬧着賀兒，拜着客兒，如此榮耀，如此堂皇，可不把我樂煞了。」說畢又閉目凝神，去參那優貢的禪味。良久，不由「哈哈」大笑起來，笑還未終，又跌着雙腿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我若果然是優貢出身，豈不是今科便沒有中舉的分兒了。」一時間縱縱橫橫，又流下無限酸心之淚。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挑了一擔東西，一對錦毛大公鷄，一副豬蹄子，四盒蜜錢茶食，四盤雪梨。挑的人是個蠢漢，穿了一件單白布背心兒，兩臂上粗筋盤結，走至階下，撲通將擔子向地上一擡，說：「那一個是姓雲的少爺，我們媽媽叫我挑來送給他的。」說着，便拿起背心角兒，揩滿頭的汗，雲麟吃了一嚇，忙跑至階下，去了一個眼色給那蠢漢，說：「你『是』我的姐姐那裏使喚的？誰人叫你送來這些禮物？我實不敢當。」那蠢漢老實，却不曾看見雲麟丟眼色，將雲麟望得一望，說：「你就是雲少爺，我又不知道誰是你的姐姐，這是我們媽媽叫我送來的。」說着，又在擔子裏，尋出一副桃紅汗巾，裏面不知包的是甚麼，却是齊整整，打着同心結兒，遞在雲麟手裏，說：「這是紅姑親手交我的，叫我送給少爺。」雲麟十分惶恐，只怕被何其甫他們看出破綻來，又知道這蠢漢，一毫不解得自家的意思，怕他多耽擱，還要露出馬脚，忙叫窩裏的人，將禮物收了，抓了幾百錢，賞給蠢漢，打發蠢漢走後，幸喜何其甫他們並不曾看出情迹，還只當真是雲麟這南京另外有個甚麼姐姐，大家聚攏了，只管噴噴噴，說：「鷄子肥得可愛，豬蹄却是新鮮，須得趕着弄出來，大家好吃酒，遲則怕天熱，要爛壞了。」雲麟趁他們在那裏烏亂，遂悄悄的跑入房裏，將這幅桃紅汗巾打開來看，是何物。原來裏面包着兩個小錦匣兒，一匣子裏是紅珠親手刺的桂園肉子，一套一套疊

着一匣子裏全是西洋參片，雲麟十分得意，便向自己書箱裏，輕放著，重又走出來。第二天大家都進了場，雲麟魂兒夢裏都落在紅珠身上，那裏有心情去做文字，接着卷子，不知胡亂寫了些甚麼，一經等到頭牌，便如飛的出了場，回寓裏盥洗盥洗，穿好衣服，跳上車子，直奔紅珠寓中而來。剛走到文德橋邊，迎面來了一乘敞簾馬車，路上車輪紛紛擁擠，忽然塞了道路，走不過去。雲麟這一乘車子，直擠到一家店門檐下，足足有半個時辰。雲麟好生焦急，好不容易行人漸漸散立兩旁，那馬車，才緩緩走過去。雲麟見馬車上坐着一人，身高面白，衣服麗都，約莫有三十多歲光景，在車上東顧西盼，夢若無人。肩下便坐着一個女郎，打扮得花枝似的，輕盈婀娜。雲麟剛把個眼光送過去，誰知那女郎的眼光，早已射到雲麟身上，頓時掉轉頭去，不照雲麟。雲麟大大吃了一驚，原來那女郎正是紅珠。雲麟不由的一口醋勁，從丹田裏冲到鼻觀，眼睛一酸，幾乎要流下淚來。憤憤的招呼車夫，說：『走轉去，走轉去！』車夫不知道這客官是何用意，只得重又將車子從人叢裏折轉回來，已是累得滿身大汗，又隆隆的拉着向原路走回。走到雲麟寓門口，雲麟一想，說：『他們都不曾出場，我一個人呆呆的坐在寓裏，有何趣味？』遂在車子上，問車夫道：『這南京城裏，還有甚麼可以遊玩的地方？』車夫道：『遊玩的地方多着呢，雨花臺，明故宮，莫愁湖，

』雲麟道：『就往莫愁湖去，拉到那裏，我多賞你幾個酒錢。』車夫點頭，又繞轉向莫愁湖走來。雲麟在車裏，想着方才的事，十分不快，明知道紅珠當着妓女，原不能怪她同別的客人往來，只是我呢？終沒有這一筆錢，可以將她的身子買得過來，總算是老天不肯成全我。雖說紅珠待我的意思，是十分親密，也還要防着她被人勾引壞了一個女孩子，誰不想風流美滿，我看道才馬車上那個人，何等富麗，若是比起我來，譬如一個是仙鶴，一個是雞，雞子滿地上都有，仙鶴却不容易得呢。怕我雲麟不恨死，也該氣死了。正自顛頭播腦的在車裏盤算，猛然走至一片空闊所在，綠柳如帷，遮得日光一點也沒有。涼風習習，使人預然矜乎躁釋，眼前便是一條大湖，湖水碧綠，到有一大半波光，被荷花遮着，湖西一帶，全是翼然軒屋，想便是莫愁祠了。却因為場期，游人甚是稀少。雲麟下了車，便進了莫愁祠。誰知甫進祠門，即見一個賣花女郎，生得十分標緻，偶然想起一件事，記得品花寶鑑那部小說上，琴言祭他前生墳墓，遇着一個仙女，便在這莫愁湖旁邊。我雲麟自問，雖及不得琴言美麗，難保這女郎，不是我的前身。想到此，便有些糊糊起來，真個要遊心仙境，只管呆呆的望着那女郎傻笑。那女郎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起來，便笑問道：『少爺，你瞧我則甚？』雲麟笑道：『我儘瞧你，我不是我。』那女郎猜他是調戲的話，不禁臉上一

紅，笑着曾公闢上說：『少爺要瞧，我送着少爺去瞧她們，她們裏面標緻姑娘多着呢！』雲麟果然仔細一望，見這閣上衣香影影，聚得着一般人，笑話之中，還隱隱夾着鉗索，甚是熱鬧。雲麟正仰着脖子向閣上望，不防裏面飛出一把瓜子兒，打得雲麟滿頭滿臉。接着便有一個女郎，帶喚帶笑，伏到窗子口來，解那瓜子裏面瓜子，是一把一把的，向那女郎身上掉。那女郎臨窗，忽見閣外站着雲麟，吃了一驚，頓時將臉背轉去，向別人談笑，更不出來了。雲麟一看，原來這女郎，依然是紅珠，他們却是也來遊莫愁湖的，只恨得失聲一笑。暗想：『今日那裏來的晦氣，早知道便死在場裏也好，你紅珠便任憑陪着閻客，難不成見了我，偷偷的笑得一笑，都使得不得！算了罷！你只當沒有我，我只當沒有你。』便別了這賣花女郎，一人出了祠門，依然跳上了車，命車夫拉到秦淮河去，急急進了紅珠的門，紅珠的母親，見雲麟進來，含笑將雲麟迎至紅珠房裏，說：『少爺場裏辛苦了！我家紅姑，今日被一個甚麼意大人叫去吃酒，我心裏就很不舒服，知道少爺一出了場，便是要到這裏來，不見紅姑，叫少爺心裏反記掛着她，是我吩咐我們紅姑，說略略同那個意大人周旋一會兒，須得趕回來等候少爺。想此刻應該是你回來的時候了。』少爺請在房裏歇一歇，我去叫他們端茶食進來，還有上好的西瓜，少爺吃一點兒，清消暑氣。』雲麟本是夾着一頭的醋

勁，想到這裏來會會妙珠，在妙珠面前訴一訴冤苦。不料紅珠的母親，反這般親熱，轉又喜孜孜的將心軟得下來了，便向紅珠床上一坐，等到上燈時候，果然聽見紅珠回來，急急的進了房，向雲麟嫣然一笑，說：『今天可是難為你，你總該要怪我。』雲麟冷笑道：『我便是怪你，又有甚麼法兒呢？你飛上高枝兒去了，甚麼情大人，意大人，鬧得好不有趣。我本該不來，我偏要來問問你，究竟理我不理？』說畢，擰起了嘴，再不開口。紅珠嘆道：『你怪我，我也由你怪，只是各人有各人的心。』雲麟接着道：『不錯呀，各人有各人的心，你此時的心，我可明明白白的，簡直多着一個我。』紅珠被他說得急起來，一把將雲麟按住在床，自己轉伏在他身上，眼睛裏早含了一包淚珠，說：『我的牛性少爺，你不用挖苦人了。我待你的意思，那一件不好。』雲麟笑道：『說起來，前天還多謝你的桂圓同西洋參，就是這一件好，其餘都不好。』紅珠笑道：『就是前日他們一定要送你的禮，我死命攔着……』雲麟冷笑道：『可又來，這不是賞了我的臉了，像我這樣人，還配得你家送禮。』紅珠急道：『你要他們送禮，你須知道，這禮是不容易收的。』雲麟道：『照這樣看來，是我收的不是了。我明日再叫人照樣買一份來奉還，不要叫你姑娘生氣。我知道你的意思，譬如說這禮，是倒在狗肚子裏去了。』雲麟愈說，愈覺生氣，一把將紅珠推下身來，一翻身

坐起，用手揉着胸口。紅珠又嘆了一口氣，轉灣過粉臂，勾着雲麟頸項，說：『少爺今天性氣很大，我的話你一點都不懂得，我豈是說這禮不該送你，但是他們送禮的命意所在，又不是真個恭恭敬敬替你去發兆了。他們這份禮，一個錢使出去，是要想你少爺十倍把來還他的。我知道你的境遇，況我同你的交情，又不須用這虛情假意，我就不送你的禮，你難道還會怪我？』說着，便伸手在枕頭底下，抽出五十塊一封洋錢，遞在雲麟手裏。又低低囑咐道：『停會子我母親進來，你就交給她，說是你賞給他們節下買菓子吃的，其餘的開鎖在外，還有一句話，老實對你講，今晚還不能留你，適才那個姓意的，要到這裏來擺酒。』雲麟聽到此處，不禁恍然大悟，冷笑了一聲，說：『原來你這賤人，真個要撇我了。你一心一意去招呼意大人，我又不曾阻攔你。你將我當着三歲小孩子，在掌上侮弄，我稀罕你這五十塊洋錢。』說時，連那時快，『豁郎』一聲，雲麟早將那封洋錢，劈手擲在地上。亮晶晶的像水銀一般，滿地亂滾。此時紅珠的娘，聽見這聲息，忙趕進房，見滿地都是洋錢，不禁笑起來，說：『好雲少爺，這許多洋錢用不了，把來在地上滾着玩耍。』紅珠見她娘進來，忙掩飾道：『這是雲少爺帶來賞你們的，我同他搶得好要子，將錢封搶散了。娘委屈些，便捨去罷。』雲麟此時怒氣未息，見紅珠如此說法，忙跳起身來辯道：『不是不是，我不

曾帶錢來，這是你們姑娘自己的，我犯不着拿她的錢裝門面。』雲麟這話不打緊，却不知道：『姐兒愛俏，搗兒愛鈔。』紅珠的娘，見紅珠同雲麟實行倒貼主義，直氣得三尸神爆，七竅生煙。所幸紅珠的勢力範圍大，雖是她娘，尚不能奈何紅珠怎樣。不然這紅珠性命也難保，不斷送在雲麟這幾句話上。紅珠的娘，忍着滿肚皮的氣，望紅珠冷笑道：『好呀！姑娘真是仁至義盡，把辱祖宗羞父母的錢，拿來賠償別人。俗語道得好，打折膀子朝裏彎。不料我家姑娘，到是實心眼兒，苦了皮肉還不算，還成大把的洋錢倒貼。雲少爺功名上進，他知道我們當門戶的苦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閻王吃小鬼，有錢呢，就來開開心兒，若是沒錢，他也不肯捨着這臉來騙你們當姨子的。』說着，又望雲麟道：『少爺聽我的話，可不是？』紅珠聽她母親這一番話，又刺心，又作嘔，滿面羞雲，一直漲到鬢角旁邊，呆呆的更是一言不發。紅珠的娘，又笑道：『這洋錢我也不問是雲少爺的，是我們姑娘的，我要先領個賞兒呢！沒的辜負了人的心。』一面說，一面便在地上將洋錢拾起來，望袖子裏一放，搖搖擺擺的，出房去了。紅珠見她母親已走，不覺十分傷心，眼睜睜的盯着雲麟，珠淚如雨，哭了半會，雲麟也不開口，紅珠揩了揩眼睛，狠狠的用一個指頭，向雲麟額上一點，說：『不知你是我那世裏的冤家！』話才說完，忽聽見她母親在外面喊：『有客！』

叫紅珠去招待。紅珠連聲答應，如飛的轉身跑出去。雲麟見這光景，也不能久坐，遂悄悄的，不別而行。轉至寓中，已見何其甫等都出了場。何其甫向雲麟索頭場卷子看，雲麟死也不肯拿出，支吾了兩句。夜深睡下，遂將紅珠今日的意思，重行糊在心上思索，方才懊悔自家自弄，負了她一番熱腸。你想世界上當妓女的，誰也肯把偷寒送煖，煞費苦心的錢財，成大把的拿出來交與恩客，再不然，或是她得了你一千銀子，過後拿一二百出來給你，使算是同你不分家了，引得你死心蹋地，這都是妓女籠絡客人的手段。至於這些假充膠臉的少年，一昧胡吹，說是某某姑娘，倒貼了我許多許多。他全是扯着謊，費弄他潘安般貌的意思，未可相信。到是我雲麟，自從交結了紅珠，一個捧書本的學生家道，又貧寒那裏，真個有錢去嫁，問問良心，我也不知用過了她多少昧心錢。也今日知道我在客中，又巧巧遇着節期閉銷，我死糊塗了心，怎樣將她一片美意，負了還不算，還替她張揚出來，她母親萬一再責備她，我這顆心，便是不曾騙着我一錢半鈔，難她過好笑，我總疑惑也騙我，她又不會騙着我一錢半鈔，難不成就騙我這一個窮貨的人，不好不好，明天須得趕一個清早去，到她那裏賠一賠罪，才是道理。雲麟想到此，便再也睡不着，一閉眼，便已驚醒。早見窗子上透進日光來，吃了一嚇，忙披衣坐起，穿束齊整，跳下了床，再一推開窗子，望

望，那裏是日光，正是一輪明月，照得如同白晝，不覺嘆喛一笑，忽聽得何其甫在床上咳嗽，怕被他詰問，依然脫了鞋子，重睡上床。這一覺轉睡久了，還是客寓的人，將他喚醒來盥洗，再問問何其甫，他們早已出去尋覓別的朋友，去看場裏的文字去了。雲麟樂得不同他們纏繞，鎖了房門，便仍望紅珠那裏走來。走至門首，却好紅珠的母親，正同幾個小廝，站在那裏買菜，明明見了雲麟，裝着不曾看見，將身子背轉過去。雲麟那裏知道這內中訣竅，便笑嘻嘻的走過來問她母親，說：「紅珠起身不曾？」她母親假作驚訝道：「原來是雲少爺，今天可是不巧，紅姑正陪着意大人宿歇呢。此時還未曾起身，我家大女兒那邊也有客，不能留少爺去坐。少爺若不棄嫌，便在我房裏歇一歇脚也使得。」雲麟道：「不妨不妨，我就在這左近走一遭，繞轉過來，再到這裏想也是時候了。」紅珠的娘，此時早不同雲麟說話，只管指揮那幾個小廝，爭論價值，計較斤兩。雲麟無奈，便踏着那滿地露水，沿着秦淮河一帶開步。那沿河人家的婢女，都是亂髮未整，睡臉初勻。雲麟便從這個當兒，細細賞鑒，看到得意的地方，越發想起他心上人來，不覺又繞至紅珠家裏。紅珠的娘，又迎着上前，說：「少爺來得很快，意大人剛才起身，同紅姑娘在房裏吃點心，這意大人真威武，他是旗人，當駐在南京，他同當今皇帝是一家。他到南京來的時候，聽說皇上還親自送

行一手提着龍袍子，望着意大人彎彎腰，說：「想寡人不遠送了，回來再會。南京有好小菜子帶一兩瓶到家裏來，夜晚上搭搭稀飯吃。這都是到午朝門外意大人手下的人，親口告訴我的。這意大人不比凡人，我家紅姑能伺候着他，前生也有些洪福呢。」雲麟也不理會她這些話，果然停了一會，那意大人出來了，紅珠盈盈的送至門首，紅珠的娘早將雲麟扯在一旁，紅珠一眼已看見雲麟，送過意大人，疾轉身子招呼雲麟向房裏去坐。雲麟喜孜孜的跟着紅珠進了房，房裏的僕婦正在那裏鋪疊衾褥，抹碗盞，拭桌子。紅珠走近鏡子旁邊，又用一把牙梳子將髮髻攏得一攏，吩咐僕婦趕快去泡茶。雲麟只管對着紅珠的臉龐，儘臥，紅珠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笑道：「你看我這胭脂，搽得勻不勻？」雲麟笑道：「我不厭你別的我，我厭你嘴裏這一瓣丁香兒，可曾被人咬破不曾？」紅珠笑道：「呸！誰還願意呢！該你來奚落我。」說着眼皮又一紅。雲麟老大不忍說：「我昨天很對不住你，我深愁你被你的母親責備，難得這姓意的在這裏，到好躲脫了災星，我還十分的感激他，我到沒有醋意。」紅珠笑道：「噲，噲，你不要推得乾淨罷，我請問你，昨天爲甚麼同我那樣生氣，我知道你的款意思，似乎叫我不用接這姓意的，可不是？」雲麟笑道：「你一猜便着，只是你既知道，你爲甚麼又接他呢？人說婦人家水性楊花，這你可算替人家做了畫。」

據了。」紅珠冷笑道：「好好！就依你，我從今以後，便不接別的客，但我身上穿的戴的，我老子娘吃的喝的，挑鴉片煙的，開銷這份門戶的，我姐姐倚靠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薪工的，堂食的，自家撈摸的，客人賞賜的，不要你少爺多，你少爺只須按着月，老老實實送五百兩銀子過來，我就日裏陪你讀書，夜裏陪你睡覺。你是形兒，我是影兒，你是魚兒，我是水兒，你是太陽兒，我是涼月兒，千年不斷頭，萬年不分手，你少爺還做得到做不到呢？」雲麟聽到這一番鶯鶯燕語，說得好笑起來，便接着道：「原來你的話，是口不應心，你在先不是常同我說，荆布裙釵粗茶淡飯，是你最喜歡不過的。怎麼如今到先開出這一篇大賬兒來了？」紅珠笑道：「呸！那是說的萬一有這造化，我跟你到府上去，富有富過，窮有窮過，我不計較你。如今我這身子，還是我老子娘的，他們嘴張得發算大，把我當一顆搖錢樹子，雖是他們的心腸太辣些，然而我究竟打從小兒時，他們撫養大的，知恩報恩，原也該替他們支撐這份門戶。那些花天酒地，糊塗了腸子的忘八蛋，他們的錢來得也未必光明，去的到還覺得爽利，我不替他們一古攏兒收拾過來，我怕他們要生災害病呢。」雲麟笑道：「不好不好，你便破口罵起瘟客老爺來了，連我也要生氣。」紅珠笑得用手羞着臉道：「你沒的叫人肉麻罷！老實說，這媒客兩字，你還不配。我請問你，標我標得幾多錢了。」

『雲麟笑道：『如何？我說不要你假惺惺貼我的錢，可是落得被你奚落，別的事我們一概不提，明天我可要進這牢場，算是到了南京，還不曾好好的同你在一處兒樂個盡性。橫豎中秋一過，考事已完，大約我們還是到揚州去盤桓罷。』紅珠嘆道：『這話還難定局，窺探我娘的口氣，是要老住在這南京，路數大些，不比揚州，是個一窟之水。』雲麟驚道：『真這話？』紅珠道：『十有九成。』雲麟此時不禁把個頭垂到胸口，好像要流淚一般，半響掉了一句話：『你不走，我也不走。你在這裏一世，我也在這裏一世。』紅珠笑道：『這又算甚麼呢？我又算不得夫妻，又算不得姊妹，何消這般恩深義重。』雲麟聽到此處，不禁將個頭扭轉過來，對着紅珠冷笑道：『你竟說得出這無情薄義話來！我說你看中了姓意的，可我不曾寬屈你。』紅珠笑道：『便算我看中了，姓意的，你又待如何？』雲麟見紅珠的話，越說越遠了，直氣得跳起來，指着紅珠的臉罵道：『原來你這賤婢，這般狼心狗肺，咳！我雲麟早知如此……』以下的話，便堵塞住喉嚨，再也說不出來。紅珠見他發急，更是笑得吃吃的，接着說道：『悔不當初了！哇！可憐可憐！好一個清清白白的小姐兒，被我這薄情的玷污了。我知道你死了，也不瞑目，你真是天大的笑話。我們當姑娘的，穿的百家衣，吃的百家飯，誰有錢，誰就是我們的丈夫，你也犯不着強着我做節婦。莫說我同你

是萍水相逢，原不過逢場作戲。你有時愛我，還許我有時不愛你。我有時愛你，也還許你跳槽。怎麼口口聲聲轉罵起人來，好少爺！益發同你說了罷，就使你拿錢將我買回去，我萬一有時高興起來，妍幾個妍頭，你也只好裝聾做啞，止不得你們太太偷了人，就是個七出的罪名。你如今到預先使起你丈夫的身分來，可不把我牙齒笑掉了。』說着，便掉轉臉，去擰手巾擦臉。雲麟怒道：『好好！算我自認識你，我此時就離開你這地方如何？』紅珠道：『這才是你的正經呀！』雲麟覺得紅珠刀斬斧裁，更無挽回，知道再難留戀，長嘆一聲，揮着滿手熱淚，逕自出了紅珠的門，仍回寓所。何其甫早逼着他料理考籃。雲麟將考籃揭開，第一件便看見紅珠贈的那錦盒子，桂圓肉已經在場內嚼完，惟有西洋參尚剩得一小半。觸事思人，不覺怒從心起，一把將錦盒子，摔在地下，用脚踏得粉碎。却好身旁有一條黑狗，是萬主蔡養的，看見雲麟用脚在地上踏，疑或是甚麼肉骨，轉擺尾搖頭趕過來。雲麟恨道：『你來得正好，這東西賞你吃了罷！』說着，遂將那西洋參撒在一處，這黑狗來吃。黑狗用鼻子聞了，聞不解，得是甚麼，又沒有好吃的，去處更不理會，轉傍着雲麟跳躍。雲麟喝道：『這是西洋參，你為何不吃？』那黑狗似乎不解他的話，依然向地下望一望，還是不吃。雲麟氣極，拾了一根棍子，照那黑狗身上亂打，打得那黑狗狺狺狂吠。萬主同何

其甫，他們都趕得來，問是何故？雲麟指天劃地，說：『黑狗不知好歹，給西洋參牠吃，牠都不理會。』寓主大笑起來，說道：『獸相公，狗子都吃西洋參，怪道近年來西洋參漲了價呢。』說着將黑狗喚得出房，何其甫笑道：『這上白透明的西洋參，可惜就蹺蹺了，怕不遭雷打。』又回頭望着嚴大成，一干人道：『來，來，來，雲麟不吃這東西，我們替他吃了罷。』於是大家你一片，我一片，都從地上拾起丟在嘴裏亂嚼。雲麟暗暗歡喜，說好，紅珠你這賤人贈的東西，只配給他們吃，這也算我是報了你的仇了。閒話休表，且說雲麟將三場考得完畢，終場這一天，正是八月十五，他的試卷依舊草草完畢，日才過午，早跑出場來了。晚間一輪涼月，照得晶瑩明淨，悶極無聊，轉又踱到秦淮河旁邊。這一夜真是熱鬧，那河裏的船隻，都一例的掛着紗燈，映在水面上，上下下下，如萬點流星。加之岸上的爆竹，船裏的笙歌，活畫出太平景象。雲麟立在一座河橋上，仰頭看着月色，一陣一陣的悲懷滿潮，暗想：『若是此時，同紅玳在一處，夜涼風露，握手閑行，何等不好。偏生他陡變心腸，弄得我孤零零的，有何意味。』想到此，恨不得投水覓死起來。却好迎面來了一隻畫船，一個雛鬟立在艙門口，見雲麟在那橋上，自言自語，不禁嫣然一笑。雲麟剛是同他打個照面，那船已如飛的划過去了。雲麟想道：『我真是醉了，論這秦淮一帶，標緻妓女很多，我又何必獨戀

着紅玳。紅玳不理我，我偏要再另結識一個知己，叫她知道，也讓她氣一氣。』想到此，不由心花怒放，說：『好計好計，』便不去賞月了，一口氣跑回寓中，情情的命人將自家行李挑出來，趁何其甫他們不曾出場，留了一封字柬，說自己：『歸家心切，准於明日黎明搭輪回里，所有房飯用度，每人攤派，約莫十元，今將此款，交存寓主，望即查收。』等語。寫完封固了，併十塊洋錢，全交給寓主。自己便押着行李，上街東磕西撞，走了好一會。那挑行李的人問道：『相公，命我將行李挑至何處？』雲麟才想起來，究竟將這行李，躲在那裏安歇才好呢？正沈吟之間，忽見面前有一座廟宇，抬頭一看，上面有一塊藍字石額，寫着『真武廟』。三個大字，門框上又貼有考寓字樣。雲麟大喜，便走上去敲門，敲了半晌，裏面才將門開了。走出一個穿腰駝背的老頭子，身上披了一件短直襖。見雲麟挑有行李，遂笑迎上前問道：『相公，是到這裏尋覓寓所的麼？』雲麟答道：『正是。』那老頭子大喜，說：『請進請進。』一面說，一面便走過來，向那挑行李的肩上添包，袱，扛書箱，忙得一路糊塗。雲麟見他很是殷勤，却十分感激。三個人便都走進來，進了大門，便是三間破房，中間有個木龕子，裏面不知供的甚麼神像。右首一間房，門半掩着，透出一星燈火，那老頭子叫挑行李的，將行李放落在地，催着雲麟開發了脚力。挑夫走後，那老頭子便撲通將門關好，旁邊

有塊半截石心，便推過來抵着。又望雲麟笑道：「相公請在這裏稍等一等，我去將我的師兄請出來，他今年房運，很是不濟，一場考試，他這廟裏也不曾住過一個客官，俟得場期已滿了，還過着相公，真是我同我們師兄的造化。」說着便如飛的跑入後面去了。雲麟再向裏望，只見墻下是條長甬道，松竹倒是陰森森，地上的月光都漏不得多少。甬道盡處，像個大殿模樣，只是烏洞洞的不甚看得清楚。一陣風響，那樹枝兒敲得鏗鏘的，枝上的野鳥，便有些啁啾咕咕的聲息。牆角蓬蒿有三五尺深，夜螢吟嘯，叫得人毛髮森竦。正自有些胆怯，好容易聽見一陣笑聲，吶喊道：「哈哈，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老子等他，等到許久了。天老爺還叫我有一日，崔五！他在那裏呢？」雲麟心中暗自詫異，雖不成這人本來認識我，正自思索，月光底下，早見先前那個老頭子，黑魃魃的捧出一座鐵漢來。亂髮齊眉，一道紫金箍緊緊束着，敞開胸脯，一撮黑毛，像是未開的鬚叢一般，年紀約莫也有五六十歲，雲麟一憐，早被那鐵漢攔腰一抱，顛聲嚷道：「好兄弟，老子想煞你了！」一面說，一面便低頭親了雲麟一個嘴。銅針般的短鬚，幾乎不把雲麟刺得喊起來。猛聞得一般酒臭，趕忙讓過一邊，急忙拱手道：「學生敬造香刺，原是在這裏，裏權宿一宵，租金多少，聽憑吩咐。據大和尚談吐，好像是在那裏見過學生的一般，還求明示。」那鐵漢又大笑道：「著

著！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人不曾會過老子，老子見了人，都像是會過的。……」先前那老頭子，又插嘴道：「論我們師兄的為人，真是熟勝古道，世界上的人，再沒有不喜歡他的。相公在這裏老住着不妨，熟識下來，便知道我們師兄的豪爽了。」說着便同那鐵漢，一起一起，將雲麟行李，搬在左首一個房間裏，桌上也替他安了一盞油燈。雲麟邁步進房，覺得陰陰之氣，刺觸鼻觀，樑壁上灰塵，結得有一二寸厚。一眼瞧見那鐵漢，正低着頭，將他銅藍打開來，見裏面有雲麟吃剩的一包雲片糕，拿在手裏，細細咀嚼。雲麟看去，很是生厭。那鐵漢忽又將藍中一個洋磁食盆子，端起來，望得一望，便向懷裏一攔，笑道：「這東西裏面，放點小菜下酒最好。」雲麟忙攔道：「阿呀！那是我的東西。」鐵漢又笑道：「著着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的便是我的，我的便是你的。」說着歡喜得眉花眼笑，早抽身跑入後面去了。雲麟沒法，只得將行李打開，早在一張破板上，隨意坐着，對那老頭子問道：「先生尊姓大名？這位和尚，有甚麼交遊？這廟裏為甚沒有別人？」那老頭子笑道：「我們師兄法名普濟，因為在俗家偷了他哥子一雙豬，被他哥子知道了，同他不依，他一時性起，便拿一口殺豬刀，順手將他哥子殺了，逃到南京做了和尚。他同我最是該得來，不瞞相公說，我姓崔，名字却是忘記了。師兄總喊我做崔五，沒有事幹，在廟門地上，擺一個象棋

式兒，同人賄賂，帶帶着師兄招攬佳客。今天是個中秋佳節，早早收拾完了進廟，陪師兄喝了兩杯燒酒，晚飯却還沒有下肚，不料早遇着相公。說着又嘻嘻的笑道：「相公腹中可餓？何不拿出幾兩銀子來，我替你買米，大家熬一鍋粥兒喝喝，也算不辜負這好涼月子。」雲麟道：「使得使得，我也有些餓了，我這裏有三角小洋錢，你拿去買點米，餘下的再買些菜來，大家好吃。」說畢便在懷裏掏出三角小洋錢，遞給崔五。崔五拿在手裏，掂一掂笑道：「好銀子，白晃晃的可愛，看着它便不覺得餓了。拿去買米，白蹭了可惜。老實明天再吃粥罷！」雲麟見他猥鄙得可笑，也不再同他計較，說：「明天再吃也好，你便去安歇罷，我也要睡一睡呢。」崔五含笑，點一點頭，便輕輕將雲麟的房門，順手帶上，想是回他房裏去了。雲麟此時，重跳下了床，將油燈剔得一剔，誰知那燈裏的油，已是不多，任你再剔一會兒，早就熄了。雲麟忙躲上床，蒙頭而臥，細想：「這廟裏兩個人，實是尷尬，明日須得早離這地方才好。但是我雖然立意，要同紅珠賭口氣，另文結一個女郎，只是我的盤川，業已用罄，便想去嫖，總沒有白白不用錢的道理。這使如何是好？不是這一番計較，轉又錯了麼？」想到此，翻來覆去，更睡不着。幸虧那涼月，照得破窗洞裏，像白晝一樣，心神煩躁，勉強坐起身來，覺得毛骨悚然，越想越怕，暗念：「不如還去同崔五談談，將這夜挨得過

去罷！」主意已定，便趿着鞋子，悄悄走過對房來。口裏嚷道：「崔老五，崔老五……」却是再不聽見他答應，知道他是睡熟了，遂將他房門推開，摸上床側，再一細看，那裏有崔五的影子。此時直嚇得雲麟格外發急，忙跑出房外，又想去尋覓普濟，路深夜盡，更不敢多走一步，急得抓耳撓腮，團團只在房門外亂鑽，連自己那個房，也不敢進去了。檐下暗處，有幾點螢火，飛來飛去。猛見廟門却是閉着，盼望門外有行人，走動大着胆跑出門外，誰知伏莽叢林，四無人跡，露寒風冷，轉覺得渾身起粟。自己伸了伸舌頭，仍退入廟裏，猛從見身後有個人影一閃，嚇了一跳，轉眼又不見了，一會子牆角底下，當中空地滾出一個人來，口裏嚷道：「哈哈，哈哈，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了這一句，又是不能開口，雲麟俯首一看，知是那箇鐵漢普濟，醉得像個死狗一般，口流白沫，雙眼反插，不知幾時撞入廟裏來的。先前雲麟方看見普濟，可以壯胆，此時却不禁暗暗叫苦。幸虧那崔五，也慌慌張張從外面進來，見雲麟未睡，驚問道：「相公在此，可曾見我師兄不曾？他扯着我去陪他到街上吃酒，他灌得大醉，先走了，我忙趕得來……」崔五說到此，不覺腳下被普濟一絆，一交便栽倒了。伸手一摸，見是普濟，忙問道：「師兄，師兄，你可想茶不想？」普濟點點頭，崔五還跑入雲麟房裏，將雲麟用的一把茶壺，端起來，向耳邊搖得一搖，見尚有半壺滾茶，拿來向普

濟口裏直灌。普濟呷了兩口，站起來，順便將茶壺插入袖裏，又念了一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早又同那崔五走入後面去了。雲麟直氣得半响不能說話，再看看夜色，已是參橫月落，離天亮不遠，勉強走入房裏，和衣睡下。一會子覺得腹中骨碌碌作響，像是要大解一般，忙跳下床，蹲了一會功夫，只痢了一點稀糞。次日便身熱口渴，五內煩躁，兀自不能下床。捱至午飯光景，一總不曾見普濟同崔五影子，抬頭一望，見天色已不似昨日晴好，秋風細雨，有些陰沈沈的。便一步一步，踱入後殿去尋普濟。見屋宇敝側十分荒涼，後面到有一一座荒草，四角松竹，響得像潮水一般。雲麟此時不禁淒然，有身世之感。望了一會，隱隱聽見前面有人說話，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二回

救危禍幸遇舊情人
發狂言交歡新志士

癡忙趕得出來，見普濟同崔五，正打從自己房裏走出，普濟腋下夾了幾件衣服，全是自己的。崔五手裏，又拎着自己一雙皮鞋。雲麟上前攔道：『這些物件，拿向那裏去？』普濟笑道：『拿去質當。』雲麟急道：『我的物件，我自不要去質當。』普濟哈哈大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着同崔五，還自走了。雲麟進房，見自家一個箱子，早被他們打

開，鎖鑰已經扭斷在地，裏面還剩了幾件舊夏布衣裳。不覺浩然長嘆，使氣倒在床上，病勢越發沉重，固然不思飲食，也沒有人送給他吃。次日崔五，走過來嘖嘖叨叨，走來索房飯錢。雲麟嘆道：『你看我病得這樣，那裏去設法來給你，況且你們將我物件當了，所有的錢，便不給我也，該算做房飯錢了。如何還來歪纏？』崔五道：『你這話奇了，我師兄是一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人，拿你這點點錢，有甚麼要緊。往常師兄，無論同甚麼人，只須對着他說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便好似念了咒語一般，那個人便雙手將所有的銀子洋錢，一古攏兒送給他。我師兄所以不念經誦佛，只須記着這兩句話，便一生吃着不盡。不想遇見你這小孩子，倒反要駁詰他起來，這還了得我勸你放明白些，不要惱了我們師兄。他說有這一天，將你向肩膀上一扛，在你頭上插一根草標兒，走上大街，隨便抓住一個走路的，也，只須念一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自會有人趕着將你買了去，怕不能償還我們的房飯。』崔五說畢，又氣呼呼的，雙手叉腰坐着。雲麟暗想：『這輩真不妥當，看那個酒瘋子，瘋瘋癲癲，怕不真個做出來，此處離家又遠，身邊又無分文，何先生等人，又斷斷猜不到我會羈留在此。萬一這兩個人起念，便將我殺了，也是沒有人報仇。可憐我那母親，還巴巴的在家望我回去呢。』想到此，心裏一酸，那眼淚早簌簌的流下來，一時便暈了過去。

及至悠悠醒轉，見崔五已不在房裏，床上一條單被，已不知去向了。此時週身又寒戰起來，口齒掣得甚響，過了一會，轉寒成熱，像是一條火龍烙住身體，口渴已極，拚命噙了兩聲，想人倒一杯茶給他，潤潤喉嚨，再也沒有人答應。等到清醒時辰，便忍不住了，意欲寫一個字東兒，依然去告訴紅珠。料想她念往日情分，知道我今日病倒窮途，或能來拯救我也未可知。主意已定，便將崔五喚至面前告訴他說：『我有一個妹妹，住在這南京秦淮河上首第七十二號門牌。累你去跑一趟，告訴她我在你們廟裏病了。』崔五揚着頭問道：『告訴她不打緊，她可有錢來幫助你？』雲麟道：『豈有不拿錢來的道理，包管你一到了那裏，她先賞你幾百文吃酒。』崔五大笑道：『你可拿得穩？』雲麟道：『拿不穩也同你講了。』崔五拍手笑道：『妙呀！你這人何不早說，我此刻便替你去。』雲麟道：『你莫慌，還須得我寫一個字東，她才相信呢。』崔五笑道：『不錯不錯，就是到錢舖去拿銀子，也還須有一張票子，你就寫起來罷。』雲麟道：『請你在我綢籃裏將銅墨盒子同筆一齊取出來。』崔五笑道：『那個鑿花的銅墨盒子麼？早被我師兄押在酒舖子去了罷罷我，一發成全你，我房裏有一個瓦硯兒，上面有些用不完黑墨，你用唾沫蘸着寫罷。』於是又跑入自家房裏，將一塊硯臺取得來，在雲麟綢籃裏，翻出一枝筆，銅套兒已不在上面，一應透

在雲麟手裏。雲麟真個伏枕，忽忽寫了幾十個字，大意是如同紅珠借幾元，以便搭船回家的話。崔五得了這張字東，便如飛的邁向紅珠那裏去了。走至門首，一眼看見那華麗門楣，嚇得縮頭不敢進去，又見一些衣服燦爛的少年，或是騎馬，或是坐轎，出出入入，不禁將舌頭伸得一伸，暗念：『到驢不起那個相公，還有這般一個好妹妹，早知如此，我同師兄也不該狠狠的去凌虐他了。』正自沈吟，忽見門首停着一頂四角白綢的轎子，四個轎夫，雄糾糾的站着一會兒，門裏婷婷孌孌，走出一個絕標緻的美人兒來。剛要上轎，崔五疾騰身冲着上去，問了一聲，說：『這裏可有一個姓雲的妹妹？』這句話不打緊，早將那個美人兒聽疑住了，便一手扶着轎門，回頭問道：『你這人是誰？嘴裏說的甚麼姓雲的？』崔五道：『你們不信，請看這張字。』說着，便將雲麟寫的那封信，平遞過去。那美人拆開來，瞧得一瞧，見她沈着臉，似乎尋思甚麼事的一樣。忽又焦怒起來，喝道：『你這蠢奴是誰？叫你來的，我認不得這廝，你敢來誑騙我。』崔五此時見雲麟的字東，沒有效驗，轉大大失望。他是個粗人，急得暴躁起來，便想拖着轎子不放她走。那美人早命門裏的婢僕，以及轎夫等衆，連拖帶拽，將崔五趕得走了。崔五這一氣非同小可，一口氣跑轉回廟，劈頭將雲麟一頓咒罵，要他賞錢。雲麟至此，已知紅珠真個是陌路相待，又被崔五吵鬧得發昏，

正自拿話來支吾着，不意房外，又跳進一個惡虎來。大叫道：「你們的話，我都聽明白了。原來這廝將老子那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話，套得去用，倒輕輕改成一箇姊妹，你不好不慊，人家也不是你的姊妹，你偏要去認她做姊妹。老子們的兩條腿是不白跑的，跑一趨須得要給錢。看你這廝已瘦得三根筋絆住腦袋料想再沒處弄銀子來給老子，老子這一間空房，還要另租給別人，論理使該將你這廝趕出老子的廟門。」雲麟知道進來的這人，是那酒瘋子普濟，先前聽見他潑罵，已嚇得三魂剩一七魄，少二。幸虧聽他這口氣，還不忍心，將他趕出廟門。忙抖抖接口道：「不錯呀和尚，何處不方便，若是將學生趕出廟，學生已是病得這樣，出了廟，便老實是條死路。」普濟又睜着兩個眼珠道：「呸！你這廝等老子話說完了，咱老子說的是論理，使該將你這廝趕出廟門，然而你這廝出了這廟，怕不要將咱老子事情壞了，說：咱老子待你怎樣利害。咱老子主意已定，停一會便要送你向陰曹地府去走一遭兒。你所刺的些衣服物件，你自放心，咱老子自會替你收拾，你這尸骸，雖然不甚肥胖，咱也用得着你，把你放在老子後園竹根底中，培壅培壅，明春還該冒得好筍，算你也不會白白的占着我的泥土。」又回頭對着崔五道：「你看咱老子，這般待他，還厚道不厚道？」崔五道：「這算是師兄慈悲極了。放在別的人手裏，怕沒得這

樣，又有情，又有義。」普濟又道：「前次收拾河南王二，那柄斧子呢？若是鋒口鏽了，還須拿出來磨一磨，老子砍人，都歡喜爽利，一下子便將那個頭，整劈下來，頸項裏的皮肉，一些不牽搭。」雲麟此時聽着他們這一番話，早嚇得哭起來，強掙起身子，伏在枕上，只管磕頭求告。說：「好和尚，活菩薩，饒了學生一條命，學生出了這廟，斷不說出菩薩的壞處，便是那些衣服物件，都說是學生自己當了的。可憐學生一條命，不打緊，家裏骨肉，還在那裏盼望。」普濟笑道：「噴，噴，噴！你算得是一個好漢，你也知道這條命不打緊呢。崔老五快將斧子來罷！」崔五道：「看這時光還早，青天白日，做這殺人的事，也不方便。我還陪師兄出外去，吃兩杯燒酒，等到夜深，再來收拾這廝不遵。」普濟笑道：「也好，也好，權讓這廝活得一日。」說着，早見他們兩個人，狼狽般的跳出去，耳邊又聽得開廟門的聲音。雲麟此時才把驚魂收入竅子裏，暗想：「這兩個惡人，已是出去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只須出了這廟，便不怕他們還敢捉了我。」一面想，一面想，跳下床，誰知腿脚已是病得不濟，加之適才恐嚇，索索的抖，再也不聽人調動。急得甚麼似的，歇了一會，剛挨得下床，重又倒在地下了。暗念：「我雲麟想是應該斷送，不料病勢來得這樣利害。」咬一咬牙，扶牆摸壁的走出來，及至走到廟門口，已經跌倒過好幾次。不料他們出門之時，先將那塊石

礮，倚在門後，他們走出去，順手一帶，那石礮便老實倒下來，緊緊關得一毫兒風不透。雲麟剛要用手去推那石礮，你想雲麟，即使不病，同那個石礮，還要費幾個回合，才挪移得來，如今已沒有一絲氣力兒，便好似蜻蜓撼石柱，忙了好一會，雲麟還是雲麟，石礮還是石礮。看着天色，日已墜西，若再蹉跎得一二功夫，去死料是不遠。不覺急得一身冷汗，身上便爽快了許多人。急計生說：『我何必在這裏弄這石礮呢！便是弄開了這門出去，還怕迎頭遇着這兩個惡人。我記得他後殿亭子，四圍有一帶土牆，有好幾處都倒塌了，亂磚便堆積牆下，只須跨上去，跳過了牆，何等不好。』想到此，掉轉身，便向後殿上走來。是時星光已淡淡露出薄雲之外。地徑模糊，不甚辨得清楚，却喜此時有些精神，不似適才委頓了。大踏步走至亭側，好在穿的短衣，疾忙揀了一處牆缺，飛奔上去。無巧不巧，正耐那牆頭上，已立着一人。見了雲麟，吆喝一聲道：『哈哈！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雲麟聽這聲息，已知是普濟，嚇得一交，平空直墮下來。隨後只聽得『撲通』兩聲，接連有兩個人，跳落在地。那個崔五說道：『如何大門推不開來，我想出這一個好主意，打這牆角跳進，萬一不然，早被這廝溜掉了。』普濟大笑道：『好好，這地方很僻靜，老子便斷送了他罷。』說着，更不去尋斧頭，早擡開五指，向雲麟頭項裏捉着雲麟。此時，已病得不似人形，只消纏着普

濟這鐵釘般的五指，白眼一翻，定然嗚呼哀哉。伏維高饗了。誰知天下做小說的人，於筆禿墨乾，聲嘶血聲，老天也不會憐憫一憐憫他，偏生當那危急去處，轉有意無意的生出一件事，擠出一個人來，叫你連篇累牘，說個不了。這不是有意同做小說的人為難，譬如在下這部廣陵潮，寫至此處，萬一雲麟，真個被那和高弄死了，在下却好將筆一擱，說道：『此書的主人翁，已是得罪諸君了。』在下也好借此收場，聊以歇歇這勞叨口舌。那裏知道雲麟這時候，正瞑目待死，普濟的五指離着他喉嚨，只差得一分二分。猛的大門外面，轟轟的走進一大羣人來，張皇烏亂的尋覓雲麟。只聽見內中有一個人，提着那鶩黃般的喉嚨，喊道：『你們不聽見後面園子裏有些聲息，都擠在這一進屋子裏幹甚麼呢。』普濟吃了一驚，忙縮回手掌，伸頭一望，只見殿上燈籠一閃，走進一個老者，後面跟着幾個粗笨小使，看見普濟，高聲說道：『和尚有了，相公快進來會一會。』霎時間，便又走進一個華麗美貌的少年，穿得十分齊整，向普濟拱一拱手，說着：『問大和尚，寶剎這裏，可有姓雲的相公，在此寓宿。』普濟見這般勢派，早嚇了一跳，忙垂手答道：『不錯不錯，是有一位姓雲的相公。小僧道才剛陪着到這後園子裏散散心。他的病體十分狼狽，忽然被一隻瘋狗，將他嚇跌倒了。小僧剛在這裏攙扶着他，不信請看。』說着，便去用手，真個將雲麟扶起來。

雲麟昏迷之中，正自摸不着頭腦。那少年見有了雲麟，也不再多話，便回頭望那個提燈籠的，老者說道：「使一切費心，請你將這雲相公，帶入你們棧房裏，好生養息着。所有使用多少，我自着人送來給你。」那老者點點頭，便指揮那幾個小使，在雲麟房裏將所有物件，全行搬到外面去。又望着晉濟道：「雲相公在你廟裏，究竟耽擱了幾時，房飯錢一共多少？」晉濟又嬉皮笑臉的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小僧聽憑這位少爺吩咐，斷不計較。」那少年見他頗為恭敬，笑着對那老者道：「便佈施他十元罷。看這廟宇，也很破敗。」晉濟大喜，接了洋錢，向大袖子裏一撻，米張西望，去尋覓崔五。誰知崔五早躲在一顆楓樹底下，氣也不敢出一出兒。那少年趁忙之中，又在懷裏掏出一枚金錶，連金索子總共遮在雲麟手裏。說：「足下權且帶在身邊，恐怕一時缺了用度，便換了用罷！」雲麟一時喜極，並不知道致謝，祇有「諾諾」連聲，隨着那老者一齊出了廟門。門外還歇了一頂小轎子，老者請他坐入裏面，一徑抬入一家棧房裏，又送入一座房間裏，陳設精緻，洋燈通明。雲麟坐定下來，命老者將那少年請得來，叩謝他這一番厚意，並問他與我有甚麼瓜葛？如何便知道，我寓在那廟裏？老者笑道：「相公問那少年甚麼，說也奇怪，他今日忽忽到這裏來，就逼着老兒帶幾個小使，到那個廟裏去請相公。老兒請問他貴姓，他只顧笑說，快去

快去。我的名姓，是你知道的。豈但你知道，便連這南京偌大個地方，誰也不知道相公你想他，既這麼說，老兒開設棧房，原是安寓客商的，他既來照顧老兒，老兒何敢再尋根究底，只得帶了人，隨着他去。他看着相公上了轎，他轉大踏步，走了，他還說相公的用度，叫老兒開個帳目給他，想他總是要來訪相公的。我看相公病體新愈，今晚便早早安歇罷。」雲麟用手搔着頭髮，說：「奇呀！我初見了他，我總疑他，必定隨我們到這裏來，等到了這裏，同他細談不遲。誰知他做了這一件慷慨的事，並不急急表見，早又走了。知道他幾時再來，他說這南京偌大地方，無人不知他名姓，如何你這開棧房的，反不知道……」老頭子低低笑道：「你當我真不知道麼？我現他舉止態度，又瞧他那一副俊俏龐兒，怕不是我們這地方上，那座仙樂茶園唱旦脚的粉菊花，包管一點不錯。只不知相公幾時認識了他？」雲麟聽到此，似信非信，搖手笑道：「我到南京算是第一次，雖然常聽見人說粉菊花是個名角，究竟也不曾去瞧過他一次的戲。這話還在疑似之間，倒是倘若這少年來時，請你告訴我一聲罷。」老者點點頭，便退出去了。雲麟在燈下，將今日的險難，與那少年的搭救，整整盤算了一個更次，忽覺忽喜，百感交集，轉至目不交睫。一會子又將那少年贈的那個金錶，掏出來看看，已有一點多鐘，雖是睡不沈，耐然而心安意泰，已較在真武廟

裏，苦樂懸殊。兀的坐起來，見桌上茶壺茶杯，以及應用的物件，都預備齊全，便款款的倒了一杯茶品着。病後新愈，又怕受了宵寒，依然擁衾而坐，把雙目閉下，像老僧入定一般。正在養神，猛然聽見板壁外間，有一個人大叫道：「大清國久已黯無天日，這種冤憤的事，自是應有的文章，何足深怪。可惜我輩手無斧柯，若是兄弟辦理這案，活活將那老婆子碎屍萬段，為天下狼虎婦人戒。目下這官司，打在那幾個尸居餘氣的府縣手裏，自然是貞饒含冤，公道盡泯了。等兄弟明天，做它一篇文字起來，伐奸諛於既往，開潛德之幽光，總叫那幾個醉生夢死的政府，知道革澤聞大有人在，不容他們那幾個醉生夢死的政府，知道革澤聞大有人在，不容他們妄作威福呢。」接着，又有一個人長嘆道：「鵬翁！鵬翁！你又發狂談了。我們若不是自家弟兄，我也斷不勸你，你既知道大清國久已黯無天日，你一人又何若去撥雲霧而見青天，轉落得上頭的人，譏誚我們年少浮器，一件事也運動不到手。這不是大清國未動分毫，我輩先填了溝壑，千不打緊，萬不打緊，這衣食兩字，第一要緊。我勸你還安分些罷！」雲麟聽到此，點頭嘆道：「還是這人有些見識，說的話不離譜兒。像剛才那個狂叫的人，如何連朝廷他都罵起來，皇城腳下，他難道不曉得王法麼？橫豎睡不着，等我老實起來，聽他們發些妙論。」於是雲麟便趺着一雙鞋子，將房帘揭起來一看，原來外面，更是一座五大間的飯廳。有些人將行李鋪

在坑上都睡着了。祇有一張坑上，衾被還是疊得好好的，並頭橫躺着兩人，中間放一個煙盤，煙燈點得亮亮的。坑面前一張桌子，桌上四個小菜碟兒，兩碗稀飯，有一個小使，蹲在旁邊打盹。牀上一張保險燈，已經熄了。桌角上點了一枝洋蠟燭，吹得滿桌上燭油，雲麟信步走出，隨意招呼了一聲。左邊那個人，生得瘦瘦的，兩頰露着極高的顴骨，穿一件雪青羅的小脚袴，剛在吸着大煙。見了雲麟，也不甚理會。右邊一人，年紀約莫三十左右，面白如瓠，五官平整，一件官紗大衫，却還未脫，忙起身謙遜着，便邀雲麟到坑上去坐下。雲麟不肯，只在床邊一張檯上坐下，那人便同雲麟，互通名姓。藉貫雲麟才知道，那人是句容縣的秀才，姓鮑名余，外號橋人。雲麟受着他滿面春風，十分和霽，便也將自己行止，略略告訴了一遍。方才見那個瘦臉兒，將一口煙抽完，略欠了欠身，望雲麟讓道：「來，來，來，你也弄一口。」雲麟欠身答道：「不曾學過。」那人見雲麟不吸，便將槍遞在橋人手裏，說：「你來罷，我先弄一碗稀飯。」說着，便換桌子坐下。眼看着那個小使，在那裏打盹，便劈劈拍拍，拿着筴子在桌上敲得價響。罵道：「這不活畫出東方病夫國的病夫麼？」又一疊連聲，嗚不已。那小使被他驚醒了，揉揉眼睛，站過來。那人喊道：「這粥冷了，去替我換一碗。」剛鬧着，已將廳上睡的眾客，驚醒大半，便有鬧脾氣的，發起話來，說：「半夜三更，為何吵得

大家都不能睡覺？」那人又喊道：「我自講話，你們若是圖安靜，爲何不躲在家裏？既然到了客寓，這也顧不了許多。」鮑橘人見他們口角，忙站起身，向衆人低聲下氣的說了幾句好話，衆人方才不開口。雲麟重又側身，請問那瘦臉的姓名。那人吃着粥，隨意答道：「我姓費，號鵬翁，一號俠鳴。」又指着鮑橘人道：「此位是鮑橘人，是當今數一數二的大文學家，他同我是拜過把子的。足下原來是到南京應試的秀才，想今科必定是要高中的了。但是這四首唱名，匆匆歸號，國家待士，實過刻薄，科名一途，我今生是決不俯就的了。」雲麟聽他這一番說話，不覺暗自伸了伸舌頭，說：「這人見解好生闊大。國家以科名取士，許多豪傑，都打從這貢院裏出來，不料這人能戰破這一層紙老虎，真個叫人汗顏無地。照這樣看來，我這秀才功名，已不免抱漸衾影了。」想到此，自不覺心說誠服，忙答道：「鮑先生，我們道才通過姓名了……」費鵬翁正色道：「我豈是不曾聽見，不過我們社會上，交際，理當替朋友介紹介紹。」雲麟聽他說話有些別致，似解不解，忙答應了幾個。鵬翁又問道：「鵬翁先生，此番到省，有何公幹？」鵬翁笑道：「說來正自怪氣，我今年有三天做了一夢，夢見好好青天白日，忽地西北角上，起了無數黑雲，黑雲裏站滿了無數神將，頂盔的貫甲的，插刀的，帶劍的，騎馬的，乘輦的……」此時廳上的人，聽他說得十分

熱鬧，大家都不睡了。吃茶的吃茶，吸煙的吸煙，嘈嘈雜雜，不似前時安靜……鵬翁又說道：「猛然有一位神人，伸下五十餘丈的一隻膀臂，將我捉得上天，猛望東方一擲，我只覺得我不是我，震天價發了一個霹靂，我便變成一個大雷，頓時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後來別的朋友，替我詳解說：『雷有文明之象，這是天心有大大屬望我的地方，故而示此朕兆。』所以我便外號俠鳴。我們橘哥者的准右文鈔裏，有一篇『夢雷記』，便是記的這事。將來等我吧這報館組織成了，少不得要將這篇刻出來，足下料想看得見。」雲麟道：「原來鵬翁先生，是一位報館大主筆，失敬失敬。」鵬翁道：「原來鵬翁共事的了。」鵬翁笑道：「橘翁他那裏肯幹這事，他是這官立師範學堂國文教員，不久就要進堂了。」橘人答道：「鵬翁說話，都是一味估實，知道這事成與不成，便加了我這教員頭銜，萬一不成，要想除這頭銜，還來不及呢。」鵬翁此時粥已吃完，跳起身子，用手拍着胸脯說：「橘人，你但放寬心，你的事如若不成，我只消將崔老總私吞學款，強佔民女，那幾件罪案，明明白白向報紙上一標，怕他不出來打招呼。他雖然是個紅道台，須知道道台，奈何我們報館不得。」橘人失色道：「鵬翁，你說話須要仔細，聽有風聲，壁有耳，傳入他耳朵裏去，恐於我的事有礙，你還去盤算盤算你的事罷。寶珠向你索的哪，喊洋行裏金鍊，你須設法買給她，不然又是一

頓閉門羹奉待。」這句話，果然說得費鵬翁有些躊躇起來，不似適才的威武。雲麟這個當兒，一者是醉心這二公的品行學問，二者亦想賣弄賣弄，他真武廟裏的奇遇，聽見鮑橘人提到金錶兩字，他也便滔滔不絕的，將那美少年私贈金錶，送入客棧的話說出來。眾人聽了，都「嘖嘖」稱奇。惟有那個鵬翁板着一副面孔，將雲麟望得一望，又回頭對着橘人說道：「莊子寓言，十有八九，此君亦然會點綴。」鮑橘人也是一笑。雲麟知道鵬翁所說的話，是議論他言過其實，不覺又羞又急，忙跑入房裏，將那一枚金錶取出來，向鵬翁手裏一遞。鵬翁瞧着金錶寶光燦爛，除得那根索子，單論這錶，也值得七八十元。看雲麟光景亦甚寒素，料得此種物件非他所有，便只管將那錶，拿在手裏搗弄。笑問道：「足下還是在南京候榜，還是急於束裝回府呢？」雲麟答道：「不瞞先生說，學生此番留滯南京，舍間還不知道學生的蹤跡。幸喜病體已愈，大約明後日便要乘輪返里，不能久在這邊耽擱。」鵬翁道：「堂上還有何人？」雲麟道：「有寡母在堂。」鵬翁道：「有館沒有？」雲麟道：「沒有，學生此刻還從師受學。」鵬翁用手掌向膝上一拍，嘆道：「以老弟這般聰明俊逸，如何還耽誤在蒙師手裏？我料定這位費老師，也斷然不是一位高明的。你想當這風發雲湧的時代，不出來向民族上敲一番事業，縮頭縮腦，還躲在家裏，捧那高頭講章，可想其

沒有出息。像老弟這樣青年，若是肯出來平治天下，我姓費的不揣冒昧，無論你想幹一件甚麼事，總包在我的身上，叫你名利雙收，稱心如意。」雲麟聽他這幾句話，巧巧碰在他心坎上，不覺喜形於色。忙答道：「這却是好極了，但是怕家母不放心。」鵬翁笑道：「老弟這樣孺慕，真不可及。在我看只消寫一封信寄給令堂，告訴她在南京就事，這還算不得那遊必有方嗎？」雲麟忙答應了幾個「是」。鵬翁笑道：「這錶你可放心，暫時存在哥哥手裏。明天哥哥要照這式樣買一個送人，等哥哥將那個買成了，再把這個還你。」雲麟雖是心裏不甚願意，然而此後，方仰仗他謀事，也便不好意思不肯，乃慨然應允。鵬翁非常快活，說：「好兄弟，真好兄弟。我們便同盟起來罷。」又望橘人道：「還是我們一齊來做個桃園結義。」橘人笑道：「既承鵬翁及雲兄的美意，弟只好附着驥尾罷。」鵬翁恨道：「鮑橘人都是這樣假惺惺的，你既同他拜把子，你稱不得他一聲老弟，你還趕着他，喚雲兄雲兄。明天老實我還在寶珠那裏奉請酒散之後，再陪老弟到仙樂茶園，瞧瞧那粉菊花，是否像那個少年，若是果然，是他，他自然來招呼你，我們也可同這紅旦攀談攀談，那可就榮幸已極。」橘人笑道：「許多太守大令要會你，你偏不去會，提着一個唱戲的，你反如此歡迎，真是你的脾氣，越過越怪僻了。」鵬翁道：「呸！太守大令，他能比得上唱戲的，

你看京城裏幾多大老，誰也不愛交結這一班人。我記得有一位甚麼王爺請客，別的客不來，他也不甚理會。內中有個唱生腳的叫做……阿呀！這名字是口頭極熟的一時忽然想不起來。這唱生腳的不曾到，那王爺逼着自己一位孫少爺親自套着馬車，去了四次，才把那唱生腳的請得來，方才罷休。你們想一個王爺，尚且敬重唱戲的，何況我輩？」橋人道：「夜深了，大家歇一歇罷。」雲麟也覺得十分困倦，便運自回入房裏。次日果然寫了一封信，寄給他母親。閒着無事，便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暗想：「一個人究竟須要在外面幹四事，你看昨日一夜之間，便結識了兩個好友，縱然遇着患難，也還有不知道姓名的前來幫助我，若是困守家中，將來如何有個出息？今日不是那個姓費的，還請我吃酒。我這衣服不甚齊全，怎生見得人？」正在躊躇，早見那個開棧房的老者，親自送進兩盤點心來。雲麟便將這意思告訴他，那老者笑道：「這有何難，走上街便是大衣舖子，相公受甚麼就買甚麼。」雲麟道：「我此時沒有現錢，那裏去賒欠？」那老者想了一想道：「賒欠呢？老兒却不認識那店主人。若說先在那兒這裏拿錢去買，到不妨事，只是相公可拿得住，那位少年，將來必替相公還這筆賬呢？」雲麟道：「拿得住，拿得住，就使他萬一不來，他送給我的一隻金錶，連索子也還值得二百元，我便變賣來償還你。」老者答應了。於是雲麟便在

他賬房裏拿了錢上街，買得簇新的衣服，穿換起來，又增得十分美艷。忽忽走回棧房，見費鵬齋穿着短衣，已在飯廳上盥洗。雲麟向他招呼了一聲，便問着鮑橋人。鵬齋答道：「他老早便到崔觀察公館裏去了。我們約定晚間九點鐘在釣魚巷廖二房家相會，停一歇我們一路走。」雲麟笑了笑，果然等至日落時分，鵬齋走過來，約他同行。雲麟便隨着他出了棧房，剛走得一截路，地上還熱，沿途馬車又多，很覺吃力。雲麟道：「此處難釣魚，巷還遠，我們還是乘着車子走罷。兄弟病後，腿腳頗不方便。」鵬齋皺了皺眉頭，良久答道：「也好，也好，老弟就請上車，我是騎牲口了。牲口比較車子便宜，得十多文呢。」雲麟也不服，再同他說話，便跨上道旁一座人力車，拉着就走。走入釣魚巷，下車，車夫伸手便向雲麟要錢。雲麟伸頭向巷外一望，口中說道：「不好了！我身上還沒有零錢，等他來一齊開發罷。」車夫急道：「誰是他？知等到幾時？我們還要趕別項生意呢。」雲麟此時非常焦急，擦着衣裳，又跑出巷口，瞧着那車夫又防雲麟溜了，只管逼着他嚷。雲麟是看見騎牲口的人，都要留心，望一望，誰知再也沒有費鵬齋的影子，好容易又等了一會，才看見遠遠鵬齋一步一拐，走得頭上的汗比黃豆還大。雲麟忙招手道：「在這裏，在這裏。」鵬齋見了雲麟，問道：「為何還不進去，到反站在這裏？」雲麟道：「車錢尚沒有開發，我身上沒有零

錢，老哥替我墊一墊，我明日還你。」鵬翁憐了一憐，便在腰間摸了二十個銅錢，遞在車夫手裏。車夫嫌少，鵬翁冷笑道：「大胆的奴才，你敢同我們爭較？你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報館裏老爺。」說着便拉住雲麟飛跑，向一家門裏走進去。雲麟見門口掛着一盞玻璃燈，有一「廖二房」三個大字。門裏的人見了賈鵬翁，也起身招呼了一聲：「有客。」鵬翁是來熟了的，逕自向他那個相好寶珠房間裏走，却好房間外面立着一個女僕，見是賈鵬翁，忙迎得上前低說了一句：說着逕將鵬翁雲麟兩人另引至一座房間裏，裏面桌椅都不甚齊全，靠牆放了一張破櫃，有幾個小丫頭，猴在桌上抹紙牌。那女僕從外面搬進一張板檯，請鵬翁雲麟二人坐下，她竟自走了。鵬翁笑嘻嘻的，走至那幾個小丫頭身邊，同她們取笑。她們待理不理，停了好一歇。雲麟見房帘一掀，冷冷的走進一個人來，粉面團圓，兩頰上染得通紅胭脂，穿了一件拷白洋紗褂子，鬆鬆的挽着鬆髻，似笑非笑的向鵬翁點了點頭，又細細將雲麟一望，笑道：「阿呀！這位少爺面熟得很，貴姓是雲？」鵬翁見那個女子進來，已是喜出望外，見她認得雲麟，拍手笑道：「奇呀寶珠！你如何認得他？」寶珠在袖子里掏出一方手帕，將嘴一掩，說是：「我從王老娘家紅珠那裏見過的。」雲麟猛聽見寶珠口裏，提起紅珠兩字，不覺

又悲又喜，喜的是：「我交結了一個紅珠，居然她們也會知道，可想我在繚界裏，也還算有名。悲的是可惜紅珠，如今與我，已是陌路相待了。」想到此，只也選她一笑。鵬翁道：「原來老弟，也在這上面走動的，設非寶珠說出來，我今番約你吃酒，還怕你是個至誠君子，不願意到這裏，到如今還懷着鬼胎呢。」又向寶珠問道：「你房間裏，是甚麼客？」寶珠冷笑道：「是吃酒的客。」鵬翁道：「我今天也替你吃酒。」寶珠將頭一扭，好像不曾聽見。搭訕說道：「該死該死，廖廚子又病了，怕還不能預備酒席。你老爺若是高興，還是拿現錢去酒館子裏，叫幾樣菜來吃吃罷。」鵬翁道：「我偏不依。」說着，便將寶珠摟抱過來，向膝上一坐，便去親她的嘴。寶珠急道：「你是個甚麼人，不早不夜的至纏？」一面說，一面忙奪手跳下來。雲麟見她已有些氣急臉紅，暗自想道：「這寶珠到還有些身分，同我那個紅珠彷彿。」鵬翁道：「我們大遠的走到這裏，汗都自乾了，也不見你們這裏有人絞一把手巾來擦擦。」寶珠嘆味一笑，說：「老爺們放着車子不坐，坐着驢子來就沒有汗了。」又有聲無力的喊道：「你們外面有人麼？絞幾把熱手巾來。」外面良久才有人答應，只是並不見手巾到來。鵬翁却好從這個當兒，在荷包裏將雲麟那枚金錶拿出來，故意向寶珠打了一個照面。寶珠眼尖，早瞧見了，笑道：「你當真替我買得來。」鵬翁笑道：「你便是

放個屁我也要捧着你的屁股吃下肚去。你說的話，我敢不依我巴巴的還配了一根金索子，你拿去將就用罷。」說着便一古攏兒交給寶珠。寶珠笑得攏不起嘴，忙接過來，向鈕櫛上一扣，順手一把便拉着鵬翁的手說：「這裏怪不好到我房間裏去坐。」又一西高聲呼着那女僕說：「快快的吩咐廚房裏預備酒罷。」老爺今天在這裏請客。那個女僕在房門外面，還是快快的說：「姑娘房間，不是已有吃酒的客了。」寶珠笑道：「呸！你快替我趕着他們滾蛋罷，除得費老爺吃得起酒，更有那個配吃酒。」說着又把那金鍊指給衆人望道：「你們大家瞧瞧，這便是費老爺買給我的。」衆人皆看見金鍊，雷也似的吆喝一聲。那一遍擰手巾的聲音，比爆竹還來得響亮，便見雪片也似的手巾，成大把的飛至面前，迤邐行來，已到了寶珠房裏。內中只嚇壞了一個雲麟，暗說：「不好了！怎樣把我的金鍊，老實送給寶珠。」又一轉念，他分明說要去買，他既然將我這金鍊贈人，他自會照樣另買一個金鍊還我，這也不須焦急，便老實坐下。一眼瞧見寶珠，早猴到鵬翁身上，將個粉臉送過去，給他親嘴，又一翻身，將鵬翁推在床，自己單穿着褲子，騎在他頭項裏，一手捺着鵬翁的頭，一手便劈劈拍拍打他的嘴，足足打了有二三十下。打得鵬翁臉上一條一條紅紫起來，只引得鵬翁笑得喘不過氣，還把頭來攢入寶珠褲襠裏，那一隻手已從

褲腳底下，不知摸向那裏去了。直把個雲麟看得神魂飛越，不禁暗暗叫好，轉怪紅珠待我，那裏有這種情分。正鬧着，已見鮑老爺！橋人躬身答道：「不敢不敢。」橋人剛自坐下，寶珠附耳向鵬翁問道：「沒有別的客人，我就吩咐他們擺席罷。」鵬翁道：「早些擺席也好，吃了酒我們還去看戲呢。」寶珠此時，便叫人捧着筆硯來，給他們寫條子叫局。鵬翁將筆拿在手裏說：「橋人我是知道的，還是叫吳家的才實。只是我們這位老弟呢，適才寶珠說，在王老娘家紅珠那裏見過你的，敢莫就叫紅珠？」雲麟此時好生委決不下，想叫別的姑娘，這南京城，我又認不得第二個。若是不叫一個，這面子又難下，不如還叫紅珠來一趟罷。主意已定，便向鵬翁說道：「就是紅珠，請你將筆放在那裏，讓我親自寫，他見了我的字，才肯來呢。」鵬翁笑道：「好親熱，你要寫快來寫。」於是大家將局條子發出去。寶珠便邀着他們到酒席廳上，親捧銀壺殷勤勸酒。一聲鼓板，寶珠又唱了一枝曲子，一會才寶已到，便沿着橋人身旁坐下，含着滿臉的怨意，說：「這些時你都不到我那裏去了，我想不到是那一件得罪你，有一次你允我約人打牌，我巴巴的叫我媽媽，將菜都預備好了，你又不肯去，我背地只管罵你，罵你來世裏變我。」說着哭啼又笑起來。橋人道：「委實那一天要來，不料崔觀察那裏

派人來將我約了去吃他公館裏新出水的蓮藕，就不得分身，到你那裏去了。後來接二連三，都有事糾纏着，橫豎軌遲不耽錯，總有一天，到你那裏打一場牌。」鵬齋笑道：「說起來，你今天到崔觀察那裏，究竟如何？」橋人道：「他允我說，是已送了信到監學魯紫英那裏去了。」鵬齋道：「如何只是將來辛苦些，四十送一月，是穩穩的。」橋人道：「也只有好碰機會罷。」大家傳杯弄盞，飲了有好一會，看看菜已上完，雲麟還是冷清清的坐在那裏，不曾見紅珠到來。一會才

寶又已告辭而去。廳上只剩得寶珠一人，十分冷靜。那烏師先生，見沒有人彈唱，早走過一邊吃鴉片煙去了。鵬齋更不耐煩，便向雲麟道：「這紅珠同老弟可有交情沒有？」雲麟

潮

景不是同她沒有交情，如何叫她的局，她到此刻也不來，規矩是要打你的扁擔了。不是做哥哥的笑話，老弟，幸虧這局條子，還是老弟親筆寫的呢。若不是親筆，豈不更要打板子麼？」雲麟被鵬齋說得有地縫都鑽得下去，只是低頭不答。寶珠怕他不好意思，便叫人去問送局條子的人，究竟紅珠來不來。一會兒那送局條子的人進來回話說：「已經去過二次，紅珠說身子不爽快，不肯來，雲老爺還是叫別的局罷。」雲麟聽到此處，一口怨氣，不禁發作起來，便在席間將自己病在直武廟着人告訴她，她如何對着來人，不肯相認。又

將來人揮斥在門外，要打他，以至來人回廟，便起意要謀害我，這都是紅珠薄情的佐證。她此番不肯來應局，分明知道我流落異鄉，無錢揮霍，便老實打起臉來，一刀二斷，這種無情無義的婊子，如何容得她猖獗。二位老兄，如若念結拜情分酒後也不必再去瞧戲，大家偏轟到她那裏鬧她一個翻江攪海，才洩得我頭惡氣。鵬齋聽了這話，又乘着酒興，不禁摩拳捋袖，催着吃飯。飯後橋人不肯同去，雲麟便偕着鵬齋，踉踉蹌蹌，撞進紅珠那裏，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三回

拜乾娘巧施拍馬
瞞老父快論精蟲

「阿呀！」

他這一會子病，想已是好了，如何還能到廖

二房裏吃酒，他簡直是不想回揚州。他若是再搭上別的姑娘，怕別人就不能像我這樣待他。便是那枚金鍊，能值得多少，做養病的使用，回去的盤費，到還可以敷衍。若說拿去嫖姑娘，也不較西風一浪。我託你向棧房主人說，一經見他病好，便催船送他回去。如何還勾留在這地方呢？好姐姐，你太老實，怕棧房裏那個主人又錯會了你的意了……」
「妹！妹！你也不用錯抱怨人，我那時怕他瞧出我的破綻，我也不最多同棧房裏主人講話。我看他那時候的病勢，也很沉重，斷不能押着棧房裏，第二天便送他回去，不料他好得這樣

快，居然能出來吃酒，又叫你的局，你的心爲他也用盡了，第一次冷言冷語，回絕了他，第二次他有信來，你又故意不理，將送信的罵得回去。我替他想想，該要死心塌地，不願意在這風月場裏討生活了。誰知他還是鬼纏着腿的，不肯肯拋撇你，我看你雖然不肯去，保不定他不趕到你這裏來……

『紅珠同妙珠的話，還未說完，早聽見紅珠的娘，在外面隨着幾個人脚步聲，嚷得進來，說：『雲少爺是在那裏吃得這一頓的渾酒？你們照照他的臉，都發青了。快坐下來，吃杯涼茶歌一歌。』紅珠此時，已知是雲麟，果然應了妙珠的話，簡直趕到這裏了。剛轉身向房門外跑，意思要想躲避他，不料四巧巧，同雲麟撞個滿懷。雲麟此時，看見紅珠，已是仇人相見，三分外眼紅，趕着一腔怒氣，使劈手一把，將紅珠衣領扭住。拍兩聲，早飛過兩個巴掌，打在紅珠臉上。可憐紅珠，只不開口，那潑潑簌簌眼淚，便直滾下來，內中早惱了紅珠的娘，覺得像雲麟這種嫖客，也沒有甚麼可以巴結的去處，不如借此得罪他，落得他下次不好意思再來。便趁雲麟扯住紅珠的當兒，也便一把，將雲麟辮髮，扯在手裏，大哭大罵，說：『你姓雲的將我姑娘打死了，我也是沒有命，老實拚着我這條老命，結識了你罷！』說着，便舉起拳頭，向雲麟胸口狠命一擡。幸虧紅珠橫身在裏面攔着，急得說了一句道：『他有病瘋！』那鴛母也不曾聽見，還是扯着雲麟不放。賈鵬翁見這

光景，勃然大怒，說：『好大胆的姑娘，你敢率同龜奴欺負客人，這還了得！老爺們先打你們一個落花流水，然後再送你們到縣裏，用二尺來長的封條，將你這兩扇牢門封起來，才知道老爺的利害。』此時外面，已有許多僕役進來，做好做歹，大家已將雲麟勸解下來。賈鵬翁趁着人多，格外威武，罵道：『便是姓雲的答應我，賈老爺也不答應。』早闖進房裏，奪手將紅珠一座鏡奩，高高捧起來，要望下擲。妙珠要上前去攔，正攔不及，忽然有個僕人從外邊喊進來，說：『意大人到了。』鵬翁猛然聽見這句話，忙向身旁一個小廝問道：『這意大人可是意海樓，做江甯駐防的意大人不是？』小廝答道：『正是那個意大人。』鵬翁吃這一嚇，不小忙將那座鏡奩，輕輕放在桌上，也顧不得雲麟，趁人叢裏，一溜煙逃得無影無蹤。雲麟此時，已被妙珠，拉到自己房間裏，斟了一杯茶，遞在桌上，恨道：『雲少爺使得好性子！你可辜負你姑娘的心了，你記不得大前天真武廟裏，那個少年，你不看她的面子，你還該看那個少年的面子，不該這樣鬧着標動兒。』雲麟酒意，經過一鬧，也漸漸醒了。聽妙珠說這幾句話，暗想，煞是怪氣，如何真武廟裏事，她們也會知道。轉憤憤的問道：『難道那個唱戲的，她也認得是她，叫這少年去搭救我的不成？』妙珠笑道：『論起這事，也同唱戲差不多，婷婷娉娉一個的女人，難道不會變成一個斯斯文文的學士，少

爺可記得那枚金錶，是誰遮在你手裏的？」雲麟此時，已知道救我真武廟時，全是她們的詭計。由驚生愧，由愧生感，不禁將一個頭低垂下來。依然強辯道：「我不信那少年便是她。」妙珠嘆道：「雖說不是她，總是她想出的法子。她自從那一天見了你的手柬，她礙着我們的母親，不敢承認。故意將那個送信的人，罵得走了。她這一天本是約着人去聽戲的，她有這事在心上，在戲園裏坐不到幾分鐘，便趕回來。哭着望我頓腳，說：『做夢也料不到你不會回去，轉病倒在那廟裏。』我那時候望她笑道：『你既這樣關心着他，我會跑去望他一趟。』她又哭道：『姐姐那裏知道我的心，我若是再這樣關切，他更要戀着我不走。我此時的打算，只有幫助他，還要叫他不知道是我。』於是左商量，右商量，想叫人送錢給你，一者怕別人靠不住，二者又愁你得了錢，更不想回去。我其時故意笑道：『既這樣說，我替你去。』她聽了，還是搖頭。我見她這樣，還戲着她道：『你這搖頭的意思，可不是怕我去費了人情了。』她道：『姐姐又來說這樣話，丟落我。姐姐難道不曉得我的心都碎了麼？我豈是怕姐姐去費人情。他雖說是病，他難道認不得姐姐。』我想了想，說：「這也不難，我這裏有個客，有一套衣裳，寄存在我處，等我裝扮起來，包管他見了面，再不會認得我。」我原是說着玩的，她覺得此計甚好，便死命的逼我去辦。我被她逼不過，果

然依了。」先招呼了利和客棧的主人，說：「有個朋友病在廟裏，託他弄出來，寓在他棧房，所有賬目，均歸我結算。他見我那種氣派，他也不敢違拗。先時我臨走，我妹子便將一枚金錶交給我，叫我見事行事。我其時見你少爺十分狼狽，怕沒有錢使用，不大方便，便替她贈了你了。我料不到你不去千拜她，萬謝她，轉惡狠狠的來打了她幾個嘴巴。這是人存了好心，沒有好報，叫人一輩子冷了心。」妙珠說着，也就流下幾點淚來。雲麟此時，方才如醉初醒，如夢方覺，儘仰着一副臉，呆呆的望着妙珠。望了好一會，站起身來便跑。妙珠一把扯着他道：「你跑向那裏去？」雲麟道：「我去謝謝她，算我死糊塗了心，叫她這般待我，我轉這般待她。」妙珠道：「你快不用去，果然姓意的在這裏，你去也不方便。就是姓意的不在這裏，她也斷不要你謝。你要知道，我此番告訴你的話，實是氣你不過，硬逼着我不由的不說出來。依她意思，你就打死了她，她也不肯開口，先告訴你這一番話。」雲麟急道：「她這般用情，又這般決裂，天下也沒有這種道理。」妙珠笑道：「這個我也猜不到她的心，若說同你無情呢，就該死活都不理你。若說同你情深義重呢，除得兩個人親親熱熱，熱廝併着，還算甚麼情義。她從小脾氣，就這般古怪，吃母親多少毒打，到如今還是改不掉。好少爺！我看你一老一實，將她去掉了罷！到反是慰了她的心。你若是想報答她，你趕快

去功名上進，做了官，花轎鼓手的，將她娶去做個二夫人，那才是團圓美滿呢。」雲麟覺得妙珠的話，句句不錯，再通前做後將紅珠相待的苦心盤算盤算，真是不出她的所料，怔了好一會，說：「罷罷！我就依你們，我明日便順從她的意思，趕緊回家，若苦讀書，有朝一日，能發有點發達，我總不忘了你們姊妹的恩義。」說着，頭也不掉，逕自出了紅珠的門，一直趕回到棧房裏。見賈鵬翁尚不曾回來，跑橋人却坐在屋裏。雲麟也不曾同他講話，轉身走進房，只把紅珠做的事，細細咀嚼，一時恨起來，幾乎不把十個指頭，穿向掌心裏。只暗暗喊着：「我負了她，我負了她！」此時到沒有別的繫念，只有趕快向賈鵬翁將那金錶討得轉來，依然雙手交還給妙珠。我這棧房裏費用，還累她們代我料理料理，我趕着輪船飛到家中，孝親讀書，除這兩件事，再沒有可以安慰我那紅珠的去處。雲麟今夜天良發現，轉覺得心安意泰，倒頭便睡得沈沈的。次日醒來，已是紅日滿窗，早見賈鵬翁蹣跚着鞋子走進房裏來。望着雲麟把舌頭伸得一伸，說：「老弟老弟！我為你的事，幾乎鬧出大亂子來。」雲麟昨夜見鵬翁走了，他並不曾在意，今日見他這般說話，轉有些不悅的顏色。冷冷的說道：「昨天原是兄弟累駕的不是，如今也不必說了。第一件吃緊的事，是那個金錶，請你照樣還給我，我還拿去還一個人，大約今晚明朝，兄弟便要動身回去了。」賈鵬翁聽

雲麟說的幾句話，吃了一嚇，忙含笑說道：「老弟如何便要回去了？我為老弟的事，昨夜忙到四更多天，才回棧房，如今可算是有點眉目了。老弟也不該拿做哥哥的開心，又託做哥哥的諱事，諱了事又不肯就，這個如何使得？」雲麟聽到此，又動了心，說道：「我有我的心事，既然承老哥的情，為兄弟出力，便請告訴我所諱的是一件甚麼事？」鵬翁道：「說起來話長，你須知道你哥哥也是個有根基的人，我祖籍安徽，我父親名字叫做賈天壽，現充着淮揚堤工總局總辦，多不敢說，宦囊積蓄，約莫也有十頭萬金。在尋常人看起來，像哥哥這樣年輕學富，老實，在公館裏做個少爺，也是稀鬆平常。無如哥哥懷着一個高尚志願，務要將我們中國，這一般豬狗般的人，把他們拯救起來，做個完全的國民，此所以有那一場轟雷的夢了。然而這個夢，是我睡着了做的，除得我，別人也到我這夢裏來過的，仰慕我的人，就很多。就如這南京駐防意大人，特特的差一個差官，到我父親那裏，將我要得來，說要創辦一個報館，敦請哥哥做總編輯兼主筆，主筆者，即主一切筆墨是也。我因為他請我辦報，少不得是件啓發民智的事，所以肯來俯就，否則……哼！……」鵬翁說到此，又將頭向外面張得一張，又用手指着說道：「像小跑，意大人就斷不延聘他的了。你意大人，正同哥哥辦着

這樣重大事件，偏生昨夜晦氣，陪你去鬧場，一鬧就鬧的是他的所歡。若非哥哥腿腳積病，萬一被他看見，那還了得！老實說得罪你不妨事，你總是求我的人，得罪姓意的……」

鵬翁憐了一憐，又改口說道：「我若同他鬧起來，我的事不成，猶可如何安置老弟呢？」雲麟道：「照這樣看來，兄弟的事，便也着眼在報館裏了，只怕兄弟才力不及。」鵬翁笑道：「這又何難，只須各事依着哥哥去做，那時候一月一大封洋錢，寄回給伯母爲養膳之資。一時回家去走走，大街小巷，遇着朋友，誰也不向老弟拱拱手，說：『阿呀！報界裏的志士，恭喜！恭喜！』」

鵬翁道：「老弟這兩條腿，至少總須比當初高得一二尺。那才是人生榮幸極頂的事呢！甚麼督撫，甚麼司道，一概不放在眼裏……」

又低低附着雲麟耳朵說道：「少不得悄悄的還要送點恭敬兒。」

鵬翁正自講得高興，忽然那個開棧房的老者，急急跑進來，將雲麟房門帘一掀，說：「原來曹老爺在這裏呢！門外有個人要會曹老爺。老兒叫他進來，他又一定不肯。曹老爺出去說一句話。」

鵬翁將眉頭皺了皺，說：「這是誰？可有名帖沒有？」

那老者道：「沒有。沒有。」

鵬翁使望雲麟說道：「暫時失陪，停一會再談。」

說着，急急的跑了出去。雲麟聽他道才說的這番話，覺得十分高興，又把回家的念頭，擱在一旁。便信步踱出房門，想去會跑橋人。剛走到橋人的房，有個小廝問道：「雲少爺是來

尋跑老爺的？跑老爺早間有人來給信，說是他太太到了。他聽見信，便趕快去接，說已經租定了一所公館，在烏衣巷裏，停會子來搬行李。」

雲麟道：「起先到不曾聽見他說家眷的話，既是如此，少不得我們也該備一份燭酒兒去賀他新居，此事還該同鵬翁商量商量。」

知道鵬翁在棧房門口，徑自踱出來，要覓他，早見他立着，同一個人指天劃地講話，一會兒搔頭，一會兒頓腳，畫也畫不出他那種傍徨神氣。再看那一個，人約莫有六十多歲，一搭短鬚，到是有一大半花白，頭上戴了一頂涼帽，身穿短直裰，背上一把雨傘，套在口袋裏面，袴腳一直捲到腿灣，黑漆漆的污泥，都偏染了脚上一雙草鞋，兀自有扣沒絆的散着，垂頭喪氣，只管一聲兒不言語。雲麟更忍不住，走得上前叫道：「鵬翁，鵬翁，橋人的家眷來了，我們還該去看看他。」

鵬翁猛不防雲麟會走出來，頓時將一個臉，變做絳紫顏色，信口答道：「這不是家眷，是我們家裏用的一個老僕，他會尋魂尋我到這裏來。」

又回頭望那人說道：「你就暫時權住在我這棧房裏，多吃飯，少說話，我自另眼看待你。若不服我的調度，立時趕出棧房，說不定還送你到縣裏挨板子。」

那人「諾諾」連聲，便隨着鵬翁進來。鵬翁又將此話告訴了棧房老者，老者說道：「剛是來得巧，跑老爺本來同曹老爺住在一個房間裏，今日跑老爺，巧巧搬出去了。我就吩咐人，將這位老管家，安置在

賈老爺房裏隨時可以伺候伺候。」鵬齋點點頭。鵬齋此時才知道跑橋人，已是自租公館。望着雲麟冷笑道：「橋人甚是荒唐，怎麼悄悄的搬了家，並不叫人知道。」又笑道：「橋人時常自己誇說他這位夫人，精通翰墨，還有一個詩本子，說是他夫人做的。我看去就不大相信，怕都是橋人替她捉的刀。好在他們夫妻也不分家，我們也不必替他管這些閒事，落得去走一遭，到要背地裏，瞧瞧他夫人的容貌。若是生得好，等我來做幾首詩，打動她，弄她上手，也算得是才子佳人，一番佳話。將來編他一部小說子，也可以做得報料。但是有一層，只是我這副臉，比不得老弟嬌豔，帶着你去，於我却不方便。」說罷，又拍手笑起來，雲麟也笑道：「你少要說這些話罷！他既是遷居，我們還該送他一份禮物。」鵬齋道：「也使得，我便同你搭夥兒送他。」於是便買了幾色禮，二五連一十兩八分，拿出錢來，鵬齋還生氣的將雲麟昨日到釣魚巷的車錢二十文扣下，便命他的管家捧着，跟在後面。雲麟一面走，一面問道：「你這管家叫甚麼名字？」鵬齋一時間回答不出，想了好一會，說：「我家裏還有個僕人，叫費福，他就叫費壽龍。」那個管家也並不言語，兀自咕嘟着嘴，一步一步挨着走。走到烏衣巷裏，果然有一家門首已鮮紅的貼着門條，是「句容跑公館」五個大字。剛要踏上台階，忽然身後撲地一聲，跌下一乘轎子。轎外走過一個僕

婦，忙把轎簾子揭過來，早見裏面走出一個婦人，生得肥頭大臉，裙下兩瓣金蓮，却是尖瘦得可愛。鵬齋一直望裏走，將雲麟向旁邊一扯，暗盼望他丟了一個眼色，隨後又有些箱兒籠兒，擁擠得十分熱鬧。鵬齋在外面喊了一聲：「橋人！」果然見橋人從內裏走出來，污着一雙手，髮辮盤在頭上，弄得渾身像從灰裏掬出來的。又看見他們身後，有僕人捧着禮物，只管呵着腰說：「又累兩位哥哥費心，兄弟萬不敢當，快請進裏面坐。」兄弟正在這裏忙着呢！鵬齋便命他的管家，將禮物放在一張桌上。橋人重又洗濯了手，陪他們坐下。鵬齋笑問道：「怎麼你遷居，也不告訴我們一聲，急急溜了出來，這還了得！少不得要罰你一席酒。」橋人笑道：「這個自然，但是兄弟此番挈眷，也有個緣故。前日同崔觀察胡談，無意中便說出內人會做詩的話，承崔觀察雅愛，十分欣羨，意思是要內人去見。你們二位都算是自家兄弟，我也不肯瞞你們，此時兄弟借重崔觀察地方甚多，區區女子，原算不得輕重。既承他老人家錯愛，兄弟便趕緊命人去將她喚得來，況且內人還有一手好烹調，煮出菜來，是無人不贊好的。大約明後日，兄弟先命她備幾味家常小吃，配着她幾首詩，打發人送過去。我還打聽得崔觀察前有個寵妾，在觀察面前是言聽計從。兄弟意思，便叫內人先拜給她做乾女兒，這就算是埋伏了內線。」鵬齋笑道：「嫂夫人今年尊庚？」

橋人道：「三十一歲。」鵬齋笑道：「崔觀察的如夫人想更

老了，搜夫人才配給她做女兒。」橋人正色道：「崔觀察的如夫人，今年才得十七歲，是崔觀察前年納的妾，至今並不曾生育。」雲麟道：「嫂子既這般大崔觀察的妾，又那般小哥哥如何顛倒過來，叫嫂子喊她母親。」橋人嘆道：「老弟！你這又是未經世故的說話了。天下的事，第一要論貧富，第二就是貴賤，第三層才講到長幼尊卑。譬如你有錢，便可以做得人人的老子，若是沒錢，便連親老子也不配做，一樣趕着兒子喊老子。崔觀察的如夫人，雖則年紀小，她既然有這一種福分，她就配做我內人的母親。我也有我的打算，萬一內人走這條路，將兄弟提拔起來，面子闊了，也有比她年紀長的，把母親跟着她叫。此便是聖賢，枉尺直尋的道理。不是兄弟誇口，論崔觀察的學問，那裏及得我一二分。我一見了面，便恭恭敬敬，逃個門生，怕給他，這豈是兄弟心悅誠服，不過他究竟是個觀察，我究竟是個諸生，少不得我的學問，見着他也就退縮了許多。總之涉身處世，這團融兩字，總欠缺不得，若欠缺了這兩字，任你節操巢由，才高班馬，也只是個死永遠不會得意的。」雲麟聽到此處，不禁暗暗稱奇。鵬齋又笑問道：「適才我們進門時，長所見的，想就是尊嫂？」橋人臉上一紅，忙答道：「不是，不是，內人半韻，比她強得許多。改一天叫她出來拜見。」說着又跑入內裏，少停搬出兩

碟花生米出來，笑道：「你們二位來嘗嘗，這是內人親手剝的。內人適才還說：改一天要做幾首詩來，呈教呈教。內人很賞識二位舉止風華，性情閒雅呢！」說畢，又若若留鵬齋雲麟吃了飯，然後辭別而去。一路上雲麟便議論橋人為人，很是有趣。他說的話，到也看得透澈。鵬齋道：「橋人是聰明透頂的人，他有甚麼見不到。有一天，我見他那詩文集子，一篇篇的題目，總離不了觀察太守明府大令字樣，就是幾個吟風玩月的題目，也要弄着幾句呈某某仁兄，某某名士教，正晒正，指正，乞和，乞鑒，乞教。鬧得滿紙，好像一本繪紳匯覽，又像交際尺牘。我嘗同他取笑，說：你這叫做甚麼？敢不是寫出來嚇鬼，萬一識者看見，豈不要笑你醜。他聽了我這話，早放下臉來，說：鵬齋，鵬齋！你好糊塗，我請問你世界上自命清高的人，有幾個人，其餘沒有不想攀附權貴的。我做的詩，是顧着眼前的名譽，並不是要流傳後世。我將這些閻人名諱填上去，閻人見了，固然歡喜，就是他那一班利慾薰心的詩家，知道我同這些人來往，誰也不想借我階梯，轉資汲引。你想古今享着詩福的，莫過於袁子才，你看他十首到有九首，是同卿相唱和。若是聽見閻人死了一個，他哭的比喪了考，批還利害，其實他那裏是真哭呢？他就是這幾首絕詩，對替他在那裏哭，他一般的飲酒談笑。既然做詩，須要學他，切莫學陶鈇子，哀音苦節，弄得扣門乞食，冥報相貽，叫人讀

着他的詩，就索然意盡。你說有人笑我，笑我的就是馱子。這種人越笑我，我越快樂，好在做詩是假的，弄錢是真的。他光能做詩，不會弄錢，嘔出心肝來，還弄不出補藥來吃。我會弄錢，又會做詩，這便高於他許多。我不去笑他，他還敢笑我嗎？橋人說到這裏，他又從一個書箱裏拿出一本票子來。上面全是別人恭維他的，他做了一首詩，和他原韻的，到有幾十位。又有一本尺牘，前面是詩，後面便是求他鑽營門徑的信。我到此方才恍然大悟。恨我的見識遠不如他。老弟老弟，你可想做詩麼？若是想做詩，還該時常去同他談談。」雲麟笑道：「我平時雖然也編着玩要，那裏能算得做詩呢？若送給他，看還將牙齒笑掉了。」鵬翁笑道：「這話到也不錯，可惜你年紀還輕，閱歷閱歷就有長進了。」兩人一路談着，不覺已走入棧房，各各安寢。雲麟一連在棧房住了有半月光景，漸漸有些秋風秋雨，一古攏兒，又做了些夾衣服。紅珠那裏也曾暗暗的打發人來，將雲麟在棧房一切用度，全行替他還清。雲麟到運落得逍遙自在，或是騎着馬上，紫金山看楓樹，或是在茶社裏啜茗，又牽牽搭搭，結識了一班朋友，過着塵心一動，不免幾次要想到紅珠那裏，重敘舊歡。無如紅珠是個鐵石心腸，決意不再同雲麟會面。有時碰見妙珠妙珠，只有傳着紅珠的話，叫他早早回揚，不要老遠在此處耽擱。雲麟不免追随着鵬翁，同他報館究竟組織得如何。鵬翁一

味支吾，不是說已經有人到上海採辦機器，就是說股東的股分還差一二人，不曾齊全。在鵬翁的意思，不過深恐雲麟一經決了歸志，便來同他索那個金鍊，故想羈絆着他。一日，其實那個報館，不過是費鵬翁想運動那意海樓，出資創辦。不知意海樓也是個少年浮蕩子弟，一時高興便說開個報館頑頑。一時不高興，久已將此事撤在腦後，誰真個同鵬翁幹這不要緊的事呢？鳥飛兔走，這一天已是重陽佳節，前一日費鵬翁決邀集了他一班朋友，說是：「在棧房裏聚集，一齊到雨花台登高，大家攜着筆硯去飲酒賦詩。」雲麟先前聽見鵬翁人那一篇議論，覺得這做詩，是一件出色驚人，於功名富貴上極有關係的事，早已心煩技癢。今見費鵬翁肯如此提倡，他喜得一夜都不曾睡着，摩拳擦掌，預備明天詞壇鏖戰。約莫至半夜時分，忽聽得鵬翁房裏有呻吟之聲，先前還疑惑鵬翁在那裏哦詩，後來越唱越高，叫人聽得難受。暗想：「不好，莫不是鵬翁病了，如何他那個管家也起不起來照應他？」又聽了一會，更忍不住，便隔着房喊道：「費鵬翁！看看你們老爺怎麼樣？如何呼得這樣利害？」良久也不聽見費鵬翁答應。雲麟兀的急起來，也不顧害怕，跳下床跑至鵬翁房門外面，「崩東崩東」的敲了兩下。忽聽得鵬翁在床上笑起來，說：「老弟老弟，你儘管不睡，又趕出來做甚？」雲麟道：「原來大哥無恙，這呼的是誰？」鵬翁笑

「是賈壽，這老不死的，不知怎麼會害起病來。他叫我倒一杯茶給他喝，我想那裏有這樣快活事，想茶就有茶，怕他明兒還要禱告着害病呢。」這個當兒，雲麟便聽見那賈壽哼着哀告道：「天呀！我肺腑都燒得焦灼了好雲少爺，你倒給我一杯茶潤潤喉罷！」雲麟此時，實是看不過，便說：「賈大哥，你將房門開一開，等我倒一杯茶遞給他。」鵬翁笑道：「我冷呢，我下床，你自去安歇，你要理這老狗。」那賈壽見鵬翁不肯開門，忙接着說道：「請雲少爺緩走一步，等我來開門。」說着就想撐起身子，誰知剛自撐起，條又倒了，只是一昧的哼，嚷着：「阿唷阿唷！」鵬翁笑不可仰。那賈壽真個怒起來，掙命說了一句道：「我早知道你這樣刻毒，我應該當你是死了。何必千山萬水的跑來找我，你這樣欺負我不打緊，你須知道皇天菩薩，也有眼睛！」鵬翁冷笑道：「目下世界是開通了，你休講這些迷信的話，甚麼叫做皇天菩薩，我一概不懂。你若再講出別的話來，我叫你活活死在我手裏，看有甚麼皇天菩薩出來替你報仇叫我償命？」雲麟在外邊，聽着他們兩人說話，又見鵬翁如此決裂，不禁替那賈壽講情道：「大哥大哥，看見兄弟分上，賞他一杯茶吃罷，好在又不要大哥費事，我自進來倒給他。」鵬翁恨道：「我同老弟還是初交，不要為些閒事，將交情鬧生疏了。你哥哥生性便是這樣牛筋，越是人勸我，我越生氣，請你快快轉

回你的房，看我同這老砍頭的，拚個你死我活。」雲麟此時，也不敢再行多說，只得退回自己房內，默默為那老僕嘆息罷了。次日一早，雲麟剛從夢中驚醒，忽聽見賈鵬翁在外面大聲吆喝着道：「誰是我的父親？你們若是問我的父親，除非姜嫄脚下的履迹，簡狄所吞的燕卵，劉邦家老嫗交合的龍，那幾樣才配做我的父親。像這種蠢牛，你們便將他的精蟲翻過過來，其中也只合有蟲鼠狗蟲，驢蟲如何會養出我這堂堂的賈鵬翁？」雲麟吃了一驚，說怎麼鵬翁又研究到生理學上去了。忙掩了衣服，趕出房門一看，原來鵬翁，昨日所約的那些登高賦詩的朋友，全都來了。還夾雜着些樓房裏住客，都躡足駢肩的圍着鵬翁，解勸鵬翁兀自氣哄哄的，在那裏指手畫腳。雲麟從人叢裏，瞧見他那個賈壽，一行眼淚，一行鼻涕，站在旁邊，且哭且訴。望着鵬翁道：「你當真不肯理我，你記不得你三歲上，你母親便亡故了。我日日挑着補鍋擔子，每天尋幾十文，買饅頭放在擔子上，挑回來給你吃。我只恨我做父親的膿包，不能成大捧的金錢來養育你。但是你從離了娘胎，一直到二十一歲上，全都是我這不濟事的父親，根根毛孔出汗的錢，將你養成這般大。難得你讀書肯上進，居然念了一肚子的字，你到堤工局，賈大人那裏，辦辦筆墨也罷了。你走出來，便滿口說是他的兒子，其實論這賈大人的輩分，他還小得我兩代。他又不肯認你做兒子，

我好好在鄉裏，原不想享你的福了。無如這兩年年荒歲歉，不得而已，才摸到局子裏問你，別人說你到了南京了。我好不容易又費了一床夾被，當做盤纏，才到這裏來。你一見了我的面，你就深恐我將你的架子坍了，吩咐我裝做你的用人，我仔細一想，你這般闊氣，我這般不濟，少不得委曲些，就裝做你的用人罷！我說明了，倘一口氣不來，大家也好看他面上，給我一口棺材。」雲麟聽到此處，方才知道這賈壽不是鵬翁的甚麼世僕，原來便是他生身之父，不覺吃了一嚇。暗想世界上，那裏有這種奇事！一個嫡親老子，會反顏不肯承認起來，虧他的心這般狠毒。便想上前替他說幾句公道話，誰知看的一班人，到有一大半趕着這老頭子責備他。老子，你有甚麼證據取出來給我看看？」他父親又望着衆人說道：「諸位聽聽天下可有養兒子，還留着證據的道理？若說證據，你母親便是個證據。如今不幸這證據又死了。」鵬翁道：「可又來，便是借三百文，也要寫一張字帖兒，不曾見你這麼重大的事件，一點證據也不留着，就想同人來潑賴。老實對你講，你若沒有鵬翁，你便不認我做兒子，我也要重重懲辦你這老光棍。一個冒充親父的罪名。」他父親畢竟是個鄉裏老兒，被鵬翁幾句話逼住，轉縮着頭不敢開口，只管噤咕噤咕，拿起袖子拭眼淚。還是開棧房的那個老着看

不過，走上前勸鵬翁道：「一萬件都不該罷！賈老爺是個場面上人，論恤老憐貧，也該看顧着顧這老兒，老實送他幾個盤川，讓他依然回家裏去罷！沒的在賈老爺面前活現形。」說着，順手便將他扯過一旁，衆人還言三語四的在那裏議論。鵬翁又笑說道：「諸位休慌，我益發告訴了你們罷！論這人實是在是我的父親。臣耐他窮了，養不起我，我便不合再認他。在諸位規矩講究起來，便是個忤逆不孝，殊不知我也有我的道理。譬如世界上原沒有我，他做父親的，不容我在他肚腹裏，生生的將我送入我母親肚腹裏，我母親肚腹裏，也是不能容人的，整整十個月，便平空地有了我。我今日吃着辛酸苦辣，都是父親作成我的，我如何不怨他，我如何還去看顧他？」說到此，那聽的人齊齊喝一聲彩。說：「這話好爽快！我們應該浮一大白，快去雨花台喝酒罷！沒的今日詩興，不曾遇見催租的，到反遇見你這一位尊大人了。」雲麟此時十分惶駭暗念：「這一班人如何連等無理取鬧，難道在外面閱歷過來的人，都是應該這樣反叛似的麼？」心裏便老大不樂，又却不過他們情面，少不得快快的隨着他們，一直出了棧房，走不到半里多路，忽然棧房裏一個小廝飛也似的趕着雲麟叫道：「雲少爺，雲少爺且緩行一步，這裏有張字條兒，我們帳房裏叫送來給雲少爺看的。」雲麟忙停了脚步，從那人手裏，將字條接過一看，不禁大哭起來，說：

『不好了！我母親死了！』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四回 打電報孝子奔喪 設壇奸徒作古

且說

雲麟接在手裏，那張字條，原來是電報局送來的電報，全畫着一二三四的號碼，旁邊譯得明明白白，是『麟速回母故！』幾個大字。雲麟頓時失色，止不住撲簌簌眼淚，便在路上放聲大哭。掉轉頭來，要隨着來人轉回棧房。費鵬勸道：『老弟何必如此着急，吃了酒再轉去不遲。』雲麟此時更不服答應，踉踉蹌蹌奔到棧房裏，連夜收拾行李，要想同費鵬、蕭索、還金、錢轉念一想要亦枉然。幸而棧房錢已由紅珠派人算清，尚存有數元，便取在身邊，作為路費。次日一大早，便搭輪船向鎮江進發，一路上衰蘆白草，好似替他佈滿了無限悲苦。慊慊的茶飯懶吃，只有暗中哭泣。當晚便到了鎮江碼頭，趕上晚班小輪渡江進城，時候已是不早，叫人挑着行李，沿途並不曾遇着一個熟人，心中越發着慌，貶貶自己家門，已露在眼裏，胸中只覺得『突突』的跳。料想家裏此時已經忙得個不成模樣了。走到門首，見兩扇門依然關閉得好。連忙敲得那門騰騰的響，少停那黃大媽來開門，見是雲麟，笑道：『原來是少爺回來了。家裏歡是熱鬧呢！大姑娘同你姑娘，今兒都在這裏。』雲麟急問道：

『太太怎麼樣？』黃大媽笑道：『少爺是問太太麼？』雲麟道：『快說快說！』黃大媽笑道：『太太今日同姑娘們關小牌，要子贏了有好幾百錢，吃了晚飯，還逼着我去了許多藥品，大家在內裏談着頑呢。』雲麟暗暗叫聲慚愧，細想：昨天那份電報，明明寫得一點都不錯，難道是做夢不成？好在幸喜母親無恙，這一塊石頭，已從心裏落下來。又聽見儀妹妹，也在家裏，不禁轉愁為喜，也不同黃大媽多話，便急急的跑入裏面，將挑行李的力錢開發了。秦氏見雲麟回來，轉出意外，忙問道：『麟兒身體好嗎？你上次來信，說在南京就了別事，如何此時能分身回來？你這一趟出門，又黑瘦了一層了。』黃大媽快去預備飯，休要餓了，不是頑的。』雲麟此時，再也不敢提，起電報的話，便支吾了兩句，一眼瞧見繡春，扯着淑儀的手，站在一旁，儘管睜着自己笑，笑得雲麟疑惑起來，將帽子除得下來，摸一摸友，又將衣服整理了一會，也笑道：『姐姐笑，我則甚，敢是我這一次出門，被外面風塵消磨得醜了。』繡春笑道：『不是，不是，醜的不是你，你要問儀妹妹。』淑儀睜了繡春一眼，說：『你莫叫哥哥問我，我是不曉得。』說着，又拿起汗巾，掩着櫻口，微笑雲麟好生委決不下，只管發怔。秦氏笑道：『麟兒，你莫聽她們的話，昨天重陽，我領帶她姊妹兩個，到萬錦樓去登高，可巧在樓上，便遇見柳家的姑娘，也同她母親在那裏，據她姊妹兩個告訴我，說柳家

姑娘，臉上微微有幾點碎麻子。她們回來，便思量取笑你。」
雲麟聽他母親說話，不覺臉上一紅，向淑儀偷看了一眼，登時露着無限怨憤。淑儀忙把臉扮轉過來不理他。繡春又是一笑。其時適黃大媽將飯弄好，放在堂屋桌上，來請雲麟去吃。雲麟一面吃飯，一面笑向淑儀說道：「儀妹妹，你這衣服嫌不時式了。如今女人的衣服又短又窄，就是妹妹這兩邊兩個鬚髻兒，看去還不如改成一條辮子，好在妹妹年紀還輕，不比我們姐姐。我們姐姐梳的這款，也還要放長些，早知道不開臉也罷，依舊像儀妹妹刷起劉海來，越顯得標緻。」
淑儀也不答應。繡春笑道：「好呀！出門一次，別的見識沒有，到是這女人粧飾，轉被你學得來了。兄弟是在那裏見過的，四這樣打扮，怕不是好人家女兒罷？」雲麟被繡春一番話，說得很是刺心，忙分辨道：「姐姐又來了，不曾吃過豬肉，難道不曾見過豬跑？必定要到那些不正經地方，才懂得這樣粧飾一般的大街小巷，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我便不該看眼裏。」繡春笑道：「要這樣才好呢！但是我們這份經紀人家，也不配過於講究，打扮便鏡着我這樣樸素，我那公婆還看不入眼呢。再刷起劉海可不成了妖怪了。」說着，眼眶子不禁紅紫起來。秦氏道：「我兒的話，真是不錯，衣服寬寬大大，何等舒服，為甚繫縛得像打鼓人兒一般！一時背脊上癢起來，莫想伸得進去搔一搔，可不討厭已極。我昨天看見柳

家姑娘，到還好，穿的衣服，大羅大鼓，還不及春兒同你儀妹妹穿得緊小。」雲麟道：「呸！這不成了個活鬼！」秦氏見雲麟將飯吃完，自己渴睡起來，便要進房去睡。說：「麟兒今日辛苦，也該早去歇歇罷。」雲麟答應了一聲「是」，便向繡春淑儀丟了一個眼色，低說：「姐姐同妹妹，到我書房去談談，我還有話告訴你們呢。」繡春笑道：「你不渴睡，我們樂得長談，我同儀妹妹睡在一床，從來不曾渴睡過，一夜總要嚼半夜舌頭。」淑儀道：「姐姐去，我是不去了，我要睡。」繡春一把將淑儀拖着笑道：「有我呢！不怕老虎將你吃了，不要這樣生疏的樣式兒。你還記不得在這幾年前，哥哥哥哥的鬧不清，說笑話兒，唱小曲兒，都是你做的勾當。如今人大的心大，又這般鬼鬼祟祟的起來了。」淑儀也笑道：「到姐姐嘴裏，便有這許多七搭八搭的說話。」說着，三人同進了書房。雲麟便將昨日在南京，接到電報的話，告訴她們。繡春驚道：「這是誰使的促狹？好日夕時辰，不要鬧出頑意兒。况且娘今年是個計都星，萬一……」繡春說到此，便不忍再望下說。雲麟道：「忌晦呢！還在其次，可是把我魂都嚇掉了！接着信，屁滾尿流的望家裏奔，好容易巴到了家，娘不是好好的同妹妹們坐在一處。若不鬧這謠言，我三月五月還不定回來呢。」繡春道：「說起來，自從八月節後，何先生他們都回來問你，說你已經先回來了，娘又不曾看見你到家，急得

甚麼似的，後來接到你的信，才知道在南京謀事。如今這事可謀得有些影子？」雲麟道：「唉！我是病了，病倒在一座真武廟裏，又遇見強盜，有一天強盜把我趕至後園子裏，拿斧頭劈我腦子。」淑儀聽到此處，不禁雙手將粉臉蒙着，驚嘶道：「嚇死人了，後來怎麼結局呢？」雲麟道：「難得來了一個少年，將我救出了廟，送我到棧房，後來打聽那個少年，還是女扮男裝，她名字叫妙珠。」淑儀道：「阿彌陀佛！幸虧遇見這女子，敢莫是觀音菩薩變化了來的？」繡春道：「我不相信你說的話，便全像古書上講的，如今世界上那裏有這等事？妹妹不用理他。」雲麟急道：「我為甚編說哄你們？你不信這妙珠妹妹，便叫紅珠，她們是當姑娘的。」繡春冷笑道：「如何你口口聲聲講正經，你為甚認得這妹子？」雲麟道：「當姑娘的，也有好有歹，却不可盡行抹煞。我也不瞞你們，直告訴你罷。」雲麟便將紅珠待他的一番情義，原原本本說出一大篇。繡春正色道：「好兄弟不是姐姐責備你，你這般家道，娘又老了，弟媳婦還不曾娶到，你究竟不該在外面流蕩，照你說起來，這姑娘便真是菩薩了。然而還怕她線兒放得長，魚兒釣得大，她不想你心肝五臟，她為甚拿着自己的肉，望你喂還虧這電報把你弄回家來，到也罷了！再就擱下去，怕還有別的亂子出。」淑儀笑道：「人家說好，自然是好的，姐姐駁他，反叫人不快活。姐姐若是不放心，只須

跑去告訴姨娘一聲。」雲麟笑着，跳起身，向繡春作揖道：「好姐姐！千萬不可去告訴娘，休聽妹妹的話。」又回頭對淑儀道：「妹妹有好幾個月，不大肯理會我，今日才算得在一處兒親熱，你又刁鑽古怪，給我吃苦，我恨不得……」淑儀笑道：「恨不得怎麼？」雲麟道：「我恨不得將你這般這般。」雲麟一面說，一面做手勢，引得繡春笑起来。淑儀更不再坐，移動金蓮，向裏面飛跑。雲麟又喊道：「妹妹！妹妹！我有一句話要問你。」淑儀重立住脚問道：「有話快說。」雲麟道：「你進去千萬不可告訴。」淑儀笑了笑，又望裏走。雲麟又喊道：「妹妹！妹妹！還有一句話。」淑儀又立住了，調轉臉等他說。雲麟想了想，說道：「玉鶯大哥，可有信來不曾？」淑儀「啞」了一聲，同繡春如飛的攜着手，回房去了。次日，雲麟清早起來，便跑入後面，黃大媽頭上搭着一塊青布，低着頭正在那裏掃地。見了雲麟，笑道：「相公，何不多睡一睡？姑娘們還不曾起身呢。我兜水去給相公洗臉。」便攢了掃帚，即開門出去兜水。雲麟悄悄的，在淑儀睡的那個房門外面，用指頭敲着板壁響。繡春驚醒，問：「是誰？」雲麟道：「是我。太陽下了屋角了，虧你們好睡。」繡春笑起来，也忙跳下了床，將房門開了。雲麟便躡手躡腳，覓得進去，低問道：「妹妹還不曾醒？」繡春道：「敢也醒了，我適才覺着她翻身的。」雲麟道：「好姐姐！我有一句話問你，你看

柳家那個姑娘，生得究竟怎麼樣？比淑妹妹如何？若是醜得緊，我便死了，也不同她在一處。姐姐是知道的，在先不是說娶妹妹的，後來不知道怎麼出了又枝兒，我爲這件事，已是要死了。姐姐不信，你看我這兩條瘦膀子，指都指得斷。」說着，便捲起袖子給繡春看。這個當兒，忽聽得淑儀在被裏微微咳嗽，繡春搖搖手，似乎說：「她已經醒了，不用講這些話，免得給她聽見。」雲麟果然不再開口，祇長長的嘆了一聲。繡春重走至床前，用手將淑儀推了推，說：「妹妹起來罷！天色真不早了。」淑儀惺惺着雙眼，敬起身子。雲麟見她上身只穿了一件粉紅綢衫，胸口隆隆的，隱約露着淡青繡花兜兒，一頭烏雲，蓬蓬的斜擲在雙肩上，不由覺得有一股熱香，從那邊透過來。正自消魂，那淑儀見雲麟站在房裏，不覺臉上一紅，笑道：「姐姐快趕他出去，人家要下床呢。」一面說，一面扯過被角，將身子掖好。繡春雲麟說道：「妹妹叫我趕你呢？」雲麟笑道：「我好恨呀！」繡春道：「你恨甚麼？」雲麟道：「我恨不也變個女子，好同妹妹睡在一處。」淑儀此時從被角裏將臉露出來，望着雲麟道：「嚙舌頭！」雲麟笑道：「妹妹聽不明白，便來罵人。我說變了女子，才同妹妹睡呢。」繡春笑道：「你也太沒長進，好好男子不去做，偏生要做女人，做了女人，有甚麼好處呢？」三人正在房裏談笑，黃大媽已從外面進來，口裏嘖嘖道：「敢莫是有耳報神，如

何便會知道他回來了？巴巴的使打發人來約他。」繡春問道：「黃媽，你講甚麼？誰知道他回來了？」黃大媽笑道：「便是姑爺，適才打發個小官，送了一張字紙來，叫給我們相公看，我說他怎麼這樣風快的，便知道相公回來了。」雲麟道：「快拿來我看。」便在黃大媽手裏，將一張字東兒，抽過來一看，只見上寫着：

小舅子，你是聽我今兒約你去七茶，在成外雙福源恭管，幸有要言面談，不道不傘七七。姐夫田福恩十。

雲麟看了一遍，皺着眉道：「他到今日，如何還是這樣不通，連篇累牘的大白字，而且誰不知道我是他的舅子，要這般明明白白的寫出來，活是罵我一樣。」繡春未及答應，淑儀笑道：「甚麼白字，給我瞧瞧。」雲麟便將字東兒遞入淑儀手裏，自家便去盥洗。淑儀笑道：「好呀！開頭我還只當他是唱道情呢。」又望着繡春笑道：「好姐姐，我却不敢拿姐姐開心，但是姐夫書上有七七兩個字，很不好聽，七七不是四十九個麼？那裏這許多姐夫？」說着，笑得吃吃的。繡春被她說得臉上一通紅，笑道：「我連一個大字也不認得，只好聽你說罷，叫我有甚麼法想呢？」雲麟也笑道：「不會寫字，就叫人來說一聲，何等不好。偏生巴巴的東倒西歪，弄出一大篇笑話，而且末了畫上一個十字，算甚麼呢？」淑儀笑道：「敢莫是要賣姐姐。」繡春急了，笑道：「你這丫頭嘴很利害，看

我來掙你。」說着就上前按住淑儀，伸手去在她腰裏亂摸。淑儀笑得喘不過氣來，雙手撐拒，那一雙小脚，早從被後面露出來，粉白也似的小腿，襯着猩紅睡鞋，亂又亂舞。雲麟忙走過去，將被扯得一扯，把淑儀的脚蓋好了。攔着繡春道：「好姐姐看兄弟分上，饒了妹妹罷！天氣怪涼的，凍着不是要子。」繡春方才住手，說：「不是你哥哥替你講情，叫你活活死在我手裏。」淑儀喘息了一會，笑罵道：「不問青紅皂白，攪得人疼死人，虧你好狠心。」雲麟聽淑儀咕咕講話，覺得十分好聽，且不轉睛的只管向她望。望得淑儀紅暈起來，說：「你老猴在亭裏，如何還不快去吃茶？」黃大媽笑道：「正是呢，那個小官，還在外面等少爺的回信。」雲麟道：「你去告訴他，說我即刻就來便是了。」黃大媽轉身出去，雲麟收拾了一會，還是繡春催逼着他，才慢慢走出去。此時淑儀見雲麟已走，纔單杖着褲子下床，走到淨桶旁邊，要想方便，便忽見雲麟重又跳進來，將淑儀嚇得一跳，忙立着笑問道：「你跑出跑進做甚麼？」雲麟笑嘻嘻走近淑儀身旁，低問道：「妹妹今兒不回去？」淑儀笑道：「母親吩咐我今兒回去呢，剛替我們兄弟繡着一頂五彩紫金冠，須趕在這幾日成功，他的外婆十六日是個六十整壽。」雲麟涎着臉哀告道：「這忙甚麼呢？今日離着十六還遠，好妹妹千萬不要回去，我停刻回來，還有話講。」又對繡春笑道：「我將儀

妹妹交給你，她如若走了，便唯姐姐是問。」繡春笑道：「走罷走罷！不要儘在這裏囉唆。儀妹妹在床上，你還怕她凍着，她這樣俏伶伶的站着，你就不愛惜她了。」雲麟笑了笑，這才出了自家的門，一路趕向城外而來。覓着離家有一個多月城外的山光水色，都似闊別久了，重新相見，分外有致。早見一帶疏柳裏面，露出一扇黑地金字招牌來，明明標着「雙福源」。三個大字，門外一排賣熟食的，紛紛擠擁都趕在涼篷底下坐着。雲麟走入茶館裏面，東張西望，猛見沿欄杆東首，田福恩招着手，喊道：「好難請呀！到這早晚才來。」雲麟見田福恩對面坐的便是楊靖，忙上前招呼了。田福恩趕着叫雲麟坐下，便伸着大拇指向楊靖說道：「我這驅使神將的法子如何？你會請仙，我難道不會請神？」楊靖拱手至真，含笑說道：「佩服佩服！只不知你用的甚麼詭計，果然叫雲兒回來，他便回來。」雲麟在時正不知他們說的甚麼，忙接口道：「我昨晚才到家。」田福恩大笑道：「我算定你昨晚必然到家，你可是在南京接到電報？」雲麟詫異道：「不錯，但是你如何會曉得？」田福恩笑道：「給你櫃子你吃吃呢！一天你的姐姐，說你住在南京棧房裏謀事，我便託朋友發個電報給你的，那會不曉得？」雲麟正色道：「你這人可荒唐極了！發電報也不妨事，如何假說我母親病故？」田福恩見雲麟認真起來，又陪笑道：「不這般說，你見了如

何會回來這樣快！楊靖聽了也笑起來說：「怪道小田誇嘴，說他有本事，立刻叫你回來，果然這主義很毒，很妙。」雲麟直氣得半晌不能言語。田福恩忙倒了半杯茶，送在雲麟面前說：「大哥不用見怪，算是我錯了。下次等我出了門，你也照樣發給我一個電報，或是說我娘死了，或是說我老子死了，都使得，但不要說我死了，我可就老大大不相信。」雲麟聽他的話不覺好笑，忍着氣問道：「請問你趕着叫我回來，有甚麼事幹呢？」田福恩指着楊靖說道：「這都是因為着他，不然我也不敢去驚動你。蝶腳不知幾時在那裏學會了扶乩，桌上放個半盤子，糊上一把沙，用兩人扶着一枝木筆，就呼呼寫起來，城隍小鬼，一古攏兒都請得到。盤裏縱橫橫，寫些大草字，我一個也認不明白，都是他嘴裏說，又是甚麼娘子，又是甚麼道人，施一道靈符，寫一張藥方，我怕他哄我，他說你懂得這個，等你回家來，便知道這頑意兒了。我性子是最急不過的，所以發了個電報，請你回來。停會吃了茶，我們一路去到都天廟走一趟，他這乩壇便設在那裏。雷先生守着壇，便連你的先生都高興起來，同着那好幾位文綉繡的秀才鎮日，在那裏磕頭搗蒜，求菩薩替他們，逐個起外號，兒跪在壇下稱做弟子。好哥哥，你去看看，若果然，是真的，我也願在壇下伏侍大仙，我只怕蝶腳弄鬼話來哄我。」楊靖冷笑道：「信者有，不信者無。我為甚吃了飯沒事

做，拿着這個哄你？你又比城裏程道周程大人尊貴些，程大人是做過撫台的人，尚且相信你，到反疑惑起來。譬如那一天，你在家吃了靈，誰也不會知道，如何濟顏祖師，一開口就說田福恩口戒未除，污亂壇地，着戒飭手心二十下呢？」雲麟笑道：「原來田大哥，是吃了扶乩的虧來了。」田福恩笑道：「不曾打，不曾打，幸虧大家替我求了求，那個祖師就饒了我了。」大家剛在談笑，遠遠聽得村莊裏面午鷄齊鳴，楊靖抬頭將日色望了一望，說：「可是不早了。今晚又是個降壇日期，怕程大人是必來的，我還要先去預備伺候一切。」說畢胡亂吃了些點心，臨行又叮囑雲麟道：「請你務必早來。」回頭又望田福恩笑道：「你若是要來，須選得潔淨些，倘使昨夜幹過把戲，快去洗一個澡，免得祖師又生氣。」田福恩笑道：「我潔淨得很呢！你不信，請你問雲大哥，他的姐姐接回到他家裏好幾天了，我也沒有一丈二尺長的那話兒，會飛過街去。到是雲大哥，我轉有些不放心，怕他看上了他的姐姐。」雲麟怒極，羞着田福恩頓腳道：「你是人，還是畜生？怎麼胡嚼出這些話來？」田福恩笑道：「阿呀！同你鬧笑話，要子也會急得這樣。我到不怕上當，你轉……」雲麟搖手道：「請你不用說罷，我暫時也不怕上當，還要向別家親友那裏去走一趟呢。晚間在都天廟裏相會。」楊靖道：「好好，我們一路走。」於是雲麟這一天，便到秦家伍家，去了

一遍轉頭又至何其甫書房裏。何其甫問了問他耽擱在南宮的緣故，雲麟略將病的原委告訴了幾句。雲麟又提到楊靖扶乩的話，何其甫沈着臉道：『不是今晚我也要到壇去的，替你師母求着仙方，三天前便將病原開上去了，只等今晚祖師批下來，便照樣配一帖給你師母服。』雲麟道：『師母怎樣？』何其甫道：『產後時時有點發燒。』雲麟道：『原來師母分娩了，想是添了一位師弟。』何其甫嘆道：『不用提了，白白的養了一個女孩子，總算我運氣不好，早知道是個賠錢貨，不如不養，依我一落了地，便抱去拋棄了。是你師母捨不得，緊要留着撫養，因此上她有這病，我也不大高興去代她料理。』雲麟笑道：『師妹也是好的，料還生得標緻。』何其甫道：『不瞞你說，我若是曾拿眼去看這女孩子，我看我可以發得誓的，我是氣傷心了。』雲麟欠身答道：『先生還要看開些，師母能生師妹，將來便可望生師弟。』何其甫急道：『你能寫個帖給我，包你師母下次就會生男孩子，譬如這次生男，下次生女，也算是饒了饒了。這次生女，下次又生女，哼！古人道得好，老夫一生無別事，專替人家養老婆，可不是應在我身上了。』說罷，睜圓兩眼，大有怒髮冲冠的意思。雲麟如何其甫的生性，慣喜歡佔着小便宜，就連這養育上也是這個意思，便不好再勸。重又勉強說道：『晚間學生也到乩壇那邊去。』何其甫道：『你也信服這道理，』

真是靈驗極了！世上神靈是真的，我也形容不出他那般威靈顯赫。我只覺得我們聖人說得好：鬼神之為德，其感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這幾句話，真活畫出一個乩壇精彩，莫非聖人當日也曾扶過乩來，亦未可知。就以我而論，算個甚麼呢！那濟顛祖師，還巴巴的賜我一個法號，叫悟真子。你如今還不曾起着表字，何不來求祖師，也賞你一個外號。』雲麟答應了幾個『是』，便辭了何其甫，趕回家去。又同淑儀談笑了一陣，暗地裏將田福恩發電報的話，告訴繡春。繡春只是嘆了一口氣，也不再說甚麼。日落時候，雲麟真個辦了一片至誠心，整肅衣冠，逕向那座都天廟而來。進入裏面，見廊柱上貼的那一張敬惜字紙的紅條，被風都吹得雪白。中間堂屋裏，安了一座坑，一律披着半新不舊的紅毯，早見楊靖、田福恩，以及雷先生、何其甫、嚴大成、汪聖民、龔學禮，都烘烘的擁在右首一個房間裏。另有一個小廝，在壇旁跳來跳去的點燭燒香，忙得甚麼似的。一座香爐裏，氤氳氳氳，冒着煙，過了一會，便把裏面都佈滿了，幾乎對面看不出來。香爐背後，設着四個鮮菓碟兒，上首一張盤龍交椅，是都天爺爺出會坐的，也被他們借得來，算是一座神位。其餘黃紙符籙，都包來，擱在一處，桌面前放個蒲團，籤筒硃筆，色色齊全。楊靖背着手，搖着頭，在壇旁邊開鑼。眾人見了雲麟，略點了點頭兒。轉是楊靖

十分殷勤。一把扯着他的手，指這樣，弄那樣，給他看。雲麟低低問道：『如何還不扶起來？』楊靖道：『快到時候了，只要仙駕一臨，我們就該動手。』雲麟笑道：『仙駕來不來，你都曉得。』楊靖正色道：『如何會不曉得來的時候，便是一陣清風，清風過去，那神靈就登位了。我將符籙一畫一燒，你儘管照罷，再也靈不過。』說着，又向雲麟附耳道：『我托人運動過程大人幾次，今日有個好消息，說程大人准來，我所以比往時略遲一點兒。』正當談論之間，猛見窗子外面有個皂袍影子一閃，攆糊之際，雲麟還疑或是祖師到了。不由毛髮俱悚，忽然那影子又發起話來，喊道：『楊先生！楊先生！雲麟戰戰兢兢，將楊靖袍袖扯得一扯，說是：『誰喊你？』楊靖笑道：『這是本廟道士喚做王自誠的，雷先生他們都朝夕在一處。』說着，便向窗子外面問道：『王道士，你有話進來，說，何用鬼鬼祟祟的？』雲麟瞥眼才見那人拎着兩個大袖兒，含笑走入房裏，向衆人躬身施禮。便對楊靖說道：『適才我親自到程大人公館裏去，會見守門的老程二，我便問他們大人的行止。老程二笑得嘴都攏不起來，說：王道士你好造化，前兒我將你那個手本兒遞上去，便將你的意思，回明了大人。大人甚是高興，說了一句後天去罷。我得了這口氣，今日這一天，屁也沒有工夫放，便買通了貼身伏侍大人的那個小二爺慧琴。』楊靖點頭道：『不錯不錯！這慧琴我

們是見過的，他走起路來，屁股有點一扭一扭的。面孔生得不討厭，要算程大人的紅人兒呢。你再往下說，這慧琴怎樣？』王道士又道：『慧二爺伺候大人吃過午飯，大人便睡中覺，醒來已是日斜時分，又套上眼鏡，寫了一張金剛經。又將眼鏡除下來，用手巾擦了擦慧二爺，寫不住了。走到大人身旁，就地打了一個掙兒，說：回大人的話，都天廟亂壇上，大人還是去不去？大人想了想，說是的呀！我允着那道士的話，你提起來，你去叫他們預備轎子伺候罷。慧二爺得了這一句，便飛也似的去告訴老程二，老程二便飛也似的去吩咐轎夫。』楊靖笑道：『妙呀！該是時候了，待大人一到，一邊請大人在中間坑上坐，我的佈置如何？我說這滿堂紅的毯條，是少不得的。程大人做過中丞，這官廳儀注，也不可脫略。』他二人剛在那裏談論，嚴大成早驚怪起來，忙插口道：『蝶卿你講的可就是程道周程大人？』楊靖笑道：『我們這揚州城裏，有幾個程大人，不是程道周是誰？』嚴大成望着何其甫笑道：『說起這程道周，他那一篇會試闈墨題目，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一章。真做得玉潤珠圓，有聲有色，我是極醉心的。顛倒儘可以背得過來，停會程大人駕到，還是讓我去陪一陪，或者將他那兩個提比，念誦給他聽。說不得感我知己，有點機會碰碰，也未可知。』何其甫道：『你去你去，我這拙口鈍腮，也不願意陪他。他連佛經，都懂得透

激萬一同我講起來，沒的不要獻醜。」田福恩在這個當兒，也不理會他們說話，冷不防的拿了他那件長衫，挾在腋下，就想往外溜。不料被楊靖瞧見，走上前一把將他扯住，說：「孔還不曾扶呢！你望那裏走！」田福恩哭喪着一副黃臉，急道：「我的楊祖宗，你饒了我罷！你知道我見了本坊地保，還嚇得篩糠相似的戰抖。你如今又弄出甚麼大人來了！你不用將我當着木瓜，我難道不曉得做大人的規矩。聞王爺爺都派遣着四五位金甲神人，暗中保護，凡人只要望一望，那神人當頭，便是一狼牙棒。我留着整腦袋吃飯到不好，那敢跑來碰金甲神人的大釘子！」那王道士笑道：「田大爺且緩着急，我的話還不曾講完呢。程大人今日是不能來了。」楊靖此時一隻手，剛扯着田福恩袖子，猛聽見這一句，趕忙放下手來，驚問道：「你適才講甚麼，程大人何故今日不來？」王道士又說道：「程大人不是剛要上轎，一隻脚已跨入轎槓裏，猛的内室裏沸翻搖天起來，這個當兒，便走出幾個小丫頭，連拖帶拽，將大人生生從轎子裏劫出來，擁進去了。我還癡心妄想，疑惑大人進去走走，總要出來，還到我們廟裏去。過了好一會，慧二爺笑出來，望我搖搖手，說：王道士，你快回去罷！今天大人是去不成了。我其時好像兜頭澆了一瓢冷水，我這一顆心，真是不死，便拉着慧二爺問他一個緣故。他低低告訴了我一句說：二姨太太同五姨太太因為昨

夜彼此將褲子穿錯了，今天忽然鬧起嘴來，罪都推在大人身上，捉着大人名罵呢！」慧二爺說過這一句，便急急忙忙的，笑得趕進去了。楊靖嘆道：「晦氣，晦氣，明天還來不來呢？」王道士道：「據程二說，明天再同慧二爺想法！」楊靖乃嗒然無語。轉是田福恩高興起來，說：「不來也罷，你就請仙人快快降壇，我們扶了孔，還要趕回去吃晚飯。」眾人都說：「這話有理。蝶卿快畫符罷。」於是那個小廝重又將燭花彈得一彈。楊靖沒精打彩的，拿起硃筆，在一張黃紙條上，寫着「風馬雲車」四個大字，捧在手裏，吹，將字跡吹乾了，向燭上一燒，果然那字條，便化一陣青烟，悠悠蕩蕩，一直旋繞到屋樑上。霎時室中鴉雀無聲，大家伸頭墊腳的望。楊靖親自將靈座前一杯茶，換了熱的，眼觀鼻，鼻觀心，向那個小廝，啣一啣嘴，那小廝便飛也似的，向壇邊下首站了。楊靖將孔盤的黃沙，用一根尺桿，勻得光潔了，輕輕將孔筆，托在手裏，那一頭便是那小廝托着孔筆，才着孔盤，只聽得沙沙的響起來，由緩而快，由輕而重，活像有個神仙，坐在那裏一般，把個雲麟看得又驚又喜，止不住噴噴稱羨。孔筆畫了一會，猛聽得楊靖，站在上面喝道：「吾字！」誰知那王道士，早站在旁邊，一張小桌上，一張紙，一枝筆，在那裏騰騰寫，聽見楊靖嚷着「吾字」，他便寫了「吾乃」兩個字，雲麟站的地方，在却同王道士相離不遠。悄悄問道：「蝶卿說我吾字，你如

何寫出吾乃兩個字來怕是錯了。」王道士低笑道：「一點不錯，降壇規矩都是吾乃兩字起頭，你不信，再聽楊先生說甚麼。」果其不然，楊靖接連說個「乃」字，停一會，又說是「華」字，又說是「陀」字。王道士將舌頭伸了伸，說：「好造化！今日求仙方求出一個醫祖宗來了。」雲麟又道：「這臨壇的不是濟顛祖師？」王道士道：「快低聲些，祖師的法諱，你如何沒高沒低的亂喊！臨壇的人多着呢！譬如祖師是個壇裏主人，有別的客要來，祖師也斷不能說是不許。」王道士雖然同雲麟講話，那耳朵裏依然聽着楊靖報字。這個當兒，早寫出一大篇雜方來，末了還贅了一句付悟真子敬服。於是看見何其甫恭敬，走到壇前，磕了三個頭，依然退下，便伏在王道士那裏，去抄仙方。楊靖在上面問了問，說：「下面可有求仙方的？沒有？若是沒有，仙師要退壇了。」這一句話未完，便又走進幾個人來，其中還夾雜着婦女，都來焚香點燭，有問事的，有求病愈的，紛紛擾擾，煞是熱鬧。楊靖一毫不慌亂，平心靜氣，按着名姓問了他們口供，便紛紛的交下仙諭來。一時歡聲雷動，便大把的摸出錢來，向壇面前一箇錢櫃子裏，好容易將閨人打發走了，楊靖又將華陀退去，接連便是濟顛祖師臨壇，開口便說：「醉了！醉了！諸弟子有何事可問？」此時衆人相對默無一語，楊靖在上面發急道：「祖師，你們問甚麼事呢？」嚴大成一班人，只是你

望我笑，我望你笑，說：「我們先都問過了，此時實是沒有可問。」田福恩此時站在一旁，大有欲前不前的勢。楊靖道：「也好！也好！小田要問事，儘管來問。」田福恩露牙裂嘴的，儘望着楊靖笑。楊靖也笑起來，說：「你要問就問，笑甚麼呢？」田福恩道：「我問的事，我不能說出口，我只放在心裏，同菩薩搗個鬼，還可以不可以？」楊靖將頭一扭道：「這如何使得！你有甚麼告訴不得人的話？你雖然告訴不得人，你都要當着人告訴祖師。」田福恩讓道：「使不得！使不得！我這裏的話，如何能許人聽見？」楊靖笑道：「小田你不用在這裏打攪，你老實不必問罷，還是我們這位雲弟弟不曾問過事呢，來來來。」何其甫便也望着雲麟道：「今天我同你講的，祖師在這裏，你何不求祖師替你取個外號？」雲麟點頭，便走過來行了禮，將此事朗朗對壇上講了。楊靖重又扶起來，只見祖師寫了又塗，塗了又寫，關了好一會，才寫好了。『趾青』兩個字。何其甫點頭讚歎，說：「真是祖師佛法無邊，雲生名麟，祖師便取詩經上，那一句麟之趾，替他做了外號，真是再也關合巧妙不過。」雲麟也是高興，又磕頭謝了祖師，這才撤了壇，大家退出室外，其時已有戌亥時分。田福恩老揉着肚皮，嘆氣，龔學禮望着汪聖民搭訕說道：「時候真是不早，回家去，怕是飯後鐘了。你腰裏有錢沒有？如有錢，我陪你上館子小酌去。」汪聖民吃了一驚，忙分辨道：「

我如何會有錢？我如果有錢，就是你養的。」說着便連褲帶子都解下來，給龔學禮看。龔大成笑道：「何其翁我知道是有錢呢！我聽見他腰裏索索落落的響。」何其甫正色道：「錢是有幾十文，老實對你講，我帶出來是買藥的。你們難不成連藥都要吃下去，我是失陪了。」一面說，一面邁步飛跑，眨眨眼已出了廟門。這裏眾人嘆了幾口氣，都陸續分散，只有楊靖田福恩雲麟是一處走。雲麟心裏記掛着淑儀，便向楊靖告別。楊靖攜着他的手，更不肯放，說：「大家開玩笑，我還有話同你講呢！」雲麟不得已，便隨着楊靖田福恩出了都天廟。這一帶是個荒涼所在，杳無人迹。楊靖且走且說道：「適才扶的，真可靈不靈？」雲麟笑道：「怎麼不靈？最奇怪不過，那枝乩筆，便像真個神靈驅使一般，寫得飛快。」楊靖笑道：「趾青趾青，我將你當做親弟弟看待，我告訴了你罷……」回頭又望着田福恩道：「我也不瞞你，你聽着可不許被第二人知道。」田福恩急於要聽楊靖的話，便忙着發誓道：「我斷不告訴人，如若告訴了人，叫我的女人給你玩。」這句話不打緊，早把雲麟兩個粉頰上，羞得紅雲滄起。楊靖笑了一笑，又望雲麟說道：「這乩的頑意，那裏有許多真的呢？全是我在那裏搗鬼罷了。那個小廝是我教導好了的，叫他依着我，我寫甚麼字，只要他不同我扭着就成功了。」田福恩聽到此處，便直嚷起來，說：「如何？我說是假的，虧

你那一天還要打我手心。」楊靖笑道：「低聲些，叫你不用告訴人，你便直嚷起來，萬一被人聽見，你是要應誓的了。應了誓，我沒有對不住你，我轉有些對不住趾青。」雲麟道：「原來如此，只是你忙這頑意，又有甚麼好處呢？」楊靖嘆道：「哥哥搗這個鬼，也是出於不得已。其中有個緣故，上年我不是弄了一個稟帖，在縣裏告了我那老不死的丈人，我的主意，是想縣裏做主將那老不死的驅逐出境，所有家業均歸我一人承理。誰知那縣裏平時，到也明白，惟有這件事上弄糊塗了。第二天批出來，說着親族調處。鬧到末了，送了我幾十元，叫我夫婦搬出另住，永不再同他家纏纏。住是住出來了，這日用三餐，然是有些拮据。本來我不大喜歡弄筆墨，況且朝廷裏忽然改了章，做甚麼牢籠策論，大凡有子弟的人家，都因為這個上頭，不願意叫他們讀書。他們不讀書，我們便連館都沒有得坐，難道白白的便餓死了。除得死法想活法，哥哥仗着點小聰明，便替鄉下人包攬包攬詞訟，也不知道這詞訟上面的錢，是有傷天理，弄不得的。也不知哥哥手脚大，錢到手便用，逐日以來，還是結結巴巴的。哥哥發心改邪歸正，再不造孽了，偶然向王道士談起苦情，王道士自幼便學會了扶乩，又苦於人不肯相信他，便同我說合了，在他廟裏設個乩壇，騙騙百姓。據聞適才講的這程道周程大人，最相信這些事，不過將他弄進裏面來，便可在他身上

生發生發。然而他是有學問的，光拿着些神符藥方去哄騙他，又不濟事了。必須編幾句歌詞，或是詞曲，要說得活靈活現。若在前幾年，哥哥也還可以下筆千言，如今是荒疏久了，所以特地請老弟來幫個忙。說句老實話，若不是借重老弟，我也斷然不將這實話告訴你。」雲麟笑道：「原來你是欺人的。照這樣說，適才替我起的外號，還很費心甚麼？祖師呢？到不如望着你磕頭。」楊靖笑道：「不敢不敢！你將那個話兒編好了，就算是謝我。」雲麟道：「編甚麼呢？你須也出個題目來。」楊靖道：「北門城外一帶荒塚，漸漸有些白骨露出來了；你須裝作祖師口氣，叫他大大出一筆款子，交給我們，這叫做掩埋整頓，是個最慈善的事業，不怕他不答應。你替哥哥將這件事做成了，總不叫你落空。」雲麟笑着答應了。過了幾天，果然楊靖打發人請他，說是：「程道周程大人一准於今天午後，到此扶乩，務乞速臨。」雲麟便急急的，寫了一篇似賦非賦，似文非文的小啓，大意都說是：「程道周家權巨資，必宜澤及枯骨，天心鑒察，自有尊報。」等語。到了廟裏，悄悄將稿子遞給楊靖看了，楊靖歡喜非常，連連望雲麟作揖不迭。其時衆人，俱已到齊，只有田福恩，因為座中有程大人，他死也不敢前往。王道士又將廟址重新掃掠乾淨，命人看守着大門，不許閒人入內觀望。且說程道周，原是科舉出身，平日留心程朱學問，不苟言笑，晚年遁入佛境，悟澈

真如，致仕歸家，謙恭盛德，從不肯以威福壓制鄉鄰。至於救困扶危，修橋補路，無不樂為。他自從聽見說這都天廟裏設有扶乩，又是幾個讀書君子，在那裏主持其事，料想決非妄語，便高高興興，與青衣小帽，坐了一頂轎子，迤邐前來。下了轎，便有了那個慧琴，攙扶着慢慢走上台階。王道士先迎上去，就地一恭，楊靖同着何其甫，嚴大成一千人，都鵠立伺候。大家眼觀鼻，鼻觀心，不敢仰視。程道周一相見，坐下來，便問：「這乩壇，是那一位創辦的？」楊靖忙抬身答道：「是本縣生員楊靖……」程道周又笑道：「兄弟在京城裏，也曾見過朋友扶乩，是很靈驗的。近年來知道此事的，就很少了，不料先生到還高明。」楊靖道：「生員以至誠感格，蒙神人不棄，到還時時肯降駕臨壇，不過生員們人微言輕，一切總望大人格外提倡。」程道周道：「兄弟既來，少不得都要扶助。先生們，成此感舉，每月這壇裏，需用多少，隨後便叫王道士，立個手摺，到兄弟那裏支付罷。」此時楊靖及王道士，忙立起身，又道謝。當他們談心這個當兒，雲麟悄悄扯着嚴大成衣袖，低說道：「嚴先生怎麼不念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那篇闈墨？」嚴大成扭頭說道：「念闈墨呢？我被他這一來，把念熟的都嚇忘了。早知道如此，我該將那本子藏在袖裏帶出來。」雲麟嘆味一笑，又聽程道周說道：「就請先生們扶起來罷，兄弟倒好瞻仰瞻仰。」楊靖聽見，忙答應了幾個

『是！』便吩咐小廝點齊香燭，暗暗丟了一個眼色給雲麟，叫他上來幫着。這一次扶乩，比尋常不同，眾人都十分兢兢業業。程道周將衣冠，整得一整，使上前行禮，行禮之後，曲背躬身的站在一旁。這一天則是陰色沈沈，涼風吹着，裊裊蕭瑟作響，還不曾黃昏，室中已是黑暗。便是那兩枝紅燭，也不十分光亮。楊靖同雲麟一邊立着一個，輕輕將那乩筆拈入

手裏，剛望雲麟一擱，眾人只聽見那乩筆在盤裏旋轉得飛快，那一片聲息好似千軍萬馬，又像風雨驟至。楊靖望着雲麟發怔，疑惑雲麟在那裏弄狡狴。雲麟又疑惑楊靖。雲麟此時滿意將他編的那小啓寫出來，誰知開頭幾個字，便不是他所編的小啓，嚇了一跳。暗暗埋怨楊靖，保不定是他已編了別的，故意同我開心。再看着楊靖，只管睜着兩個大白眼，向盤裏瞧，手不停揮，霎時寫出一首小詞來了：「多少年華辜負了，悔當時不好誤認知音將命拋，是誰做就圈和套，紅綾三尺懸標早，白白被人笑。嘆覆盆紅日何時照！」寫到此處，只聽撲托一聲，那乩筆，便從兩人手裏跳起來，不偏不倚，一直擲落在香爐裏，兀的跳震不住，雙燭齊息。程道周喊了一聲說：『不好！不好！這語氣分明是猛鬼了！』眾人聽是猛鬼，各各掩面失色，頓覺眼前迷迷糊糊。雲麟支持不住，忙跳下乩壇。在這紛亂時候，忽的那個王道士怪叫起來。雷先生復行點了一盞洋油燈，進來看，原來那王道士被楊靖

一把緊緊樓住，只聽他口裏嚷了一聲，說：『我的好妹妹！我定然隨你來也！』說了這一句，更不開口，漸漸口眼歪斜，放了王道士，便直倒下去。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四十五回

乞捐資短盡英雄氣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程道周先是大大吃了一驚，當時便疾轉過身來問道：『這分明是冤鬼顯靈，借乩索命。諸位可知道這楊先生平時可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冤孽呢？照這光景，第一要緊還是延幾個道士，打一盞清醮，替他解救解救罷……』呀！再一細看，適才那些先生，不知都溜到那裏去了，只剩下一個小廝同王道士不曾走。程道周知道他們書生畏禍，也只付之一笑，便招呼了慧琴，說：『我們也走罷！』於是坐上轎，如飛而去。王道士此時，被楊靖這一嚇，也忘却送大人的憲駕，低着头再將楊靖一看，只見他面白眼突，頓時將一副臉，瘦得沒有二寸來寬，雙手微微撐拒，已是出氣多入氣少了。雷先生提進來的，那盞洋油燈，本來已剩不多，多少洋油，至是已奄奄待盡。那個小廝，嚇得索索的在一旁抖。王道士大着胆子，問那個小廝道：『他們諸位先生呢？』小廝也答道：『他們諸位先生呢？』王道士道：『如何他們一個也不見了？』小廝也答道：『如何他們一個也不見了？』王道士見那個

小廝已失魂落魄，深怕又出別的岔子，忙忙跑出房外，傳集了廟中兩個伙夫，用一張竹床子，將楊靖睡上去，趁他還有一絲微氣，飛也似的自己押着，送到楊靖家裏。他妻子宋氏，剛捧着一碗薄粥，坐在門檻上。忽然見人將他丈夫抬得回來，嚇得跳起身來，手裏那個粥碗，不由「豁琅」一聲，墮地粉碎。王道士略將楊靖扶，乩過鬼的話，告訴宋氏一遍。宋氏不禁放聲大哭，抱着楊靖，臉對臉的叫喚。誰知楊靖再不肯轉回陽世，漸漸肌肉發紫，一靈永別宋氏去了。宋氏是個老實婦人，轉身便向王道士磕了一個頭，說：「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先生在日的光景，你老人家一切都知道的，真是柴米無着，如今從半天裏掉下這件禍事，我一個婦人家沒腳蟹，叫我怎生發付？怕不一條命，就是兩條命。」說着涕淚橫流，又跪在楊靖屍旁，哭起苦鬼來。王道士也是儘提着大方袖子拭淚。那兩個伙夫，提着扛棹喊道：「王師父我們是回去了。」王道士點點頭，說：「你們先回去罷，我停會子便來。」說畢掉轉身子，又來解勸宋氏，說：「奶奶儘哭着也是沒用，死的已經死了，活的還要過呢。為今之計，第一先要將楊先生後事置備起來，好好入了殮，奶奶想總是有這項現成款子，我替奶奶打主意，還是奶奶親自到家去走一趟。同老爹商議商議，千不看，萬不看，奶奶總是他親生養的，也不能不照顧奶奶，這是末了一次。」宋氏收了眼淚，硬咽說：

「你老人家說的話，怕不是；但是我爹娘，自從鬧過官司以後，他兩人的心是冷透的了，再不肯見我們夫婦一面，去說怕也沒用。我們先生在日，他同學朋友，也還不少，若是能夠請朋友們幫個忙，覺得比較去求親戚爽利些。這件事便託你老人家替死鬼効個力罷！」說罷，又哭起來。王道士道：「只恨我小道，也是清風兩袖，很對不住我們楊先生。既然奶奶這樣說，小道拚着這副老臉，情願替楊先生去沿門託鉢。何其甫先生，我記得他是你公公的門生，他同楊先生便是世誼，我就先去同他斟酌。他總比別的朋友要出得多些。而且學中的人，小道究竟是個門外，此後一概總還要仰仗着他。奶奶你好好守着死屍，我去去就來。」王道士此時深悔扶乩的事，是他發起，不料便在這上面，將楊靖命送掉了。開心慚愧，不由負着一腔義氣，逕奔到何其甫那裏。何其甫在廟裏，見楊靖過鬼，便知此事有些難處，防有人命干證，暗中將雲麟扯得一批，沒命飛逃。依雲麟主意，到不忍心將楊靖丟在廟裏，無如平素畏懼先生，不敢不從。剛出廟門，隨後跟大成一千人，也都陸續分散。何其甫逃入家內，驚魂兀自不定，不得已，在書架上取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從頭至尾讀了幾遍，剛自閉目凝神，已見王道士跑進來。何其甫吃了一嚇，裝着沒事人一般，絕口不提楊靖的事。轉是王道士問道：「何先生可曉得楊先生已經噫氣了？小道道才

親自將他送到他府上去。」何其甫冷冷答道：「這一來到也罷了，免得時常到你廟裏去打擾。」王道士道：「惟是楊先生身後，一切沒有。小道此來，少不得要費先生的心，替他張羅張羅。」何其甫驚道：「身後的事麼？咳！像我兄弟身前，還在這裏敷衍不下去，我却不能替他張羅身後了。請你免開尊口！」王道士道：「阿呀！這一來他女人怎麼能發付呢？先生不看楊先生分上，還該看楊先生的老人家分上。」何其甫氣喪着臉說道：「依你意思，想叫我怎麼樣呢？」王道士笑道：「方便的事聽人方便，也不能爭競多寡。先生解一解囊，以外的朋友，便請先生出個名兒，替他發個傳單，少不得聚湊一二百元，將楊先生喪葬弄清了，餘下的便給他女人養活。」何其甫冷笑了一聲，將個大拇指，豎在王道士面前，說：「王道士！你真是大慈大悲，就請你替她擔任了罷！像我就沒有這樣魄力。我如有這樣魄力，我到不坐這窮館，我早已去做道士了。要知道點石成金，都是你們道士的法術，我們孔夫子若能點石成金，他到不至於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了。」王道士見何其甫毫無資助之意，不禁也有些生氣，便故意笑道：「可惜點石成金，我們祖師久已失傳了；若是不曾失傳，小道廟裏金子，雖然沒有，石頭是有的，何至又來同先生纏擾總之這件事，先生萬萬無可辭。」何其甫怒道：「我是欠他的。」外道士道：「如果欠他的，又作別

論了。」何其甫道：「你該上門來逼我。」王道士正要答言，那美娘在房裏聽見，已經知道此事，見他們口角起來，便將何其甫喊得進去，何其甫依舊怒氣未息。美娘笑道：「你們講的事，我是明白了。開弓沒有回頭箭，你多少也該幫助他點，才是道理。」何其甫道：「道理道理有了，就沒有錢了。」美娘笑道：「話雖如此，你同楊先生比較起來，你究竟比他寬綽些。我也知道我們家裏也沒有現錢，不如將我手腕上這兩隻雙龍抱柱銀鐲頭，先借他去當一當，等我們有錢，我們再去贖你以為如何？」何其甫道：「也好，也好，橫豎這鐲頭，也是你陪嫁過來的，我也說不起嘴來。攔阻你，我再不同這王道士談心，你便拿出去交給他罷。」美娘不得已，便將鐲頭送出來，交給王道士，說了幾句好話，又說：「我們先生，他是樹葉子掉下來，怕打破頭。這傳單的事，還請道士另去找人辦罷！實在對不住死鬼楊先生。還請道士帶個信，給他師母，勸她不用過於哀慟。」王道士見美娘說話，較何其甫圓通得許多，也無可說，將鐲子拿入手裏，謝了兩句，便去尋覓別人。誰知一直跑了好幾家，再也休想他們肯出一個銅錢。王道士氣得臉都青了，沒精打采，又轉回宋氏那裏，眼看着這副銀鐲，如何濟事。宋氏只是哭泣，王道士奔了一天，雖是深秋時分，天氣還熱，楊靖尸身漸漸透出臭味，肌膚青紫。王道士正沒打算處，猛的門外走進一個人來，不是別

人，正是雲麟。心裏記掛着這件事，手裏攜了一包紙錄，到靈前磕了三個頭，便問王道士這事如何辦法。王道士便將向諸人乞告情形，說了一遍，說：『還不會到相公那裏去。』雲麟道：『王道士你是錯了，固然讀書的人，也沒有多錢，即使有錢，你要想他無故的拿出一文半文來使用，除非海水西流，太陽東落。他們書愈讀得多，心愈鍊得毒，這些慷慨解囊，揮金如土，到還要在那些鬪雞走狗、皂隸與臺裏去尋覓，或者還碰着一兩個假俠士，再不然，就要去尋覓大人先生。大人先生們積蓄多，原也不肯浪用，但是他們出得一千，祇當我們出了一百，他們出了一百，祇當我們出了一十，這叫做多裏撈摸。你放着程道周程大人那條路不走，轉來同窮書、馱子、糾纏，無惑乎是個勞而無功了。』王道士被雲麟一席話，轉說得笑起来，說：『好相公，你雖則年紀輕，到還爽快。我何嘗不想到程大人那裏求告，只是我們那裏有這分兒，去面見大人呢？少不得還是同他門口那幾位管家磨陀。相公，你須知道一個鄉紳家門口的管家，同州縣衙門口差役一樣，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他只肯幫着外人一齊去弄大人的錢，他斷不願意拿大人的錢化出來做好事。不瞞相公說，就是扶乩這一層，我暗中允了他們的許多酬謝，他們才肯從中出力。若是不然，早就攔下你不睬了。』雲麟道：『既這樣說，我便前去會他們大人，當面求告。』王道士不等雲麟

說完，拍手笑道：『妙呀！相公肯去，這是再穩當不過。相公畢竟是個秀才老爺，與我們做道士的不同。』雲麟道：『也只好碰碰看罷，我也不再耽擱，就此前去，你在這裏等個消息。』王道士答應了，等雲麟走後，便先將那副銀鐲，送至小押舖裏押了一千多錢，先買了些柴米紙錄，又到廟裏，叫了一個伙夫，挑着到楊靖家裏。自己將廟裏各事安排好了，依然也趕着到這邊來。且說雲麟，負着滿肚皮豪情俠氣，急急走到程神宅前，見大門裏面，那盞極大門燈，燭燭剛才熄了，兀是氤氳氳氳，冒着油氣，屏門緊閉，旁邊壁縫裏，却露有燈光，有兩個人笑聲。雲麟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琴琴」的在屏門上拍了幾下，裏面笑聲頓息，便聽見有人問道：『外面是誰敲門？』雲麟道：『是我。』裏面又問道：『你是誰？』雲麟道：『我姓雲，是來會你們大人的。』裏面冷笑道：『哦，會大人的，最好再來遲些，我們大人是終夜不睡覺，專等會客的。』接着便有一個小丫頭聲音，似乎在一個人身上拍了一下，笑罵道：『你這冷賊骨，說的話真有味兒。你老實去開門，我也要趕快進去，煖太太等着水用呢。』又聽見裏面笑道：『小冤家理他呢？早不來，遲不來，剛在這個當兒來顯魂。』說着，又像纏倒在床上。只聽見小丫頭，「阿呀！阿呀！笑個不住。雲麟不由心頭火發，拍得那門格外利害，便從這聲音裏，聽見高低鞋子，「咕咯咕咯」一路跑進去了。才走過一

人將門用勁一搥，「呀」的開了半邊。雲麟見他穿了一件短衫，面紅氣喘，冲着雲麟說：「先生你知道此時是甚麼時候了？我們大人，那有會客的道理。明天請先生早些來！」雲麟道：「請問你可是程二爺？」那人道：「那是我的父親，夜間不住在這裏，我便叫做程全。」雲麟道：「並不是一定連夜求見你們大人，只因爲有一件要緊的事，要同你們大人商議，還請替我進去回一聲，事成之後，少不得有點酬謝。」程全答道：「原來是打抽豐的，這件事也不吃緊，只是半夜三更，我們不敢進去回。」說着使將那扇屏門撲通關了。雲麟好生掃興，暗想：這個時候，已有二三更時分，我來得原是不巧，況且鄉紳家，這重門房，便是一座巖關，此關打不通，也是沒用。這程全甯可在門房裏同小丫頭們打混，要他上去回一句話，他就推三阻四，虧他名字還叫程全呢！你就使不該成全成全楊靖。雲麟一面走，一面恨得咬牙頓腳，道路又黑，只管一口氣望前奔走。猛不防腋下撲着一人，被雲麟一股勁，平空栽倒，使呀的哭起來。雲麟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手裏緊緊捏着一個粗碗，盛着湯汁淋漓，已是一點不剩。還有一個小籃子，顛倒跌去十幾步遠，滿地白皚皚的，深夜也看不清。幸喜那碗不曾跌碎。雲麟忙彎下腰來，撿那孩子，忽的從右邊一個鋪子裏，跳出一個人來，喝問道：「蟹兒你爲甚麼哭？」那孩子便哽咽的說：「被人

撞倒，將豆腐漿都潑了。」那人冷笑道：「好好好！蟹兒你多管是燙着了。」又望着雲麟道：「好利害！街道是你講理來的，爲何不圍入府上去容你在此橫行霸道。我們有理講理，你什麼說什樣好快說快說。」雲麟見那人神情，很有用武的意思，不覺吃了一嚇。却好這個當兒，鋪子走出來一個乾背老者，手裏提着一盞油燈，閃閃的動搖不定。燈光射到那人臉上，雲麟認出這人，便是三閩王劉祖翼。當日曾拿過他，女人破褲，去索詐過田煥的。後來在學堂會過幾次。雲麟忙陪笑走上一步，說：「原來是劉四先生，這位相公是誰？多有得罪。」劉祖翼也認識雲麟，不禁也笑起來，說：「我道是誰呢？彼此都是熟人，不妨事。不妨事。黑夜裏你如何敢出來。」雲麟道：「不瞞劉四先生說，楊先生楊靖昨天死了，學生使爲他的事忙着。」劉祖翼驚道：「楊蝶卿死了！大前天我還看見他在茶社裏很神氣的，如何會死了？街上不是談心之所，便請到我們舍親鋪子裏談兩句，權且歇歇，稍停我送你回家去。」說着使命那孩子撈掇好了，一同隨着那駝背老者，進入門裏。雲麟留心看去，原來是一座磨豆腐的鋪子，攏共不得兩間房屋，一邊支設爐竈，一邊安着磨盤，大缸，小缸，到是五六隻，滿滿的，也不知是安放甚麼的。一匹瘦驢子，正自顛頭擋腦，在那裏挨磨。耳邊只聽得「轟轟轟」響個不住。磨盤底下睡着兩個母猪，又有一張草蓆，一個老婆子，奔

着上身，懷裏抱一個吃乳孩子，同豬睡在並頭。劉祖翼跳得進來，左望望，右望望，忽的從那婆子鋪底下，抽出一張木標，讓雲麟坐着，不提防這木標一抽，那鋪裏的坍了半邊，將婆子從夢中驚醒，怪叫起來。劉祖翼笑道：「婢子是我。」那婆子見是劉祖翼，再也不敢則聲，光睜着眼，坐在地上。劉祖翼向那駝背老者笑道：「原來碰倒蟹兒的，是我的朋友雲少爺，少不得停會，還要另舀一碗漿。」那老者應道：「有漿有漿。」說着便舀了一碗，奉給雲麟。雲麟見那漿到是滾熱的，只是無糖無油，微微呷了一口，也就放下了。劉祖翼拍着那孩子笑道：「這是我的小兒子，今年八歲了，每天夜裏，我將他攜帶出來，到我們這舍親那財喜鋪子裏，吃兩碗豆腐漿，臨走便帶一碗回去，給他姐姐。你踢翻了的那個籃子裏面，是豆腐渣子，內人吃素，她喜歡弄點鹹菜炒炒，又下飯，又免罪。我同那老爹的親，算是不遠，我記得他是我們遠房本家祖母的姨甥兒。承他的情，從來不曾厭煩過我，不久要發榜了，你的鬧稿，想還得意。楊蟬卿死了，你爲他忙甚麼？」雲麟道：「不瞞四先生說，蟬卿死了一總身後的物件，一樣沒有。我們替他設法，意思想去求程道周，不料來遲了一步，他家門房裏老程睡了，不肯去回。但是蟬卿尸身，已有些變動，明天再不入殮，恐怕他府上，也要變做鮑魚之肆呢。」劉祖翼道：「程道周麼？我知道他的脾氣，除得和高道士拿

天堂地獄去哄動他，一哄就是一千八百；若在別的上頭，想他的錢，比拔他的毛還難。你以爲可惜他今天睡了，意思明天等他不睡的時候，再去求他，不是我說一句打斷你的興頭話，只怕他耳朵聽着，嘴唇張着，眼睛閉着，腦袋擺着，任你怎樣哀求他，比睡的時候還老穩，給你一個不答應。你有本事，聞到他庫裏去，搶他的銀子。」雲麟聽了，不禁懊喪起來，說：「這便如何是好呢？吃不成，眼看着楊先生不得入殮。」劉祖翼笑道：「這却要倚仗我劉四先生了，不瞞你說，我劉四先生的大名，老程他也如雷灌耳。一年三節，我往常都要撈摸他幾文用用。今兒看着你分上，楊蟬卿在日，我們也有點交情，等我猴到老程的大廳上，叫他雙手送出錢來，他若是敢出個哼聲兒，我姓劉的便稱不起好漢。」雲麟大喜，忙向劉祖翼作了一個揖，說：「使費四先生的心，一切仰仗。」劉祖翼挺着胸脯道：「大家都是替朋友幫忙，何消你這般打恭作揖，反覺得客氣了。一不做，二不休，楊蟬卿家裏，料想沒有多人照應，僅僅攢給王道士個龔主的人，我們朋友反置身事外，也不成個體統。你如果高興，我們一路走，先將我這龔兒送家去，我便陪你到楊蟬卿那裏。我舍間還剩得幾百文，一發帶了去，恐怕夜間，他家有那些零星使用。」雲麟十分感激，遂一一答應。劉祖翼又命蟹兒舀了一碗漿，又盛了一籃子腐渣，辭過那財喜，黑暗暗的運奔上街，走了好

一會到一處北城根脚下，有三間板屋，後面便依城為壁，兩扇蓬門，虛掩着，門縫裏微來燈光，機聲軋軋的，似有人在那裏紡紗，蟹兒走得飛快，早跳過去，將門一推，喊道：「姐姐，蟹兒來了！」劉祖翼便讓着雲麟先走，大家都進入門裏。雲麟見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郎，荆釵布裙，剛推着紡紗車兒，旋轉不已，見了劉祖翼，忙含笑立起身來說：「爹回來了。」劉祖翼道：「你母親呢？」女郎道：「母親剛才睡下。」說着便溜眼望着雲麟，不覺羞態橫生，把個頭低垂下來，儘瞞自己的一雙小脚。雲麟見那女郎，雖是家常打扮，却有一種風姿，動人憐愛，知是劉祖翼的女兒，却也不敢輕薄。無如祇有一個長不及十步的堂屋，道不得個嫌疑迴避，也就細細飽看了一回。劉祖翼聽他女兒說母親已睡，他早跑入房裏，悉悉索索，去摸那幾百文銅錢，似乎聽見他女人埋怨，有不肯的意見，劉祖翼急起來，說：「別人死在床上，我們沒有米，總還不至餓死呢！」停了一會，劉祖翼跑出來，果然將幾百文用手巾包着，坐下來，便命他女兒去燒茶。雲麟道：「不必燒茶罷，還是早去為妙。」劉祖翼笑道：「我這裏也是坐，他那裏也是坐，避點去也不妨事。」雲麟點點頭，早見那女郎走入對面房間裏，生火去了。劉祖翼道：「舍間寒素，也沒有可吃的東西，我們適才從巷口經過，粉園鋪子裏到還熱氣騰騰的，我們買幾個來當點心。」蟹兒呢？你去跑一趟罷。」那女

郎在房裏答道：「蟹兒渴死了，他早經睡得沈沈的。」劉祖翼笑道：「要吃龍肉，親自下海，你在房裏稍坐坐，我去買一買就來。」雲麟要攔，已是不及，只得由他去了。自己立起身子，負手閒望，只見那屋，全是蘆柴編就的，隔間的壁也沒有板，通用蘆笆擋着。伸頭向房裏一張，見那女郎，蹬在地下，衣服擺擄在前面，一條洋布褲子，緊緊綳着，腿似手肌肉畢現，不禁心裏蕩了一蕩，微微一聲咳嗽。那女郎抬頭，見是雲麟，嫣然一笑。雲麟見左右無人，便悄悄躡進房裏，伸手去摸那女郎下頰。那女郎一面用手遮掩，一面笑得格格的不防那聲氣大了，被她母親在對面房間裏聽見，問道：「玉嬌，你同誰笑？」玉嬌趕忙忍住笑，用手向外面一指。雲麟聽見她母親發話，急急抽身跳出了房，猛不防同一個人撞個滿懷，再抬頭一望，正是劉祖翼，買了粉園回來，推門而進。玉嬌聽得明白，所以用手指指外面，似乎告訴雲麟：「我的父親回來了。」雲麟那裏得知。劉祖翼見雲麟，從房裏慌慌張張跳出來，心下大疑。正待發話，玉嬌猛地在房裏嚷起來，說：「爹呀，適才茶沸了，火幾手燒着蘆笆，幸虧這位相公幫着撲熄了，不然怕不闖出亂子。」劉祖翼方才坦然，趕着雲麟謝了兩句，一會子玉嬌將茶送至外面。劉祖翼同雲麟，胡亂將粉園吃了一頓。聽見街鼓已轉着三更，劉祖翼將衣服摸得一摸，望着雲麟道：「我們走罷。」又回頭吩咐他的女兒，好

好照應門戶火燭，便自去睡。玉嬌在房裏答應了一聲，好笑道：「雲麟此時主意，便恨不得獨自留在玉嬌家裏，消遣這長夜，並重重謝她道才迴護之恩，匡耐劉祖翼不肯方便，只管押着自己，趕向楊靖家中而來，見王道士盤膝坐在死屍面前，誦往生神咒，宋氏鼻涕眼淚的，在一旁燒紙錢。那個伙夫躺在死屍腳邊，兀的鼾睡不醒。王道士見雲麟回來，便道：『這位先生是誰？』雲麟將程道周那邊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這位是劉四先生，是我們學中老前輩，承他老人家熱心允許，明天替我們向程道周那裏設法。』劉祖翼向雲麟說道：『哦！這位就是王道士，兄弟佩服得很，如今世界上像那道士這樣替朋友幫忙是千中挑不出一個來了。兄弟豈肯讓道士獨為君子？』說罷又狂笑起來。雲麟見夜間沒有甚事，怕母親記掛，便向王道士告辭，王道士將伙夫喊醒了，送雲麟回家。次日劉祖翼果然跑至程道周公館裏，門房程二，見是劉祖翼，便不敢怠慢，急急替他開了門。程道周皺眉苦臉，說：『你快去問四先生，又有甚麼話說？他若是要錢使用，你便打發了他罷。我瞧見他的影兒，頭也會疼。』程二便又出來問劉祖翼，劉祖翼如此如此，將楊靖死了沒錢收拾，要求你們大人幫個忙兒的話說了一遍。程二道：『依四先生叫我們大人幫多少？』劉祖翼伸了兩個大指頭，說：『至少，要他二百元。』程二說至再三，充了一百元。自家告訴程道周，

依舊是二百元，拿了一百元自己上腰，以外一百元充着俾會子，着兒子程全送至劉祖翼家中。劉祖翼見自己馬到成功，十分歡喜，急急跑回楊靖那裏，將此事告訴了王道士。宋氏感激入骨，不由在地下碰頭叩謝。劉祖翼此時激昂慷慨，立時又寫了一張傳單，在同學裏的朋友，大大張羅了一番。大約也湊了有一百多元，便是何其甫，還被他敲了兩元竹槓。大家分頭辦事，雲麟去邀約陰陽生，替楊靖擇時入殮。劉祖翼便上街趕收捐資，王道士揀了一家熟材板鋪裏，替楊靖看好了，一副棺木，講明價錢五十元。無奈那材板鋪裏主人，必須現錢，方肯交付。王道士只得又跑回來告訴雲麟。雲麟道：『可惱這主人也太精細了，難道我們好白白的騙他一副棺木。』王道士道：『這也難怪，世事艱難，誰也不知道。楊先生在日行爲，還敢放賬給他，此時只須劉四先生，將錢先拿出一半來，也好將就辦了，少停還請相公到劉四先生那裏催一催。』彼此剛說着話，耳邊忽聽撲通一聲，接連便見楊靖屍身底下流出一大片血水，穢氣刺鼻，大家吃了一驚。掩着鼻子說：『怎麼屍身變得這樣快？』宋氏揭起楊靖小衣一看，原來肚腹上已潰爛了，肝腸都流露出來，急得放聲大哭，不住的用繩拂子，替他驅逐蒼蠅。雲麟更忍不住，說：『等我去催劉四先生，快將棺木買來罷，再延挨下去，怕更不好。』雲麟此時三脚兩步，重又跑至北城根腳下，見劉祖

翼住的房屋兩扇板門，虛虛掩着。雲麟挨身而進，走至屋內，寂寂無聲，不見一個人影。雲麟向房裏張得一張，分明昨夜那座茶爐子，還安放那裏，不獨看不見劉四先生，便連那知情識趣的劉玉嬌，也是毫無影踪，嚇了一跳，跑出門外同左鄰右舍問了一問，有一個老婦，剛在那裏縫衣服，說：「相公是問隔壁劉四先生麼？適才急急的攜了他的兒女及劉四奶奶，一同出外去了。相公若是早來一步，便可會着。」雲麟道：「他們幾時回來？」那老婦答道：「這到不曉得，他好在精窮得傢伙也沒有。他不回家，也沒有人偷他的。」雲麟好生委決不下，重又走回來將此事告知王道士，互相猜不出劉祖翼是何用意，只好坐着老等。誰知等到第二日，也沒見劉祖翼的影子。王道士又偕同雲麟，跑至城脚根下打探，依然是石沈大海，知道此事不妙，只把個宋氏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雲麟同王道士，毫無主意，還是依了王道士，在先老章程，逼着宋氏跑到她父親那裏報喪，哀告幫助幾文。宋義興是怨這女婿深入骨髓，一文也不肯出，還是她母親不忍背地裏送給她一塊洋錢，宋氏哭泣着回來。王道士沒法，同雲麟各添了幾塊錢，另買了一副薄棺材，草草的將楊靖收拾了，抬至義塚園裏安葬。宋氏此後，亦不知流落何所。這也是楊靖一生陰賊險狠的惡報，且不必表。單表劉祖翼借死友以斂財，欺生友而遁迹，誰也不提着劉祖翼三個字，覺

得比狗還不如。然而其中也還有冤屈他的地方：劉祖翼起初一念，何嘗不是英雄肝膽，菩薩心腸，無如銀子是白的人，心是黑的，只因一轉念間，不能化洽刑于，遂爾貽譏名教，落後還釀出些酸風苦雨。只緣著書的祇有一枝筆，不能夾寫兩面事，如今已將楊靖打發去了，且待在下，將劉祖翼得財遁迹的緣故，緩緩表來。且說劉祖翼，自打從程道周門房裏出來之後，那老程二便到帳房將二百元取到手裏，只封了一百元，剛用手巾紮縛停當，吩咐他兒子看守房門，待要送至劉祖翼家中。不防外面走進一個人來，身穿藍布大褂，袖底下污得黑油油的，青褲青鞋，青襪套子，惟有裏的兩副打腿布，却是通紅的，肩上背着一條襠褲，兩頭錢壓得很是吃重，手裏拿一柄黑油摺扇，用藍手巾緊緊包着，進了門，便喊：「程二哥在家裏麼？陪你到白玉池浴室裏洗個澡去。」老程二一見那人，歡喜非常，說：「原來是石老四，許久不見你，攏到我這裏了，貴人事忙。」石四笑道：「不錯呢，連日府大老爺在我們屋裏議論甚麼字紙的事，還有縣裏的太爺，不是你來，就是我往。依我呢，就想交代幾個小夥子們忙忙，又怕他們把材料糟蹋了，開上賬去，老頭子又挑剔這樣，挑剔那樣，能照賬六折開盤，就算他天良。所以我一總不敢分身，到此纔看望二哥，記掛你得很。」老程二笑道：「這也難怪，你，你適才說甚麼字紙的事。」說着又凝了一會神，用手擡

着頭髮，笑道：『哦！自治的事罷！前天地地方上也來請我們大人的，我們大人他不願意管這些事。到是你們那裏這班小鄉紳，忙得熱鬧呢！』老程二說到此處，便將那包洋錢，重又拿出來，望着他兒子說道：『我培，你石老叔去吃杯茶，這筆款子，你親自送到劉四先生那裏去罷。他的家便住在轎夫馬武間壁。』程全答應了，老程二走後，他便將門口那個打掃夫喊進來，在門房外面坐一坐，自己拿了洋錢，一直送到劉祖翼家裏。却好劉四奶奶，正坐在大門前，一張板櫪上裹腳，藍的白的裹腳條兒，擱滿了一地。程全問了一聲，說：『這裏劉四先生府上麼？』劉四奶奶搖着見面，前走出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出來，不覺又羞又喜，看着那隻光腳，白滑滑的很不雅觀，忙抱起腳來，就望衣底下一藏，答應了一回，我便是姓劉。程全乃接着說：『有一百元是送給你們劉先生的。』劉四奶奶聽見一百塊洋錢，樂得魂出了竅，也忘記那隻腳是藏在腰裏的了。急急的起身一站，想來接那洋錢，不防備一個狗吃屎，平空栽下來。幸虧程全手快，雙手將劉四奶奶捧着。劉四奶奶兩手，已搭在程全肩上，不曾跌倒。這個當兒，無巧不巧，程全兩隻手，却緊緊按在劉四奶奶胸懷，到還斟酌飽滿，入握如綿。劉四奶奶好容易兩隻腳才站貼了，便笑問道：『多謝大爺送洋錢來，快請入裏面坐坐。』程全先前，本不願意進去，因耐下面褲子，已是淋濕透了。

好大一片，自己又穿了一件短衫，在路上行走，很不雅相，兩腿又有些酸痛。只得將計就計，隨着劉四奶奶進來。劉四奶奶問：『這洋錢是誰送給我們先生的？』程全道：『我是程大人那裏的，我便姓程，等四先生回來告訴他，他就知道了。至於這錢，我們大人為甚事送給你們先生，我也不得而知。』兩人剛在說話，玉嬌却也立在旁邊，只管眼不轉睛的望着程全的褲子，她是個黃花閨女，可憐她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還疑惑這人遺下尿來了。程全一掉頭，見一個女孩子生得千嬌百媚，又望着自己下面，益發魂不守舍，格外淋淋漓漓，一會下腰都伸不起來。劉四奶奶一面將洋錢收了一面出來，請程全坐下歇歇，猛的看見程全這個樣兒，恍然大悟，便斜睨了程全一眼，笑道：『累大爺親自跑這一趟，奴家也沒有謝你，橫豈我們那個先生，出門時多，進門時少，若不棄嫌，大爺多坐一會兒不妨事。』又將玉嬌望了一望，說：『玉嬌你在門外站着，如若你爹回來，你大着嘴喊一聲。』玉嬌笑了笑，便跑出門外。劉四奶奶此時故意坐近程全身旁，不禁回眸一笑，說：『呵呀！大爺什麼了？』程全被她這一句問得飛紅了臉，頓時咕咚起來。劉四奶奶此時便老實坐在櫪上，慢慢的將腳裹好，口裏不住的百般引逗。誰知程全看着劉四奶奶，穿得十分褻褻，眉目雖還白淨，自頸項以下，就醜得難看了。偏做了一個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劉四奶

奶看他只不擺來，也沒有法想。程全覺得褲子漸漸乾燥了，便起身要走。劉四奶奶笑着，一把將程全包洋錢來的那塊手巾，奪在手裏。程全笑道：『四奶奶這是我用過的。』劉四奶奶也笑道：『要你用過的才好呢。等你閒着時候，再來取這手巾。我叫我玉嬌替你洗滌洗滌。多謝你巴巴的送洋錢過來！』程全笑道：『適才那位姑娘，原來是令媛，可有婆婆家沒有？』劉四奶奶笑道：『拜託叔叔做媒罷！』程全含笑跑至門首，見玉嬌依然立在門側，將一隻小脚，跪在門限上。程全眯着一雙鼠眼，低笑道：『姑娘請你將腿讓一讓。』玉嬌只是笑，裝着不曾聽見。程全正待再說，忽然嚷道：『好了！四先生回來了！』玉嬌果然見她父親，已從巷口急急的跑過來，使一抽身躲進屋裏。程全將送洋錢來的話，說了一遍。劉祖翼大喜，使留程全進去吃茶。程全不肯，他自走了。劉祖翼送過程全，回頭便問劉四奶奶：『洋錢放在那裏，快拿出來，一齊給我送過去罷！』說着，又在手巾裏，掏出一包約摸也有百十多塊洋錢，撲通一聲，丟在桌上。劉四奶奶，且不去取錢，冰冷的問道：『這洋錢做甚麼用的？』劉祖翼急道：『你難道不曉得姓楊的死了，我苦苦的替他在程道周程大人那裏，募化得一百元，又零零星星趕着眾朋友，又化得一百多元，我不能耽擱了人家等着錢買棺材呢！』劉四奶奶此時已裝好了一袋旱烟，倚在蘆筧上，將煙袋鉤在嘴裏。

又用指頭數着說：『一口，二口，三口，四口。』重仰過臉來問劉祖翼道：『買棺材呀！你爽直些，多帶幾口回來。』劉祖翼道：『望沒的誇大頭，說句話也不嫌忌諱。』劉四奶奶冷笑道：『你也知道嫌忌諱呢！只是嫁着你這沒用漢子，又牽搭搭養下了許多累贅，你又沒本事弄錢養活，早晚必然都是個死，趁人家這項買棺材的款子，饒個頭兒，多買幾副，也不算損德。你一口，我一口，玉嬌一口，蟹兒一口，免得大家日後死了，還弄不成這個局面，只好用蘆蓆捲埋。我呢是不該了，只是玉嬌同蟹兒可憐！』劉四奶奶說到此，止不住淚如雨下，只管拿個煙袋，在地下一聲一聲敲得價響。玉嬌站在一邊，却不開口。劉祖翼嘆了口氣道：『我豈不知銀子好的，只是良心上講不過去。依你主見，少不得在他款子裏打個偏手，藏起一半來，留着度日。其餘的送給楊靖那裏去罷！』劉四奶奶笑道：『噲，噲，噲，好個聖人菩薩！你藏起一半，又提那一半送過去，人家便感激你，讚你是個君子，你做夢呢！如今世上歹人多了，你既送給他一半，那一半便着落在你身上交割，那時候你便鑽在山洞裏，也怕跑不掉，還落個吞沒人家銀錢的醜名。』劉祖翼道：『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依你便怎麼樣？』劉四奶奶道：『我到有個計較，只是怕你不依。』劉祖翼笑道：『我自從前年，搭上大脚三子一場病，將下那殘廢，以後那一件兒不依你。』劉四奶奶臉上一紅。

笑道：「女兒在跟前呢，說話有規矩些。你也知道，我沒有生人之樂的了，只不過戀着兒女，咬口生薑嚼口醋的挨命。你往常還有費這廢缺的期望，如今弄得大家都去上學堂，沒有一個應考，據你說起來這費廢缺的話，老大沒望。我又漸漸老上來，要想翻身，除非着落在玉嬌身上。玉嬌今年十四歲，身段看去，也還像個大人，無如她的天癸一總至今還不曾來。我做娘的也不忍心，將她送給人家去。我魂兒夢裏，那一天不把這貧窮二字，嵌在心坎兒上，好似生了根的一般。難得皇天保佑，今日忽然弄這一股橫財，依你還要雙手去贈給人，你的命窮定了罷！咧！終不成還帶累別人陪你窮。玉嬌她是個女兒，不提了，蟹兒總須是你的兒子，你的年紀，眼看五十臨頭，一口氣不來，你不想蟹兒替你燒錢化紙。為今之計，更沒有別的議論，我們趁今日神不知，鬼不覺，一夥兒溜他娘，避一避風頭，便是日後楊家有人遇見你，你又不是搶劫他的，怕他殺你剛你？」劉祖翼聽着他妻子一番話，沈吟了半晌，霍的立起身來說：「依你依你，古人道得好：無毒不丈夫，又道：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我既掌了財，這義字就用不着了。事不宜遲，就攔下去，怕他們要尋覓到此處，那可說了不得。玉嬌的乾娘那裏，房屋多，暫時躲避一兩日，緩緩再尋房屋，你就快去收拾罷，快快！」劉祖翼說着，便將手邊那包洋錢，遞在劉四奶奶手裏，說：「把來放在一處罷。」劉

四奶奶大喜，進了房，撈撥撈撥，玉嬌幫着打包袱，疊網籃，劉祖翼嘆道：「蟹兒又到那裏玩去了？為何不見他的影子？」劉四奶奶正在相縛行李，嘴裏含着一根麻繩，嗚嗚的答道：「適才我在門口裏，他還在城根下撲蝴蝶兒的，你且喊一聲看！」劉祖翼此時已將祖宗牌位，捆成一捆兒，又跳上前去卸家神，忙叫道：「玉嬌去喊一聲罷！」玉嬌撲撲身上，灰，果然跳至門外，高高喊了一聲，蟹兒應聲而到，跑至屋裏，見他父母，忙得團團，嚇得不知何故，扯着他姐姐追問。玉嬌正要答話，劉祖翼嘆道：「蟹兒快將對面房裏鐵鍋，鍋蓋，銅勺，鐵鏟，木桶，木瓢，先送到你姐姐乾娘馮老太太那裏去。若是問你，就說我同你的娘，即刻就來。」蟹兒不知頭腦，便依着他老子將許多物件，放在一個桶裏，扛着就走。此處劉四奶奶，將各事弄妥貼了，其餘幾張破桌破板，一概棄着不要。同劉祖翼半拖半拽，帶着玉嬌出了大門，如飛的向玉嬌乾娘處走來。剛走到那馮老太太門首，只聽一片囉鬧之聲，黑壓壓的擠了一大堆人，劉祖翼吃這一嚇不小，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紅閨嬌割臂
欺俠客黑夜慘飛頭

人叢之中，遙見一個中年婦人，披頭散髮，身邊攜着

一張小几，几上放一面砧板，用一柄廚刀，「劈劈拍拍」將那砧板上的豬肉，剝得像肉雨似的，四面飛濺，嘴裏又夾七夾八的罵。劉祖翼夫婦，因相離尚遠，也聽不出她罵的甚麼。劉祖翼回頭向劉四奶奶說道：「這罵的不就是馮老太？」劉四奶奶道：「聽這聲音，果然是她，不知又同誰吵鬧，她的脾氣，只是火性暴躁。」剛議論着，見蟹兒從人叢裏又鑽出來，說：「乾娘要拚命呢！我把我們的傢伙，一總擱在她屋裏了。癱子哥哥知道爹來，叫爹去勸一勸。」劉祖翼此時，便將各物安放在大路上，命劉四奶奶同蟹兒守着自己，便分開眾人，擠得進去。那馮老太見是劉祖翼，放下廚刀，拍一拍手，說道：「親家你來得巧，你替我評理看，我活到五十歲了，不曾被人冤枉過。他家是王爺，要冤枉我怎樣便怎樣，我也拚着不活了。他家不還出我一個證據來，我由早罵到晚，由晚罵到早，由今兒罵到明年。」說着，又拿起廚刀，天殺地殺的罵起來。劉祖翼笑道：「親家太太，你究竟為的一件甚麼事，你說出來，我替你出氣，他家他家又是誰家？」馮老太一面罵，一面用手指道：「就是他家。還有誰家，敢這樣栽害人呢！」劉祖翼見馮老太指的那人家，兩扇門緊緊閉着，也沒有一個人影子。劉祖翼接着說道：「人家也不開口，你也讓一句罷……」旁邊還有鄰居，便齊打夥兒上前，將馮老太帶笑帶勸，說得進去，有個快嘴在旁邊

道：「甚麼大不了的事？又出來這樣撒潑，這老傢伙越發倚老賣老的了。」劉祖翼便回頭問那人：馮老太何故同這家罵？那人道：「誰知道他們呢？據馮老太說：這姓喬的人家，冤枉她的貓子偷飯吃。」劉祖翼也不由笑起來，重來招呼劉四奶奶，將各物扛抬進去。馮老太喘吁方息，見這模樣吃驚道：「了不得，親家幾時進了居的？」劉四奶奶搶前一步，附耳向馮老太說了幾句。馮老太笑道：「這算甚麼？要你這重謝，快請進來。」說畢，同來幫着她料理，便是那個癱兒子，也將蟹兒喊至面前，問長問短。不多一刻，忽聽見有人敲門。劉祖翼便跳過去開門，原來是一個少婦，生得苗苗條條的，瘦瓜子臉兒，鼻頭上有十幾點雀癩，便插腳要走進來。劉祖翼問道：「奶奶是來找誰的？」那少婦低笑道：「我們是鄰居，馮老太她自曉得。」馮老太聽他們兩人問答，早趕到天井裏，喊道：「哦，原來是大奶奶，好大奶奶，不是我這老東西，惹你。你看可有這樣道理，怪道她做了寡婦，呢！真有善報，惡有惡報。」又回頭望着劉祖翼道：「這是隔壁喬大奶奶，她娘家姓車，人是再好沒有，若是她家光有她，我們再沒有說話。」說着，一聲連聲，邀車氏進裏面坐坐。劉祖翼便知道，這女人是馮老太適才罵的那人家媳婦。車氏搖搖擺擺，進入馮老太太屋裏，深深扯起袖子，福了幾福，說道：「我是特特來代馮老太太陪罪，千不看為不看，還看我的分上。」馮老太太

笑起來說：「這又算甚麼，沒的折殺了我！」車氏又笑道：「我那姐姐太老實，一言半語，往往得罪了人，她還不知道。其時老太太在門口發惱時候，我就要出來陪不是，後來因為閒雜人太多，實在不好意思，到累老太太生氣。」車氏說到此，便嚶嚶笑了。笑還未畢，猛見劉祖翼夫婦在那裏收拾房舍，吃了一驚。馮才大笑道：「這是我家親戚，因為住的房子漏雨，急急的到我家來借住幾天。大奶奶看我這乾女兒好不好？」車氏將玉嬌端詳了一回，說：「好個標緻姑娘。」於是又同劉四奶奶見了禮。馮老太太倒了一盞茶，安放在上面桌上。四說：「奶奶請上坐，地方蝸居，污了奶奶衣服。」車氏笑道：「十天天來走的人，又客氣，我站站倒好。」馮老太太又問道：「你的公公連日病好些嗎？」車氏長嘆了口氣道：「還是這樣，三日陰天兩日晴，困頓些，反還安靜，一經虛火上升，便胡言亂語，叫人嚇得魂夢不甯。你老太太不計較我那姐姐，沒事時還望去坐坐，他老人家一生，也苦殺了，心血耗盡，所以得了這個症候。我兩次三番要到城隍廟裏借壽給他老人家，盡我做媳婦的一點孝心。」說着，便眼淚直流下來。馮老太太道：「虧你大奶奶好生孝順，人家娶媳婦，學得像你這樣人，是有造化了。你公公又病了，你家裏那個寡婦她怎樣？」車氏道：「她只是儘哭，她算是可憐了，自幼兒出嫁，便鬧出那種笑話。不上二三年，丈夫又死了，婆又死了，孤苦伶仃，依棲

在這裏。我們姑嫂間，雖然沒得兩條心，究竟她一生一世，總沒甚趣味。」馮老太太道：「這寡婦生成有個寡婦形狀，她那副吊搭眉，我見了便生氣。卽如我這貓，幾時走到她那邊去的，她要冤枉他偷飯。」車氏笑道：「不該罷，我此番的來意，不但陪罪，還要請問老太太一件事，倒幾乎忘却了。往常但聽人說割股割股，究竟這股怎生割法？諒情太太，總該知道的。」馮老太太驚道：「阿呀！大奶奶難道要想割股？這是疼的不得的，千萬勿發這種歎氣。」車氏又拭着眼淚說道：「我公公病重的時候，我就發了這條心。我姐姐她也要割，我說女兒割的股，依然拿自己的肉，還自己的肉，於病人是個沒相干，必得媳婦才有靈驗。我所以特特的來請問太太。」劉祖翼聽見車氏要割股，不覺心悅誠服，慨然說道：「親家太太！你不要攔着這位奶奶，讓這位奶奶成了聖賢罷！便割死了，都是有名的一例，可以請得旌表。我來告訴奶奶，這割股就拿把刀在膀臂上，割一塊肥肉，登時煨好了，給病人喝，比仙丹還來得快。」車氏望着劉祖翼道：「多謝先生。」又回頭對馮老太太道：「我也不能久在這裏耽擱了，家裏，我不敢放心，得罪得罪，明天再會。」說着，笑嘻嘻的一扭一扭，就盈盈的走了出去。馮老太太送至門首，兩人又密談了幾句。玉嬌只聽見馮老太太說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大奶奶！你看開些罷！甚麼叫做名節？你若答應他，那邊情願多出幾文，

你奶奶不看錢分上，總還該看他情義。」車氏也祇笑了笑。……且緩這回書裏馮老太所罵的那個寡婦，看官們猜猜是誰？想諸君料還記得那吃教的顧河三，逼死十五貞，用了一個偷換喜轎的毒計，硬生生將饒大雄娶的一個新婦搶得來。前回書中稱她做喬大姑娘的便是。喬大姑娘，因為當夜被顧河三污了，次日公堂上，情願不嫁饒大雄，但求跟隨顧河三回家，這也是她誤會了婦人從一而終的話，以為既污了我身子，除得一個死字，祇有嫁給他，算是遮了羞，再沒有別的方法。誰知顧河三，倚仗外人勢力，那敲詐良善魚肉鄉里，也不消多說，約莫一日，也有幾次。一個餅店，也沒有開工夫去做買賣了，漸漸交結了許多匪類，東奔西走，說不盡還做了許多劫掠勾當。喬大姑娘，日日提心弔胆，同顧河三的母親，一處過活。後來顧河三出了門，一年多不曾回家，有人傳說他在河南地方，被人捕獲，病死在獄裏。喬大姑娘哭得死去復活，家裏全無積蓄，又兼頻年以來，朝廷舉辦新政，衣租食稅，逐漸加增，民間各物，因此飛漲。婆媳二人，時常忍饑，有時候喬大姑娘，也向她父親乞粥，無奈自小亡了母親，兄弟喬家運，因為喬大姑娘失身匪人，很看不起她。便說：「我們雖然可以幫助，姐姐不能再養那老不死吃婦，姐姐若肯拋棄了那吃婦，使回家來，也不妨事。」喬大姑娘，那裏肯答應。因此也不常回家中。顧河三的母親，不久又死了。剩得

喬大姑娘，隻影伶仃，她父親喬濱，再看不過，便硬命喬家運，將她接得回來過活。此時喬家運已娶了親，便是道才到馮老太處的這位車氏。喬家運日日研究新學，不常在家，便在上海那個千鈞報館裏混。家中祇有他們父女翁媳三人，姑嫂之間，外面很是親熱。車氏為人極其冷俐，從不肯怠慢這孀居小姑。喬濱不甚管理家務，都交代車氏一人經理。早年用心過度，目前得了一個喘嗽病症，有時發作起來，日夜目不交睫，屢次寫信去喊喬家運回來。喬家運聽說報務羈身區區，此心，知有國氏，不知有父子了。喬濱接到此信，氣得兩眼反插。喬家運到還過着使人總帶些戈製半夏紅色補丸，人造自來血，寄給喬濱。喬濱恨着他這忤逆不孝，一總不肯吃他寄的藥，因此病勢日重一日。忙得個車氏，求神問卜，日不暇給，走到喬濱床前，便兩眼哭得飛紅的。喬濱看這媳婦，比兒子孝順得許多。喬大姑娘，雖也是日夜衣不解帶的侍奉，比較起車氏，總不如她體貼殷勤。慰問周到。車氏因為夜間打熬寂寞，時常請隔壁馮老太太來家做伴。馮老太太同車氏，打得十分火熱，無話不談。車氏今年剛得十九歲，去年嫁給喬家運，喬家運娶了親，不到一月，便動身到上海去了。正月裏回來，住了幾日，又離別了車氏，動身馮老太太往往同車氏取笑，說她當這新婚滋味，通共計算來，不到三十個整夜，問車氏怎生忍得過。車氏笑道：「我做兒女也做了十九年

半多的時候，都忍過去，怎麼今日反忍不過了？」馮老太太笑道：「這話不然，做女兒忍得到一百歲，做媳婦忍不到三五夜。」馮老太太說這話的當兒，却好喬大姑娘也坐在旁邊，馮老太太又勾引着她，道：「大姑娘，你如今是孀居了，想也是一樣的。」那喬大姑娘生性忠厚，那裏聽得進去這種蠢話，不由放下臉來，斥了馮老太太幾句。後來背地裏，又告訴她父親喬濟。喬濟因此也戒飭車氏，不許同馮老太太往來。馮老太太恨喬大姑娘深入骨髓，其實車氏同馮老太太，生有夙緣，那裏因為你喬大姑娘一個人，便分拆得她們。所以喬濟病重，馮老太太照常來往，便在這十幾日前頭，喬大姑娘，將要睡覺的時辰，已將鞋子脫了，忽然聽見天井裏沙沙的響，知是雨來了，却好日間曬了一身小衫褲，露在天井裏，不曾收拾，此時只得趕緊下床，開了房門，走至天井裏去收拾。一會兒雨已不下，只聞風吹樹葉的聲音，見車氏房裏燈已息滅，知道她是睡了。剛將衣服收入手裏，忽見腰門，依然開着，吃了一驚，拍有竊賊，便扶牆摸壁的走入前一進裏，思量喚醒僕婦們，照察照察，耳邊聽得她父親鼾聲如雷，不敢高聲叫喊。又走了幾步，覺得門首有人嘻笑的聲音，便吃一嚇，悄悄的走近前一看，原來是她弟媳車氏，面前立着一個少年漢子，分明有曖昧。此時若在別的識竅的，定然還轉回來，不驚動她。那知這喬大姑娘，是個蠢貨，不省得風情月趣，便失

聲叫起來。說：「這不是我的妹妹！你在這裏做甚麼？」這一聲不打緊，早把那個漢子，嚇得走了，好似穿花蝴蝶一般，不知飛向那裏去了。車氏慢慢的走轉回身，冷笑道：「原來是姐姐！我見姐姐已經睡了，覺的不料此刻會跑出來。我是出來同馮老太太說句話，被姐姐這一喊，到把馮老太太嚇跑了。」喬大姑娘道：「不是馮老太太，我分明看見是個男子。」車氏道：「是你眼花了，那裏來的男子？我不因為你是個姐姐，你這般有得沒得的亂說，我不依你。」喬大姑娘依然折辯道：「好笑妹妹，把我簡直當做瞎子，雖在這黑影裏，我難道連個男女都分別不出，明見那人是個瘦長身段兒，不然跑起來，那裏得這樣飛快？」車氏怕她儘說被人聽見，便掩飾道：「不錯不錯！是個男子，他是我的堂房哥哥。」喬大姑娘笑道：「這還說得像！若說是馮老太太，我死了都不相信……」這句話，在喬大姑娘，仍是句老實言語。經車氏聽了，句句都像刺了她的心，然而同她再分辯不得。大家關好了門，重又走回來，各自安歇。第二天大清早起，喬大姑娘，便來敲車氏的房門。車氏正恨她昨晚出來，顯魂得可惡，便裝着不聽見。後來聽她敲不過，便在床上問道：「可是姐姐？」喬大姑娘道：「不錯是我，妹妹開門！」車氏道：「你老早起，做甚？我還要多睡一刻。」喬大姑娘道：「你睡不妨，我想起一句話，要來問你，我為這句話，一夜都不曾好睡。」車氏道：「又

有甚麼話！你只管說了罷！」喬大姑娘又想了一想，才說道：「你昨晚說那個男子是你的堂房哥哥，我究不懂你這哥哥，日間不好來談心，為甚麼半夜三更約你在門外相見？我一總悟不出這個緣故！好妹妹！你告訴了我罷。」車氏到此更忍不住，不由怒起來，拍着床邊說道：「捉奸捉雙，你昨夜為甚不捉住他？你只管一句半句的來消遣我。你兄弟倒不曾這樣待我，不料我到遇見你這利害姑子精了。」喬大姑娘聽車氏在房裏這一頓發作，不由吃了一嚇，暗想：她這些話，又是從那裏說起？我何嘗說甚麼捉奸，我不過疑惑她這哥哥，想是日間見不得人，所以悄悄的從夜裏來會他這妹妹，問一聲取笑的意思，不料她轉這樣的發惱，早知道如此，就不問她罷，想着便快快走轉去。車氏明知喬大姑娘是最老實不過，此番來問，決不是輕薄自己，然而又怕她無意中告訴別人，實大不便，便想了一計，這一天總不肯下床，要啜啜泣。喬大姑娘不解其意，來催過幾次。車氏發惱，總是不理。喬大姑娘暗想：我是一個嫁出門的女兒，承父親及兄弟看顧，接回家中過活，一個弟媳婦忽然因為這一件小事，白白倒得罪了她，心上很不過意，十分懊悔，也就躲向自家房裏哭泣。車氏暗中好笑，悄悄的到喬濟房裏，偷了一盒鴉片煙膏，益發走入喬大姑娘房裏，說道：「姐姐也不要生氣，總是我不好，我也沒有別的話說，諾諾這一杯鴉片煙膏，就是我

葬身之地。倘若你兄弟回家，叫他不用思念我。至於我的娘家，見我死了，自然別有主張，我也不能替姐姐彌縫。」說着就端起盒子，張口而飲。只嚇得喬大姑娘一把扯住車氏的手，說：「好妹妹！總怪我豬油蒙了心，信口亂說，還請妹妹恕我這個。我要有別的異落妹妹的心，叫我不得好死！」說罷，幾乎要跪下來。車氏見那喬大姑娘的可憐樣兒，故意說道：「我好好的一個人，却被姐姐疑惑壞了，叫我有何面目生於世間？姐姐此時我尋死，便這樣說，我便依姐姐不尋死了，難保姐姐後來不仍舊同別人閒談，好姐姐！你不如讓我死了，倒還乾淨。」喬大姑娘，只急得竭力分辯，並發誓以後再不提起這事。車氏才緩緩答應了，事過之後，車氏待喬大姑娘格外親熱。喬大姑娘畏罪感恩，更自不消說得。後來車氏又將此事告訴了馮老太太，彼此都笑着喬大姑娘任人播弄。馮老太太又說：「大奶奶，你這哥哥兩個字到也回答得好。他此時是你姨哥哥，明兒弄到一處去，又是情哥哥。」車氏不等她話說完，忙啐了一聲。馮老太太自此覺得喬大姑娘又可惱，又可笑，也思量給喬大姑娘一個下馬威。恰好鬧出貓子偷飯這句話，所以便趁這番罵得喬大姑娘一個痛快。喬大姑娘那裏敢去分辯，可憐只得縮着頭，躲在房裏，又因為父親病勢沉重，暗地裏同車氏商量，若一旦不起，此身更無可倚靠，要割股救父。車氏也知道這割股，也不是甚麼好

幹的頑意兒。然而這個賢名，又怕被喬大姑娘獨占了去，起初便攔着喬大姑娘不要割，繼見喬大姑娘決意要割，却又要將這賢名同她平分。她不比喬大姑娘老實，她便逢人講說，說她是要割股救着公公，弄得無人不知道，她只是觀望，實指望喬濟的病漸漸好起來，無如眼見得是不濟了。喬大姑娘鎮日的一條眼淚一條鼻涕，計於這一夜焚香割股。她是個老實人，她又追向着車氏說：「妹妹不是說也要割股的，今晚我却要割了。你還是割不割？你若不肯割，我們晚間等人靜了便一齊割。」車氏聽這話，不覺怔了一怔，一個轉念，忙笑起來說：「難得姐姐真有這個孝心，姐姐是嫁出門的女兒，尚且如此。我是媳婦，公公是你兄弟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我如何不割？」喬大姑娘十分讚嘆，兩人遂約定在三更時分焚香割股。且說車氏那裏肯做這樣傻事，她便於當日預先買了四兩豬肉，悄悄藏在房裏。果然等至夜深，可憐喬大姑娘含着眼淚，當真拿了一柄剪刀，焚起香燭來，安放天井中間，旁邊生着爐火，預備燉肉。車氏縛了那塊豬肉，慨然說道：「好姐姐，讓我先割了罷。我弟婦不該占姐姐的先，因為這是苦痛的事，做弟婦的情願攔頭做了。這叫做有罪先受，有福後享。」喬大姑娘點點頭，跪在地上，睜眼望着車氏，惡狠狠擄起袖子，用剪刀向膀子上一戳，整整的一塊大肉，隨刀子掉下來，毫不疼痛。向喬大姑娘，打了一

個照面，說：「姐姐請罷！弟婦是已經割了。」喬大姑娘暗想，原來割股是這般容易割，早知如此，我何不早割了。於是也擄起衫袖，拿刀向臂上一割，割了有二寸多長一條血口，一大片肉還黏連着半邊，不曾割下，已是疼得要命，幾乎筆跌下去。又一轉念，我的弟媳婦割股，怎生如此奧利，可知是她心虔誠的緣故。我莫非心不虔誠嗎？想到此，發了發狠，便用嘴將那塊肉，狠命一咬，才咬下來。那個血已流得不止，喬大姑娘，頓時變了顏色。車氏心裏又驚又笑，暗想：虧她忍心下此毒手，既是如此，益發成全了你的孝心罷！於是趁喬大姑娘昏迷之中，便跑向房裏，取了一塊白布來，替她裹護創口。她這裏護創口的法子，也不用香灰，也不用刀傷藥，轉重的按上一把食鹽，放入創口裏去。用線縛着，只聽喬大姑娘喊了一聲：「河呀！」真個昏暈過去。車氏帶拖帶拽，將喬大姑娘，扶入她自家床上。自己才把那一塊豬肉，同喬大姑娘割下來的肉，一齊用罐子燉了，送給喬濟喝。喬濟喝下去，也不見有甚效驗。次日喬大姑娘便不能下床，兀自呻吟不已。車氏暗暗發笑，轉跑向馮老太太那邊去，幹她的正經了。你們試猜她這所幹的正經，是件甚麼事？自然就是馮老太太勸的那句：「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甚麼叫做名節的話了。然而論車氏這般毒，便合該這般淫，婦人家淫毒二字，是相連的，何以車氏高待旁人，勸駕呢？然而其中正有一個講究，大

凡做了一個女人其耳目嗜慾原是同男人家一樣的世界，上有一種堅松柏之操，凜冰雪之節者，固是天地淑氣所鍾，然亦虧她時時刻刻學了聖賢克制的工夫，然後才得到這種高不可及的地位。其餘的便是尋常脂粉眼界又苦不高，志慮又苦不定，並不知道甚麼叫做風月，只顧去惹草黏花，狂蜂浪蝶，鬧到來了，並沒有一個是我所愛的，並沒有一個是真正愛我的，倒被人家議論個不長進。車氏她是個伶俐的人，她也有她的主意，說是『論我這個人，原講不到從一而終，然而既願意玷污了這個名譽，也須實實在在，尋覓一個知心誠意精強力壯的，方不負做了這一件不端的事。』無如那馮老太太所薦引的，原是她姨兒。她是從未出嫁以前，她姨兒便百般地去引逗她，她那時候人小膽怯，尚想做一個太璞淨金的人物，不肯輕輕被他勾引上手。這還是第二層意思，她第一件只因爲那姨兒身軀瘦怯，去癆病鬼，已是欠得一二分，眼看看離鬼門關不大遠，又知道他東愛一個，西愛一個，相與一個人，曾不到得一月半月，便又丟掉了。我何若反去交給他。此番出了嫁，更是閱歷過來的人了，尤其不必垂垂。無如他姨兒到甚是多情，不時的向馮老太太幫貼馮老太太被他纏不過，又看他錢的分上，便有一夜，硬行將她姨兒引到她家門首，逼着車氏去溫存他。車氏情不可却，便背地瞞着人在門首一會，誰知那姨兒是個色鬼，早就同車

氏不得開交。車氏一看，那馮老太太已躲入她自家屋裏去了。正難分解，幸虧喬大姑娘猛的跑出來，將她姨兒驚走，心中方歡。不盡。次日便嗔責馮老太太不應該如此作弄。馮老太太見她真是不肯交結，她姨兒只得另行代她覓了一個人，這人果然是身長貌偉，骨硬筋強，車氏方才稱心。因此時常過來走走……此都是先前的事迹，休再絮表。內中單表劉四奶奶，自從搬入馮老太太家裏，過了幾天，並沒有人來追問那筆洋錢，夫妻私下十分歡喜。劉四奶奶便逐日買些綾羅綢緞，裁衣縫裳，母女兩人，打扮得花枝般的。劉祖翼却也不管束她們，只是依然在外面敲些油水。時來運至，家中過得甚是寬綽。劉四奶奶已經知道馮老太太是個雲雨行臺，白日黑夜，常有些男男女女來往。自家照着鏡子，却也不曾老醜，手頭寬了，顏色也就變換過來。況且玉嬌又是一朵鮮花，竟有許多人向馮老太太設法，想勾搭她上手。無巧不巧，有一天劉四奶奶，猛然見門外走進一大羣少年，內中有一個人正是那送洋錢來的程全，程二爺，嚇得劉四奶奶躲避不迭。怕給他看見，那筆洋錢的案就要發作。幸喜那程全向這邊望了望，却不曾看見自己。劉四奶奶等他們走後，便悄悄雙進馮老太太這邊來。馮老太太正坐在地氈兒身後，替他梳辮子，只撇撇了嘴，說：『四奶奶請坐，四奶奶瞧見我們家裏這般熱鬧，你來他往，真是沒有半個時辰安靜。我這顆頭

都被他們鬧裂了。」劉四奶奶笑道：「這正叫做能者多勞。」馮老太點頭笑道：「這句話可是一點不錯，我自幼年時候，便發了一條願心，願世上男男女女，都把聚來攬在一處，教他們日夜快活。無論甚麼處女寡婦尼姑和尚，只要他們肯上我這條路，我沒有不替他們盡心竭力的。所以天老爺也不辜負我，自從他死鬼老子死掉了，還留下這條根苗，雖然殘廢，就比那膝下沒有一點的好。」說着又用篋子儘力在癱子頭上狠磨，篋得癱子叫喚起來。馮老太道：「你看你看！好乖乖！挨着些疼罷，你不曾見那些小姑娘們，比這疼得還利害，也不曾聽見她們叫喚。」又望着劉四奶奶道：「你們玉嬌可也是時候了！十四歲的女孩子，還不讓她見識見識，譬如一顆桃子，爛了就沒有味道兒了。」劉四奶奶也笑起來，說：「可是的就請乾娘替她留心，請問乾娘，適才有一大起人，內中一個瘦長臉蛋子，白得像紙似的，他是誰？」馮老太凝一凝神，自言自語說道：「呀，瘦長臉蛋子，不是姚大郎，便是秦七袴子。」劉四奶奶道：「不是不是！」馮老太猛想起來，說：「阿呀！我可糊塗死了。你問他是誰，他原來就是我們這間壁車大奶奶的表兄，姓程，我記不清他的大號，都順口叫他程二爺。奇呀！難道你竟看上了他。那人是不錯的，第一不惜銀錢，車大奶奶天生同他沒緣，不然早就攬了。你若果是果真有心，包管在我身上。我替你想，也該開開心

兒，沒的抱着那劉四太監，擔名不擔利的。」劉四奶奶笑了，一聲說：「且緩着，我不過覺得這姓程的是個熟臉，問他一聲，沒的引到你說了這一大篇瘋話。」此時馮老太已將癱兒子的辮子編好，一放手跳起身子說：「阿呀！好一個乾淨人兒，也值得這樣假撇清。若是我，就不像你這樣不瞞你說，我從十二歲上起，一直到今年五十六歲，沒有一天厭煩過這件事。我也不論他老的少的，醜的俏的，我也不論他青天裏白日裏，草窠裏，大街裏，俗語說得好，磨不壞，擦不光，交朋友朋友又何妨。哼！我的朋友也記不得許多了。只好等我死後，請那件作子，照檢驗書上，驗驗我的羞恥骨，說是偷一個漢子，有一個黑點，總算我的羞恥骨，也不是羞恥骨了。簡直是一個黑大麻臉。」說畢，拍掌打手的發笑。劉四奶奶知道馮老太騷風發了，她這騷風一發，不論甚麼話都說得出。自己也被她說得面紅耳赤，疾忙轉回身，走入自家屋裏。誰知玉嬌剛坐在窗口，做針線，馮老太說的話，她一聽得明白。見她母親進來，自己轉低了頭，含羞不語。劉四奶奶知道她已解情事，正想拿話去引逗她，笑道：「玉嬌……」剛說到此，忽見窗口有個人伸頭一張，便直喊起來道：「四奶奶幾時搬向這裏來的。我適才便疑惑這位小姑娘臉蛋兒，活似在那裏見過的。我總放心不下，瞞着他們重又走回來。果然是四奶奶，這可巧極了。」劉四奶奶一看，原來正是程

全，又驚又喜，勉強支吾了幾句，程全到也不大耽擱，轉身又往馮老太太那邊去了。停了一歇，只見馮老太太將程全送得出門，一路嘻嘻地笑將進來，就住劉四奶奶這邊走。將劉四奶奶肩上用勁拍了幾下，笑道：『我的親嫡嫡的四奶奶！你是那裏來的這樣造化，你想怎樣，就是怎樣；你想上天，就有人拿梯子；你想吃天鵝肉，那天鵝便掉在你飯碗裏；你想發財，那財神便是你的親老公。』劉四奶奶被她說得笑起來，說：『馮乾娘可是瘋了？不顛不倒的，也不曉得你講的是些甚麼。』馮老太太忙將臉色放下，冲着劉四奶奶說道：『敢是我同你鬧頑笑，像我這樣人，還有開功夫同你說得頑沒有大喜的事，我這張嘴也不向人白張。』說着，又望了望玉嬌，猛不防走到玉嬌身旁，伸手在她大腿旁邊，沒命的亂捏。笑道：『好乖乖，真是可憐兒的。我若是個男子，我不叫你死在我手裏。』玉嬌被她這一捏，忙笑着躲避，一雙小腳懸了空，幾乎要跌了下去。馮老太太伸手托住她的背脊，笑道：『好心肝莫怕，在你乾娘手裏呢！像你這般輕飄飄的身子，把來放在懷裏，真個叫人骨節兒都癢起來。程二爺真好眼色。』馮老太太說到，玉嬌已猜着三分，奪手站起來，背着身子往外一望，她只管弄她手裏的針線，像是不去聽她講話。劉四奶奶笑道：『乾娘不要同她鬧頑笑罷！女孩兒家，都有些羞人答答的，有話你儘管告訴我。』馮老太太笑道：『你適才不是

向我問那個程二爺的？不知他在那裏轉得一轉，重又顯魂到我這裏。開口便問着你，我猜定他是看上你了，暗想千里姻緣一線牽……』劉四奶奶聽到此處，好生得意，將身子衣襟用手抹了抹，斜睨着眼睛笑道：『呸！不料這活鬼到還識貨。』馮老太太笑道：『我的話還不曾說完呢，他說：嫌你老了，鬢角上又有一塊疤。』劉四奶奶罵道：『死殺頭的他，敢編派我，看我擰他的腿。』馮老太太笑道：『他這腿留着給你女兒擰罷！他的意思，是想做你的賢婿。』玉嬌聽到此處，格外把個頭垂到胸口邊來，只是不走。劉四奶奶笑道：『他既想做我的賢婿，他敢有甚麼謝我這賢丈。』馮老太太笑道：『甚麼叫做賢丈？』劉四奶奶正色道：『就是丈母呀！他女婿還稱做賢婿，難道我這丈母稱不起一個賢丈。』馮老太太道：『賢丈也罷，不賢丈也罷，他也不會娶親，他居心要娶我們玉嬌，只是這水又救不得近火，總在今晚明早，他想先同玉嬌談個體己兒。他到其時，先白化化的送你賢丈二十塊洋錢，送玉嬌一副包金鑲頭，一根包金簪子。』劉四奶奶好生歡喜，面上故意留難說道：『阿呀！我一個黃花女兒，白白被人破了身子，難道不值一根赤金的嗎？』馮老太太道：『阿呀！黃花女兒，他又不曾拐帶跑了，黃花還是你的黃花，就是包的金子，不得四五十塊洋錢，也包不起來。你平心想想，你嫁給你那劉四太監，他是個窮念書的，沒有金子給你，想

必你當初定然不是個黃花女兒。」劉四奶奶笑道：「不錯！乾娘一猜便着。」兩人打了一起。馮老太太又附着玉嬌耳，說了幾句，說得玉嬌臉上又紅又白。馮老太太笑着跑了。當晚劉四奶奶上床的時節，便向玉嬌問了聲說：「玉嬌你當天可曾聽見你乾娘說的話？你想來也應承的，明天就請你的乾娘說成了罷，見了人，不要只管一味害羞，總要有說有笑的，叫人見了心裏歡喜，入叫你怎樣，你就怎樣。」第一件不可扭手扭腳。」玉嬌只是低頭不語。劉四奶奶笑道：「好乖！你做了一個女孩子，總免不得這一刀的，像你這樣，親四可還了得。」玉嬌此時粉臉上早流下淚來。劉四奶奶見了，又心疼又好笑，說：「好好哭甚麼呢？你有委曲，你只管告訴，娘不是外人。」玉嬌用被角將眼淚拭了拭，嗚咽答道：「個錢，女兒也曉得父親不爭氣，這十多年娘的日子也過苦了，女兒身子是父母養的，娘叫女兒怎樣，女兒怎敢不依？但是女兒一做了這件事，這終身可算就白糟蹋了。女兒草一般的身體，原不足惜，但是女兒這頭一次破身，娘總要讓女兒揀一個知心着意的人，便死了也是瞑目。至於日後呢？狗也罷，鬼也罷，只要有錢給娘，女兒就陪着他。若是娘硬逼着女兒，明天便去接那個癩病鬼姓程的，女兒却不情願。」玉嬌說罷，又哭起來。劉四奶奶此時，原同玉嬌兩頭睡的，聽到

此處，不禁使挪過身子，睡到玉嬌那邊來，將玉嬌摟在懷裏，溫存着道：「好心肝！好命！好兒子！不用傷心，娘一定依你。只是一時間那裏就有你知心的着意的人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萬一等個三年五載，你年紀也大了，還有甚麼風光？」玉嬌見她母親如此體貼，她遂也撒嬌撒癡，老着脸說道：「兒心上自然有一個人，娘只要將他弄得來，他第一天生來，女兒第二天便依娘接別的客。」劉四奶奶笑道：「哦！猜不出你年紀小則小，到還是個有心的呢？好兒子！你快說快說，這人是誰？」玉嬌笑道：「他的姓，我却不明白，娘可記得有這麼一天夜裏，娘睡覺了，父親同他一齊到家裏來的，那個小相公，兩道清溜溜的烏眉毛，眼珠漆黑，笑起來有兩個酒渦，比女兒大不了一兩歲。」劉四奶奶想了想，笑道：「這可難，然做娘的了，你又不知道他的名姓，這又是一件瞞人的事，又不能寫着黃紙條子，貼在大街上，說有一位不知名姓的相公，兩道清溜溜的烏眉毛，眼珠漆黑，他笑起來有兩個酒渦，比我的女兒大不了一兩歲，我的女兒想着他，有人請他到來，當洋多少，聞風報信，因而尋獲者，當洋多少。哈哈！這可不難，然做娘的了。」玉嬌聽畢，又氣又笑，說：「誰叫娘這樣明張旗鼓的，不會暗中問一聲父親？」劉四奶奶笑道：「好大胆呀！你問着他，他便問你，問着這人做甚麼，可叫我回答他甚麼話？好兒子！在我看訪着這人，慢慢尋覓罷，明天還是先去

會會程二爺。玉嬌氣道：「我不……」這個當兒，偏生那蟹兒糊裏糊塗，也不知娘同姐姐講的甚麼。他忽從睡夢中喊起來，說：「這個人我認得他，他姓雲，住在筆花巷，朝東一個大門。」劉四奶奶罵道：「死鬼！你偏生曉得清楚，他姓雲，他叫甚麼名字？」接連問了兩聲，蟹兒再不答應，依舊睡着了。劉四奶奶捧着玉嬌笑道：「好兒子！定神睡罷！好在你兄弟知道，明天便叫他去請那個相公來。」玉嬌暗歡喜，各自安寢不提……若論情事爽快，在下便當從直敘下去。玉嬌怎生去請雲麟？雲麟來了，怎生同玉嬌親熱？若是講究文章的曲折，在下便不能先敘雲麟，到要先敘一敘那癆病鬼程全……程全第二天，便飛也似的重又趕到馮老太太家裏。馮老太太喪着臉，望程全說道：「程二爺！該應你前世不帶緣法來，想這個一場空，想那個空一場。」程全吃驚道：「難道這個雌兒，又不理我？喬家那個壞蹄子，已是被我們石彩大哥哥佔了去。我因為石大哥也同我們是世交，平白地捺下這口毒氣，若是不感，早叫那壞蹄子吃我一刀。目今你又這般回覆我，你放明白些，你只管同我推三阻四，看我有什么事用。三指寬的封條，將你兩扇大門封起來，大家夥兒幹不成。」馮老太太笑道：「呸！我難道怕銀子燙手？那話兒長在人家身上，好歹也要人家情願。據我們那位親家太太說，那小東西看了一個姓林的，不曉得是姓秦的。總等這姓林的姓秦

的來過了，便來請你程二爺到二道韭菜。」程全聽到此處，不由怒髮冲冠，冷笑了一聲，說：「好好姓馮的，你照着罷！」說畢頭也不回，逕自走了。馮老太太要上前來扯他，已是不及。程全一口氣跑回自己家中，便望床上一倒。他是個陰虛火旺的人，想到玉嬌的容貌，便忍不住借重五指，暗地戕賊一番。想到玉嬌不肯答應，馮老太太不肯出力，不覺氣得暈了過去，遂不由的害起單相思病來。接連十多日，不能起床，嚇得個老程二請醫調治，日夜焦愁，一直等到將他在揚靖賬上賺的那一百塊洋錢，消耗完了，程全方才有點起色。這一天却好石四的兒子石彩，跑來看望他。程全本不大願意，因為有許多日子，不曾到馮老太太那裏走動，便想在石彩面前探探口氣。有意無意的問了一聲，說：「彩哥！你這幾天可曾瞧見劉家那個小雌兒？」石彩是個渾人，今年才得十九歲，他老子石四，在城裏一個姓石的鄉紳家裏當廚頭。石彩自幼嬌養慣了，從來也不曾習過生業，便終日同些三瓦兩舍，使槍弄棒，據他自己說起來，到還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此時聽見程全問他劉家那個小雌兒，他便直跳起來，說：「二哥！不提此事，到也罷了！提起來叫人氣破肚子。可惜一塊肥羊肉，好好的落在狗嘴裏去了。這人我也不認識，據人說是個秀才，果不其然，我們公館裏還高高的貼着他一張中學的喜報。他的姓是雲片糕的雲字，名字筆劃太多，我就認不

清楚了。」程全問道：「這話當真？」石彩急道：「要不當真，我就是你養的。大家都這樣說，還怕不確麼？」程全聽畢，不由長嘆了一口氣。石彩笑道：「你嘆甚麼鳥氣，難不成你也想她？」程全嘆道：「不談了好兄弟，萬一哥哥死了，你須替哥哥報仇。」石彩驚道：「二哥哥不早說，我們有的是刀子，何不殺他幾刀，怕這雌兒不是你的？」程全冷笑道：「殺了人，不償命，你總是這般冒失。四老爹膝下，又只有你一個活寶……」石彩不等他的話說完，忽然又拍手笑起來，說：「有了有了，放着一個活神仙，不去請他，你我真不是人養的。」程全忙敬起身子問：「這人是誰？」石彩道：「這人本領高呢！他鼻孔裏有兩道白光，一道白光飛出去，便是一把寶劍。兩道白光飛出去，便是兩把寶劍。不問千里之外，他只消飛起白光，要甚麼人的頭，便是甚麼人的頭。譬如頭取來了，他有一包藥末，只須洒一點在那個人頭上，頓時化為清水，無影無形。你想要取那姓雲的頭，除得這人，更沒有別人。」又附着程全耳朵說道：「便是鬧出亂子來，也讓給這人償命，不干我們的屁事。」程全聽了大喜，說：「這法子很用得，但不知此人現在那裏？」石彩想了想道：「他是我們師傅的朋友，他住的地方，我也曾去過一次，約莫記得在西門城外。」程全點頭道：「像這種人，他都忙着修煉做功，斷斷不會在這街市上混。明天便煩兄弟去，將他請來，同他商議。」

石彩道：「不行！不行！他輕易那肯出來，記得有一天，我們師傅被人打了，師傅請他出來報仇，他也不願意。後來這個打師傅的人不多幾時，便得了個急痧身死，大家都猜是他施的法術。師傅至今談起來，還感歎他。在我看這件事，非二哥哥去走一趟不可。或者他見了二哥哥，程大人這邊的人，不好意思不出來，也未可知。」程全大笑，說：「我就同你立時前去訪他。」石彩驚道：「大哥哥還不曾全好，如何能走這遠路？」程全笑道：「不妨不妨！我這病，只要遂了心，便一般像沒病的人。若是將那位俠客請得來，把姓雲的殺了，怕劉家那小雌兒，不落在我的手裏。既落在我手裏，我如何還能像這般委委瑣瑣的，便是拚着性命，也要奉承得她喜歡。何況這小小毛病。」石彩道：「既是大哥決意要去，兄弟就陪着。」於是將程全攙扶下床，程全脚剛落地，便很有些打晃。石彩皺眉，咂嘴，不得已，招呼了一輛二把手的小車，扶着他上去。依程全的意思，也要叫石彩同坐。石彩笑道：「大哥請自便罷！兄弟這兩條腿，不是擺着做好看的，它自會在地下行走。」又吩咐推車的人說：「你們在西門城外，廿四橋頭上，一座酒舖子裏等我，我攏個地方，即便就來。」程全道：「兄弟須得快些。」石彩笑道：「不快不快，怕我到那裏了，你們還該在路上格蹭格蹭的走呢。」說着，一笑而去。他便繞了一個大灣，轉，依然走向車氏那裏。此時喬濱已經

身故，喬家運因報務羈身，不能回來，家中只落得車氏主持一切。喬大姑娘是蜷伏在車氏肘腋之下，又是嚇怕的人，任石彩走出走進，也不敢議論一句，只保得自己守身如玉，替那個死鬼顧河三守節而已。石彩便將程全，要殺那個姓雲的話，告訴了車氏。車氏罵道：「這癆病鬼，又來尋死，我勸他少作些孽罷。那劉家小姑娘，也怪可憐的。她既心愛這個人，這病鬼為甚要去殺他？看我替你們出首。」石彩笑道：「出首呀！你儘管去出首，橫豎是姓程的叫人殺的，叫姓程的抵了命也好。我是雲端裏看廝殺，誰殺了誰，我一概不管。此刻我們運約在城外相會呢！我不耽擱了，怕他們等着發急。」車氏向石彩瞟了一眼，說：「白白苦這兩條腿做甚？你讓它白日裏歇一歇罷。」石彩也不理會，一口氣又跑出西門，及至到了，一座酒鋪裏，再也尋不見程全。心下吃了一嚇，自念有了時候了，怎麼還不見到，莫非走錯了路頭，遂又趕向大路上一望，呀！原來程全已走過了這座酒鋪，剛在前面指手畫腳，向一個鄉裏老兒憤罵。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七回

懲蟻媒官留疑案
發蛟水民苦苛捐

石彩仔細將那個鄉裏老兒一望，只見他肩上挑着一担糞桶，裏面却没有糞，轉把桶來放着些紅白木芙蓉，還

有幾條蠟梅枝兒，含苞未放。忽然叫起來，說：「程二哥快不要罵，這便是那位神仙的老爹。得罪他，可不是好要的。」程全因為這人，將糞担裏的花枝兒，了他的衣服，正打着官腔兒，罵得一個暢快。猛然見石彩從後面趕來，口裏又嚷着：「這便是神仙的老爹。」心中便老不高興，疑惑這人既稱得起一個英雄，如何會有這般不濟事的父親。不得已而便住了罵，快快向那人問道：「呔！你這裏有位俠客，可是你的兒子不是？」那鄉裏老兒，先前被程全罵的時辰，他祇有一味的含笑陪禮。如今忽然又聽見這人問他俠客，他也不知道這「俠客」二字，是個甚麼講解，依然笑嘻嘻的回答道：「老漢的兒子，到有一個，可不是甚麼俠，也不是甚麼客。」此時石彩已趕到面前，忙冲着那人問道：「老爹認不得我了，今年春間，我曾在老爹屋裏，叨擾過一杯茶的。你家那個大哥，他此時在家不曾？」那人將石彩臉上望了望，不禁將眉頭皺起來，說：「不錯不錯！你前次曾同仙女娘，那個左額上有一搭毛茸青記的馬師傅，到我家裏來過一次，我依稀也還記得。只是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請你們諸位饒了我家那個孽畜罷！我要叫他挑水種糧食呢！今年屋角東邊茅草也單薄了，交冬起九，刮起大西北風，保不定不倒下來。他不幫着我補一補，我精力老了，不中用了。只管同你們講些要奉法子，又是甚麼花槍呀！拐子馬呀！一總不能

當飯吃。喜得他還肯聽我一兩句話，只是你們來了，他又外甥子提燈籠，照著起來。還是請你們進城去罷。他此時又不在家。」程全聽他說了這一番不冷不熱的話，不由勃然大怒，說：「驢囚！你認不得城裏程撫台程大人。我便是程大人那裏的我。」那個鄉裏老兒又笑道：「程大人的祖墳，不是就在我們這莊子西首，每年他老人家下鄉掃墓，那一次不和顏悅色的同我們講話，像你這樣，敢是比程大人還大。」石彩一頭高興，滿意在程全面前，說得嘴響，不料被這老頭子兜頭淋了一約冷水，也就老羞成怒，一把扯著那人的担子，思量用武。在這個當兒，猛然從側邊一座松林裏，飛出一把石子，打得地上塵土簌簌飛舞，接連便跳出一個孩子，身四子，不滿四尺，一副紫檀色面皮，赤著上身，虬筋盤結，口裏大罵：「是誰敢欺我的爹？」石彩掉頭一望，不禁喜得眉花眼笑，嚷著：「神仙出來了！神仙出來了！」程全見他來勢兇猛，疾忙退了幾步。石彩忙迎上前說：「大哥許久不見，你將做兄弟的想煞了。」那孩子認了石彩一會，說：「哦！原來你是馬彪的徒弟。你來此何事，怎麼要打起我的父親來？」石彩笑道：「不是這一打你，那裏肯出來呢？」說著又用手指程全道：「我們程大哥他是專來訪你的，我們還到鎮上酒舖子裏去吃三杯。」那個鄉裏老兒見他兒子果然又被他們約在一路去了，瞪眼望了他兒子一眼，只得挑著糞桶，逕自

回去。此處石彩向程全道：「你約在酒舖子等我，為何又跑在大路來，同人家吵嚷？」程全笑道：「我開發了車夫，何嘗不在酒舖子坐著，等了好久，你也不來，我就隨意踱過了廿四橋，看看鄉村風景。不料遇見這位哥的老爹了！你不信，看我的酒壺，還放在舖子裏呢。」三人且說且走，重又走入酒舖。果然程全的酒壺，還放在一間草屋裏，不曾移動。畢竟那村生意淡泊，這家酒舖子，還沒有第二桌人吃酒。程全石彩將那孩子讓至座上，劈口便問那孩子尊姓。那孩子道：「我便姓黃。」程全道：「大號呢？」那孩子又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叫做天霸便是。」程全見他那樣粗魯，說的言語，又像演戲，又像演說，勉強忍著笑說：「呵呀！黃天霸，是好像在那裏見過的。」黃天霸道：「不錯！我們村裏有一位說評話的先生，曾在書上說過的。我很佩服這樣人，我巧巧又姓黃，所以就用了他這名字。」石彩此時已命舖子裏送上幾樣菜，打了一壺酒，互相斟飲。黃天霸也不讓遜，酒到口便喝，喝得有七八分醉意，將石彩望望說道：「你兩人來尋覓我，敢有甚麼事做？」石彩望程全擠了擠嘴，說：「大哥！你自家道：『兄弟久聞得大名，如雷灌耳。』」黃天霸接著說道：「是的。」石彩不由嘖嘖一笑。黃天霸道：「入娘賊！你疑惑這姓程的說話，我不懂，以為我便答應了，未免肉麻得狠。我做夢

呢！他說聞我的大名；我這大名，他幾時聞過的，他自然還在那個書上聞過一聞。我難道還替那書裏的黃天霸謙遜？說是不敢不敢！那才把人的牙齒要笑掉了呢。」石彩被他一頓罵，也就瞪着白眼生氣，又怕他的飛劍利害，不敢得罪他，只得悶悶坐着一聲兒不發。程全又道：「不瞞黃大哥說，兄弟跨了一個家小，還不曾過門，忽然被一個地痞，日夜佔着不放。兄弟手無縛雞之力，同他廝打，料打他不過。久仰黃大哥最肯鋤強扶弱，乞助兄弟一臂，將那廝趕掉了，好成全兄弟夫婦，感恩不淺。」黃天霸怒道：「世間竟有這種事？我黃天霸死也不得饒他。我們不吃酒了，便先同你們去打他個半死，留半個死，慢慢再去結果他。」程全楞了一楞，說：「黃大哥不是有兩道飛劍，何不就這飛劍，取這人的頭來？」黃天霸笑了笑，說：「那裏有甚麼飛劍，是誰編派我？我有的只是一柄寶刀。」說着便跪起一隻左腿，放在桌上，將纏腿布打開，拿出一柄寒森森的刀，兀的向桌邊上一插，說：「這是我打從田土裏掏出來的，被我磨得雪亮。」石彩暗中向程全遞了一個眼色，似乎是說：他兩道白光，是輕易不肯告訴旁人的，你正不必去提那個。程全會意，便笑道：「無論寶刀寶劍，只要黃大哥將這廝結果了，就算替兄弟報仇。」黃天霸十分得意，便扭頭問程全道：「這廝究竟是誰包在我身上，管教他不得活命？」程全道：「據人說：這個地痞便

姓雲……」一句話還未說完，此時只見黃天霸似乎吃了一驚，說：「呀！這人姓雲，他叫甚麼？」石彩又接口道：「叫甚麼，到不知道。我聽說這人還是個秀才。」黃天霸愈罵，說：「這秀才可住在城裏筆花巷？」石彩道：「大約不錯罷。我有一天下在馮老太那裏，聽見有人提起的。」黃天霸聽畢，不禁哈哈大笑道：「我說是誰呢！原來就是我的主子相公。他的名字，便叫雲麟。我的母親在這十幾年前，便在他家服役，我還在那裏混了幾年。目下因為家裏的田，沒有人種，所以我也不到城裏走動……」程全石彩，此時聽見黃天霸說完這幾句話，真是半天裏，打了一個霹靂，掩耳朵也來不及。暗念：這可倒盡毒了，不料我們現在所聘請的，便是那姓雲的家裏人，豈但不肯替我們出力，還要防他轉告訴他的主人，我們編的一篇謊，登時就要戳破；那時姓雲的，再叫他們來，取我們的性命，你看這黃天霸何等利害，只消他歪歪嘴，念起咒語，嚙管教兩道飛劍，輕輕的將我兩人頭顱取去，白留下兩個沒頭的身段；那車氏同劉玉嬌，誰還肯親熱我們呢。想到此，那副面皮，也就頓時發出一種死白顏色。酒杯子黏在桌上，再也不敢上手。誰知黃天霸，早覺出他們的意思，劈口罵道：「死因你們最是怕我去告訴姓雲的，麼？你們若存着這條心，可想你們將我當做烏龜看待。我告訴你們罷，我生性最恨的，是些身上穿着衣冠，滿肚皮按着禽獸，便是

禽獸不肯幹的事，衣冠的人，他都會幹。我常常拿着我這一把寶刀，沒事時便對着它嘆氣，說道：「刀朋友，刀朋友！你要幫助我殺盡世間這一種人。我請你吃酒，你若不幫助我殺盡世間這一種人，我便請你吃刀！」說到高興時辰，那刀就像解我的心事，好像也就望着我點頭。我是個鄉裏蠢牛，終日在鄉裏，除得偶然會見墳堆上的鬼火，輕易也沒有衣冠到我眼裏。像你兩位哥的釐束，幸是也同我差不甚遠。不然在橋底下罵我父親時候，早就結果你們的狗命了。他姓雲的，果然孝順娘，對得住天，不做奸盜邪淫的事，我何嘗不敬重他。今日他眼見是做出奸盜邪淫的事了，你們便不來送信給我，我訪着，也要替我們那個老主母，除這禍根呢！何況……」

黃天霸一邊說，一邊拔起桌上的刀，向外就跑，頓時不見他的蹤跡，嚇得程全石彩目瞪口呆，又驚又喜，連忙會了酒眼，剛要出店，猛然店外又跳進一個人來。定睛一看，依然是那個黃天霸，一把扯着程全嚷道：「我的初意，原想一還跑到他家裏去結果他。後來怕驚動我們老主母，而且不在犯事的地方給他示衆，也難警戒一班衣冠禽獸王八蛋。你快告訴我，你那女人家住在那裏？快說快說！」程全被他捏得勝臂生疼，便約略將馮老太的居址，一一說了。黃天霸這才如飛跑進城來……看官人常說世間一切小說，最能轉移社會風氣，何以談忠說孝不見得社會上，便出了些孝子忠

臣。獨有那些七俠五義，包龍圖，范公案，偏生容易感動一切人心。譬如網狗子自幼兒，便喜歡替人抱個不平，歷年以來，再浸灌些尚俠好武的評話，所以他喜歡黃天霸，他名字便改做了黃天霸。如此一日一日行去，焉得不視殺人如兒戲呢？該應雲麟命根已絕，偏生遇見這位冤家，他也不向雲麟那裏打探，或者雲麟得以分辯一二句，說「劉玉嬌並不是程全的家小。」他竟不容分說，便從這晚趁着黑夜，由馮老太後檐那座短牆上，悄悄扒上來，悄沒聲兒，伏在屋上，等到三更時分，見大家都次第睡熟了，他也猜不出劉玉嬌住在哪個房間裏，又不知今夜雲麟可來不來。只管東聽聽，西聽聽，忽然聽見一個房間裏，有個婦人喊道：「玉嬌早些睡罷，明天是你的生日，你自家也要早點起來，騎撥擗撥。」此時只聽對房有個女兒笑着答應了一聲。網狗子大喜說：「這可被我撞着了。」遂用一手一脚搭在簷前柱子上，探下半個身子，望窗子裏面張。無巧不巧，果然玉嬌剛待上床，那床上一幅錦被，早預先裹着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不是雲麟是誰。網狗子三尸神爆，將簷上的那隻手一鬆，撲通一聲，早攢到地下一翻身跳起來，左手插着五指，右手舉刀直跨入房門，從燈影裏跳上牀，且不等雲麟磨磨，「靛靛」一聲，早把一顆頭，積伶伶的，滾到繡枕裏邊去了。玉嬌此時嚇得魂已出竅，一句也叫不出來，拚命抱着網狗子的腿，死也不放。

網狗子將腿抖了幾下，似乎是說：我是為你的丈夫來報仇的。你理宜放我走路，然而又不敢高聲吆喝，只彎過腰來，去奪劉玉嬌的丫。可憐玉嬌此時，才喘過氣來，不禁哭喊了幾聲，說：『不好了！殺了人了！』網狗子大怒，心想這個淫婦，原來是同奸夫打成一路，不然她為甚麼苦苦轉與我為難，怒從心起，喊了一聲『去罷！』那柄刀子，早由玉嬌心口，直穿過背脊，網狗子也不服拔刀，早一溜煙開了大門，走他娘的路……當玉嬌叫喚時辰，劉祖翼夫婦已從夢中驚醒。沒命的奔出來探視，迎面撞着網狗子，措手不及，被網狗子逃走。見房裏沒有聲息，趕得進房，早一眼看見玉嬌殺死在地。不由叫起撞天屈來，一聲兒！一聲兒！的哭個不了。此時早驚動馮老太，並些成對的野鴛鴦，大家知道出了禍事，跑過來望一望，都掉轉頭來溜得個精光。惟有馮老太勸着劉祖翼夫婦，且不必啼哭，捉拿兇手要緊。如今不獨你家一條命，人家還有一條命呢！且任閱書者到此，大約總有一半疑惑，那床上殺死的必是雲麟，那裏知道，非也，非也，自從玉嬌思慕雲麟，逼着她母親去尋訪，其實她母親，那裏去替她尋訪呢！一心已注意在程全身上。又有馮老太百般攔撥，外面儘管哄着玉嬌，說：『替她去訪雲相公』，暗中實是着人去請程全。無如程全，又是得了重病，馮老太不使着人到程全家中，囑咐，又怕玉嬌疑心，逢人只說是雲相公，不日便來，所以石彩

便將此事聽在耳朵裏，誤行傳報，以致釀出這一件禍事。然則那床上被殺的是誰呢？原來便是車氏。車氏日間聽見石彩說：『程全要殺姓雲的。』當晚便走過來同玉嬌閒談，便將此事告訴了玉嬌，叫她防着。玉嬌長吁短嘆，便一五一十告訴車氏，說姓雲的至今並不曾來。她兩人是常在一處宿的，玉嬌便留車氏在此，不放她歸家。不料網狗子，不問青紅皂白，一刀便結果了兩美。在劉祖翼並不知有雲麟這件事，但猜不出他女兒何以為人所殺，只悲切切的去忙着報官。惟有車氏死得無辜，那喬家運父死且不奔喪，他平時又同車氏不大恩愛，隨後聽見這個消息，反落得身無墨礙，另結良姻，更不理會報仇的事。喬大姑娘，是祇有哭泣，更無長策。轉是石彩在第二天，探出這個風聲，直氣得捶胸頓足，大罵黃天霸無良，要趕去同他拚命。急急跑來告訴程全，程全大驚，說：『這個如何使得！他如今既做下這件殺人的勾當，那個當主，如何肯輕輕饒他，必然報官緝捕。我輩少不得也算同黨，躲避還來不及，你轉去惹禍招非！』石彩急道：『姓程的！你捨得她，我還捨不得她。她業已死了，我趕着她一路走都情願。既你這般說，我便先去喊冤。』說畢，更不遲疑，便掉轉身，飛也似向縣裏奔去。擊鼓，告狀去了。且說縣裏老爺姓畢，單名叫升，是個錢鋪小官出身。剛接得劉祖翼報案，的呈子，正嚇得魂不附體，暗想在嚴城之內，兇手敢於殺人，

必非尋常盜賊，叫本縣一時從何處捉摸。正愁眉苦臉，兀自同刑名師爺商議。忽然外面又報進來，說：「有個漢子在堂上擊鼓，說是妻子被殺。」畢升一聽，格外着急，連珠價的說：「不好不好！接連兩起人命，要本縣的狗命了。怪道前天那個陳希仙，說我今年官運欠佳，真是一點不錯。」不得已披了一件外褂，連忙喚值堂差役伺候，顛頭晃腦的升堂坐下。兩旁的人，早把那個擊鼓的拖翻階下。畢升索索的抖了抖，說：「你，你，你，叫甚名字，有何何冤枉？」階下那人喊道：「我叫石彩，我的妻子被人殺了。」畢升又問道：「你妻子姓甚麼？」石彩道：「小的妻子姓車。」畢升猛然省悟，說：「你妻子可是同劉玉嬌的案，是一起的？」石彩道：「不錯，是一起的。」畢升略將心上一塊石頭放下，重振起精神，問道：「你妻子被殺，你當時可在你妻子面前？」石彩道：「兇手可知道些形跡，從直說來，本縣替你伸冤。」石彩道：「兇手我怎麼不認得，是我請他出來的。我说不認得，便是你也不相信。」畢升大喜，說：「原來你是同兇手一路的。本縣便問你個為甚麼，請請兇手，去殺你妻子，你還敢來本縣堂上擊鼓？你是不省得本縣刑法利害，左右先替我敲他的嘴。」當時兩旁答應了一聲，早走過幾個人來，按着石彩的頭，正待下手。在這個當兒，裏面刑名師爺，忽着人飛出一張字條兒，寫着：「此人可以着落，兇手勿刑。」畢升看了一會，皺着眉頭暗念道：

兇手勿刑！這人既是兇手，怎麼又叫我不動刑法呢？罷罷！既然刑名師爺這樣說，料想是不錯的。」便叫放下石彩，又喝問道：「你原來就是兇手？」石彩急道：「我不是兇手。」畢升道：「亂說亂說，你若不是兇手，刑名師爺怎麼說你是兇手呢？」石彩道：「兇手的名字，他叫做黃天霸。」畢升驚道：「阿呀！黃天霸還不曾死麼？想當日施不全做的，也是江都縣。本縣今日做的，也是江都縣。若是果然黃天霸肯出來幫助本縣，怕你們這班兇手，飛到天邊去呢！」此時刑名師爺一班人，在暖閣背後，見畢升越說越不成事體，忙着一個伶俐小廝，走到畢升背後，悄悄提了一聲，說：「請老爺問他兇手住落何處？」畢升如夢初醒，便照着話問下去，果然石彩一五一十，將網狗子的居址，供得明白。畢升大喜，隨時標了火簽，命三班捕役，火速至西門廿四橋，捕獲黃天霸。誰知黃天霸，正不消擒得早已送入城裏來了。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網狗子自從殺人之後，趁清早一開城門，便如飛的轉回家中。他父親正在稻草鋪上，睡得和塊鏝，不聽網狗子敲門利害，便披了衣服出來開門。不開門則已，一開了門，只見網狗子渾身血污，連唇邊鬚角，都是猩紅斑點。黃大吃了一嚇，喝問：「你怎麼了？」網狗子也不隱諱，便侃然答道：「雲相公被我砍了。」黃大愈驚，罵道：「你是遇着邪了！你滿口胡說甚麼？怎麼好端端的去殺雲相公？你是頑話罷！」網狗

子道：「我說甚麼頑話，雲相公是犯了砍頭的罪，我砍了他，也不為過。」黃大見他說話，確鑿有據，這才驚慌起來，說：「這還了得！你做下大逆不道的罪，我也顧不得你了！」便一聲連聲，吆喝起四鄰，夾人來捆網狗子。大家知道這事，便問着黃大：「你將他捆到那裏去呢？若說送入縣裏，你這幾間草屋，幾畝薄田，就不消說不用要了。虎毒不食兒，我看你不如省着些罷。」黃大怔了一怔，說：「我何嘗不知道我們百姓的事，一經了官，不等到水落石出，便吃那些差役，敲盡了骨髓。但是我這孽畜，做出這等事，我的主母一家子，也就完了。主母既已被這孽畜破了家，我們還想保守這些田地，恐怕天理上也講不過去。罷罷！我也不送他到縣大老爺那裏去，我便將他送到我們主母那裏，殺也由我的主母，剛也由我的主母。」一面說，一面便奪過一根草繩，果然將網狗子手足捆起，夾了幾個來人，黃大自己押着送進城來。事有湊巧，黃大一千人，正走到城邊，頭頂就遇見三班捕役，他們眼線是最靈活的，只消「咪嗚」一聲，那些鄉裏老兒，早嚇得魂飛魄散，攢下網狗子，大家沒命逃走。捕役們不費吹灰之力，現現成成，將黃大父子一併帶入縣衙。畢升聽見兇手已獲，他轉道道：「自在不急急去升堂料理。不過吩咐伺候人等，準備下些嚴刑，等一會好來敲扑而已。且說程全見石彩這渾小子，自行向縣裏出首，知道這事鬧出亂子，不得干休，只

得硬着頭皮，將這些情節，一一告訴他的老子程二。程二聽見這個消息，正待罵程全一頓，又見他病得可憐，只嘆了一口氣，去同這石彩父親石老四商議。說：「四哥這件事，幸虧是在我們家裏，料想沒有甚麼大亂子，但是孩子們吃了苦，我們老弟兄面子上也下不來。四哥斟酌，還是向我們那裏老頭子說一聲呢？還是四哥自行去打點？」石老四笑道：「哦！原來今早聽見人講，馮老大家出了人命，原來是他們小弟兄幹的。這有甚麼打緊？二哥你不消費心得，憑我老四面子，會向畢老爺那裏要人。你家全哥兒病後，莫叫他煩心。二哥回去告訴他，橫豎殺的不是兩江制台，就說我家石彩已經出來了，叫他但放寬心罷。」程二點點頭，說：「也好，攢給你辭罷！你們主人這點點事，也該擺佈得來，殺雞焉用牛刀，我也不去驚動我們的老頭子了。」說着辭了石四，逕自回去。此時石老四走回他的廚房，在飯架子上，摘了他那一件油膩長衫，鬆鬆的披在身上，照着他自己，石茂椿，正坐在廳上，監押着家人買雞鴨，他便垂垂手，走近石茂椿身旁，打了一個杆兒，站起來一言不發。石茂椿轉吃了一嚇，說：「石四！我這雞鴨，不是不叫你們廚房裏買辦，只因你們在鄉紳家裏，當慣了大廚頭，鄉下人使使狹，沒命仍用糠皮搽在牠唾子裏，你們誰有工夫去檢點，買回來只消扇兩泡臭尿，那斤兩暗中便折耗了許多。我老爺好在鬧着沒事，現在這裏替

你們逼着雞鴨扇了屎才同他上秤呢。」石老四忙說道：「不是為雞鴨的事，是小人的兒子被縣裏捉去，求老爺的恩典，賞一張名片，給小人向縣裏將兒子要回來，並不是小人愛惜兒子，因為小人伺候老爺，老爺也該知道，小人的兒子，他敢運自捕獲，顯見得眼睛裏沒有老爺。」石茂椿聽到此處，不禁將手捋了捋鬚鬚，震怒起來，說：「真有這事，這姓畢的簡直同他的考成作對了。我老爺自收令起家，由縣而府，由府而小，則小，論品級還比他大得幾倍。如今偏不消用我名片，你儘管去帶你兒子回來。他有半句支吾，我老爺便用紳界全體的名義，打着電報到藩台那裏，立刻撤了他的任，你去罷去罷。」說着急忙站起身來，跑至廊下，又一泡雞屎，一泡鴨屎，去履行查考。石老四又道：「這案裏牽涉着別人，請老爺的示，也一起要回來罷。」石茂椿一心只在雞鴨上，也不曾理會他的話，只點了點頭。石老四好不高興，如飛的走入縣衙，在門房裏將石茂椿的說話，告訴了僕役，又點綴了許多威武的話。門房的僕役，本來也同石老四相好，便趁畢升不曾坐堂，進去稟了一切。畢升搓手啞舌，說這是怎麼好？這是怎麼好？不依石大人罷，知道做道台的，省中消息最靈，況當這種權時代，真個立刻會出我的亂子。眼見得下忙到手，拋棄了煞是可惜。若說就這般放了兇手呢，料想若主那裏，也不是好惹的，萬一上控起來，於本縣前程，又大

有關係。正自躊躇不決，還是那個刑名師爺，有的主意。說：「論事輕重，還是甯可得罪百姓，不可得罪罪紳。好在黃天霸雖然捉來，究竟不曾得他的口供，只消訊他一堂，說這人不是兇手，另行緝捕，將黃天霸石彩一千人都放了。案中那個馮氏，行業不正，家中勾引男女姦宿，須將她重重責打一番，見得東家辦事認真。那若主一時也猜不出東家別有用意，他如何肯去上控。」畢升大喜，便照着刑名師爺的話，將網狗子捉上堂，問了幾句。黃大才知網狗子殺的，並不是他，小主人雲麟，心下已喜歡不盡。網狗子也猜不出那時候會殺錯人了，見縣裏老爺問得不甚吃緊，也就含糊抵賴。惟有石彩偏要一口咬定黃天霸，經畢升呼叱了幾句，一齊逐出。石老四好不得意，領了石彩回家。黃大又將網狗子帶入雲麟家裏，說起這事，雲麟暗暗叫着慚愧，後來又感着玉嬌，這一番情義，覓着她墳墓所在，還悄悄祭奠了一番。做了些詩文，憑弔，以致哀慕，都載在他文集裏面。在下這部小說，也不及代他登載。這一番却晦氣了一個馮老太，經縣裏捉得來，不由分說，就打一千下藤條，加了她一個窩藏匪類的罪名。草草將玉嬌車氏收了殮，用了一道海捕文書，此案一直等到網狗子，在革命黨裏犯了事，臨刑時候，在臬司衙門裏供出此案情節，玉嬌車氏的冤枉，才算明白。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轉眼又是第二年夏。其時風發雲湧，正是大家要求立

憲的時節。便是這小小一座揚州城裏，儘有許多青年志士，放着正經事情不幹，一般的開會演說，舉國若狂。畢升他是一個幹員，他也不來理會你們百姓。也從這一年之中，除得國家忌辰，不敢明白宴會外，他沒有一天不請衆位鄉紳，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熱鬧。這衆位鄉紳，被他的魚翅海參，將嘴吃軟了，畢升發的議論，衆鄉紳無不贊成。畢升出的主意，衆鄉紳無不稱妙。其實他那些魚翅海參，可是畢升腰包裏掏出來的呢。不過運着落在百姓身上，大約朝廷發下的一條新政，便替畢升開了一條新捐。他是打從算盤上出身的，真個鉅細無遺，錙銖必較。百姓恨不過，只是焚香祝天，保佑這畢大老爺，早早高陞，別調優缺。誰知那位天老爺更是狠毒，你不去禱祝，他還罷了，越是禱祝，越是利害。便從這一年，公然給你一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居民雖然苦過一位畢大老爺的苛征，却還滿想今年的新米登場，去年賣八元一担，今年四五元一担，管教是穩穩的走出城一望，稻穗迎風，豆花滿目，自然是叫人有樂歲聲，中笑語多之像呢！農夫們摩拳擦掌，準備着一交了立秋，便夫妻兒女，一古攏兒下田割稻。這一天却是七月初一，可巧這半月以來，都不曾下雨。俗說：「人怕老霉，稻怕秋乾。」鄉下人便有些驚慌起來。畢升得了這個信息，覺得蒞任以來，還沒有甚麼德政惠民，便在這三日前頭，虔虔誠誠，沐浴齋戒，親臨城隍廟裏求雨。發

出示諭說：「這三日以內，禁止民間屠宰，便是雞鴨魚蝦，也不許沿街售賣。」百姓們歡聲雷動，覺得畢大老爺，忽然盡心民事，便大家齊心，真個吃起素來。那些縣裏差役輪流着沿街查察，有些肉販子，靠着賣肉爲生的，不無私相交，被差役們查着，罰的罰，搶的搶，轉大大發了利市。肉販子忍氣吞聲，也沒處叫冤。這一天清早，因爲晴久了，熱得十分利害。畢升睡不甯靜，從五更頭裏，便挽着他那一位如夫人，荷容的手，悄悄去到房外迴廊上來，乘涼，不住的揮着扇子，還是氣喘汗溢。眼見東南上的赤雲，好像張了一把火傘一般，樹蔭裏烏鴉都張着嘴不動。畢升嘆道：「阿呀！像這般熱，挨到今天午正的時辰，怕不要將身子鎔化了麼？」荷容嫣然一笑，說：「鎔化了也好，那時候，老爺身子裏也有了，我的身子裏也有了老爺。」畢升笑道：「你說這句話，真是可愛，我便情願化在你身上。」說着就在荷容頸項裏，啖個不住，引得荷容觸癢發笑。畢升低說道：「我們再上床睡一會罷，此時還沒有有人起來呢！」剛說着話，忽見對面一角花牆裏，有個人影一閃，畢升喝問：「是誰？」一會從左首一個小門，走進一個奶婆來，手裏抱着一個兩歲光景的小孩子，粉團玉琢似的，渾身赤着，僅襁肚腹上，帶了一個繡金大紅肚兜。奶婆子笑道：「老爺今天起身得早，小官官這一會想是怕熱，鬧着起來，太太叫我抱出院子乘涼。」畢升今年已四十多

脫的人了，膝下子女俱無，也並不是妻妾不會生育，只是生下來一到三歲上便死了。這一個小官宦，是他太太去年生的，夫妻鍾愛非常。畢升接過來逗着玩笑了一會，依然逃給奶婆子抱去。自己重又拉着荷容，便去房裏，不知幹了些甚麼把戲，轉不覺得炎熱，沈沈睡着，一直等到紅日三竿，還不曾醒轉。伺候的婆子丫環們，悄悄進房一看，只見荷容精赤的一隻腿，高高搭在畢升肩膀上。衆人無不羞澀滿面，急急遁出房外，互相嘲諷。畢升同荷容從睡夢中驚醒，這才穿好衣服，鏡盥盥洗。畢升擦了幾把熱手巾，向着旁邊伺候的人說道：『你們出去轉話，說本縣今天的公事，一概不問，所有案卷等到秋涼些再說。』下面答應了聲：『是。』畢升又笑對荷容道：『停一會，我們來煮一碗蓮心菘豆湯，好在公事料想也不會有空，向這大熱天薰來會。』荷容笑了一笑，話還未完，忽的外面通報進來，說：『石大人轎子到了，暖閣請老爺快去迎接。』畢升驚訝道：『他又來幹甚麼，他敢是不怕熱的。』說着，急急套了靴子，披了袍子，帶上涼帽子，三五个僕人，簇擁着，一路走出來。早見石茂椿已經下了轎，走到東邊一個花廳上，却是便衣。畢升上前請了安，賓主坐下。畢升笑道：『今日好熱，大人爲甚趕着出門路上受了暑氣，怕不甚好。』石茂椿此時，早將長衣卸在一個小廚手裏，用過手巾，轉拿着一柄鴨毛扇子搨汗。聽見畢升

問他，不由嘆了一口氣道：『畢老父台，不必提罷！上月裏承你的情，替我重重辦了那個佃戶郭三，後來郭三果然來補足了，我租錢五十六文。誰知郭三，他記不得五百小板子的利害，昨刻做處管田莊的，又來告訴我，那側首田裏，春間曾經種了一千枝桑秧，前日一數，只剩了九百九十九株。問着郭三，他說是被牛啃了，便是牛啃也該有個形迹。又說是枯死了，便是枯死也該有個根株。我氣極了，特來奉拜，務求老父台再替我辦一辦。』畢升答應道：『這個容易，卑職就去差人，立刻提郭三到堂。』石茂椿道：『此是一件，還有一件。內人陪嫁過來的一個王婆，她在舍下幫三十多年了，忠厚不過，昨天回家去走走，她那些鄰居有知道的，却都還奉承她。據說：右邊有一家剃頭鋪子，有一無知小孩，用菜葉子打她，她氣憤不過，告訴了我，我只得仍請老父台趕緊將那個剃頭鋪子封起，着他將小孩子交出聽候重辦。此是一件，還有一件。我們公館後進有個空院子，你是知道的，近來青草長得有一寸多深，該地方坊保，毫不料理，也須老父台提來問問。此是一件，還有一件。我們公館前面是條大街，你亦知道的，日間馬車經過，喧嚷得可厭。請老父台出一張諭禁的告示，押着行路的繞寬轉些也好。』畢升連連點頭，說：『使得使得！大人幾時督省。』石茂椿道：『牙厘總局催觀察，曾有信來，約我去觀甚，歷南京教育會。我因爲天太熱，懶得行

動，只好等秋涼再看光景。老父台！於今時勢，越出越奇了，畢竟教育會是個甚麼頑意兒，弄得舉國若狂，老父台可曾瞻仰過麼？」畢升道：「諒情不過仿着洋人法子。那一天公事到了做署，卑職轉摸不着頭腦，隨意畫了行字。後來聽見他們學界裏，又鬧一個甚麼地方勤學所，後來又不聽見了。這些事總非卑職地方上吃緊的事，也只好姑妄聽之罷了！是前日卑職同警察總辦老區創辦的那個花捐，大人在外面，不曾聽見出甚麼岔子罷？」石茂椿笑道：「不曾不曾！說是有甚麼議論，還怕那些蟲蠅般百姓怎樣？只要老區明白，按月將那句話兒送來，不要叫我落了空，便算他是有良心的。我到了省裏，若是上頭問下來，我自會替他說話。」畢升笑道：「請大人低聲些，恐有耳目，不大方便。」石茂椿笑道：「老父台可又來了我們做官的人，若是跟前幾個僕役，都買不住他們的身心，還算得個深仁厚澤嗎？可是我打聽得他們念書的朋友，識請這花捐二字不雅。說還要送給聽家一方匾額，上面寫着：『為國捐軀』，又寫甚麼？」以身發財。這些口角，到十分刻薄。」畢升笑道：「那到不然，他們發這些主意，不過因為他們不曾得着甚麼好處。大人只消出去，揀幾個有體面，說得幾句話的秀才，允在這裏面，要安插他們點事，包管他們就藉口結舌，再不來干預了。」石茂椿道：「是極是極，足見老父台半富力強，經驗畢竟不同。」

若是我，就有些顧慮不到了。」畢升此時十分高興，便說：「時候已經不早，大人在做署裏便飯罷！」石茂椿道：「多謝多謝，我知道你們這裏禁屠，定然沒有甚麼餛飩不瞞父台說，那麻油湯甚是不耐吃，我自己早在家裏，預備了三兩火腿，燉半隻鴨子。」畢升不禁啞然一笑。石茂椿正色道：「老父台敢是笑我這菜太菲薄了？老父台做着現任，自然不覺得財政困難。至於做公館裏，除得田地房產上有些出項，稍不謹慎，便愁支撐不住這股門戶。所以鄙人每天除得吃點小葷，其餘便連內人小妾等，也不能染指於鼎，並不是鄙人賣魚蝦而賤骨肉，實在因為食指浩繁，恐怕後難為繼呢。」畢升聽石茂椿說了這一番話，不禁肅然起敬，說：「大人的話，怕不是句句金石。只是卑職適才所笑，並不敢奚落大人，因為大人說做衙裏禁屠，便該吃素，這話未免太認真了。卑職禁屠的宗旨，不過騙騙那些百姓，顯見得卑職還肯在地方上做事。其實那天上的雨，豈是禁屠可以求得來的。卑職有個法子，當那晴得久了，便無意的跑到廚房裏，驗是有雨沒雨，若是無雨呢，任百姓們渴死，卑職也不理他。若是有些雨意呢，卑職便禁屠起來。大約卑職要是不禁屠，若一禁屠，拿得穩不出三日，便選他一個傾盆大雨。卑職嘗誇卑職的廚房，比上海天文臺還靈驗些。至於吃素不吃素，更是莫須有的事了。大人不信，停一會我叫他們捧出魚翅海參，雞豬

魚鴨來雖然及不得大人廚房裏辦的精緻總不致叫大人呷卑職一口麻油湯而去。」石茂椿驚詫道：「哦！原來禁屠是哄着百姓們頑的。但是父台說貴衙門的廚房，比上海天文臺還靈驗幾倍。這到要請教請教。若果是真的，我懊悔當日又何必化費錢鈔去買一座風雨表，掛在廳壁上呢？」畢升笑道：「風雨表麼？那是不中用的。我來告訴大人罷，卑職的廚房裏，鹹魚鹹肉最多，一到天要落雨，它在幾日前，便會津津的有些鹹滴出來。風雨越近，它那鹹滴越多。只要驗那鹹滴，一點一點的望下滴，便知風雨就來得快了。趕緊出一張告示，若是碰巧，告示的糊迹未乾，包管風雨立至，引得那些百姓口口聲聲，說是卑職至誠感神。其實卑職那裏去感神呢？只感教那些鹹魚鹹肉罷。咧！這一次奇怪，告示出去已經三日，天上還這般晴朗。敢是我這天文臺，忽然不靈驗起來。然而斷然不會的，或者蓄之愈久，發之愈暴，亦不可知。」正說話之間，忽然西南角上，一座花團，那些枝枝葉葉，平空直倒下來，一陣狂風過後，不知那裏來的無限黑雲，一朵一朵，直望上冒，頓時將一個青天，遮得烏光漆黑。畢升大喜，拍手笑道：「卑職的話如何？這風吹得好涼爽，適才的炎熱，不知躲向那裏去了。」石茂椿默默點頭，低說道：「真是佩服！這雨竟被你求得來了。先還說回去吃飯，如今真個要在你這裏叨擾……」話還未畢，猛的一道金電，直射入廳堂上。

餘光兀自閃閃燦燦的旋轉，嚇得石茂椿縮頭不迭，說：「雷……」便從他這一句話裏打一個霹靂，雷好像將房屋已經劈碎了一半。畢升急站立起來，想要逃走，面無人色。雷聲過後，那雨好像似翻江倒海一般，萬聲齊發，風林怒號，廳上愈黑，幾乎對面認不出人來。好些僕役忙個不迭，點起幾張保燈，那燈光兀自搖搖不定。眨眨眼階下，已成大河。簷溜排空，如萬馬奔騰，那黑雲裏，只見萬道金蛇，穿來穿去。其時剛在未牌時分，那雨勢正是有增無減，天上的黑雲，一直壓到屋邊。畢升想同石茂椿說話，那裏還聽得見，只管搖頭擺手，彼此打着啞謎兒。不得已將坐的椅子，兩人移挪並在一處。石茂椿大聲笑道：「父台求得好雨，這雨太求得大了！不如快些求晴罷！」畢升搖搖頭，也大聲說道：「不行！不行！求晴也要看鹹魚鹹肉可乾燥不曾。料想這般雨勢，那鹹魚鹹肉，一時如何會得乾燥。」畢升剛說着話，忽然覺靴子下面，冷浸起來，縮脚不迭。那旁邊侍立的人，早驚惶失措，說：「不好！不好！水到廳上來了！」石茂椿再一低頭，果然水已浸到腳跟，剛要叫喚，那水更來得快，卻又漫上膝蓋。兩個人兩條夏布褲子，濕淋淋的糊着大腿，幾手叫那袴下物，都鬚眉畢現起來。此時衆人，手忙腳亂，便在水裏，趕緊將石茂椿同畢升抱在大桌上。畢升逼着家人們，快向後邊上房裏去，去打探，看水勢比前面如何？若是利害，還須得差人去。

攪船隻，好避水災。家人們應了一聲，便從水裏尋了一柄雨傘，冒着狂風暴雨，向後邊去了。石茂椿笑道：「此刻壁上鐘點，已經五下多鐘了，這雨如何還不肯住？」畢升道：「大人肚腹，應該飢餓。」回頭又對旁邊的人道：「你們去命廚房裏開一桌飯菜來。」側首有個家人哭喪着臉說道：「回老爺的話，小的們不待老爺吩咐，早經向廚房裏催過幾次。無如此時廚廳，全都浸在水裏，也沒處燃火，那裏來的飯菜呢！」畢升嘆口氣說：「無論甚麼東西，權且拿來充一充飢罷！可是飢不過了。」那個家人不得已，停了一歇，手裏捧出幾個陳饅頭來說：「委實沒有可吃，這幾個饅頭請老爺同石大人，權且充飢。一等雨住了，再行設法。」石茂椿笑道：「好好！拿來來罷！我不肯吃你們老爺的麻油湯，誰知倒吃了你們姨太太兩個肉饅頭。」衆人大家一笑。石茂椿一面吃着饅頭，一面笑道：「這一場雨，我到想起一件事來，上次城裏一帶地方，街道低窪，遇着幾場小雨，便行淹沒。我曾經提倡，想捐一捐他們修理街道，誰知那些店舖，造我的謠言，說我將凡有的捐款，概行吞沒。此次便竭力同我反對，我恨這一班人，深入骨髓。這一場雨之後，不管他們答應不答應，老父台嚴嚴的出一張告示，每戶無論貧富，按着人口，每一個人叫他們出五百文。不淹的地方，也按着人口，一個人叫他們出五百文。你道爲甚麼不淹的地方，也叫他們出五百

文呢？須知他那裏不淹，可知淹沒地方的水，便全是他們灌注來的。以鄰國爲壑，尚且不可以，鄰居爲壑，倒反可以嗎？他們若再有半字不答應，父台儘管差人去捕捉他們，他們百姓是最怕官的，包管妥妥貼貼，將錢送得出來。」說到此，又附着畢升耳朵道：「至少你我每人三千串文，是穩穩到手。」畢升笑道：「就是就是，外邊的事，大人主之，裏邊的事，卑職自然効勞。卑職此時心裏，還煩擾得很呢。今年這一次下忙，包管又減了成色，那些王八蛋的農民，還怕不拖泥帶水的上來報荒，甚至本沒有甚麼損失，他們便沒命的信口亂報，巴不得豁免了他們錢糧。大人你是知道的，做州縣的，不想在錢糧上，生發生發，不如家裏去吃粥了。又爲甚三分二分，去借着利債來捐官，這是一層。第二層，這信息傳上去，頭又要鬧放賑了。卑職老實的，專爲這些事忙罷，忙得好呢，不見得有甚麼保舉，忙得不好，百姓是百姓的怨言，上司是上司的申斥，可就吃不了這冤枉了。」石茂椿笑道：「父台畢竟是個初任，其中的利弊，還不甚透澈。若講到放賑，怕不是替父台大大添一筆出息，只消將賺的款子，在上司衙門裏，通通送一份厚禮，包管再沒有批駁。至於百姓，他同你有甚麼瓜葛，他餓他的，死他的，你一概給他一個不睬，他來報荒，你有的走板子，每人屁股上，給他數上一千八百，他便真有荒，也不敢上來報了。你照常徵你的錢糧，錢糧不旺，你就

比差，差人吃比不過，還愁他不會催逼他們。只消遣差人下鄉，三三五次，包管那些百姓，攔不住他們催逼，賣兒賣女，也須完納錢糧。他們呢？罵，聽他們呢？罵，幾曾見做官的，會讓百姓呢？罵死的。」畢升哈哈大笑，說：「妙計妙計……」

剛要再望下說，忽然先前進去探訪水勢的那個家人，冒着大雨，急急敗壞，向水裏奔進來，說：「粟上老爺，後面水勢，淹得有七八尺深，太太姨太太，都扒上床頂坐着。小少爺不知輕重，一個猛不防，從床頂上跌入水裏，家人們忙着抱起來，已是不知人事，想沒有望了。此時水勢，還是有增無已，太太哭得要死，也要投水。經婆子們扯着，請老爺快進去勸勸太太。」畢升聽到此，早經嚇得魂飛天外，露露的痛哭。好在當這風雨交加時候，畢升再是哭得利害，不過在那萬藉之中，添了小小一層聲浪。石茂椿依然坐在旁邊，一千八百的，打算捐輸百姓，忽然看見畢升站起身，想望裏走，忙一把扯着他的袍袖，說：「老父台！你看這一次水災，明天上街去寫捐，還是父台這裏派人呢？還是我們紳士包辦？」畢升哭道：「一切交給大人辦罷。卑職的兒子，已是死了，此時方寸大亂……」石茂椿笑道：「父台死了兒子，我何嘗不知道。但是這算得甚麼？只要有錢，還愁沒有兒子麼？老父台，不過多拚着買幾個如夫人罷咧。」說着，又拍手笑道：「我這話不打緊，又要吃你現在那個如夫人罵。」畢升也不暇再和石茂椿

該心，命一個家人，駁他在背上，忽忽奔入後面去了。石茂椿沒精打采，一直等到夜晚，雨勢稍息時辰，這才乘轎回家。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八回

別恨滿琴書把秀軒中成旅客
吟場森劍戟消閒錄上感詩人

且說

揚州這一場大雨，據父老說起來，已有六十多年，不曾遭此水荒。雨止之後，將一個揚州城，通通浸在水晶宮裏深的地方，足足有四五尺，就是極淺，也還一尺二尺不等。居民叫苦不迭，大家搭起板架，猴在上面，大有上古構木為巢的景況。登高一望，萬家斷了炊火，雖在夏末，早似深秋。蕭條氣象，慘不忍見。次日便有人傳說，離城四五十里，淮子橋出蛟，那水頭漫得有二丈多高，淹死居民，不計其數；房屋牲畜，更是不消說得。因此城裏的百姓，到反覺得微天之幸。足足接了半個多月，那水勢方才退盡，仍舊安居樂業。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剛才鬧過蛟水，餘波未已，猛然間在七月十五這一天，閩城的百姓，又驚慌起來。你道為的甚麼緣故呢？原來揚州府內，本是分着新舊二城，那舊城城邊有一條兵馬司巷，巷裏有一座茶水爐子，這一晚，剛走來一個老婆子，拎茶，忽然從腳邊冒起一股紅水，驚得那婆子怪叫起來。再看那股水，鮮紅無比，依然向上汨汨的冒，老婆子腿

上沾了幾點，便突然紅腫。這個當兒，便聚攏了多少人，驚奇詫怪，指東畫西。忽然又有人叫喚，說：『不好！不好！這裏又冒了，這裏又冒了。』一連便是幾處，都冒的紅水。風聲傳佈，一時聞，早驚動閩城百姓，蜂擁着都來照看奇聞。將一條兵馬司巷，擠得水洩不通。大家紛紛議論，有的說是：『這地下曾經理過私生孩子，十年不朽，便會生此怪異。』有的說：『這家茶壺子，應該降生貴人。』巧巧茶水壺子，有一個婦人，正懷着孕，人又說：『她孕了三年，不曾生育。這紅水便因她而發，非得將這個婦人殺了，不足釀此災異。』可憐嚇得那婦人怪哭。有幾個略解事體的，便議論着說：『這些話，未免太荒誕不經。在我們看來，怕這地底下，必是又要出蛟，保不定這蛟已將地土翻鬆，上邊祇剩得薄薄的一層地殼，只要接着天上雷雨，那蛟自然會騰空而去。該是我們百姓遭劫，前次不曾淹死，此次應該逃不掉了。』這一番議論，還不曾講完，奇怪那些擁擠着觀看的人，一聲：『阿呀！』早都抱頭鼠竄，紛紛四散。忽然將一條兵馬司巷，空蕩蕩的露得出來。原來大家因為聽見這地土已被蛟龍翻空了，深愁墮落下去，故而紛紛逃走。又加着大雨之後，人心是被水嚇慌了，聽說又要出蛟，從這一夜裏，便有多少富戶翻箱倒籠，攜男抱女，扒在城牆上面躲水。幸虧那一夜，還是星月皎潔，沒有一點雲影。次日叫聲：『慚愧！』依舊安然回來。這兵馬司巷裏，終

究沒有人敢再去走動。當時城守各官，便將這巷閉塞了，連日命人用鐵簽子，去試探地上。可憐人心惶惶，眠不安席，一連數日，只要天上起了些微雨勢，大家便都啼哭起來，以為沒有命了，預備逃生，甚至有趕着遷居到外方的。然而在下這部書，既不是地理志，又不是風俗史，正自不必替一般百姓，記那無意識的舉動。却要在這裏面尋出一條線索，使讀者心地豁然。這一條線索，却又遙遙牽搭到伍晉芳那裏。讀者須記得伍晉芳此時正在湖北候補，他雖然沒有泰山般倚靠，一時不能得優差肥缺，然而他有的是錢，只消捧出白花花銀子，揀那在省城裏幾個紅道台，巴結巴結，銀子雖然不會說話，道台是會說話的。便替他在督撫面前游揚起來，居然不上半年，上頭便委他在善後局裏當個收支差使。雖然不是甚麼上等的調劑，只要安安穩穩的做去，到還可以做得長久。不比厘金籌餉，那些關差，是人人爭競的。伍晉芳到也心滿意足，鎮日在局中辦事。公館裏的雜務，全行交給林雨生料理。林雨生此時已將他妻子巴氏及他的兒子，都接到湖北，在公館鄰近處所，尋了一所房屋。豐衣足食，決不似先前的林雨生了。伍晉芳有閒，回了公館，小翠子便催他去接家眷。伍晉芳總是怕小翠子受朱二小姐的氣，遲遲疑疑，不肯答應。這天忽然在報紙裏，檢出一張上海的千鈿報，上面載着揚州發水的事。那訪事員，是捕風捉影慣了，

的，又未免說得利害些，幾乎說是揚州城，全行淹沒，無一人能得慶更生。晉芳不覺大驚，慌慌張張，拿着報紙，跑入裏面，望小翠子頓腳，說：『不好了！不好了！我們揚州出禍事了！』便將報上所載的話，全行告訴小翠子。小翠子嚇得哭起來，埋怨晉芳說：『我屢次勸你接她們出來，你總是不肯相信，雖然報上的話，不見得當真，然而也不可不慮到這一層，若果然有個一差二錯……』小翠子說到這句，便不忍心，再望下說，只管拿着手帕拭眼淚。晉芳嘆氣道：『終是我做事太沒有振作，如今也不必怨了，先打一電報到家裏，探問探問要緊。』說着，又跑到前面，吩咐林雨生，去打電報。好容易等到第二天，有回電寄來，說是：『水勢雖然浩大，却未曾損傷人口。』晉芳這才放心，便決意接家眷到湖北。痛痛切切寫了一封家信，給朱二小姐，叫她料理家中箱籠什物，揀個好日子，率領家人們，隨輪船到來。若是能請舅爺洛鐘伴送更好。倘若舅爺衙門裏不能分身，我處便着林師爺來接。朱二小姐接到此信，快樂得甚麼似的，便歡歡喜喜，拿着信來，給三姑娘看。說：『請姐姐快快回去，同舅老爺商議。商議定了，便好擇日起身。』據三姑娘的意思，老實不願意離這揚州，却又不好駁回朱二小姐，便冷冷的說道：『他這主意也好，但是我們須稟明母親，若是母親肯去呢，我們做媳婦的，自然跟着走。若是母親不肯去呢，我就在家裏陪着母親。』

好妹妹，帶同小美子先去。』朱二小姐冷笑道：『姐姐又來了！姐姐不去，我又趕着去做甚麼呢？既姐姐這樣說，我就先去告訴母親再說。』說着，站起身就走。三姑娘也自覺道才言語說得太冷淡了，便笑道：『我陪你一路去，適才儀兒拿了一本再生緣，說是母親叫她唱的，此時想還在那裏唱。我順便也要喚她回來，今年這盞盆蘭花，被水浸得透了，好容易這幾天，才趁着日頭曬得半乾，她說傍晚去澆豆殼水，她敢是又忘記了。』朱二小姐聽三姑娘肯同她去見卜氏，心裏方才轉頭為喜，笑道：『這累贅的花盆子，難道還巴巴的帶到湖北去。』說着，笑嘻嘻，同三姑娘走入卜氏那一進屋裏，誰知淑儀，却不曾唱書，正逗着小美子，將五月節玩的龍船，拆卸下來，放在天井東北角上，一窪積水裏，用竹竿亂撐，引得小美子，拍地哈天的笑，便連奶娘，扯她都扯不住。卜氏正倚在湘竹欄杆上，看她們小姊妹遊戲，抬頭一望，忽見天上，又生出一朵黑雲來。卜氏忙合掌向空禱祝道：『我的好菩薩！可是再下不得雨了！』剛說着這話，朱二小姐已走得進來，笑道：『娘不要怕罷！他有信回來了，他已經知道揚州開水，特地接娘同我們到湖北去。難得他記掛着娘，娘不可拂他這意思。』卜氏笑道：『奇呀！怎麼揚州開水，他那裏就知道了？如今水已退盡，他又為甚麼來接我們呢？他敢是還不知道水已退盡嗎？好兒子！你快寫一封信去告訴他，說揚』

州關了半月的水，目下是久已平靜，叫他不用耽心。至於到湖北這一層呢，我這幾年風燭，又船呀，車呀，鬧甚麼把戲？我自小兒便聽見人說湖廣三千里，不是輕易走得動的。我說句不順遂的話，我這老骨頭，不要埋在半路上罷。」此時淑儀聽見朱二小姐說她爹爹要接她們到湖北，忙撇下龍船，也走入屋裏來。朱二小姐聽見卜氏這一番話，不禁大大掃興，氣得一言不發，轉向桌上，拿起那本再生緣，背着臉去瞧。三姑娘眼快，早見她粉臉上一條一條的珠淚，成串兒落滿衫袖，兀的暗暗發笑。大家正鴉集無聲的時候，忽然在這後檐外邊，捲過一陣好風，覺得街市上轟轟烈烈的人聲，嘈雜卜氏婆媳們大大吃了一嚇，接連外面，便有幾個僕人倉惶失措的跑進來，說：「我的好太太可是不好了！這城裏又發蛇水。」卜氏被這一句話，真個將三魂提出腦門，忙驚問道：「這是怎麼說？水在那裏呢？」那幾個僕婦，便指東畫西，將舊城兵馬司巷忽然發起一股紅水的話，連篇累牘的說得有聲有色。卜氏早嚇得手足無措，口裏只管念着：「人難難，難難身，一切災殃化為塵。」的白衣觀音神咒。轉是朱二小姐氣憤憤的，將那本再生緣，狠命向桌上一擲，說：「該應要死在這揚州城裏，這也是沒有法兒！」卜氏急得涕淚交流，說：「菩薩保佑今夜不要發水，明天趕快收拾動身，這揚州我可是不敢住了。便依你們到湖北去罷！你們也不必儘

站在這裏，且各自回房去撈撥撈撥，細軟什物，隨帶着走。至於粗重傢伙，總拖來擱在家裏，派幾個家人看守。只是沒有一個男人，送我們上路，全靠着伺候的人怕不便。」朱二小姐笑道：「娘這個不必操心，他信上寫明，請那邊舅老爺同我們做伴。」三姑娘道：「話雖如此，只是怕他不得分身，我便今晚回去，同我們哥哥商議。」淑儀在旁插嘴道：「這件事情太急促了，娘又忙着回去，又忙着回來，萬一舅舅真個有事，不是又徒勞往返，我心上到有一個人呢！」卜氏道：「好乖乖，快說快說！你心上的是誰呢？」淑儀嫣然一笑，說：「更還有誰，便是雲家哥哥。」卜氏沈吟道：「他還是個孩子，他母親如何放他出去？」三姑娘笑道：「不錯！我到忘記了，不多幾日前，姐姐還同我講，說是「麟兒老困在家裏，終非長策，想叫他到他姨父那裏去，碰碰機會。」我還笑着同我姐姐說：「好呀！恐怕我們上湖北，便一齊帶他去。」不想到應了我的話了！」淑儀笑道：「誰還不是因為姨娘說過這話，我才想起他的。」朱二小姐道：「既這樣說，便不必遲疑，快打發伍升去告訴雲相公，說明日一准動身。」卜氏點頭，朱二小姐，早一疊連聲吩咐人，去請雲麟去了。不多一會，雲麟已隨着請他的人一同轉來。此時三姑娘，已同淑儀轉入自己房裏，兩人一邊收拾，一邊笑着議論朱二小姐，一心想趕到湖北去，偏生這缸水到像是有意成全了她。三姑

娘又笑道：『我還愁着呢，不知你姨娘可肯放你麟哥哥一路同我們去？』淑儀笑道：『雲哥哥聽見這話，包管肯去。我們姨娘又是一位糯米菩薩。麟哥哥說一句話，她准依着。』此時雲麟已悄悄走到房外，笑道：『妹妹的話，可是一點不錯。我為甚不同妹妹去？』淑儀笑道：『唔！幸虧不會在背地議論你。』雲麟笑着見了三姑娘，三姑娘也笑道：『呀！麟相公來得好快！我們的事，你想知道。你母親意下如何？』雲麟道：『適才伍升已將姨娘的意思告訴了娘，娘起先還有些遲疑，經我痛痛快快說了一番，娘已是答應了。此時正在家裏替我料理行裝。我特地先來告訴姨娘一聲，請問姨娘，可是明天大早，便行動身。』三姑娘笑道：『你忙甚麼？不料你這一顆心，到同我們那位一樣。』淑儀又笑道：『麟哥哥，你在外面打聽，鬧的那紅水，究竟是個甚麼頑意兒？我們聽見伍升說城裏的人，很有些搬到外路去的。』雲麟笑道：『這也算不得甚麼奇怪，古書上也曾說過的，大約不過是個災異罷。』正在這裏說着話，忽的朱二小姐那裏走過一個僕婦來問：『雲相公可來不曾？若是雲相公來了，我們太太說請雲相公先到那裏見一見。』三姑娘道：『雲相公適才到此。』又望着雲麟道：『你就先走走，看她說甚麼話。』雲麟便叫僕婦先回去，說：『我即刻就來。』僕婦剛才走後，雲麟忽然頓腳說道：『不該叫那僕婦先走，朱太太住的』

那一進屋裏，我到有些模模糊糊記不清了，少不得要累妹妹引着我。』淑儀低頭不答。三姑娘笑道：『俛兒你就陪他哥哥去走一趟。』淑儀道：『娘莫要睬他，這有多大點路，他會忽然不認得起來。』雲麟笑道：『認便認得，只是冷清清的走得寂寞。』三姑娘笑道：『麟兒你這麼大了，還是孩子氣似的。俛兒也不用作難，哥哥還送你上湖北，你陪哥哥走幾步，便推三阻四。况且又在家裏，也不似做主人的意思。』淑儀此時不得已，便輕移蓮步，只管低着头望前走。雲麟緊緊傍着她的背影，走了一會，見旁邊已沒有人，雲麟長長嘆了一口氣。淑儀忍不住回頭笑道：『你好好的為甚麼嘆氣？不願意往湖北，也不能勉強你。』雲麟又嘆了一口氣，仍是不語。淑儀轉立住脚步，含羞問道：『你有話儘管說，怎麼學着啞兒？』雲麟依然嘆氣說道：『妹妹你怎樣知道我會願意同你們一路上湖北去？』淑儀笑道：『奇呀！你不去也由你。』雲麟嘆道：『我為甚不去？好妹妹我告訴你罷！我魂兒夢裏，都防着妹妹要往湖北。今日果然聽見妹妹是真正走了，我老實便是一個死，好容易將我的魂靈兒打從鬼門關上喚回來，納入腔子裏，就是姨娘肯叫我一同去，其實我就去，也有甚麼希望呢？不過遠遠的聽着妹妹聲音兒，見着妹妹身影兒，覺得這顆心有落些。不然我這心就飄飄蕩蕩，蕩再也收不攏到腔子裏來。如今背着人我有一句話要同』

妹妹商議，大家明兒到了湖北，妹妹是依然骨肉團聚，但是我可孤另另的了。妹妹怎麼對得起我？」說着眼眶一紅，真個流下淚來。淑儀也是低頭無語，兩人並立在梧桐蔭下，轉癡癡的一言不發。還是淑儀怔了一會不覺沖口說道：「好哥哥！你叫我怎麼樣才算對得起你呢？」說過這一句，那粉臉上，早堆下無限紅雲，忽忽掉過臉便走，跨上朱二小姐住的那一進階台，早見朱二小姐將箱籠什物一古攏兒收拾齊全，一眼瞧見雲麟說：「好好雲相公，你也肯往湖北，這是再好沒有的了。我請你來，非為別事……」雲麟笑道：「我早知道了，定然命我開行李單子，再沒有第二件。」朱二小姐將臉沈了一沈，笑道：「阿呀！只有你們秀才會寫字，你也不害羞罷！」又笑道：「我是特來同你研究那紅水的，你道這紅水利害不利害？」雲麟笑道：「那裏有這些古怪事兒？我再也不相信。」朱二小姐回頭望着自家那個奶媽笑道：「我的話如何？」奶媽也笑道：「真個佩服太太心眼兒靈。」雲麟淑儀此時並立在一旁，正猜不出她們說的甚麼。早又見朱二小姐望着雲麟笑道：「你當我真個疑惑你迷信這些事麼？莫說你們男子漢大丈夫，便是我這三絡梳頭兩截穿衣的女人，也知道自古以來，沒有城裏會發蛟的道理。便是發蛟，也沒有地下先冒紅水的道理。」說着又笑道：「只是你的姨父在湖北，他難得肯來接我們。我同你的姨娘

都願意去，只是你那太姻母，她老捨不得離這揚州，難得這紅水，將她老人家嚇了一嚇，她是決意去了。我深愁你少爺見了她，再長篇闊論辯駁，沒有發蛟的話出來，她老人家一聽又不肯走了。那才坑死了人。我所以特特的叫人將你少爺先請得來，萬一到了她老人家那裏，拜託你將這紅水說得利害些，說不出三天，蛟水准定到她老人家，便忙着動身，這就算是你相公成全了我們。」雲麟笑道：「這怕不容易，在我身上，管叫她老人家不肯住在這揚州就是了。」淑儀也是一笑，於是兩人果到了卜氏那裏，雲麟真個將那紅水點綴得活靈活現，引得卜氏連夜的忙着上船。雲麟也便回家，命人將行李挑至伍公館裏。秦氏不免叮嚀囑咐，命雲麟在外面涼煖留心，有點事做，都要當心去幹，不可游蕩的話，顛倒價說了又說。雲麟一一答應，次日便同伍晉芳的全家動身。洛鐘等聞得此信，少不得也走來送別，且擱下慢題。且表伍晉芳那邊幾天頭裏，先接到揚州家信，知道家眷於今日准行到鄂，並知雲麟同來，喜歡得甚麼似的。早命林兩生，在善後局裏，派了兩隻紅船，過江迎接。小翠子在公館裏支派僕婢，打掃房屋，前後一共三進，留後一進，給老太太住。朱二小姐住中間一進，自己住前一進，另外一進，便在花廳背後，留給着三姑娘母女一一佈置妥當，不到上燈時分，卜氏同三姑娘並朱二小姐淑儀四乘大轎，早飛也似的抬

入門來。早有家人們，升起鞭爆，還有許多女僕，都各乘小轎，紛紛擁至。隨後便是雲麟騎着馬，林雨生押在後面，相繼到了廳上。伍晉芳見了母親，自然無限歡喜。小翠子格外打扮得花枝般，插燭也似，拜見了卜氏，又同三姑娘、朱二小姐、禮。朱二小姐見了小翠子，長得愈加豔麗，心中好生不自在。暗暗咬得牙響。淑儀雲麟也上來見了晉芳。晉芳便邀着雲麟到花廳上，餞了些寒暄。雲麟一眼看見自己的臥室，便設在這座花廳側首一個房間裏，窗外翠生生的，還披拂幾竿竹子，早有家人替他佈置行李。晉芳問了開揚州的水災，雲麟欠身說了一遍。晉芳又謝他在路上照拂着家眷，雲麟臉上一紅。此時晉芳忽然向雲麟望了一望，含笑說道：「老姨甥近來風神，越發秀美了。似老姨甥這般人才，自然少不得有些竊玉偷香，僕紅倚翠的故事。我們都係至親，有何奇過，何妨說出來聽聽呢！」雲麟被這幾句話，真驚愧得無地自容。原來雲麟起初本係有心向晉芳這邊乞婚，小兒家心性，見了晉芳，越發裝得十分誠篤。晉芳夫婦背地裏也曾稱讚過雲麟，年幼老成，雖是淑儀婚事已經為富玉鸞所奪，然而富玉鸞自從遊學東洋，簡直與伍家不通音問。卜氏婆媳時刻把這一件事擱在心上憂慮。雲麟遂又發出奇想，知道富玉鸞有心將妹妹讓給我，安知他不因為此事，終久不肯回國。那時候儀妹妹的婚姻，不屬之於我，還屬何人，是以這

一次決意隨淑儀等來湖北，也是有心來探看晉芳的口氣。不料初次相見，便雷轟電掣的聽晉芳說了這一番話，又怕儀妹妹同我親熱樣兒，已經被他看在眼里，過後萬一防閑起我們來，這便如何是好。想到此，不禁面紅耳赤，半晌回答不出話來。晉芳又笑道：「這又害甚麼羞呢？秦樓楚館，誰則無情，橫豎不過是個逢場作戲罷咧！」雲麟這才悟出了晉芳是問他，可曾嫖過妓女的意思。暗想：我便是嫖過妓女，又如何可以告訴得你，且你又如何得知耶！遂不免侃然答應道：「姨父來取笑了。愚甥自幼讀書，略知禮義，雖非柳下惠，坐懷不亂，然而當這年輕時候，那種不尷不尬的地方，自信却一步不曾走過。」晉芳拍手笑道：「這話未必盡然……這話未必盡然……」雲麟剛待再辯，忽然走來一個家人，說：「上房裏請老爺進去。」晉芳望雲麟笑道：「風塵辛苦，你好生歇一歇罷。我們明日再談。」說着拱拱手，又跑進去了。雲麟此時獨自走入臥室裏，見有一個小廝，替他料理壁上的字畫。雲麟覺得他面熟得很，便向他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小廝垂手答道：「小的叫穩子。少爺認不得小的，小的到反認得少爺。當初在揚州的時候，小的常見少爺到我們少爺那裏去。」雲麟笑道：「我的記性真個不好，你們少爺究竟是誰？」穩子笑道：「就是富少爺那裏呀！小的姓林。」雲麟點頭道：「不錯，林雨生是你的父親。」穩子點頭

笑了笑，雲麟道：「既這般說，你如何在這裏忙？」穩子道：「這是翠姨太太吩咐我伺候少爺的。」雲麟又點點頭，說：「原來那翠姨在這裏早稱呼太太了。」穩子笑道：「這是老爺命我們喊姨太太，其實翠姨一總不肯，怕太太同二太太到來還要不依呢。」少爺你評評看翠姨又不曾生着一男半女的，如何便稱得太太？」雲麟更不言語，轉背着手在房裏踱來踱去，暗想：晉芳適才所問的幾句話，大是奇怪。我與紅珠這件事，這儀妹妹也不明白，就是儀妹妹曉得，今日大家一齊才走入門裏，又不曾見儀妹妹同姨父講一句話，姨父那裏就會知道了。難道儀妹妹曾經將這件事寫信告訴，姨父過姨父的，而且這件事與儀妹妹，又有甚麼相干，她要寫信，又怎生個寫法。斷乎沒有這事，為今之計，若使姨父知道我在外游蕩，這儀妹妹的婚姻，如何想得到手。而且再隨時防閑起來，或竟禁阻我同儀妹妹相見。我這一番來到湖北，不是自尋苦惱麼？越想越恨，便向床上一倒，長吁短嘆起來。後來拿定主意，若使姨父再來問我，我須辦得一個雪白，便是犯人口供，也會抵賴。他疑惑我，難道就成了定讞嗎？想到此，才將心放下。一連幾日，晉芳又請了些客，替雲麟接風。雲麟此時只管巴着晉芳問他，好讓他分辯。誰知晉芳早將此事擱在腦後，一總再不提起。雲麟好生着急，無意中便是常引逗晉芳。這一天晉芳重又踱入房裏，雲麟談了好一會，便故

意說：「這漢口地方妓館太多，必然有害風俗。姨父是在這裏候補的人員，何不同各大憲設法禁一禁呢？」晉芳猛然觸起前事，不禁大笑道：「想起來！前天剛問着姨嬈那件事，姨嬈如何此時忽然發起這一種正論？真是希極了。」雲麟便趁這機會忙分辯道：「原是姨父前日問愚甥那幾句話，愚甥很是驚訝，愚甥忝列膠序，真要算得謹守臥碑，譬如別的念書的人，或者當那鄉試時辰，便不免羅掘賓興之費，作為買笑之資。至於愚甥應試，一心便在文章上面，從不肯出門一步。不知姨父何所見，定要誣栽愚甥游蕩，愚甥自問實在不甘。」晉芳撫掌大笑道：「真是的呀！便在賢甥到南京鄉試時辰，就游蕩起來呢！賢甥不提起考試，我一時也記憶不起。說起來就一點不錯，若不是在南京省裏，那裏有第二個秦淮河呢？」雲麟覺得自己的話又說錯了。正待辯駁，晉芳大笑道：「老姨甥你也不用掩藏罷，你那貴相的芳名，我都知道，可是叫做紅珠？」雲麟愈覺你，你貴相的說道：「這更奇了！這是打那裏說起？」說着便站起來，將臉對着窗子外面，要想掩藏他一種驚愧之色。晉芳更覺好笑，一眼看見穩子站在房外，便笑道：「穩子！你替我在籤押房裏，將這幾天的公論新報拿得來。」穩子答應了一聲，如飛而去。霎時抱來一卷報紙，晉芳笑接着來，顛倒翻了一遍，在裏面檢出一張對着雲麟笑道：「啞啞！你且請看，這不是戴着你的

故事麼？雲麟此時好生惶急，勉強接到手中，仔細一瞧，原來是一張漢上消閑錄，上面排列許多詩文雜誌。晉芳瞧了一瞧日期說：「不錯就是九月初二日這張報呀！那一天剛剛揭開來看時，忽然看見兩首詩，題目上有你的名字，我就詫異，暗念你還在揚州呢！如何會有詩寄到這公論報館裏？再一望時，原來是別人贈你的，你就是紅珠姨父老了，雖然不懂得甚麼風月，然而瞧紅珠的口角，怕不是同你山盟海誓的情人。況且她明明說是莫愁湖寄來，我就猜到你是鄉試時辰認識她的。賢甥賢甥！你看我這偵探手段敏捷不敏捷？你還想抵賴麼？」說罷又哈哈大笑。雲麟此時轉陡然觸起一種心事，也不再開口，便細細瞧那兩首詩。見上面寫着：「中秋望月懷雲麟七絕二章。紅珠女史由秦淮河寓寄。」「紅樓寂寂不成眠，意緒心旌兩地懸。若恨秦淮今夜月，無情偏只向儂圓。推窗不欲盼團圓，怕觸相思拭淚難。猶憶當年真武廟，暗教阿姊病中看。」雲麟念完這兩首詩，不禁一縷酸淚，幾手從眼眶裏直迸出來。急忙忍着，呆呆的一言不發。晉芳已揣知其意，不使再行調笑，重又說道：「這消閑錄便在漢口發行，是附着公論新報出版的，文士騷人爭奇鬥勝，到還十分熱鬧。我還聽見人說有個同鄉，他名字叫做甚麼沁香閣的，時常也登些筆墨在上面，這人到還有些才調。我在先也思量去訪他談談，後來有人勸我說報

館中人是才調有餘，品行不足。我們既在省裏做官，還宜遠着他們這班人爲是。我後來也就將這件事擱下，姨甥以後如閒着無聊，不妨渡江走走。同他們聯絡聯絡，你們是同氣相投，又與我不同了。據說這報館，便是在後華樓街上，你如認不得路徑，我叫林先生陪你去。」雲麟又點頭。晉芳見雲麟着實沒有興致，就站起來說：「這一捲報紙，就留在這裏消遣罷。隨後他們送報來，就叫他們擱在姨甥房裏。我還到局裏去呢，不陪姨甥了。」說着緩緩踱出房外。雲麟此時委實十分難受，重將那張消閑錄，反復觀看。看了幾遍，猛然省悟過來，自言自語說道：「我好討厭呀！我自從認識紅珠，幾曾看見過她會做詩的，而且還有一層可疑，就算紅珠在南京，請別人替她做詩寄我，就該寄到揚州，也不該寄到漢口。難道她預先料定我要到湖北，有意向這紙上寫給我，看不成不是不是，斷然不是，或者雲麟之外，還有一個雲麟，紅珠之外，還有一個紅珠，亦未可知。爲今之計，我只有趕快去會那個沁香閣，問個清清白白。若彼此臭味相交，到還算得個異鄉知己。」想到高興時候，看看天色還早，便想要過江。命穩子將他父親請得進來。林雨生隨呼即至，垂手向雲麟請了一個安。雲麟回禮不迭，笑說：「林先生，我們許久不見了。近來異常發福！」林雨生答應道：「是這都是少爺們的恩典。」雲麟笑道：「適才同家姨父閒談，想請林先生送我

笑道：『少爺你當她沒有錢麼？她的積蓄，多是沒有，至少總有一千餘金。』雲麟笑了一笑，正要問他這緣故，不覺已走入一座茶社裏，店門口掛着招牌，分明是「懷白茶樓」。四個大字。林雨生揀了一個座頭，請雲麟坐下，自己便斜簽着身子，也坐在一旁。那個啞婦依然立在欄杆外面，遙遙作乞錢之狀。其時風聲愈加猛烈，山頂上的樹木，吹得像翠浪一般。那天色已是陰沈沈的，像要落雨的模樣。茶社裏先前還有些遊人坐着吃茶，到此已紛紛走散。雲麟東望長江，煙波無際，不覺浩然發故鄉之思，半晌開不得口，只是默默癡坐。林雨生坐在桌子對面，見雲麟悄然不樂，思量拿話去引逗他，便捉着啞婦剛才的事迹，說這啞婦如何積蓄的緣故。雲麟沒精打彩的說：『林先生你儘管講，我在這裏聽着呢！』其實林雨生自說林雨生的話，他一總不曾入耳。儘看着那江水發呆。在這個當兒，忽然聽見隔壁一座小房間裏，有人狂叫起來，說：『妙呀妙呀！大丈夫乘長風破萬里浪，不當如是嗎？』隨接着高吟道：『帆送客上鞦韆，又是甚麼瀟盡書生骨相寒。兀自吟誦得高興，又拍的一聲，不知將個甚麼東西，擲向江裏，那浪頭滾了幾滾，霎時無形無影。又有一個人低笑道：『狂奴故態又作矣！』先前那個人，又似乎長嘆道：『莽莽風塵，知音有幾，此情景恨不與沁香開共賞之。汝輩何足道哉！』說到此，那聲氣已就有些哽咽起來。雲麟耳

中觸着「沁香閣」三個字，不禁暗暗稱奇，說：『這人也是去尋訪沁香閣的麼？』便走近那座房間旁邊，却好窗紙有幾處破損，偷眼一瞧，見那狂吟的人，年紀不過四十餘歲，長身瘦貌，風骨棱厲，滿口也是下江口音。對面坐着一人，面色微黑，濃眉闊腮，似個官界模樣。不由拍案大笑，說：『醒七該死，醒七該死，你只知愛好你那個沁香閣，便一味抹煞別人，而今沁香閣在那裏呢？你為何不留着他在這湖北？』雲麟聽到此，才知沁香閣已經離了漢口。又如那長身瘦貌的名字，便叫醒七，忽然聽見醒七又嘆起氣來，說：『我為甚留着他，他除這湖北，難道便去乞食不成？不過天下滔滔，易地皆是，他不去改着他這散脾脾氣，恐怕便遊遍五大洲，也沒有他遇合之所。咳！我這話又錯了。我自己不能變易這散脾脾氣，轉來希望着沁香閣，未免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若使沁香閣聽見，又該拿話駁詰我了。』那人點了點頭，說：『這話原難怪着你們，我適才的言語，實是同你們取笑，你不可認真。但是沁香閣在這湖北，也算是得意的，為何決意舍去，公然起那張季鷹秋風鱸膾故鄉之思呢？』又見醒七將兩隻眼珠，望着這人轉了一轉，說：『奇呀！你的吐屬，也居然風雅起來了。罷罷！你既能撇這兩句文話，便是將沁香閣的事，迹同你談談，算不得辱沒了我。哈哈！你們雖然是一班蠢物，料來捉着那漢上消閑錄，也該得知……』雲麟暗自笑道：

「鐸呀！若不是今天，在這上面看見紅珠的詩，誰也發誓不會知道。幾乎不被這醒七罵了去……接連又聽見醒七說道：『咳總之一個人切莫要識字，不幸識了字，切莫要做詩做文，不幸會做詩文，切莫要刊登在各種報紙上。其實論這個詩名文名呢，便連屁也不值。譬如一個人德行虧缺了，任你壓倒元白，媲美班揚，人提着你名字，不見得因為他會做詩文，便寬恕得你一二分。』」香閣在去年便就同我說這詩是萬做不得了。昔人吟風朔月，不過抒寫性情；今人舌劍唇槍，幾乎釀成仇敵。我就問他：你為甚發這般的牢騷呢？他但笑而不答。後來又在別處打聽得，才知道他曾經做起一句詩，是甚麼門外野狐多憑陵。不料得這一句詩才發現出來，當時那一班詩家，便全引動了公憤，說：『香閣罵了他們，要來與個開罪之師，內中還有人怕這事鬧得不暢快，巴巴的重又表明在信札上，說：『香閣門外野狐多憑陵，此一句詩可念也。似乎說：你們大家去想罷，這正是替『香閣挑發的意思。可憐『香閣還睡在鼓裏呢。』」幸虧諸大詩家，手裏持的是一管筆，若是一柄手槍，早就結果了性命。怕還想安穩穩的回揚，也是不容易的呢……』說到此，那個人笑道：『『香閣這句詩不見得不是罵人，你醒七先生又何必替他分辯。』』那個醒七又笑道：『可又來，便算是『香閣罵人野狐，他罵的原是野狐，大家自命不是野狐，便不該存這心；

若自己果然相信是個野狐，又不該再生氣。譬如我當日也曾看見『香閣這句詩，我就不疑惑他罵我，這就足見我醒七先生的身份了。還有一層，人人怕『香閣，也有個緣故，是說他編的小說子，慣喜歡罵人。所以做得一二句屁詩，人也去尋根究底的疑惑他，嘲罵我。因此想起來，可見世界上可罵的人太多了。他總有一二件合得上『香閣所罵的話，他才疑惑呢。一人疑惑，人人疑惑，我不知道他們自居何等？譬如你不曾做賊，人罵做賊的，你必不生氣。你聽人罵賊，你就生氣，你就算不是賊，定然那賊也是你的親戚朋友。』那人笑道：『你望着我，你呀你的，你這不是罵我。』醒七又笑道：『你難道就是個賊。』那人又笑道：『後來什麼樣呢。』醒七又笑道：『後來愈鬧愈奇了，消閑錄簡直不是消閑錄，簡直變做了一部相斫書。今日你攻我，明日我攻你，光怪陸離如茶如丈。我還有一句放肆的話，果是彼此相攻，也還罷了。更有一種卑鄙齷齪的匹夫，借着攻着個人，便去詔媚那個人，文字凌夷，斯文掃地。』香閣趁着殘冬已盡，便掩旗息鼓，遁回江東，自做他的吳大帝去了。』那人笑道：『這吳大帝三字，又從何而來。』醒七道：『這話長呢！此時不使同你細談，你看風聲漸息，天色將要陰沈下來，我們下山去罷。』雲麟此時早見那兩人會了帳，搖擺擺跳下茶社之外，自己到反失笑，說：『原來做詩文的人，還有這種把戲呢！可見

得我在南京會見的那個鮑橋人，真是明見萬里。若使橋人到此做個驛壇主將，到是與這沁香閣歡子專一罵人的不同。照這樣看人，幸來沁香閣走了，就使他不走，我聽見他這種脾氣，我也怕去惹他。」一面想着，依然諷到這邊來。林雨生笑道：「少爺為何這般高興，適才在那邊，想必聽見甚麼笑話兒了。」雲麟含笑說道：「幸虧今日不曾過江，若是過了江，我尋訪這個人，斷然也會不見。我適才竊聽那兩位說的話，就彷彿告訴了我一般。」林雨生笑道：「少爺真是有少爺的福氣，天總叫少爺不白跑這一趟路，就奇巧巧巧，差遣這兩個來人來告訴少爺，少爺以後若是要向甚麼地方想，會甚麼朋友，到是先行探聽探聽別人口氣，保不定天老爺已替少爺預備在那裏。真應着俗語說的，聖天子百靈相護。」雲麟笑道：「呸！謹防割了舌頭，甚麼天子天子起來。」林雨生忙將頭一縮，說：「是小的說大意了，少爺再開氣，也不過是個宰相罷咧！」雲麟見林雨生說話，甚是有趣，不覺十分高興。說：「林先生你真個叫人可愛。我們趕回公館，沒有事做，你在這湖北省城比我久了，你看還有甚麼可以坐坐的地方沒有？」林雨生將雲麟望了一望，笑起來說：「這個小的不敢，像少爺這樣標緻臉蛋兒，不是去嫖人家，怕給別人家嫖了，少爺還不得而知呢！」雲麟不禁臉上一紅，說：「最是我說坐坐的地方，難道必是那些不正經的地方才可

坐得？譬如你那個公館裏，難道不許我坐？」林雨生哈哈大笑道：「少爺若是果然肯賞小的臉，輕移蓮步，光降寒舍，就彷彿一件寶貝，霞光萬道，天天在天上盤旋，無人巴巴望這寶貝落在他家裏。誰知竟落到小的家裏來了！小的夫婦兩口子，也沒有形容得出這快活的光景，譬如小的夫婦兩口子行房到那……」雲麟笑道：「休得胡說，你既這般說，我這寶貝就落到你家去。」林雨生笑道：「阿彌陀佛，這真是如了我的願了。快走快走！」林雨生隨即將茶錢會過，便先跑下山，喊了一乘東洋車子，請雲麟坐了。自家扶着車旁手板，背着北風如飛的向自己家中而來。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四十九回

撥雨撩雲纏綿擬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雲麟

馳至林雨生家門首，先自大踏步望裏跑。林雨生住的房子，是對面兩道，雲麟耳邊猛聽得上首房開裏有婦女嘻笑的聲音，雲麟便立住腳等林雨生。林雨生開發了車價，也就趕入來，內裏婦女却不曾留意雲麟，門帘開處，早跳出一婦人，滿臉撲着鉛粉，鬢角旁邊，伶伶悄悄貼了兩張金紙剪的膏藥，一眼看見林雨生，便笑嚷起來，說：「這不是你們舅老爺到了。」誰知林雨生聽見這句話，嚇得他臉

上鮮紅，儘望着那婦人擠眉弄眼，似乎叫她不要亂說。那婦人瘋頭瘋腦的也不理會，却好這個當兒，又有女子在那裏答話，說：『原來林師爺回來了，好好！我到不曾聽見我們太太，提着林師爺是他的哥子。況且林師爺姓林，我們太太她自姓朱，不知林師爺同我們太太是那一房的姊妹？我到要替你們評評這個親呢！』說着，又哈哈的笑。雲麟懂得這女子的聲音，分明就是朱二小姐跟前用的那個丫頭，名字叫做小善子的。再看着林雨生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只管支支吾吾說：『善姑娘！你不用聽這瘋婆子的話。』又望着那婦人，嗚道：『有客在這裏，你爲甚這樣沒有規矩！小穗子的娘呢？快出來倒一杯茶給雲少爺吃。』說着，便邀雲麟向對面一進裏走去。原來那婦人不是別人，正是林雨生的姘頭楊成衣老板奶奶。她忽然看見雲麟穿了一身淡青秋羅夾衫，粉頰丹唇，秀眉俊眼，楊奶奶生在湖北，那裏見過這種秀異少年，不覺看得出神，癡癡的立着不動。正是糗糗糊糊，也不曾聽見房裏的人說甚麼。此時猛見林雨生，問小穗子的娘，只答應得一句，說：『你的奶奶在房裏替善姑娘梳頭呢。』說完，便縮着頭望裏，一鑽把舌頭伸得長長的，望小善子說道：『阿呀！這個少爺，怕是天上掉下來的罷！哪吒三太子，也沒有他長得這樣俊，不說別的，就這一身洋脂玉不肥不瘦的肉，若得同他靠一靠，包管將人的性命要送掉了呢！』

小善子此時正坐在巴氏面前提，巴氏替她將頭髮編成一個風涼頭兒，也聽見林雨生嚷着客，向那一進裏走，口中又囉是雲少爺，知道便是雲麟。又見這楊老板奶奶鬼張鬼勢，不由嘆喏一笑，低低說道：『我道是誰呢？原來就是他。此時又尋魂尋到這裏來做甚？這冤家再也說不過人，准定是在我們公館裏，不知是誰快嘴的，又告訴他，說我到了林乾娘這邊來了，他一刻離了我，就像吃奶的孩子，離了母親一般。任是多遠，他都要趕來。好乾娘！你替我爽快些，將頭髮攏一攏罷！我不去照料着他，任是乾娘這裏拿着珍珠寶貝去奉承他，他也是不快活。』楊老板奶奶聽着小善子連珠價說這一大篇話，不禁點頭讚歎。說：『阿彌陀佛！不是我此時才說起的，我上次看見姑娘，我就誇讚姑娘洪福齊天，就拿這件事而論，可不是姑娘的福氣麼？』巴氏一面替小善子攏頭，一面也說道：『真個姑娘趕快去伺候雲少爺罷！難得雲少爺，忽然肯腳踏踐地，冷落了他，真個不好。況且我粗手笨脚的，還要怕雲少爺嫌我醜。』小善子此時益發得意，不禁扭頭扭頭，一刻也不安靜，又蹺起一雙脚，抱在懷裏，左看看，右看看。楊老板奶奶一會兒，又隔着窗眼向那邊瞧瞧，不到一刻工夫，又掉轉頭來嘆口氣，說：『善姑娘！像這少爺，那副面孔，若是這少爺肯當我一個臉兒，來與我說一句話，我立刻死了，還要笑嘻嘻的，走到陰間裏去謝那五閻王一

謝。」小善子將頭一扭道：「這個有甚麼好處？我到被他膩煩死了，不問人洗了臉，不曾洗了臉，見着就虎也似的，要求開個不住。有一天，我生起氣來，望他放下了臉說：『難道我這臉，掠着糖菓子不成？也不管青紅皂白，也不管人的頭項，搥得疼不疼，一味價的搥搥。固然你這皮膚同我的皮膚一般兒柔嫩，究竟我這兩片嘴巴，總不能算你這冤家掏鼻準頭的肉架子。』說着自己也就笑起來。巴氏也是微笑，祇有楊老板奶奶，此時魂已不知飛到那搭兒去了。不住的喃喃嚦說，別人也聽不清楚。不多一會，小善子的頭却好梳完了，急忙忙在巴氏床頭邊摸出一支紙煙，又從自家口袋裏掏出一盒火柴，擦了火柴，將紙煙啣在嘴裏，一呼一吸，隨手將用剩的，火柴望地上一擲，撲撲身上灰塵，又在鏡裏照了照，見有一個舊粉撲擱在鏡子旁邊，順手拈着向臉撲上了幾下，雙手插在褲腰裏，似乎繫束帶子模樣，慌慌張張，跑出房門。才把紙煙夾入指頭裏，笑着雲麟道：『少爺是打那裏來的？等我來替少爺倒茶。肚腹裏可曾餓着？若是餓了，趕快弄飯給少爺吃。』這裏林奶奶是我的乾娘，我替乾娘是做得主人的。』一面說，一面早盈盈遠遠走近雲麟身邊來，嚇得雲麟拾身不迭，說：『多謝姑娘照應着，我這裏有茶了。』說完這話，連忙把頭又掉轉過去，同林兩生假作談心……看官看官！今日讀我這部小說子的，料也不乏有子建般才，潘安般

貌的少年，然而要曉得天付你這一件五官端正的面目，也不是甚麼佳兆。在那自命標品的朋友呢，原也可以騙得絕好的妻房，還可以騙得絕美的妓女。然有時你愛的人愛你，自然心滿意足了。亦有時你不愛的人，她也要來愛你，這個風流小罪，却也不很好受。並不是在下白嚼着舌頭，也因為這書中記着我們主人翁雲麟，這一段故事，實在令人發笑。看官不必性急，且請看下去，便知分曉。且說那小善子這個丫頭，本是朱二小姐跟前極寵愛的一個小婢，前書已曾表明。論這小善子的志向呢，却似比天高。論這小善子的際遇呢，却是命如紙薄。你道為何呢？原來小善子年紀，比淑儀大得一歲，自幼兒便曾看見過雲麟，她這一縷癡情，便已牢牢繫縛在他身上。然而其時，却是人小胆虛，雖有這個念頭，除得魂兒夢裏，心口商量，也沒有第二個人，替她出個主意，分一分愛。後來得了朱二小姐的寵，朱二小姐也是個個儻不羈的人，高興時往往同小善子取笑說：『要替她覓一個佳婿。』小善子初則含羞不語，久而久之，年紀也長了，知識也開了，便老實告訴朱二小姐說：『愛雲麟雲少爺不過。』朱二小姐也笑她眼力很好，便對她說：『你放心罷，萬一儀小姐嫁過去，我定然將你陪房，做雲少爺一個侍姬。』這句話還是在那雲家議婚的時節說的小善子好生歡喜，在同輩之中，便儼然有自命雲少爺愛妾的意思。後來不料跑出

一個卜書貞卜太太來，強討硬奪，將個儀小姐奪得去了。她這一氣，幾乎同卜太太有不共戴天之仇。背地裏哭泣過幾回，因此上慷慨一病，幾乎身死。只有朱二小姐解她的意思，百般解勸，允着她。『就是儀小姐不嫁雲少爺，我都有本事替你將這一段姻緣撮合起來。』小善子這才安心調理，漸有起色。所以那個奶媽出的毒主意說：『將卜太太的鞋用水浸爛，便可置她於死』的話，小善子一聽，便忙忙的照樣辦起來。也是因為急於要報復卜太太拆散他們婚姻之仇的緣故。後來果然卜太太死了，儀小姐又不曾嫁，雲少爺又不曾另娶。朱二小姐說：『沒有個少爺們不曾娶，就先就娶妾的道理。』一時也就將她這件事擱下。自此以後小善子只要看見雲麟到他們家裏來，也都是異常親熱。她適才同楊老板奶奶說的這番話，在雲麟雖無其事，在小善子確實有此心。原情論事，這也算是小善子善頌善禱罷了！誰知雲麟在先，也曾領教過小善子幾次肉麻狀態，論雲麟這少年心性，覺得小善子不惜玷辱自家的身分，背垂青眼，未嘗不知道感激。無如小善子右邊一隻是個吊眼睛，面皮又很黃瘦，不見得就叫人可愛。小善子也知道這個意思，她却專窺間諜，知道雲麟與她家小姐淑儀，似個有情未遂的光景，她便藉此做個進身之階，便在雲麟跟前，一長一短，描寫她家小姐的神態，簡直以紅娘自任。有甚麼消息，她便願意從中

傳遞，因此雲麟却不好十分拒絕，便利用她做個魚雁。今日不料到忽然會在林雨生家裏碰着雲麟，一眼看見她嬌嬌婷婷，走到身邊時辰，那個洋烟氣味，已是逼人，而且手指縫裏黏黏搭搭，還夾着些吐沫，好像尚有一塊牙垢，榻在指頭上。承她的美意，要替雲麟倒茶。你們想雲麟可敢領她這個情？只得忙說：『這裏有茶，這裏有茶』罷了。小善子見雲麟這種模樣，心下老大不悅，再掉頭一看，知道楊老板奶奶同她乾娘都四目相窺的攏着她，暗想：我適才說了這一篇大話，叫他們看見雲少爺，這般冷落我，可不羞死了人。於是勉強又將一口氣忍下，不禁伸手在雲麟膀臂上捏了捏，說：『少爺衣裳，很是單薄，你不知道適才起了涼風，凍着，又要叫小姐們煩心。』雲麟見小善子伸過手來，已吃了一嚇，再偷眼一望，幸虧不是那隻有牙垢的手，却又耳中聽見她捉着『小姐』兩字，不禁笑了一笑，說：『我不涼。』小善子趁着勢，便含笑說道：『我此刻到覺得涼起來，你不信，試摸摸我的手。』說着便伸過雲麟手邊。雲麟此時再也不好却她的意思，不由也就握了一握，笑道：『果然姑娘的手是冰涼的。』小善子忽然又將手掌懷裏一扯，笑道：『怪癢的，你握人的手掌心做甚麼？』其實這句話，却是冤枉了雲麟。雲麟一鬆手，小善子又笑了一笑，才邁步，又轉入對過這一進裏，早見楊老板奶奶，伸着一個大拇指，口裏不住的『嘖嘖嘖！』

「似乎稱讚她這一曲戲，做得很好。小善子格外快樂得無以復加，三個人便在那裏嘻天哈地。楊老板奶奶，甚至將她同楊老板及林雨生睡覺的事都說出來，引得小善子蒙臉而笑。外面雲麟，深恐小善子再出來，早辭了林雨生回轉公館。小善子尚不知道，後來林雨生，送過雲麟，重走入來。小善子驚問道：『我們少爺呢？』林雨生笑道：『他自走了。』小善子又笑着問林雨生道：『來，來，來，我究竟請你一聲，我們的太太，幾時同你拜了把子？你爲甚麼要娶她的哥哥？不是楊奶奶告訴我，我同我們太太，還睡在鼓裏呢！我也沒有別的法兒，我回去先行告訴我們太太，叫太太告訴老爺，老爺自然會來拜看你這舅老爺。』林雨生笑道：『好姑娘！你是天上的人，你不用聽這楊瘋子的話，我是姑娘家裏的一條看家狗，敢同你們太太拜把子？我是說的，單姨奶奶，去年我們一路到湖北的時辰，承單姨奶奶的情，很是看得起我。她說：她家裏也沒有親人，我身邊也沒有貼己，說認着我做一個哥哥，彼此覺得親愛些。好姑娘想我這樣人，自然只配同單姨奶奶認姊妹，天下也沒有有一個姨奶奶的哥哥，可以稱做舅老爺的。這楊瘋子，不知爲甚麼冬瓜扯到葫蘆田裏，又牽到你們太太身上去了。好姑娘你開天地之恩，千萬不要在你們太太面前說我這話，我替姑娘磕個頭。』說着跪下去，把個頭放在小善子的大腿上面，只管點弄。

小善子又癢又笑，雙腿亂登。將林雨生一個頭夾在褲襠裏，便連巴氏同楊老板奶奶，都笑得喘不過氣來。鬧了好半會，小善子忍着笑又問道：『我把你這砍頭的，你到輕輕巧巧搭上單姨兒了。我說：這壞東西，不是正纏路數。我們太太幾次三番，在老爺面前議論她，老爺是死糊塗了心，一點也不相信。今天可是捉奸捉雙了。』林雨生起先幾句話，不過分辯他不敢同朱二小姐認做姊妹，遂借小翠子用一用。不料被這小善子這幾句話，轉說出曖昧來，就將計就計，要想在楊老板奶奶面前，賣弄他的人材。以爲單姨奶奶，是楊老板奶奶看見過的，何等美貌，尚且看中了。我同你辦識，要算是一塊天鵝肉，掉在你癩蝦蟆嘴裏呢。不由點了點頭笑道：『阿呀！世界上的男女，誰也沒有有一個知心貼意的人兒，只要彼此有緣，自然合攏得來。你們看單姨奶奶，是個美人兒，似的風也吹得倒，似乎不配愛上我。其實她愛我的這顆心，不是我誇口，比她愛着老爺還要加得幾倍。這要算我的人材，不過辱沒她了。誰知還有一般歪孫貨，有時反嫌我，本事不濟了，年紀又老了，聒噪得不消。哈哈！若是我發起性子，我不厭，我爲甚放着羊肉不吃，轉來吃你們這狗肉？將你們攔起來，一百個不睬，看你們還敢揀精揀肥的鬧鬼麼？』說着便迷迷的望着巴氏，同楊老板奶奶微笑。楊老板奶奶果然有些信，不覺含有怒意，不來理他，轉是巴氏罵道：『天殺的！不要嚼』

了舌根罷！白白的糟蹋了人家，是要被雷劈的。」又望着小善子道：「姑娘不用信他，他是說着頭的，姑娘認了真，鬧出是非來，到反不好。」小善子冷笑道：「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像翠姨那樣輕狂的，人也說不定，乾娘我也不坐了，恐怕我們太太記掛我，且別過乾娘，得了閒空再來。」巴氏同楊奶奶送到門口，眼望着小善子走回公館去了。小善子今日同雲麟，又親熱了一次，心中覺得十分快活，扭頭扭頭，直望公館裏走。她若是到後一進去，本該走那旁邊一條甬道，無如她很是不放心着雲麟，她轉不走甬道，一直便向花廳上走來。走至雲麟臥室門首，見門帘虛虛放着，悄無人聲，其時又是黃昏時分，尚未掌燈。小善子心裏不由突突的亂跳，掩身走到窗外一張隱約看見雲麟，躺在一張睡椅上，又不見穩子在身邊，情不自禁，便嗤嗤笑了一聲。雲麟忙問：「是誰？」小善子笑道：「是我。」說着就悄悄的溜進房來，雲麟驚道：「你又來做甚麼？」小善子笑道：「有甚麼做呢！我把你這狠心的……」一句話未曾說完，便咽住了。又抬頭向雲麟，笑了。雲麟此時也十分好笑，便用手去撫摩她的腮頰，說：「好姐姐，你怎麼長得這樣俊？」小善子道：「你不用說壞話，我是知道的，我那裏及得上你心愛的儀小姐。」小善子一面說，一面便想挪到雲麟身上來。雲麟笑着推着她道：「提起你們小姐來，你在先說的能叫你們小姐，背人到

我這裏來走一趟。怎麼你們小姐，除得上一次，同你們太太太太，因為不曾看見這房子，一夥兒來走走，以後我這房裏，也不曾見着她一步腳影兒，你不是扯謊，你有本事，能慫恿你們小姐，到我這裏來一趟，你叫我怎樣，我便怎樣，此時大家且放尊重些。」小善子點點頭，有氣無力的說道：「你的話，我都知道，只是我此時委實要難化了。好親爺！你救救我的命罷！至於儀小姐的事，總包在我身上，你這個人，心可不是鐵做成的，別人這樣哀求你，你總像沒有生着耳朵一般，便是鐵打的心，也沒像你……」小善子說到這幾句，她那嘴裏已經沒有一點唾沫，乾得像要出火，舌根也有些拗折不靈。雲麟只管遲遲疑疑。小善子見雲麟總不肯攏近心，上又慌又急，不覺向雲麟恨了一眼，似乎十分埋怨雲麟避疑的意思。誰知她不做眼，猶可，她一做眼，雲麟猛見她那一隻吊眼睛，向着自己狠瞪了瞪，像那死人要嗔氣的模樣，不由打了一個寒噤，轉行倒退了。幾步在這個當兒，猛然花廳背後，隨風送過一陣鶯聲燕語來，說：「阿呀！我們公館裏的爺們呢？怎麼到這時候，廳下廳下，通通掌燈？」雲麟知道這聲音是小翠子，不由趁勢跑出房外，笑道：「正是的呀！我在这兒，也覺得黑沉沉的，怕人。穩子又不在身邊，可巧善姑娘打外面進來，幸虧她在這裏同我做伴。」這句話是雲麟狡猾，分明借此逼着小善子出來。小善子正在

情思迷離之際，聽見翠姨說話，雖則吃了一嚇，然而還望她走轉去，好再來強迫雲麟。誰知雲麟轉替她說出來，偏生翠姨又笑着同雲麟絮絮不已，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咬咬牙，將門帘使勁一揮，便從黑影裏穿入甬道，自回後面去了。此時伍升一班人，正在大門外面閒話，見天色不早，方緩緩的走回來。猛聽見翠姨問燈，大家才分頭去忙，一會工夫，燈點得通明起來。翠姨笑向雲麟道：『少爺今日說是過江去的，想是因為大風，那江波浪險得很，不去到也罷了！少爺也太客氣，這外而很是寂寞，悶起來儘管到裏面去坐坐。這裏又不是外人，同家裏一樣。我還有一件事想煩少爺呢！前天老太太命我替她繡了一幅水竹觀音，是在白綾子上繡的。老太太又說要在上面繡幾個吉利字兒，保佑美官官無災無難。我請儀小姐寫，儀小姐一總也不會拿着筆。少爺沒事，此事就費心替我寫了罷！』說着，便請雲麟進去。雲麟大喜，便讓翠姨在前面走。小翠子笑道：『沒有這禮，還是少爺先請。』雲麟笑道：『娥娘畢竟是長輩，我如何敢佔？』小翠子笑道：『既然如此，我就替少爺引路。』說着這話，便挪着那三寸不滿的高底鞋兒，咕咯咕咯在前面先行。雲麟緊緊跟着，見小翠子只穿了一件淺紅湖縐綿襖子，緊緊裹着瘦小身軀，下面是淡青澆花，外國摹本夾褲，出落得非常跳脫。祇覺得她那頭上鬢膩脂香，一陣一陣薰人欲醉。暗想怪

不得姨父為她，從小兒便鬧出那些笑話；若是我身當其境，也斷斷不能自主。他兩人剛自走着，不料又被小善子看在眼里。暗念：原來你這妖精，早將我的心上人勾得去了。怪道有意無意的出來尋魂，打破我的播姻，可憐要算是天大的罪過。好好我總叫你這妖精跳不過我的手掌裏。小善子正在發恨，却好朱二小姐此時剛在奶媽房裏看小美子，哂哂也聽得迴廊外面有人走路，便問道：『適才是誰在此經過？』小善子冷笑了一聲，也跑入房裏，說：『還有誰呢？便是翠姨引着雲少爺向裏面走進去，又不知道是幹甚麼。』朱二小姐笑道：『原來是雲少爺這孩子打我這裏經過，不曾進來招呼一聲，難道他眼睛裏只有他翠姨不成？』小善子道：『這却難怪雲少爺，我看那個翠姨，還不是監守着犯人一般，走到這裏，恨不得將雲少爺捧捧着進去，還肯讓他來招呼太太，趁我們這糊塗老爺，不曾回來，好讓他儘性樂一樂。』奶媽又插嘴道：『我不相信她是淫到這步田地，我替老爺計算一個月裏，要在她房裏二十天，其餘十天，便是太太同我們太太分攤着。她還不稱心，還是像餓貓似的，逢着甚麼腥，都要去惹他一惹。雲少爺他是念書的人，我們老爺看待他，也還不錯，他也不該依着那淫婦才是。』朱二小姐嘆氣說道：『雲少爺呢，諒也不至於此。只是這翠姨奶奶，有垂涎他的意思罷了。奶媽你們看我，可是那樣輕狂。』

的人，這是你們親眼看見的；就是老爺要我房裏來宿歇，我都是拿話哄着他，叫他到翠姨那裏去。固然我們是好人，家兒女，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也是衛護老爺，讓老爺同她在一處，一半也好防範着她。她們是個楊花水性，鬧出笑話來，她要甚麼臉面，老爺是地方上大員，聲名要緊。即如去年，我還聽見我們公館裏，那個林師爺，也是同人家一個甚麼成衣鋪子裏女眷，鬧出笑話兒來，可見得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聖人說話，是再也不錯的。」小善子笑道：「說起來，太太提著林師爺，我今天聽見一句笑話，原來林師爺同我們家翠姨，是認過姊妹的，外面的人都稱他是舅老爺。據林師爺的口氣，豈但是認過姊妹，怕暗中還是夫妻呢？」朱二小姐驚道：「你這話是當真？這還了得！這淫婦只顧自家快活，不顧老爺的體面。加之姓林的在外面這般招搖，怕不鬧出大亂子來，不錯不錯，我這記性，也就糊塗得很了。去年伍升回揚州，不是說過這淫婦寫信等事，都是叫姓林的，替她一手經理。我這人最是沒有城府的，所以事後也就忘了。難得上天保佑，這話又被你提起來，若再不告訴我們，這糊塗老爺，啣連身家性命，還怕要送在這些姦夫淫婦手裏呢！我們那位太太，是個好好先生，她是沒有兒子的人，她落得置身事外，便把老爺的前程，關掉了，她也不管。我總算不能坐觀成敗！」說着，便氣憤憤的，走轉她自家房裏，正自着惱，猛

聽得外面一聲吆喝着：「老爺回來了！」喊聲未絕，那轎子聲音，已是歇在廳上。一霎時，便靴聲橐橐，直望裏走。朱二小姐知道此時，晉芳，斷乎未必到自己這一進房裏，便不由走出階沿下面，迎着說：「今天局裏，敢是沒事，到回來得早？」晉芳一眼看見朱二小姐，攔在旁邊，不覺笑了一笑，說：「你們還不曾吃夜飯呢？」說着，便吩咐伺候的人說：「你們將衣包，替我送入姨太太房裏，我即刻就來。」說過這話，便勉強隨着朱二小姐進了房。朱二小姐冷笑道：「一個爺們家，也不宜叫他們，還自往姨奶奶們房裏走，男女們不分個內外，也不成事體。我又來多嘴了，不能顧你討厭，不討厭。」晉芳見朱二小姐說話時，面上佈滿了冰霜顏色，他是知道朱二小姐的脾氣，向來媒孽小翠子慣的，所以聽着她說話，也不大留意。轉笑道：「甚麼叫做內外？你怕翠姨被他們偷了去？」朱二小姐冷笑道：「簡直叫人偷了去呢！到還一乾二淨，但是這零零碎碎，被人家討去，便宜，別人不打緊，你這臉面何在？」晉芳笑道：「罷咧！一個男人家，在外邊還偷雞摸狗似的，嫌女人呢！保得住你們這些女太太，不愛上幾個野老公，準情的，理這也算不得甚麼吃緊事的。」說着，便攜了朱二小姐的手，哈哈大笑起來。朱二小姐重重的，望晉芳啐了一口，說：「沒的這樣，不長進罷！虧你說得出口。你便如此說，也該分出一個皂白，不要將人扯在裏面，我不替你

爭氣我還要替我的父母爭氣呢！好！歹我總算是一個小姐。你這些胡話，你只配同那搗稱店裏跟着娘拖油瓶二嫁過去，自己又三嫁過來的姑娘說。再不然，也只好同一個衙門口當糧書家的姑娘說。我是聽不慣這些村言市語！」說畢，氣憤憤的掙脫了晉芳的手，向床邊上斜着身子，背面而坐。晉芳笑着攏近身來說：「同你取笑兒的，又生氣了。我看你今天的話，很有意思，難道翠姨真個有些形迹，着在你眼裏不成？」朱二小姐掩着耳朵說道：「沒有沒有是我多嘴多壞了。況且就是，有，你也不希罕。」說着，又冷笑了一聲。晉芳道：「你又來了，若是翠姨真有什么不好之處，我當真能容得她。你是個主母身分，你不替我防範着，更有誰來防範？」晉芳說到此，重附着朱二小姐耳朵低說道：「好妹妹，你且告訴我，這人是誰？」朱二小姐見晉芳如此，還存着她，方才轉嗔為喜，轉過身來說道：「這件事呢，我却不過也是傳聞，不能據以為實。不過叮囑你各事留心着人的話，尚未說完，你就撒豆似的說了那一大篇，叫人焉得不氣。今天小善子，打從林師爺那裏回來，聽別人稱呼姓林的，是舅老爺，小善子吃了一驚，初還疑惑他冒充淑儀娘的弟兄，當時追問起來，方才知道他是已經回你那翠姨結了姊妹，恩愛非常。你想一個孤男一個寡女，非親非故，忽然無中生有的結起姊妹來，顯見得無私有弊了。」晉芳怔了怔，說：「阿呀！這話到不曾

聽見翠姨提過。」朱二小姐笑道：「噴噴噴！好個知縣大老爺，若是叫你拿了印把子，那些百姓們也是遭劫。譬如有一件姦情，告發到你衙門裏來，你最好不必訊問淫婦，只消問一問本夫，他們這件事，可曾告訴過你？不曾若是親夫說，不曾聽見他女人提過這件事，你老實就驚堂一拍，說：扯下去！打這必須妻子偷人，先要告訴本夫，方才算是奸情。包管你那地方上稱頌你是個青天呢！我請問翠姨會同姓林的，這了姊妹，她一件事瞞且還是瞞不及，轉巴巴的來告訴你，想是要你去吃他們一杯喜酒呢！便是我們這些老實女人，也不至此，何況她是個走江湖見過世面的。」說着，嘿咻一笑，用手指在臉上刮着羞晉芳。晉芳兀自垂頭半晌不語。朱二小姐趁勢又說道：「你若不相信，我還有一個憑據。我先在揚州時，便有人傳說到我耳朵裏，怎麼你這位姨太太用的，一個馬桶，也是這姓林的親自辦的。據人說他買馬桶的時候，你們這位姨太太還自家褪了褲子，叫這姓林的驗她，那尊臀大小，這可是千真萬真，怕你到今日還在夢裏呢。」晉芳笑道：「這是那裏話，這件事我也知道。」晉芳便將林雨生上說帖，買馬桶的笑話，說了一遍，又說：「這姓林的詭媚東家是有，怕那些閒言閒語，還在疑似之間，只好隨後再留心罷。」說畢，便起身別了朱二小姐，仍然向小翠子這邊走……且說此時雲麟，正拿着筆在那水竹觀畫畫軸上，一

橫一撇的，寫吉利字。側首點了一支大蠟燭，堂屋中間，又是一張條檯燈，照得室中透亮。小翠子伏在案側，目不轉睛的瞧着雲麟運筆。一會兒倒一杯熱茶送過來，一會兒又替他磨一磨墨，嘻嘻的憨笑不已。不多一會，爺們將晉芳衣包送入裏面，已有僕婦們接進來，放入房裏。雲麟吃了一嚇，說：「姨父回來了？我是不能久遠在這裏耽擱。」小翠子笑道：「這怕甚麼呢？老爺慢慢的寫不妨事，遲了你姨父說不定還要留你在這裏面吃了夜飯才走。」雲麟點點頭，依然拿起筆來書寫，心下總覺有些慌慌兒似的，不似先前高興。果然又等了半會，晉芳打從外面進來，一眼看見雲麟，坐在裏面，很是詫異。又見小翠子笑容可掬的也在一處，觸起方才朱二小姐的言語，不覺有些煩惱。雲麟走過來請叫了一聲，晉芳也是有意無意的答應着，便向房裏走。小翠子一面也跟進來。晉芳先將衣包一望，見依然包得好好的，不曾一動，不覺有些生氣。冷笑道：「怎麼我這房裏人都死淨了？一個衣包總沒有人將它打開。」小翠子偷眼，見晉芳臉上，氣色不似平時和悅，又聽見他發作這話，便急急的走過來，將衣包一扯，意思要去解開。不防衣包斜角裏，溜下一根玉帶鈎子，拍的跌落在地板上，鏗然一聲，跌成兩截，嚇得小翠子面色如土，急忙彎着腰，向地下去拾。晉芳此時，更忍耐不住，走上來將小翠子用勁一跌。小翠子踉踉跄跄，退了好幾步道：

不禁又羞又急，頓時滿臉淚痕，用袖搥着，只不敢開口。晉芳又將她瞋了一眼，罵道：「我知道你這賤人，魂在那裏呢！一個人也不顧惜名譽，也不問是男是女，便合攏在一處……」晉芳這幾句話，原是先入了朱二小姐之言，暗暗指着林雨生同小翠子結拜姊妹的事，然而在這個當兒，便好像罵了雲麟一般。雲麟聽得清楚，羞慚滿面，忙攛下筆如飛的跑到外面自家的房裏，見穩子已替他鋪衾食褥，不禁喝道：「死囚做甚麼呢？快替我將行李捆紮起來，我立刻就回揚州去。」穩子聽他這話，正摸不着頭腦，只管呆板着面孔，向雲麟望。雲麟又長長嘆了一聲，向睡榻上躺下，自念依棲親戚，終非久計，況且姨父很是防範着我，看他今日這樣光景，使疑惑我同翠姨有甚麼曖昧。咳！我雲麟雖則客况淒涼，又何必不顧身分，攪亂你的閨閣起來。罷罷！罷罷！妹妹姻事尚在，莫須有之鄉。今日轉又出了這一件疑團，我何顏更羈留此地，明天決計回家去罷。罷罷！罷罷！在此愁悶，且說朱二小姐見晉芳急急走入後進，知道定是又到小翠子房裏，她此時早遣了精細偵探，悄悄打聽情形，你想這精細偵探，不是小善子更有誰呢？小善子早將晉芳在房裏同小翠子嘔氣情形，一五一十告訴朱二小姐。朱二小姐滿心歡喜，自不必說。但是小翠子如何聽晉芳罵她不顧名譽，她也沒有一句話分辯呢。固然小翠子的性情，是素來乖順慣的，加着她此刻

的心，却又同雲麟一般誤會，也只當晉芳嗔怪她同雲麟在一處，沒分出男女的意思。所以並沒分辯，祇有紅雲滿面，飲泣低頭。晉芳益發覺得朱小二姐的話，定有緣由，不是誣裁她的。他又見小翠子，那一種可憐樣兒，令人不忍過於嗔責，却又暗暗恨她，你總不應該勾搭上一個林雨生。我同你總算是打從惡難中出來了的，無論你對不住我，還該對不住死去的那個卜太太卜書貞。晉芳想到此，不覺觸起卜書貞那時候將小翠子帶轉揚州，那毒俠氣豪情，忍不住從丹田裏嘆了一口氣，忍着眼淚，如飛的向三姑娘那一進去了。三姑娘此時，却早已有僕婦們，飛也似的將此事傳進來。大家總猜是晉芳，怪着雲麟，同翠姨在一處，所以有這番淘氣的九事。直把個三姑娘，氣得粉面雪白，背地裏正同淑儀議論這話。可巧晉芳一走入房，三姑娘更忍不住，陡然放下臉來，望着晉芳說道：『你也不用氣得這樣，他總是我娘家那邊的親戚，好便好，不好我可以打發他回揚州去。值得惡聲怪氣，叫人家看着我的面子，也難得下來，你疑惑我不知道呢！在這裏白吃你一碗飯，可知你心裏怪疼的呢！』又回頭望着淑儀道：『儀兒，你快替我寫一封信，給你姨娘，明天便打發你雲哥哥回家，省得叫人容不得他。』說畢，儘靠在床柱子上，一言不發。晉芳猛然見三姑娘爆豆也似的說出這番話，一點摸不着頭腦，不由冷笑起來，說：『好好！你也來將』

氣給我受，我何嘗容不得麟兒在這裏。你不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大家夥兒，約齊來過我的命。我便有一萬句心事，也覓不到一個人去講講罷了！算我不是，我別過你們罷！』說着，頓時轉過身，跑向大廳上，吆喝家人打轎子到局裏去。三姑娘見晉芳賭氣出去，也冷笑了一聲，說：『頂好！你一萬年也不用進我這房門，我可不希望罕你。』三姑娘隨時命人將雲麟喚進室內，便問他：『怎麼走入翠姨那一進屋裏去？』雲麟正要打算辭了，三姑娘回去，見三姑娘喚他，他急整頓衣服，隨着來的僕婦，走入裏面，開口便將小翠子如何請他到那裏寫水竹觀音上吉利字，猛不防姨父一頭走進來，大有嗔怪我不該到翠姨那裏的意思。又說道：『我到這邊，約莫也有兩三月了。姨父事忙，也不曾在外面替我覓一件事，眼看着年殘歲底，料想這謀事一層，斷然無望。母親孤伶伶的在家，自己也很不放心。便是姨父留我，我也打算回去走走，過了年再議。如今却好趁這機會，明天便乘輪東下，只是白白在姨娘這裏，打擾了一場，轉眼又離了姨娘同儀妹妹，心中不免覺着有些鬱念。然而這也說不得了。』雲麟說時，兩眼只顧溜溜滴滴，在淑儀身上轉來轉去，真個要流下淚來。那淑儀也就低了頭，愴然不語。三姑娘聽了雲麟這番話，不覺勃然大怒，跳起身來說：『原來是翠姨請你到她那裏去的。你姨父也不詳察詳察，便兀自生氣。我固知道你是最用』

心的人，斷不至如此荒唐。不說別的，自從到這湖北，你連我這一進屋裏，你輕易也不常來。我也因為你妹妹年紀長了，公館裏人多口雜，難保不有些好嚼舌根的，含血噴人，所以也就有許多簡褻你的地方，你是我的嫡親姨甥兒，料也不來怪我。原來你那糊塗姨父，他沒有本事管束他的小老婆，倒反來得罪我的親戚。好孩子，我在這裏，除得你妹妹，就要算你是我的骨肉。他容不得你，我偏不許你走。看他有甚麼法兒，要趕我們娘兒三個一齊回揚州去，離了他們，讓他們耳目清淨。」雲麟聽見三姑娘這一番話，十分親密。眼看着淑儀又是翠鬢壓頭，紅粉盈頰，不覺輕輕又緊住一點癡心。把道才要回揚州的心事，消滅得乾乾淨淨，只管一言不發。三姑娘又怒着吩咐僕婦們：「快替我將翠姨喚得來，讓我痛痛罵這賤人！一頓，才出我心頭惡氣。」還是淑儀勸道：「娘歇一歇氣罷。這又怪翠姨做甚？在揚州的時辰，翠姨又幾時同雲哥哥避過嫌來？她便是請雲哥哥替她寫幾個字，這也算不得是件犯法的事。便是父親，也不見得因為這上面，便惱翠姨。這其中怕還有別人搬弄是非的地方。娘這一鬧不打緊，徒然多給一層氣，給翠姨去受，還不叫別人稱了心。而且雲哥哥心裏也覺得不安。」淑儀說到此句，不覺撇了拾風眼，望着雲麟一笑。雲麟也笑起來，說：「妹妹，這話真聰明絕頂，姨父今日打局裏回來，並非一遲就到翠

姨屋裏去的，曾打從來……」雲麟話還未完，淑儀望他歇了一歇，說：「你不用再多話罷！我們這裏是同舟異越，福爾摩斯多着呢！」雲麟也笑道：「妹妹近來也看偵探小說……」三姑娘此時因為淑儀一番解說，也有些明白，又見他們小姊妹談得正好，不覺也就高興起來。命人將自家泡的桂圓冰糖高粱酒取出來，便留雲麟在這裏吃夜飯。雲麟這一晚十分得意，便把許多時未曾同妹妹談的心曲，在吃飯時，傾囊倒篋的談說，這且不必絮表。且說晉芳裝了一肚皮的氣，一句話也告訴不得旁人，一時懊惱起來，真個要削髮入山，將這一班冤親立地拋撇。一連賭氣在局裏住了幾天。三姑娘固然漠不關心，朱二小姐也就在暗中發笑。惟有小翠子，心下懷着鬼胎，覺得晉芳同她素來不曾這樣認真，過為這點小事，竟不肯回來歇宿。在外面飢寒飽煖，攢給幾個爺們，料也不得過於妥貼，越思越悔，悔不訪請雲少爺進來，使鎮日憤悶懣懣的，也懶得去梳洗。這裏朱二小姐在閒暇時辰，便同小善子談笑，說：「我們這一着計策，是用了。但是你們那位老爺，斷不會死心塌地，便不理她的。只要那妖精花枝般打扮起來，老爺的魂，包管又落在她身上去了。任你龜也能，豔也能，橫豎她是個姨娘，又比不上我，斬草不把根來除，等到來春又發生萬一她再在老爺面前，嬌聲浪氣的蝶孽起我來，那不是我反給自己虧吃了。」小善

子笑道：「這又何難，太太拿出點威風，便趁這個當兒，當着老爺面前，硬押着人，喚幾個媒婆來，說她犯七出之條，領價出賣。料想老爺此時恨她不過，少不得還要佩服太太手段。」朱二小姐笑道：「不行不行！我料定你老爺這一番生氣，定然還不是單爲着那翠姨一人。你仔細想想，他若是單單惱翠姨，怎麼老遠反去住在那局裏，使是太太那裏，她是久經同老爺隔絕，家裏還有我呢。難道歇宿不得。我猜定他固然惱翠姨，還有一半惱我們挑唆。我知道做龜是要暗中做的，明說出來，他反覺得多事。你看我這想頭，可不是？」小善子扭頭說道：「這就難了一個老爺們，甘心做龜，那簡直沒有別的話說。」朱二小姐又笑道：「這又不然，若是果然給個憑據給他看見，他自然會鬧翻起來，但是翠姨的這件事，不知真個有沒有？」小善子嘆味一笑，說：「這是林師爺自己說的，我如何知道真假呢？看他那個光景，却說得活靈活現。」朱二小姐此時捧着一個白粉錠茶杯，只管一口一口喝着茶，支頭無語。房裏靜沈沈的，鴉雀不聞，只遠遠聽見套房裏美官啼哭。朱小二姐回頭，望身後一個僕婦說道：「你快替我去吩咐媽媽，叫她多給一口奶給小官官吃，她省着她的奶，叫小官官這般哭，她也不理。」那個僕婦答應了跑出去。此處朱二小姐見左右更沒有旁人，便望着小善子笑道：「你知道姓林的林師爺，在我們公館裏，有多少

進項？除得每月薪水開支五千文外，其餘可再有好處沒有？」小善子笑道：「這話我也聽見我們這個乾娘講過的，在先我們不曾到湖北的時候，老爺的銀錢出入，都交代他一手經理，每月至少也賺得二十千文。自從老爺將帳目交給太太，他老實除薪水外，其餘的油水有限得很。」朱二小姐道：「既然如此，他不會辭了老爺這裏的事，再謀幹別的？」小善子笑道：「這也難怪他，在這湖北人生面不熟的，不仰仗着老爺，誰人肯收留他？」朱二小姐又道：「萬一老爺不用他，趕他出門呢？」小善子又笑起來說：「阿呀！這可使不得！他一家老小怎生過活？」朱二小姐笑道：「我有一句話，你快去替我告訴他，若是老爺趕他出了門，我有本事在我這個帳面上，每月撥給他三十千，養活他，叫他放心。」小善子笑道：「太太又說笑話了，老爺好好的爲甚趕他？」朱二小姐到此才將身子向前欠了欠，說：「姑娘，我可是將你當着骨肉一般看待，我今日穿的吃的，總算稱心如意，只是眼睛裏糊不進那一個妖婦。我常說不是我死，就是她亡，我同她總算不能兩立，也並不是一定同她爭着老爺。我說句笑話，就是老爺身邊一個人沒有，夜夜同我在一處，也不見得夜夜拿那件事當飯吃。還有一說，只當做了寡婦，也要死命去捱呢。不過甯可做了寡婦，到是一乾二淨，却不甘心將自己的丈夫，白白讓這妖精佔着睡覺。承你的情，難得替我打

聽出這機會，總算你不辜負我另眼看待。一不做，二不休！這件事依然拜託你。無論那姓林的同她有事沒事，我目下却一定用着他。他依了我，便是趕他出門，好在老爺的銀錢，都是我一手經理，叫他按月，只管在我這裏支三十千文薪水，我是決不食言的。說不定，我還可以攬撥老爺，將翠姨賞給他。他有這福氣呢，這是人財兩得的事，叫他去斟酌。若是有一點支吾，老爺不開發他，我有本事開發他。那時候，你休怪我。」小善子笑道：「太太要用他，究竟怎生個用法呢？」朱二小姐此時四面望了一望，便附着小善子耳朵，說了一番話。在下那時候，因為她們言語很低，也不曾聽得清楚，只等到末了一句，朱二小姐才放開喉嚨，說：「好兒子，你替我幹去罷！」小善子聽畢，不禁笑得彎腰打跌，說：「好計好計！」更不遲緩，飛也似的跑到林雨生家裏，跳進門，也不管林雨生可在裏面不在，只一路的嚷着：「乾爸爸乾爸爸，我是來替乾爸爸賀喜的！」林雨生剛在房裏同巴氏議論年底下的進項，不假開銷，必須在甚麼地方撈一注錢來才好。猛然聽見小善子這種聲氣，也就笑迎出來，說：「善姑娘真會開心，想我們夫妻到這年下，真拮据死了，還有甚麼喜？」巴氏也笑起來，說：「姑娘這賀喜的話，我猜着了，想是替你乾爸爸娶小。」小善子仰頭將巴氏望了一望，說：「乾娘敢莫是神仙，怎麼猜得這樣靈！」於是便將朱二小姐的一番主意原

原本本，告訴了林雨生，又說：「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你想好處呢，你就去幹。你若是不想好處呢，你就擱下不用理她。」林雨生樂得直跳起來，說：「幹幹幹！我為甚麼不幹了？還要幹！」轉是巴氏不以為然，正色說道：「人須要講良心的，老爺把我們從地獄裏提到天堂上，便做驢做馬，也報答不了他這恩德。便是翠姨待我們，又何嘗差錯？就如上月裏，她一眼看見穩子，只薄薄穿了一件夾衣，她忙不迭的說：『怕穩子凍着！』」巴巴在老爺舊衣服裏，檢出好幾件來，賞給穩子。你恩將仇報，倒反去葬送她，人是糊塗的，閻王老爺却不糊塗。一筆一筆替你記在簿子上。一千年總要死呢！那時候在陰司裏受起苦楚來，便是懊悔也遲了。」小善子聽巴氏這番話，不覺沈下滿臉怒容，勉強冷笑道：「好一個阿彌陀佛的人，好好就不用幹，我自去回覆我們太太。原來翠姨娘有恩典，給我們太太是強盜心，殺人胆，不曾有恩典，給我們。」說畢，恨恨的就要走。林雨生一把將小善子扯住，反過臉來向巴氏罵道：「你這壞貨，快替我將你這寡嘴閉起來，你只知道翠姨將衣服給你兒子，你可曉得將衣服給你兒子的緣故麼？她是因為我同她睡覺，睡得快活，她才這般做作的。」又對小善子說道：「好姑娘，你不用聽這壞貨的話，她的話說出來，比屁還臭。人生在世，總要不忘却貧賤的日子，不瞞姑娘說，也是記不得將板門當做被蓋的日

子了一天吃一個饅頭，還不知道第二天，這饅頭的錢出在那裏。難得我目下交着好運，遇見太太同姑娘，得了順風，不扯起篷來，只管往前攬，更待何時？」巴氏畢竟是個尋常婦人，聽見提起當兵窮苦，不覺也矮了半截，使不開口。此處小善子，使同林雨生訂好了日期，她還轉回去，同朱二小姐安排，向局裏去請晉芳去了。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五十回

負心郎空撰芙蓉詩
薄命女虛磨荇菜詩

晉芳因一時氣憤，在局裏住了幾天，其實他何嘗因為這一點點小事，使同小翠子認真，不過既負氣出來，一時也不好意思還自回去。客窗睡了兩夜，已是覺得不能耐此岑寂。這一天，忽然朱二小姐，命人來請他回公館，十分高興，便趕緊將局裏公事，草草完結，日色甫落，早乘着轎子飛也似望公館裏去。坐在轎裏時辰，使暗自打算，下了轎還是先到朱二小姐那裏，還是一逕去看小翠子。後來拿定主意，怕小翠子這幾天為他氣苦，還是趕緊去安慰她為是。於是到家之後，更不遲緩，便急急直望小翠子那一進屋裏去。正走之間，猛見裏面沖出一個人來，倉皇失措，直向晉芳肩旁飛也似的插過去。晉芳吃了一嚇，喝問：「是誰？」小翠子正坐在房裏，聽見晉芳聲音，心中喜了一喜，正待轉迎出去，

轉念一想，又恐怕失了自己身分，轉使晉芳瞧不起我。重又立着不動，此時晉芳早掀簾而進，一眼瞧見小翠子，低着頭，含羞不語，心裏十分疑惑。便冷笑問道：「適才是誰在你房裏？」小翠子今日見晉芳肯走回來，芳心中正是歡喜無限，忽然又見他問出這一句，不倫不類的話，不禁又有些生氣，還且當晉芳依然記着上次雲麟的事，拿這話來奚落她。頓時又羞又急，一句話也回答不出，轉盈盈的落下淚來。晉芳越發生疑，便掉下簾子，重轉回身，望朱二小姐那裏走。朱二小姐將晉芳迎入房裏，更不提前事，轉拿閒話，同晉芳攀談。晉芳只是悶悶不樂，坐了好一會，更忍不住，嘆了一口氣。望着朱二小姐道：「我是見鬼麼？怎麼真有個男子，打從翠娥屋裏跑出來，累我吃了一嚇。我雖然在黑暗裏，看不明白，然而那聲容態度，便活活是林師爺。你看可奇不奇？」朱二小姐笑道：「呸！一個人是再不能存心，你上次因為我提過這件事，你所以處處便都想到那搭兒上去。其實我打聽出來，一共沒有這件影兒，我到反覺對不住翠娥。你這幾日在局裏，我到安慰她好幾次，叫她一心一意伺候你。我們大家，只要伺候你好了，以外一萬件事都不管。我勸你也可憐些，翠娥罷！她一個沒親沒眷的人，從小兒便被人拐出來，難得遇見了你，算她的福氣。你再把氣給她受，她不是真算苦了。我還有一說，保不定你適才所見，不是別的爺們，偷偷在

裏面，同婆子們打混。見了你，嚇得沒命奔出來，也是意中之事。不癡不聾，不做阿家翁。一家子人生了心，到反不好。」晉芳聽朱二小姐一番話，不禁點頭佩服，也笑起来，說：「疑心生暗鬼，這話一點不錯，若是你上次沒有這話，我轉疑惑不到姓林的罷罷，難得你們大家和睦起來，我便歡喜不盡。」說着又同朱二小姐談了些家常，便命人預備晚膳。在朱二小姐房裏對酌微醺之後，見朱二小姐身穿水夾翠本棉襖，大脚褲子底下，剛露着兩瓣又瘦又小的金蓮。剛自吃了兩杯酒，粉臉之中，轉露出一痕春色。正是徐娘半老，老調猶存，不禁微微含笑，要在朱二小姐房中下榻，才將這意思告訴朱二小姐，朱二小姐早放下臉來說：「這如何使得？我已將你請得回來，原來是想着你在我這裏歇宿的，可不被奴婢們看輕了我！你上次是同翠姨淘氣走的，還不趁今夜快快去安慰她一番，一個女人們的癡心，她也不疑惑你，賴在我這裏，還要罵我不體貼人情呢！好怪怪，勿作態，去罷去罷！」說着帶推帶搯，將個晉芳送出房外，急抽回身子，撲的將房門關了。引得僕婦們都笑起來。晉芳便趁着酒興，仍然蹣跚到小翠子房裏來。小翠子先前見晉芳掉簾出去，自家已是哭得淚人一般，只猜不出晉芳為甚緣故，近來忽然同她百般凌折，晉芳走後，便有僕婦們告訴她說：「老爺在朱太太房裏，有談有笑。」小翠子心上已有些明白，不禁嘆了一口

氣，暗想：我當初到了湖北，本是勸着他將你們趕緊接出來，原來怕你妒嫉我同老爺在一處。你今日到了湖北，轉饒不過我，不知你是在老爺面前說了我些甚麼話。但是我一個，自己相信得過，料你便拿話誣我，我終損不了我的清白。想到此處，只管對着一面菱花鏡子，呆呆的發楞。僕婦們將晚飯開出來，她也不吃，一直挨到起更時分，卸了粧飾，無情無緒的，正要安睡。不料晉芳會重走來，她一眼見了晉芳，不禁又要哭，只得背轉身，望着帳子，默坐。晉芳適才被朱二小姐一頓勸解，果然將前事拋撇得乾淨。又見小翠子含羞帶淚，好似一枝帶雨芙蓉，令人心側，只是當着僕婦們，又不好意思低聲下氣去安慰她，也只向小翠子牀邊一張椅子坐下，一言不發。房裏僕婦替他們將衾枕安置好了，大家也就退出去，悄悄將房門也拉上了。此時晉芳才站起身子，走到小翠子牀後，故意冷笑道：「好呀！你還同我賭氣呢！不快些睡了，想是要守這冷冷清清的長夜，你耐得住，我還耐不住呢。」小翠子聽他說話，也不答應，只咕噥站起來，將身邊一個銀爐，又添了一把芸香，輕輕放入被裏，在被上撲了一撲，說：「請睡！」說時，那聲氣已經哽咽，眼眶裏已盈盈要流下淚來，忙把臉掉轉去。晉芳笑了一笑，也解了衣服，先自上床，掩衾而坐，便道：「有茶沒有？遞一杯來漱口也好。」小翠子也不言語，轉身便在茶箱裏，倒了一杯茶，送到床上。晉

芬才接到手她又跑過來依然坐在椅上。晉芳將一杯茶慢慢吃完，見小翠子只不擺這床邊，又冷笑道：「我且問你，你想是再不上這床睡覺了？你果然從今以後，再不上這床睡覺，我才佩服你……」小翠子一聲也不開口。晉芳沒法，又笑道：「你不睡覺也罷，你須替我將這茶杯拿過去。」小翠子輕輕蓮步，便走上來拿茶杯。晉芳却不把茶杯給她，順手將她玉腕勾緊，向懷裏一扯，已經輕輕將小翠子按倒在床上。小翠子依然想坐起來，晉芳笑道：「好人是誰得罪了你？你給這嘴臉給我看！」一面說，一面便替她鬆解鈕扣。小翠子仍是一言不發。晉芳將小翠子擁入被裏，一隻手勾住她的粉頸，一隻手便替她擦眼淚。笑道：「你近來很是同我鬧意見，難不成我同你的緣法滿了？」小翠子用手擋着晉芳的手，良久才掙出一句來說：「茶杯呢？擱在這床上也不是事，讓我替你拿下去！」晉芳笑道：「罷罷，怪冷的，求着不好，讓我將茶杯拿向裏邊來。」說着，就將這茶杯向床裏一擱，不擱猶可，誰知這一擱，只聽見「叮噹」一聲，像碰在一件銅器上。晉芳便順手，將那件東西拈過來一望，原來是個白銅洋烟盒兒。晉芳知道小翠子不吃洋煙，便問道：「那裏來的？這勞什子？」小翠子也不知道，使只管睜着眼癡呆呆的望。晉芳輕輕將那盒子一捏，盒蓋子自然開放，燈光之下，仔細一看，原來蓋子反面，還嵌着一張小照，那小照不是別人，就

是朱二小姐說的與小翠子結拜姊妹，那位親親滴滴的乾哥哥林雨生。此時晉芳不由氣沖牛斗，順手便在小翠子嘴巴上「劈劈拍拍」打了好幾下，打得小翠子半邊臉紅腫起來，罵道：「賤人做得好事！賤人做得好事！」說着披了衣服，直跳下床，將洋烟盒子望懷裏一擦，更不怠慢，開了房門，兀自回頭，向小翠子罵道：「停一會再同你這賤人講話。」說畢大踏步走了。小翠子此時被晉芳打得非常辣痛，轉一滴眼淚也沒有，坐起身理了理頭髮，不由呆了半晌。暗想：這不是活活見鬼了，分明那洋烟盒子內有林師爺的小照，怎生會弄到我這床上來，也不怪他生氣，只是我呢……想到此處，那一副冤沈海底的眼淚，早不禁排山倒海的傾瀉出來。其時僕婦們住在外房，雖然聽見裏面有些吵鬧的聲息，天寒夜冷，也不來管這些閑事，轉把頭向裏縮一縮。且說晉芳出了房門，更不向別處去，直望朱二小姐房裏走來。誰知朱二小姐更不曾睡，早裹着銀線滿面春風，含笑相迎。晉芳滿面愁色，禿的一聲，將個洋烟盒子擱在桌上。朱二小姐假意拾在手中，看了一眼，說：「這是打那裏來的？」晉芳氣沖沖，將適才的事說了一遍。朱二小姐驚道：「阿呀！她當真做出這事？你到不用氣壞了身子。一個做姨奶奶的，幾曾見有個好人，這走她們分內之事，若不如此，也不成個姨奶奶了。」晉芳急道：「我此時氣得方寸已亂，你是很有見解，你看

該怎生處治這賤人」朱二小姐笑道「這也不難，要她死呢，便當給她一根繩子。若是饒她活命，她打從那裏來，還打發她從那裏去，留在身邊，終是禍胎。但是要斬新決決，怕你明天看見她又心軟起來，那就難了。」晉芳恨道「我要不是怕鬧得家裏大小皆知，我適才便活活打死她。你不信，揉我的肚皮，我已氣得脹破，我再沒有志氣，我也不至再護惜她。」說着，又長嘆了一口氣，說「這賤人自幼兒便不好，若是正經，她到不先偷上我了。」朱二小姐見晉芳真個氣得臉皮雪白，心下也十分憐惜，便帶笑帶勸，將晉芳催得上床，自己也就陪他睡下。晉芳翻身打滾，再也睡不沈重，一直接至四更時分，真是辛苦已極，才慢慢睡着。便因為想到小翠子幼時，才合上眼，便依稀彷彿是在繡榻店裏，初次會見小翠子，同她十分親熱，光景宛然坐在自己腿上，抱着自己頸項，嗚嗚私語，說「要同他割了肚腹，聯合在一處」的話。晉芳此時，已不記得適才淘氣的事，見小翠子兩頰紅紅兒的，嬌豔非常，又驚又愛。自己便百般同她盟山誓海，那一雙手，便滑溜溜在她身上，下身，撫摩不已。正在迷迷離離之際，好像門外又閃進一個人來，晉芳還疑惑是小翠子的母親，吃了一嚇，再一細看，原來還是小翠子。望着自己一笑，說「晉芳晉芳，我別過你了，你今生再休想會見我罷。」說畢，容顏慘淡，掉頭便走。晉芳此時，又觸起卜書貞太太，將小

翠子從鎮江帶到揚州來的時候，第一夜同小翠子睡覺，夢中夢見小翠子投繯自縊。當時吃了一驚，便被朱二小姐房裏小善子跑來說「朱二小姐分燒」的事情，驚得一身冷汗，再一細看，原來懷裏抱的是朱二小姐。見朱二小姐沈沈睡着，自家不由鼻管一酸，忽然將小翠子同自己平時恩愛，一齊都兜攬到心上。懊悔道，才不該叫她過於受氣，越想起悔，恨不得披衣起來，趕到小翠子房裏，安慰她一番，又怕被朱二小姐恥笑，只得勉強忍住，忍了一會，更覺得無窮煩躁。將個頭伸出被外，望了一望，見紗帳上已微微透入曙光，知道天色亮了。兀的坐起身來，朱二小姐從夢裏驚醒，說「這時候還早得很呢！你忙着起來做甚麼？你難道怕她溜跑了，等一會再去擺佈她也不遲。」晉芳聽朱二小姐這些話，更不快活，越發起身下床。朱二小姐沒法，打算替他喚醒僕婦們，預備盥洗面水。晉芳忙攔着說「不要不要！我此時覺得有些不舒服，打算起來走走。你也不必忙着起身，我過一會還要來睡。」朱二小姐便也不阻攔他，晉芳跳下了床，也不顧寒冷，開了房門，便一直望小翠子那裏去。越走覺得脚下越走不動，只管一陣一陣的傷心起來。才走近小翠子房門，忍不住用着他平時呼喚小翠子的聲音，說「翠兒，翠兒！」喚了兩聲，不見小翠子答應，徒覺偏身毛髮森聳，恨不得放聲大哭。便使勁將房門推開，一眼便見小翠子用一方長

手帕，伶伶俐俐縊殺在牀柱子上。並無甚麼惡狀，只是杏眼微低，再也不流盼她的親親滴滴丈夫。奇怪晉芳此時就像料定她必要如此一般，並不驚奇詫怪。這一縷酸淚，忍不住放聲大哭，也不叫喚別人，如飛上前，雙手替她將繩子解下，抱至床上，早已冷透冰膚，啼殘冤魄。晉芳一霎時萬箭攢心，便臉對臉昏暈過去。此時僕婦們，分明聽着晉芳哭聲，大家才驚慌起來，跑入房裏一看，嚇得抱頭鼠竄，忙忙向三姑娘那裏報信。一霎時卜氏也知道了，闔宅上下，鬧得沸反盈天。三姑娘母女，先將晉芳勸慰了一番。晉芳只是哽咽飲泣，一言不發。三姑娘問他：『為甚麼忽然出此岔子？』晉芳也不開口，且說朱二小姐猛然得了消息，也覺得良心上過不去，頓時吃了一嚇，旋又放沈了臉，說：『這有甚麼打緊？一個姨娘們尋死覓活，是往往有的。化幾個錢替她殮殮起來就完了。』於是緩緩梳洗畢後，才扶着小翠子，也到小翠子房裏來。見卜氏也坐在裏面，便走上前請叫了一聲卜氏，向朱二小姐說道：『美子的娘，你看奇怪不奇怪，怎麼好好一個孩子，兀的短見起來，大約是這屋裏不乾淨，遇着鬼來替去了。也未可知。事過之後，還該喚幾個下馬香火來，打掃打掃。』朱二小姐剛要回答，忽見晉芳平地跳起來，望着小翠子死屍哭道：『翠兒！你在世是最聰明不過的，你若果然有此事，你便將眼睛閉起來，若是別人誣騙了你，你顯點靈聖，我

一定替你報仇。』說畢便呆呆的望着小翠子，見小翠子依然粉頭低垂，毫不露別的形狀。晉芳不禁又頓脚大哭起來。朱二小姐此刻，明知晉芳語中有刺，却也不便認他的話，只是未免臉上，訕訕的嫣然一笑。她也不去勸慰晉芳，坐了一會，依然走回房裏去了。此處晉芳見朱二小姐已走，便一五一十，含悲帶咽的，將昨晚的情事說了一遍。三姑娘長長嘆了一聲，正要開言，早見卜氏說起話來。卜氏冷笑道：『原來這孩子果然變壞了一個女人家，如何不慙不耻，同師爺們拜起兄妹來，照這樣說，死了也不冤枉，到替你除得後患。你也不用過於傷心，為一個小老婆哭壞了身體，也被人家笑話我呢！不能在此久坐，我的大媳婦，幫着你丈夫將這孩子收了罷！到是一層，下次像這些女人，少要弄進門來，傷風敗俗。』卜氏嘖嘖，說了一遍，扶着頭也走了。晉芳見他母親已走，又哭道：『你看你看她們都如此說我，這顆心也不得明白，我總算相信她，斷不會做出這等事。』三姑娘本來同小翠子，也還親愛。今日見她如此結局，已經哭了一場，分明知道其中事有曖昧，因為卜氏在此，也不好說甚。卜氏走後，不禁望着晉芳道：『你此刻明白，已是遲了。昨夜便算你看破形迹，你若來同我商議，保不定我能替你們排解開了。為甚事在那裏聽的讒言，轉又鬧到那裏去？這不是雲上加霜，那裏還會有一句好話兒，給你聽見嗎？你也要想想，

她愛姓林的那一件，還是人品生得好，還是希圖他的銀錢？我雖然不知道你同翠姨的恩愛如何，然而我每每冷眼看她，她待你的恩情，到却是死心塌地。做女人的唯最怕人誣，她這些醜事，你叫她不死做甚麼，況且我還有一句明白透亮的話，若果然翠姨是個淫婦，她必不肯死。她這一死，表明她的心迹，就可以相信得翠姨的玉潔冰清。只是可憐她已是死了，便算表明心迹，又有何用？」晉芳聽三姑娘這一番話，又捶胸頓足，抱着小翠子哭起來。淑儀一面勸她，又親一面望她，母親說道：「父親儘哭，也不是件事。母親還該傳話出去，叫人去預備衣衾棺槨。只是要吩咐他們在外面，就說翠姨是病死的，不要說出別的閒話。只是外面的事，交給誰去料理呢？難道還去用這姓林的不成？」晉芳含淚說道：「不可，不可！這姓林的是再用不得。好兒子！你替我去拜託，你雲哥哥，一切請他幫着辦罷。」淑儀望她母親笑了一笑，說：「父親真是氣苦了，怎麼叫我親自去拜託雲哥哥？」三姑娘也是一笑，便吩咐自家一個僕婦，說：「你們替我將雲少爺請得進來，說翠姨死了。他已是已經知道，說我有事煩着他。」僕婦點了點頭，忽忽而去。且說雲麟清晨早起，已得了裏面消息，說：「翠姨尋了死，是因為老爺責備她，做出不端的事，羞憤自縊。」雲麟一聽，還疑惑因為日前之事，不覺又驚又痛，忙忙洗盥完畢，只管在房裏顛倒價走，心裏十分

難受。思量進去，窺探窺探，又怕姨父嗔怪他。暗念一個如花似玉的翠姨，不多幾天，還見她孀媳孀婦，有淚有笑，不料如今是頓時委化了！可見得世上沒有可戀的事。只是我要想到她屍前去拜一拜，總不能發覺得心上有些過意不去。正在思量，忽的小穩子，從外面拿進一封信來，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紙包兒，是打從郵政局送來的。一封寫着自己名字，那個人小包，又是寄給他姨父的。忙將自己那封信拆開一看，見是他姐夫田福恩的手筆，白字連篇，是替他母親秦氏寫的。書中大旨，是說：「已替他同柳府訂下親事，准於明年正月十七日入贅到他岳家。命他早早回家，完結姻事。」雲麟拿着信，不禁跌了半晌，足足一個時辰，閉不出口。穩子見他如此，也是望着發怔。只見雲麟良久良久，才失聲說道：「阿呀！已同柳家結了親了……已同柳家結了親了！依妹妹怎麼說呢？」想到此，恨然母親不能體貼他的意思，不來同姨娘這裏求婚，不知不覺，轉同柳家將婚約訂成了，也不管人是情願不情願……嗤的一聲，將一封信撕成兩半，又將兩半撕成四片，接二連三，把一封信撕得粉碎，又擲在地上，用脚踏了幾踏。穩子笑道：「少爺這封信究竟是誰寄給少爺的？怎麼少爺同它這樣生氣？」雲麟怒道：「管他呢！死了人！穩子笑道：「不錯呀！死了人了。但是與那信又有甚麼相干？這裏還有一小包兒呢！裏面軟軟的不像是紙。少爺一

替打開來看看，若不尷尬，趁勢踏碎了它也好。」雲麟果然被他提起，又輕輕將那小包兒，取入手中，仔細一望，只見上面替了好幾個字，是「揚州華寄」。雲麟暗想到不曾聽見姨父有甚麼姓華的親友，看他這信面上，又不曾標明了姨父名字，只寫着：「武昌省城三道街伍公館查收。」我替他打開來看，一看罷，又想不好，揣着這裏面好像似汗巾手帕等件，難保不是姨父意中人寄給他的。我拆開來，不打算反叫姨父面子難下。雲麟正在躊躇不決，先前三姑娘差來的那個僕婦，早走到房裏，將三姑娘吩咐的話，一一告訴了雲麟，更不怠慢，便將那個小包兒一齊拿入後面來，走到小翠子那進屋裏，早見家人們將她房門上落紅門帘扯在地上，床上帳子已經揭去，繡褥之上，已挺着一個不言不語的翠姨，雲麟含着一泡眼淚，不由走到床前行了禮。回頭見三姑娘同淑儀都在一處，只見朱二小姐，替芳兒雲麟進來，不禁牽着雲麟的手，重又放聲大哭。雲麟且勸，且將那個小包兒遞上去，說：「這是今早打從郵政局寄來，像是寄給姨父的，姨甥不敢擅動，請姨父拆開望一望。」替芳才住了哭，將那小包兒接入手中，試了一試，說：「這是甚麼東西呢？這姓華的，我又不知道他是誰。」說罷，便遞在淑儀手裏，說：「儀兒！你替我用剪子，將這線口絞開來罷。」淑儀依言，將那紙也打開，原來是一幅猩紅洋綉，順手向地上一抖，足足

有二丈來長。三姑娘道：「這是那裏來的？要這極長紅洋綉，有何用處？」替芳此時望着這洋綉，呆了，一呆，驚道：「這匹洋綉，我是打那裏見過的。儀兒！你看裏面，可有信函沒有？」淑儀再使勁一抖，果然那洋綉裏又飄出一張字帖來。替芳忙奪來看，其中大略說是：「四年前，經到一處荒僻村莊，遇着一個女子託我，將這小包兒寄給尊處，就延至今，甚為惶恐。今聞此女業已暨返，則此包自合珠還云云。」下面註的名姓，却是「華登雲」三字。替芳閱過，不由捧着這幅洋綉，又走到小翠子屍前，說：「翠兒！翠兒！你在先曾經日夜思量此事，方怪這替你寄信的人，十分荒唐。誰知今日不先不備，巧巧當你拋棄軀殼之時，將此物打從遠道寄來。物在人亡，叫我怎得不傷心呢？」說畢，又放聲大哭。此時雲麟同淑儀，都不甚解得此事，惟有三姑娘略為清楚，也覺得這寄信的人十分奇怪，不禁點頭垂淚。一面使同雲麟商議，分派着衆家人七手八腳，替小翠子打裹身後之事。臨入殮時，替芳使用這幅大紅洋綉，親手將小翠子冰肌裹好，便算她一幅錦衾。自此替芳悲痛，自不待言。不到幾天上，便將林雨生同小穗子辭退。林雨生雖然明白地不敢向伍替芳公館出入，然而暗中仍自做了朱二小姐一個內管家。小人的心腸，便將這件事情，揆制着朱二小姐。朱二小姐不但按月發給他三十千文，而且凡有需索，無不應命。後來這風聲漸漸傳

插入三姑娘耳朵裏，三姑娘又驚又氣，覺得朱二小姐心腸狠毒。同她不可久居，好在自己此時，已同伍香芳斷絕夫婦之愛。又知道雲麟於新年裏，便須回揚完娶。自己便稟明了卜氏，要偕同淑儀及雲麟一路東下。卜氏本來不大喜歡三姑娘，也使答應了。三姑娘便於正月初十這一天帶了幾名僕婦，轉安心樂意的同雲麟淑儀，運返揚州。三姑娘的龐兒本來生得富厚，再加上着身旁左邊，立着一個美男，右邊侍着一個嬌女，況且打扮得雖不算金裝玉裹，却也是珠翠盈頭，綾羅編體，路上看見的，莫不嘖嘖歎羨。不疑猜他們是一雙姊妹，便稱說他們是一對夫妻。雲麟聽入耳裏，更覺得悲悅無窮，鎮日價總沒有一點笑臉。淑儀却也是愁眉彎線，粉頰消紅，所以此次兩人同行，彼此反覺得十分冷淡。一進了城，三姑娘同淑儀自然乘着轎子，仍回她們的舊宅。雲麟只得快快到家。秦氏在家中已將各事忙得安貼，堂屋前一律的懸燈結彩，香烟繽紛，內中有何氏及繡春等幫着料理，到也熱鬧非常。秦氏一見雲麟，笑着上前問長問短。雲麟只冷冰冰的笑了一聲，說：『難為母親費心！』繡春見她兄弟回來，喜得跑過來問：『姨娘她們都好？』雲麟道：『姐姐辛苦了！』繡春道：『同我一路回轉揚州。』繡春笑道：『阿呀！她回來做甚麼呢？』又回頭望着何氏道：『舅母你看，若是上次舅母做的媒做成功了，可不是儀妹妹，真個同我們長遠聚首。我

的兄弟，自然明天吹吹打打的，送着他到儀妹妹那裏，不該應送着他到柳府上去了。』何氏笑道：『婚姻是五百年前註定的，非人力可以挽回得來。姑娘也不用提這話罷！』繡春便一疊連聲，催着黃大媽：『快到姨娘那裏，替我們請安，並上覆儀小姐務必接她來幫個忙兒。』秦氏笑道：『姑娘！你忙甚麼呢？還怕你姨娘，明兒不來？』繡春笑道：『娘也太老實，姨娘來是她的禮。我們着人請去，是我們的禮。』正說着，早見三姑娘那裏，已打發幾個僕婦送來八色禮物，說：『停一會太太和小姐親自過來賀喜。』秦氏一一收下，打發僕婦走後，果然三姑娘同淑儀轎子已到大家行禮已畢。三姑娘笑道：『我知道這裏很忙，所以我們娘兒們，特特的打從湖北趕得回來。一者道喜，二者幫忙。我回去瞧了一眼，見家裏那些下人們，接到我回來的信，到還佈置妥當，所以一遲又趕到這裏。』又望着繡春笑道：『大姑娘近來還好，可曾恭喜沒有？我們想吃你的喜蛋呢。』繡春正同淑儀俯着耳朵談笑，見三姑娘問這話，只臉上紅了一紅，不曾答應。還是秦氏替她說道：『正是的呢！一共也不曾有個消息，橫豎他們年紀還輕，再遲兩年也不妨事，省得小孩子，尿兒尿兒，鬧不清楚。』三姑娘又笑道：『明兒是大喜期了，入贅過去，還須請兩位男客送送親。』秦氏笑道：『我先前也這般說，已將舅母那裏的大哥哥，同我們姑爺請好了，是那邊親家

太爺一定不願意，逼着他的先生過來攔阻，說：「多一個人，多一件糜費。好笑，依他主意，還要叫麟兒步行過去，怕喜轎囉。」是我，不肯說兒女的終身大事，也不可過於潦草，況且麟兒脾氣，姨娘是知道的，你叫他步行到他岳家入贅，他可答應不答應？後來還是兩位媒人，通融辦理，說：「媒人情願自家不坐轎子，這筆開支，便把來算在喜轎上面。」他府上也委曲允許了。」秦氏說話時，辰繡春眼快，見雲麟坐在一旁，早將兩個小腮兒鼓着生氣，忙攔她母親道：「娘也罷了！這些話還提他做甚？俗語說：『朱雀臨門，那裏沒得點言三語四。』包管兄弟過去，他看見這標級女婿，他不大方的，也該大方起來了。」說得大衆一笑。這一夜，只見雲麟扯着她們姊妹倆，絮絮談說，料想也沒有甚麼正經議論，大致不過都是發表他那些獸心眼兒。一會兒將淑儀說得笑起來，一會兒又將淑儀說得氣起來。至於時而含羞，時而嘲諷，雖千言萬語，也敘述不清，不如權且將他攔過。次日清晨，那兩位大媒人，一個是何其甫，一個是泰洛鐘，早搖搖擺擺走得來。田福恩也陪着幾位賓客坐在外面，內中便是美娘周氏等，也都一早到來。何其甫一眼看見雲麟穿着一身簇新衣服，不覺出了一回神，嘆口氣說道：「我看你將這衣服脫了罷，不用白糟蹋了。最好是揀你平日，在書桌上，磨爛了的壞棉袍子，穿一件過去，你丈人才歡喜你。我不相信你丈人，也還吃着綢緞

的飯，他開口閉口，都說綢緞，是人生萬萬穿不得的。穿了綢緞一尺，便須討飯三年，我不相信這綢緞便是一件罪送人的東西。虧他家鋪裏，也還沾沾不絕的來着生意，早難道總是些討飯化子。我身上這件外褂，還是同個老朋友借得來穿一穿。他這外褂，還是他祖父手裏遺留下來，差不多陳絲如爛草了。他同我第一句寒暄，他就先替我這件外褂子叫屈，你看可怪不怪？像你這新靴新帽，都是些綢緞做成的，怕他見了你這位令坦，還要生氣。」說着氣呼呼，又將頭上一頂蛀破的大帽兒，除下來，摸了又摸，自言自語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洛鐘只得微微含笑。其時田福恩也坐在一旁，說道：「這綢緞有甚麼打緊？只要有錢，就可以穿得。橫豎是娘老子弄來的錢，不穿他娘做甚麼？他若是說我，我就同他共處，支着這老頭子的屁眼有多深。」雲麟此時聽他，們你一句，我一句，心中老大不高興，依然悄悄偷入裏面，還是同淑儀等周旋。看看日落，媒人先自到了柳府，掌燈時分，鼓樂奏起，來請雲麟上轎。良久良久，不見雲麟出房，還是淑儀親自端了一杯蓮子，送到雲麟身邊，喂了他幾粒，低低說道：「這算甚麼呢？你明天早早回來罷！」然後雲麟才含着一泡眼淚，上轎而去。轉灣抹角，知是離柳家不遠，忽然間見那些吹鼓手，一個一個從旁邊巷子裏躲進去。轎前刺不多兩個家人，轉鴉雀不聞的，抬入一所宅門裏，門壁上掛着一

張油燈，祇有一根燈草，在那裏隨風蕩漾。雲麟下了轎，便有人引着向一座廳上走進。總共一張燈彩也沒有，祇見左邊一張桌上，點了一枝蠟燭。何其甫同洛鐘，坐在上首，下首有幾個老者相陪，也辨不出誰是他丈人柳克堂。家人通報上去，只見內中有個人花白鬚鬚，身上穿了一件藍布單袍，說了一聲：「請姑爺後面坐罷。」雲麟便跟蹤踏踏跟着，一個家人，直望裏走。那家人到還照應得好，走一步說一句，這是門限，這是台階。雲麟高一脚，低一脚，走了進去。到聽見堂屋裏，女眷們喧嘩談笑，有個僕婦喊了一聲說：「姑少爺到了。」只聽見一陣衣襟聲，大家也都站起來。雲麟再仔細一瞧，覺得裏面轉宮麗堂皇，神龕上是龍鳳香燭，椅凳屏榻，都一律的鋪着大紅五彩錦緞。脚下軟綿綿的，知是踏着毡毯，右首安着新房，窗幃鮮明，香氣噴溢，多少女眷，大家都把個眼光，射在雲麟臉上。還有人暗暗喝采，多半轉過身子，去向一位老太道喜。那位老太，却是錦裙繡襖，含笑謙遜。雲麟知道，便是他岳母龔氏了。自己在這個熱鬧場中，却也不得主意，到反有些手足無措起來。不一會，伴娘引着自己進了新房。先自向新床上坐下，好一歇工夫，又聽見外面百子花爆，響了幾陣。然後伴娘，才將新娘扶入，風冠霞帔，珠翠紛披。這個當兒，那雲麟兩個小眼睛，早飛過去，思量一瞧他夫人，的妍醜，只可恨新人面上，偏生罩了一方大紅帕子，再也沒

有一絲縫兒，能將這眼光放得進去。心中却是焦急非常，合意撒帳已畢，依然不見人將那帕子打開。外面早一齊連聲，催着新郎新婦，交拜天地，拜過天地，便接着次序見長輩的禮。第一是先叩謝媒人，自不消說。後來便請他丈人柳克堂受拜。雲麟此時，立在毡毯上，足足等了半個時辰，才聽見他丈人進來，只見遙遙立在階墀之上，再也不肯登堂，還是他丈母龔氏發起話來說：「女婿女兒朝上拜拜就是了！我知道他是斷不敢用脚踏這地上毡毯的。像他這樣愛惜物件的人，世上再沒有第二個。」雲麟方才明白此意。行禮已畢，那幾位男客，便邀請雲麟向廳上坐席。雲麟暗念：「不好了！前而定然是我這丈人的坐地，包管又要去坐黑牢。」不得已，勉強隨着衆人出來，覺得又添了幾個客，却都是老老實實，生意本分的人。那廳上居然又添了一枝蠟燭，便比先來的時辰，明亮得許多。大家公讓着雲麟上坐。雲麟謙遜再三，一定不肯，畢竟讓兩位媒人坐了正席。這席面是一張圓桌，挨挨擠擠，却坐了有十五六人。他丈人執着酒壺，就在下面，勉強也同雲麟寒暄了幾句。知雲麟打從湖北回來，劈口便問着劉陽夏布買幾多錢一尺，雖然顏色漂白，究竟還不如江西萬載耐穿。雲麟自有生以來，他也不曾研究過夏布種類，甚麼叫做劉陽，甚麼叫做萬載，只得唯唯諾諾，胡亂答應了幾句。然而他心中，却猛然觸起一件事來，此事料諸君

也還該想着，就是今日大喜之期，偏生不曾見着雲麟幼年同學，今日娘舅的柳春，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幾次思量欲問，却又礙於新婿親規，忍了又忍。難為他何其甫先生，好像知道他的意思一般，不由燃着自己鼠鬚，望柳克堂問道：「柳老柳老！你的令郎呢？怎麼今天不曾看見他？」柳克堂忽聽見何其甫問這話，面上老大露着不意的意思。假裝着不曾聽見，立起身來，每人又篩了一杯酒。偏生何其甫不肯相讓，又將這話問了一句，說：「你的令郎呢？」柳克堂將頭抬起來，望着何其甫冷笑道：「你問你的學生柳春麼？他久已亡故了。」何其甫將頭一扭，說：「奇談奇談！去年府上通信良辰，我好像瞥見一眼，怎生會死？柳老莫不是講笑話嗎？……」內中有兩位客忙攔着何其甫道：「何先生請吃一杯酒，這話且攔着不談。」說畢大家又靜默了一回，正自寂無聊，頓忽聽見大門外面，一陣皮鞋聲，咕咯咕咯價響，便有個家人忽忽走進來，說：「我們大小爺回來了。」柳克堂將白眼一翻，說：「該死該死！我不願見過畜生！」說着，將個頭扭過一邊，再不掉轉。眾客也就吃了一嚇，有立起身避讓的，有縣向側首房間裏的雲麟瞧着眾人景況，心中反委決不下，難不成柳春是做了強盜？這些人這般害怕，何其甫聽見是他的學生，他却心慌不忙，端端正正，坐在上面，拿出他的先生身分，端然不動。雲麟進見柳春大踏步進來，頭上戴着一

頂外國博士的洋帽，全身洋裝，手裏拖着一根竹棍；身軀精悍，肢體強直。一眼望去，知是練過體操的人，尤可怪詫的，便是他身旁，並走進一個女郎，姿態英武，眉目妍麗，也是學着女洋人裝束可愛。不道頭上一頂花冠，頭巍巍的隨風震動。後面還有一羣男女，約莫有十數個人，年紀都在十幾歲外，齒白唇紅，神采奕奕。雲麟不覺肅然起立，柳春見了雲麟，便指着告訴那女郎，大約說這就是新婿的意思。一面又將洋帽除在手裏，向雲麟鞠躬行禮。雲麟方才回答，早走過那女郎，伸出一隻雪白粉嫩的玉手，遙遙的遞過來，辦得雲麟倒退不迭。那女郎臉上一紅，似含怒意。還是柳春過來，指點雲麟，叫他握住這女郎的手。雲麟這一握，不打緊，再瞧瞧這女郎面孔，覺得比他儀妹妹，還嬌豔得幾分。早又神魂飛越，轉握着那隻玉手，死命不放。那女郎嫣然一笑，隨奪過手來，從口邊打了一聲口令，突然那些少年男女，雁行般分立，在兩旁。這個當兒，早氣煞了一個何其甫。覺得適才這些形狀，不應該是宇宙間所有的事；却又見這般氣勢，不敢發作。只得搖頭閉目，含怒不言。雲麟再看柳春，忽然從懷裏掏出一張紙，低唱了一聲來賓祝詞，便朗朗按着字念起來，念了一會，又將那字送到自己面前，鞠一鞠躬。忽見那女郎，在一個女學生手裏，捧過一張手拉的風琴，大家唱着。（掃獨獨覽梅覽獨）（掃掃掃梅覽）（梅梅覽獨掃掃獨獨

覽覽梅，) (掃掃臘臘掃掃梅，) (掃梅梅獨覽，)

(梅覽覽獨掃掃獨覽梅覽獨)……風琴歌聲戛然而止。雲麟雖不甚解得他們唱的甚麼，然而覺得這聲氣非常清越，不禁點頭嘆羨。正唱的時辰，內室的女眷，大家都擁擠在屏風之後，喧譁談笑。那女郎旋拍一拍手，又在她袖裏掏出一個叫子來，尖溜溜的吹了一聲，轉將那些女眷聲音止住。只見她咭咭咕咕，向柳春說道：「新婦在那裏呢？怎麼不同新郎坐在一處？我們還應該去瞧瞧。」那柳春也咭咭咕咕答道：「新婦想是在裏面就請進去走走不妨事。」說畢又整齊隊伍，劈拍劈拍向後面去了。那女郎依然提着手，咭咭咕咕的聲音說道：「這新婦面孔，很不如新郎標緻；我意思想要同她接一接吻，你可能允許我？」柳春笑着道：「這也使得。」此處衆人見這一羣男女，都走得進去，大家方才敢陸續續續，仍挨到席上坐下來。柳克堂掉轉頭，只長嘆了一聲。轉是何其甫，仍然閉着兩個眼睛，絲毫不肯開放口裏，帶着恨聲念道：「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今若此，豈非天譴，豈非天譴！」內中有位老者，將何其甫推得一推，說：「何其翁息一息氣罷，他們鬧進去了。我們還來吃我們的海參。」何其甫猛然將眼睛一睜，說：「你們適才不是聽見鬼叫麼？怎麼好好一個人，不打着官話，轉是這般咭咭咕咕的。諸位你們可懂得不懂得？」衆人俱答應了一聲，說：「

這個那裏會懂得呢！」柳克堂接着說道：「誰懂得！除非公冶長可以懂得。」何其甫點頭說道：「不錯不錯！還有一個，除非是介葛廬懂得。」剛自談着，裏面又一陣皮鞋聲音，重又出來。何其甫趕忙重又將眼睛閉上。雲麟任何其甫同他丈人烟霧漲氣的談論，他一總不曾理會；他正在此默想神游，思量那女郎手韻，忽然見那女郎同柳春打了幾句外國話，雙手垂胸，竟是將個粉臉送過來。雲麟平時何嘗不解得這樣式，是外國接吻的禮，無如此時他已神魂飛越，忘却衆目昭彰，疑惑是同那女郎在一個被窩裏親熱，便攙着那女郎粉頸，真個親起嘴來。柳春這一邊大家喝了一聲采。從這喝采聲裏，桌上惱怒了一個人。此人是誰呢？在諸君必定疑惑是何其甫。誰知却又不然，何其甫此時只有搖頭閉目，任他們做出千奇萬怪，他只是個不聞不見。惱翻了的却是柳春的父親柳克堂，跳起身子，惡狠狠的望着那女郎，但又沒法擺佈她，却好一眼看見雲麟面前酒杯，滿滿的斟了一杯酒，還不曾飲動分毫。柳克堂氣極了，奪過來直望那女郎臉上一流，由顰角旁邊，淋淋漓漓的，便將她身上那一枝粉紅紙茶花，灑個透澈。轉手將酒杯子重又摔在雲麟面前，不防使猛了勁，頓時粉碎。這一聲才把何其甫驚開眼來，看見酒杯子如此模樣，一疊連聲怪叫道：「不妙不妙！做喜事的人家，將新鑿酒杯摔碎，恐怕不出三年，還要出死喪人口

的事呢」且說那女郎澆得滿臉的酒，她却不怒，從衣袋裏扯出一條白汗巾兒，輕輕向粉臉上撲了撲，望着柳春冷笑道：「天下那裏有這等野蠻的舉動，我就不來，你偏要強着我來如今……」柳春不等她的話說完，早仰着頭向他父親道：「克堂克堂！你將我當着甚麼人看待……」柳克堂怒道：「我難道還把你當做兒子看待……」柳春笑道：「正是，你做夢呢！我堂堂國民一份子，安肯久居你的壓制之下，我久經同你交代明白，名雖父子，實係同胞，便論名分她祇知我是她的夫婦，她斷不知你是她的夫翁，你為甚胆敢拿酒潑她呢……」可憐柳克堂此時聽着柳春一番話，也不甚明白，直氣得手足冰冷，還是雲麟勸着柳春大家出了門，重走入席，早聽見衆人在那裏言三語四，還有議論着自己的，只得低了頭一言不發，但默默盤算，適才那個女郎，却不知道她姓甚名誰，可知她同柳春是已經成了夫婦，看他們這神氣何等文明，定然是自由結的婚，方才如 美滿，像我這倒運的，偏生替入這死牛家裏，又早聽見說新婦不甚標緻，料想不會叫我稱心滿意，況且有這個頭固的老子，斷然生不出文明的女兒……然而這話也難說，那柳春不是他的兒子，麼柳春的舉動，何嘗與他老子相像，或者他們姊妹到反一樣的文明起來，亦未可知，只要稍待片時，等我試試驗試驗，便知分曉了，主意已定，一霎時筵席已散，好在

他此番是入贅，一般都是新婦家裏的人，也沒有甚麼鬧新房的，停了一歇，龔氏請了兩位媒人，將雲麟送入洞房，此時新婦已將頭上蓋的那塊半片子揭去了，閉目低頭，含羞而坐，到是端端正正，面如滿月，也沒有甚麼奇醜地方，只是從燭光之下，微微的透露幾點麻子，隱在粉靨之內，雲麟不禁索然倒抽了一口冷氣，左右瞧瞧，却喜房中沒有別人，他一般的彎着腰，去同新婦行個接吻禮，試試她可領略這文明的形式，沒有誰知新婦覺着雲麟將個頭送過來，她早將個頭避過去，雲麟便加着幾分不快活，心想不接吻也罷，我們再來握一握手，只可是再沒推辭了，主意已定，剛剛伸過手去，握新婦的手，那新婦更倔強，兩隻手，握得緊緊的，再不開放，雲麟怒極，只差得要罵出來，使勁的奪新婦的袖子，新婦也使使勁抵攔，正難分解，房門輕輕一推，先前那個伴娘早含笑進來，見這光景，嘿，味笑了一聲，捏着聲音說道：「姑爺不要這般着忙，讓我來伏侍小姐上了床，姑少爺再這般這般不遜。」雲麟猛然見了伴娘，不覺臉上一紅，憤憤的坐在旁邊，老哼着眼睛，瞧着那個伴娘，一一將新婦冠被脫淨了，一直卸去小衣，用一幅香衾，將新婦裹好，迴眸一笑，從床褥底下，送過一幅紅綿綢布來，雲麟雖則久經風月，像這種瑣屑點綴，却罰誓不曾考究過，憚了一陣，氣着問道：「這算甚麼？」伴娘笑道：「停一會，姑少爺，包管用得着，是給姑少

「餵！小少爺的物事呀！」雲麟略會其意，便說道：「擱在那裏罷！」伴娘遂又把米望褥子底下一擱，含笑出房，將房門輕輕帶上。雲麟此時親眼看見伴娘，替新婦寬衣解帶，可算是一絲不挂，單猩紅的留着一幅肚兜兒，偏生那新婦也不違拗，任其所為，不覺得嘆了一聲，暗念：我同她溫存，她偏扭手扭腳，似乎裝模做樣。何以一個伴娘，你就任她如此擺弄？算你不懂情事，你何嘗不知道伴娘替你解脫衣服，所為何事？算你解得情事，一個溫柔美好的丈夫，你閉着眼睛也不肯瞧得一瞧，文明的大禮，你繆含羞不答。停一會同你做那些不尷尬的事，你反伏伏貼貼，雖不成人家夫婦，祇須講究一個淫字，不必講究情事的麼？你若說夫婦這一節文字，本應該如此做法，我那個接吻握手，不應該是夫婦做的。還有一層，我這丈人更是可笑，他媳婦同我在人前接吻，他會大發雷霆。他女兒同我背地奸淫，他轉推聲裝啞。唉！世界上若是都像他們父女，你叫這歐風美雨，如何能殼灌輸得到我中國。娶妻是我一生大事，偏生遇見這一種野蠻，叫我如何得舒服，我好恨呀！雲麟越想越是氣，撲通撲通的敲得胸脯價響，且說他丈母龔氏，本來雲麟是她看中的了，今日見他做了新婦，真個人中鸞鳳，天上麒麟，算是這女婿稱心滿意了。但是當時來的這些女眷，暗中都悄悄有些議論，說：「新郎太風流俊俏，怕新婦配不過他，將來難得和好。」龔氏討着

點口風到耳邊，也有些耽心。三更之後，兀自打發伴娘等人，悄悄躲在窗子外面，試探他們夫婦恩愛如何。便有人將雲麟這怨氣，嘆氣，不肯上床的情形，飛也似的來稟報龔氏。龔氏老大不願意，又等了一會，更耐不住，自家便率領了一羣僕婦，推門而入。雲麟猛見丈母進來，覺得自家同妹妹的婚姻，好像是她生生打破了的一般。越發生氣，依然坐着不去理會。龔氏笑道：「時候不早了！姑爺為何還不上床？」雲麟道：「生平慣喜夜坐。」龔氏道：「便是喜歡夜坐，今日是麼吉日？良辰我還是歡喜夜坐。」龔氏又道：「阿呀！誰得罪了姑爺，這般氣惱？」雲麟道：「奇怪！我歡喜夜坐，難道就是生氣，便算我不生氣，叫我做出甚麼事兒，才算是不生氣呢！」說畢，眾人都笑起來，相與勸龔氏回自己房內。龔氏走後，雲麟越發不快，一直坐到清曉，思量要去會一會柳春，却不知柳春此時現在何處，又不好開口問人。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德齡公主原著 秦瘦鷗譯述

大清宮外史

御香縹緲錄

德齡是滿清的貴族千金，她到過英國和法國，回國後在清宮中侍奉着太后老佛爺，有二年多，所以對於宮闈中的軼事異聞，知道得較外面流傳的多而真切。一御香縹緲錄一是以西太后做主角，寫她的一言一動，平日起居像的皇家生活，豪華和奢侈，真是駭人聽聞。

瀛臺泣血記

「瀛臺泣血記」是寫光緒一生的血淚史，自他出世起，到他登極，親政以至戊戌政變，幽禁瀛台，拳匪作亂，出亡長安，和議回京，歸天為止。其中漢穿插了他與珍貴妃一段可歌可泣的羅曼斯，寫來纏綿悱惻，博愛欲絕。她對光緒優柔寡斷的個性，刻劃入微。她對封建禮節和不合理的法制，亦有深刻的描寫。

秦瘦鷗長篇言情創作

秋海棠

這是一本轟動整個文壇和劇壇的佳作，文字裏充滿了真摯熱情，引人入勝，故事入情入理，為不可多得的好小說。

百新書行發

